

大 戰 報 道

艾 森 豪 威 爾 著

李 志 純 譯

1931

拔 提 書 局 印 行
移 入 新 館

拔 提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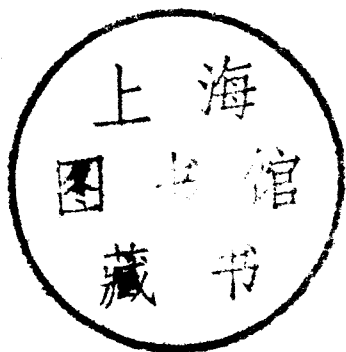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6 3811B

艾森豪威爾著
李志純譯

大
戰
報
道

拔提書局印行



大戰報道

目次

譯者序.....一

命令.....一

第一章 緒論——西北歐戰事總述.....一

第二章 大戰計劃及準備.....五

 第一節 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之計劃.....五

 第二節 太上作戰計劃之草訂.....九

 第三節 補給問題.....二五

 第四節 德軍判斷之錯誤.....二九

 第五節 攻擊準備.....三一

 第六節 敵之兵力.....三七

第三章 大軍登陸.....四〇

第四章 海灘基地.....五三

大戰 報道 目錄

第五章	突破	六九
第六章	法萊斯殲滅戰	八〇
第七章	進兵塞納河	八六
第八章	盟軍集結與其渡軍	九六
第九章	由塞納河進兵法境	一一三
第十章	法國國境線上	一二二
第十一章	德軍阿登尼反攻經過	一三四
第十二章	一九四五年作戰計劃	一四四
第十三章	萊因河西爭奪戰	一五四
第十四章	萊因渡戰	一六八
第十五章	包圍魯爾與美蘇會師	一七九
第十六章	最後階段	一九一
第十七章	投降經過	二〇二
第十八章	結論	二〇七

艾帥大戰回憶錄

目次

譯者序

命令

第一章 緒論——西北歐戰事總述

第二章 大戰計劃及準備

第一節 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之計劃

第二節 太上作戰計劃之草訂

第三節 補給問題

第四節 德軍判斷之錯誤

第五節 攻擊準備

第六節 敵之兵力

第三章 大軍奔陸

第四章 海灘基地

艾帥大戰回憶錄 目錄

艾帥大戰回憶錄 目錄

第五章 突破

第六章 法萊斯殲滅戰

第七章 進兵塞納河

第八章 盟軍集結與其海軍

第九章 由塞納河進兵法境

第十章 法國國境以上

第十一章 德軍阿登尼反攻經過

第十二章 一九四五年作戰計劃

第十三章 萊因河西爭奪戰

第十四章 萊因渡戰

第十五章 包圍魯爾與美蘇會師

第十六章 最後階段

第十七章 投降經過

第十八章 結論

附圖

- 第一圖 西北歐戰事總圖
- 第二圖 盟軍登陸圖
- 第三圖 海岸基地佔領圖
- 第四圖 諾曼第突破圖
- 第五圖 法萊斯—阿占坦袋形陣地態勢圖
- 第六圖 塞納河進兵圖
- 第七圖 山塞納河進兵德境圖
- 第八圖 德國國境線上爭奪態勢圖
- 第九圖 德軍阿登尼反攻圖
- 第十圖 萊因河西會戰圖
- 第十一圖 強渡萊因河圖
- 第十二圖 魯爾區大包圍及美蘇會師圖

艾帥大戰回憶錄

附錄

譯者序

本書爲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歐戰場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大戰後向聯合參謀團之官方報告書，將軍本個人親身之經歷，以全軍統帥之身分，記述盟軍爭取勝利之經過，西歐戰史，其親切確實，當以此書爲第一傑出之作，其在戰史上之價值，固無須譯者贅述。凡研究西歐戰史者，亟應人手一編，故特爲譯出，以餉國人。

譯者於前冬在陸大時，曾與友人合譯馬歇爾將軍之大戰報告，今復得將艾帥是書譯出，美國此次參戰經過，大致可由此二書得之。本書原本各大戰，均附有略圖，惟第二章大戰計劃則獨缺，譯者乃承馬歇爾報告書附圖之一，加以修訂附入該章，庶使讀者於其計劃之全貌，可按圖索稽，譯稿粗成，曾承謝肇濟處長校閱，多所指正，出版時，全賴良友倪鶴笙先生之協助，而譯稿之製圖與校對，吾妻亦曾冒暑相幫，均此附致謝忱。

三六年六月於陸軍總部

譯
者
序

聯合參謀團致盟軍最高統帥之命令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

一、茲任命該員爲盟軍最高統帥，指揮所屬部隊作戰，以解放德國壓迫下之歐洲。該員全銜爲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

二、任務 該帥任務爲進攻歐洲大陸，並與聯合國其他各國協同作戰，而以攻入德國腹心及殲滅其武裝部隊爲目的。進攻歐陸之日期，定爲一九四四年五月間，先行佔領海峽適當港口，爾後擴大戰果，進而佔領一基地，以便陸空兩軍對敵作戰。

三、上面雖規定攻擊發動之日期，但該統帥可隨時準備利用有利時機權宜行事。例如，倘該統帥所轄戰場，發現敵有撤退現象，可卽行率領所有部隊，踏入歐陸。關於作戰之全般計劃，俟核定後卽行送達，以爲依據。

四、統屬 該統帥對聯合參謀團直接負責，並依命令後所附指揮系統表，負責指揮。爲使該統帥作戰，及爲交涉所需後勤補給便利，該統帥得直接指示美國及英國參謀總長。

五、後勤 在聯合王國內關於作戰計劃所需之後勤組織，及部隊之集中、運輸、補給事項，其關於英國部隊者，由英國勤務部負責，其關於美國部隊者，則由美國海陸軍兩部負責。統帥部所屬英美兩國部隊後 需要之協調事宜，由該統帥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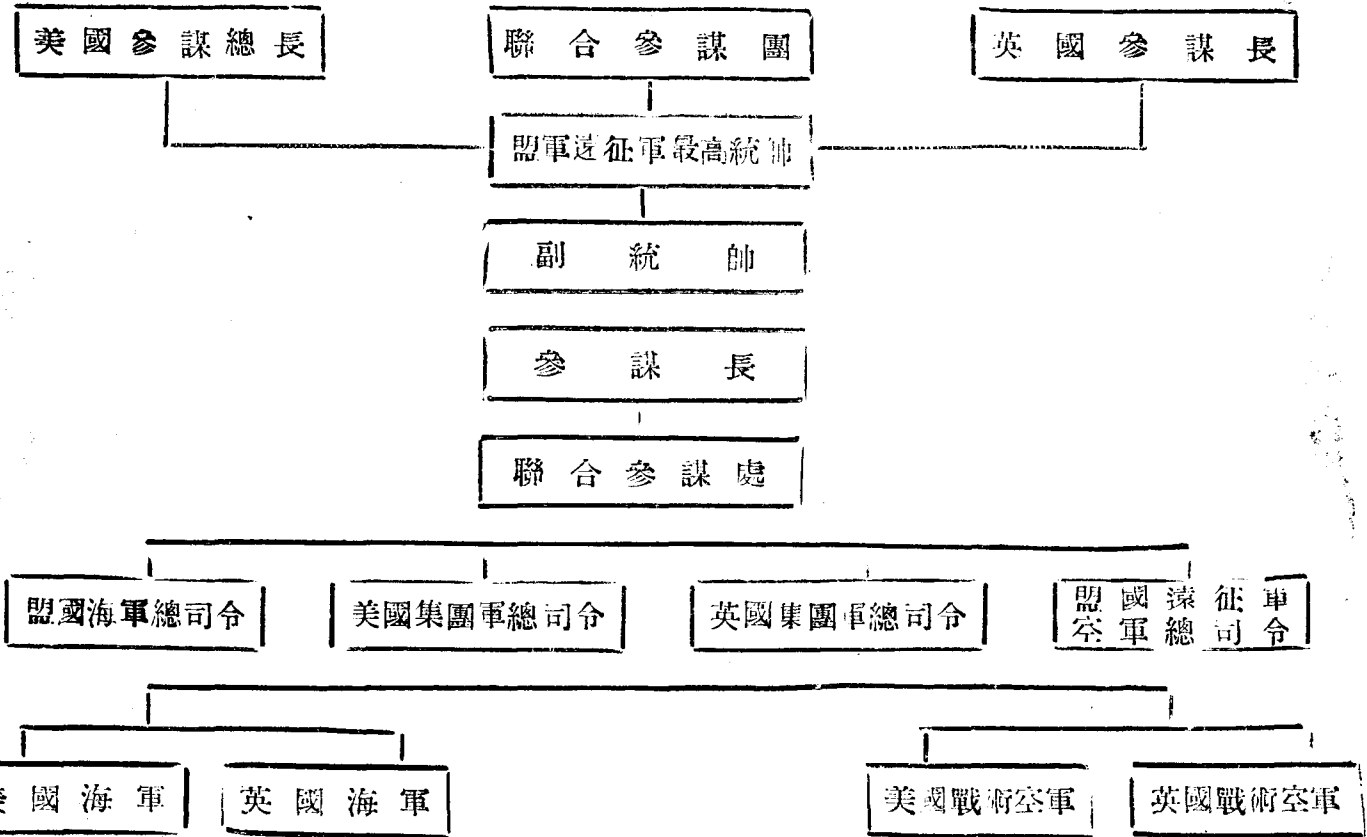
聯合參謀團致盟軍最高統帥之命令

六、其他部隊及特務活動之協調 在對敵佔領下之歐洲作攻擊準備中，海空部隊及間諜，擾亂與宣傳人員，已在各種組織下，從事活動。該統帥認為必要時，此種活動，如須加以變動，得隨時建議。

七、與其他戰區聯合國部隊之關係——關於供給蘇聯部隊作戰情報，以助統帥部決定作戰時間事，由聯合參謀團負責。據悉，當英美由西方發動「太上」之戰（指法國登陸戰）時，蘇聯亦於同時發動攻勢，以牽制德軍使其不得由東線西調。盟軍地中海戰區總司令亦採取協同行動。包括同時向法國南部發動攻擊，其發動之時間與範圍由聯合參謀團決定之。該統帥可與其連絡，並向聯合參謀團提出關於地中海方面協助該統帥由英國發動攻擊之有關意見與建議。法國南部登陸之部隊，俟至可能由該統帥担任指揮之位置時，聯合參謀團即令其歸該統帥指揮，此點該統帥可適時提出建議。

八、與盟國各政府之關係及重設民政府，與夫被解放之盟國領土與敵境內之行政處理，爾後再聽候命令行之。

指揮系統圖



注：.....連絡線

第一章 緒論——西北歐戰事總述

在吾人對德國戰事機構之主力決戰前，就我廣義的戰略言，極須先在北非取得勝利，復越過西細里推進至意大利本土。及此項任務完成後，地中海（側翼）安全，盟方船隻得自由通行，而所需之特種裝備業已（或即將）齊備，吾人乃得準備最後渡過海峽大軍進攻歐陸矣！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來盟方即同意以進攻法國爲對德之主要作戰。蓋確信欲對西線德軍作決定性戰鬥而擊敗之，惟有在歷史上屢作戰場之法蘭西與低地國家與敵相見也。

英美（西部盟國）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實力尙弱，不足對法境德軍實行攻擊，但其作戰上全般戰術計劃則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業已草訂，並經聯合參謀團批准，時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予担任歐洲戰場指揮任務之前也。

轟炸德國，爲我基本戰略之一部，且爲依據一九四三年一月卡薩布蘭卡會議指示中所給予戰略空軍之任務。此種轟炸，英轟炸機隊，於戰事初期即已開始，至一九四三年五月乃行加強，此後，直至戰事終止力量日增。誠以吾人欲計劃侵入歐洲，或直接攻擊德國工業及經濟組織，非吾人已對德空軍取得優勢不可。此種制空權之競爭，在整個戰爭中始終未已，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接奉新的訓令，乃加速進行，此項新命令，暗語爲「直接射擊」（Point-blank）目的在限定於一九四四年春即制服敵空軍。俾在我

登陸之日，德空軍力量完全被我制壓，吾人乃得自由運用盟軍偉大之空軍實力，而以信心發動征歐之戰，庶我計劃不至因德空軍而受嚴重破壞也。又空中轟炸使德國交通組織紊亂，俾其調動不靈，此點亦大有助於我地面部隊。

我實行地面會戰之主要戰略為在諾曼第海岸（哈佛爾與哥坦廷 Cotentin 半島之間），以兩棲部隊及空降部隊登陸，先建立海灘陣地，並取得適當海口，然後即沿羅亞爾河 Loire 與塞納河兩線間進入法國中心。消滅德國兵力而解放法國。我方預料敵或在塞納河線猛烈抵抗，爾後在桑穆河亦不免設法固守，但至其在聖羅 *St. Lo* 海灘比較固定之陣地被我擊破，而在法萊斯 *Falaise* 袋形陣地中，復予敵以極大傷亡後，敵在法境之抵抗力即無足重輕矣。此後我大軍向東北兩方長驅直入更無阻擋，遂進迫德國邊境與齊格菲防線之防禦地帶。

敵退至此處，抵抗加強，主要係此處有其長期準備之防禦工事。一方因我軍進展過速，而賴極大努力所維持之補給線亦形過長，攻擊力乃為低減。至九月中，北部及中部我軍實際近於陣地戰狀態，大有停止前進之危險。南部戰事則中秋時我部隊由地中海登陸，進攻法國南部，經維恩河 Rhone 谷地向北掃蕩，以圖與中央集團軍會師，而封鎖貝勒福特間隙，此區戰事，至九月中亦趨停頓狀態。

此時吾人乃計劃在北線速攻，以圖於德軍被我打擊尚未穩定之時，在萊因下游建立橋頭陣地但在安痕 Arnhem 發動之空降戰於此點未盡成功，僅得佔領若干土地，而我軍該區形勢略得改善。當予決定發動安痕戰事之時，曾指定在安特維普亦發動攻擊以肅清該港，俾為北部補給港口，若為繼續攻勢作戰

此港極爲需要也。

當我軍逐漸調集，準備於前線選定地點發動攻擊，以進迫萊因之時，十二月十六日敵突發動猛烈之最後反攻，以圖使我作戰步驟陷於混亂，而阻滯我深入德國計劃之進行。其反攻雖於我當時不無影響，然賴我軍防禦堅強，並隨即迅速不斷反擊，使德國軍事首領深知其最後之努力已全失敗，而納粹之作戰機構已遭遇不可避免之厄運。

予計劃沿全線由北方開始陸續攻擊，以殲滅萊因河西之敵，且予料敵必如其在諾曼第所爲，固守不肯後退，以妄圖於萊因河西決一勝負。我復使用大量空軍以破壞其機動力，至三月間我軍於魯爾迤北及雷馬根 Remagen 與其迤南多處渡河後，敵東岸之抵抗，其微弱復如法國被突破後之情形，尤以敵誤斷我之企圖，其殘餘之大部部隊多集結於魯爾區內，他處益現薄弱。

我方既計劃作包圍魯爾之攻擊，故以主力用於北集團軍之線，而助攻則發動於中央集團軍之線。助攻部隊如遇有勝利則充分利用之。復因萊因左岸全長均被肅清，乃得以部隊加強助攻實力。及至雷馬根橋頭陣地被佔，而萊因河西之敵全被殲滅，我預料之機會殆已確實在握矣。

至是我軍各區均得架橋渡河，然後展開最機動之先頭部隊馳騁於德國西部，破壞其交通，敵部隊亦一一被圍，而在魯爾區得完成歷史上最大之兩翼包圍，使此偉大工業區失去支援納粹殘部之作用。

俟我軍初速以中央主力東進，與前進之蘇軍會師易北河上，並折向南北以切斷逃竄之殘敵時，德最高指揮部始勉強承認其失敗，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遲遲乞和之後，終迫無條件投降矣。

凡諸戰，英美兩方，同心協力，有如一國，傾其人力物力於一處。兩國政府之指示，則由聯合參謀團轉達，該團以組織完善之指揮系統，運用兩國之協調力量，吾人對該團常備致讚揚。兩國之政治領袖；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對我作戰部隊之成功貢獻尤多；凡彼命令吾人採取某一行動時，從未吝予吾人以大量之援助也。

第二章 大戰計劃及準備

第一節 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之計劃

一九四二年六月，余奉命赴英，準備美國參與橫渡海峽進攻歐陸倭壘事宜。蓋是年四月，英美政府同意此次之進攻，為盟軍擊敗德國之主要行動也。余到達後，立即與英國海軍上將蘭穆西（Ramsay），陸軍上將巴蓋特（Paget）及空軍上將道格拉斯將軍（Douglas），協力進行計劃。但當余七月二十六日奉令統帥北非盟軍之作戰時，此種計劃尙在非正式之商談階段，後經歷次討論之結果，除若干人士主張採取更直接之進攻加萊（Calais）地區外，均認似以在諾曼第登陸，進攻歐陸之成功公算為多。

在盟軍能以全力進攻歐陸以前，必須先在北非爭取勝利。惟在一九四三年元月卡薩布朗卡（Casablanca）會議時，英美聯合參謀團，已感到審定此項橫渡英吉利海峽作戰計劃大綱之時機已迫。該團乃規定應即開始準備，以便如發現德軍兵力突見削弱，盟方即可在輕微抵抗下登陸踏進歐陸。惟此種期望之緊急準備固屬需要，然主要之問題，則為大舉攻歐是否能於一九四四年及早實現也。我方曾考慮大舉重入歐陸於一九四三年底實現之可能問題，惟由於英國境內美軍集結之數字表示，此一計劃，實不可能；而在一九四四年前，實不能遂行大規模之進軍也。

因是，英美聯合參謀團，於最高統帥尚未派定之前，先行任命莫爾根中將（Morgan）為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並取其官銜首字，而成 OSSAOC，且以之名其組織，其僚屬由英美兩國人員組成之，遂即着手擬訂進攻歐陸堡壘之計劃。此項計劃，定名為「太上」（Overlord）作戰計劃（譯者按：此係諾曼地登陸戰之密語），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即準備完成，送交英美聯合參謀團校閱。同年八月，英美聯合參謀團，經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之贊同，於魁北克（Quebec）會議通過此項計劃，並下令在最高統帥尚未到達以前，儘先完成其詳細計劃。

在擬訂計劃中，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部，曾於五月二十五日，接獲英美聯合參謀團對此計劃之補充指令：規定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為登陸開始日期，並規定同時登陸部隊所用之登陸艇，須足夠載運五個師，總計用登陸及隨後集結作戰所有之部隊，可得二十九個師，其中五個步兵師，同時由登陸艇運載，三師首行登陸，兩師於直後跟進，此外使用兩個空降師及兩個步兵師，儘量於各船返航時輸送之，共計於登陸突擊開始及隨後跟進期中使用九個師，餘二十個師，應儘速於集結期中運抵海灘基地。

而撥充同時登陸用之登陸艇僅足五師，而部隊如此之大，故必須極大努力，至最初登陸地點之決定要素，主要在海灘基地必須有充足之海港設備，俾維持約二十六至三十個師之供應，同時能使美國及其他地區續行船運更多之師團與支援部隊，以每月三至五個師之速率，源源運送，以增大其兵力。

基於以上之目的，加萊海峽地區，實為一接近英國，便於空軍支援及船運往返迅速之有利地點，但另一方面，其海岸雖宜於實際登陸，惜缺乏到達內地之良好通路。同時為法國沿海德軍最堅強之防禦地

區，而為敵戰鬥機防禦之焦點，且此地海灘基地區擴張之機會較難，且如擴展其灘頭陣地，以包括比利時海港，以迄安特維普（Antwerp），或海峽西側各港包括哈佛爾（Le Havre）及魯昂（Rouen）。

次一考慮之地區為哥坦廷（Carentan）半島，蓋突擊部隊於此登陸，最初易獲勝利機會，且可佔領重要之塞堡（Batterie）海港，然此區缺乏適宜之機場，並可能成為突擊部隊之陷穽，蓋敵人可以較少之兵力，防禦半島之頸部，則將堵塞盟軍於海灘，而阻止盟軍向法國內地之進展也。

卡恩（Caen）區域，其防禦相當薄弱，海港水深而無風浪，亦有遮蔽，且其地形宜於空軍機場之建立，及灘頭陣地之鞏固與爾後之發展，惟由英國海岸至此距離頗大，空軍支援為主要困難。如由卡恩地區內之一灘頭進攻，僉信可能佔領塞堡及南特（Nantes）間之布萊塔尼（Brittany）諸港，並便於集結充分部隊爾後繼續東進。

綜合以上之考慮，遂決定最初登陸地區當為卡恩區，並繼續攻佔一海灘基地，包括塞堡，布萊塔尼諸海港，依照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之計劃，登陸時先對海岸防禦地以猛烈之轟炸，爾後繼以三個突擊師於卡恩海灘登陸，再以兩個戰車旅及一個加強團，隨後跟進，同時規定以空降部隊佔領卡恩，以突擊部隊及空降部隊制壓一部海岸防禦，並佔領重要之渡河點為助攻。登陸部隊之目的，在佔領格蘭康浦（Grandcamp）——貝葉（Bayeux）——卡恩之線。

依最初計劃，登陸後之戰鬥及初期之集結，係採取向南及向西南疾進之姿態，以期擊毀敵軍，獲得空軍基地及灘頭之縱深地區，俾沿塞堡方面行迂迴運動，深入哥坦廷半島，於獲得相當縱深後，即向哥

垣廷推進，佔領塞堡。同時向東南加深灘頭陣地，藉以掩護卡恩東南地區空軍機場之建立。依判斷，登陸後十四日內，可佔領塞堡。而灘頭的延伸至特魯維勒（Truville）——阿命松（Stenon）——蒙聖米希爾（Mont-St. michel）之線。是時，可實現十八個師之登陸，及十四個機場之建立，以足供二十八個——三十個戰鬥機中隊作戰之用。

爾後作戰，一方本此計劃，一方須大部視敵之應戰之情形決定。如其兵力薄弱，則迅速推進，攻佔哈佛爾及魯昂。尤須先行攻佔布萊塔尼海港，用以建立突破塞納河（Seine）防線敵軍之部隊。蓋預料將以強大之兵力，於此地頑抗也。本此着眼，當須向南疾進，進佔南特，及聖納最爾（St. nazaire）敵再佔布萊斯特（Brest），與布萊塔尼諸小港，並於攻佔薩特爾（Sartres），奧爾連（Orleans）及圖爾（Tours）時，確實鞏固沿由爾河（Eure）『由德魯厄（Dreux）立魯昂間』，塞納河至海岸一帶之海灘左翼方面。此地區之交通線及充分之空軍一經建立，應即準備進攻巴黎及塞納諸海港之作戰，並輔以掃蕩比斯開灣（Biscay）海港之牽制戰，俾美國之援兵及供應由此直接登陸。

概略言之，此即為進攻納粹歐洲之預定計劃，經英美聯合參謀團之同意，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部並依其指示，開始作詳細計劃。至十一月二十九日，準備已相當進展，遂下達命令於第二十九集團軍，及美國第一軍。

第二節 太上作戰計劃之草訂

策定「太上」作戰計劃期間，予個人正忙於地中海之作戰，故未親與此西北歐作戰之計劃；當時亦不悉予終將與此次戰事有關也。但十二日間，予接獲聯合國參謀團之通知，任予爲聯合國遠征軍最高統帥，並於赴英就任之前，須於元月初回抵華府，與馬歇爾將軍及各參謀長會議。

余離北非總部前，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得閱及「太上」作戰計劃大綱之副本，並與蒙哥馬利元帥（彼將爲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及余之參謀長史密斯中將（彼時爲少將），將該項計劃予以討論。並指示彼等，到達英倫後應即將是項計劃加以週密之研究。蓋余對作戰範圍如此擴大，及登陸地區之選擇上雖表同意，然頗感初期登陸計劃之兵力似屬不足，而正面亦嫌過小也。余二月十五日回抵倫敦後，經彼等之研究，連同余之其他指揮官，均同意本此着眼加以修正。

余任最高統帥之命令，雖直至二月十四日始由山聯合參謀部正式發佈，而正式視事與統帥部（Shaeft）之成立亦於翌日始正式開始。但主要計劃之進行則在就任前之過渡時期即在繼續。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部，至是改隸於本統帥部，因時間迫切，及工作需要，編制亦行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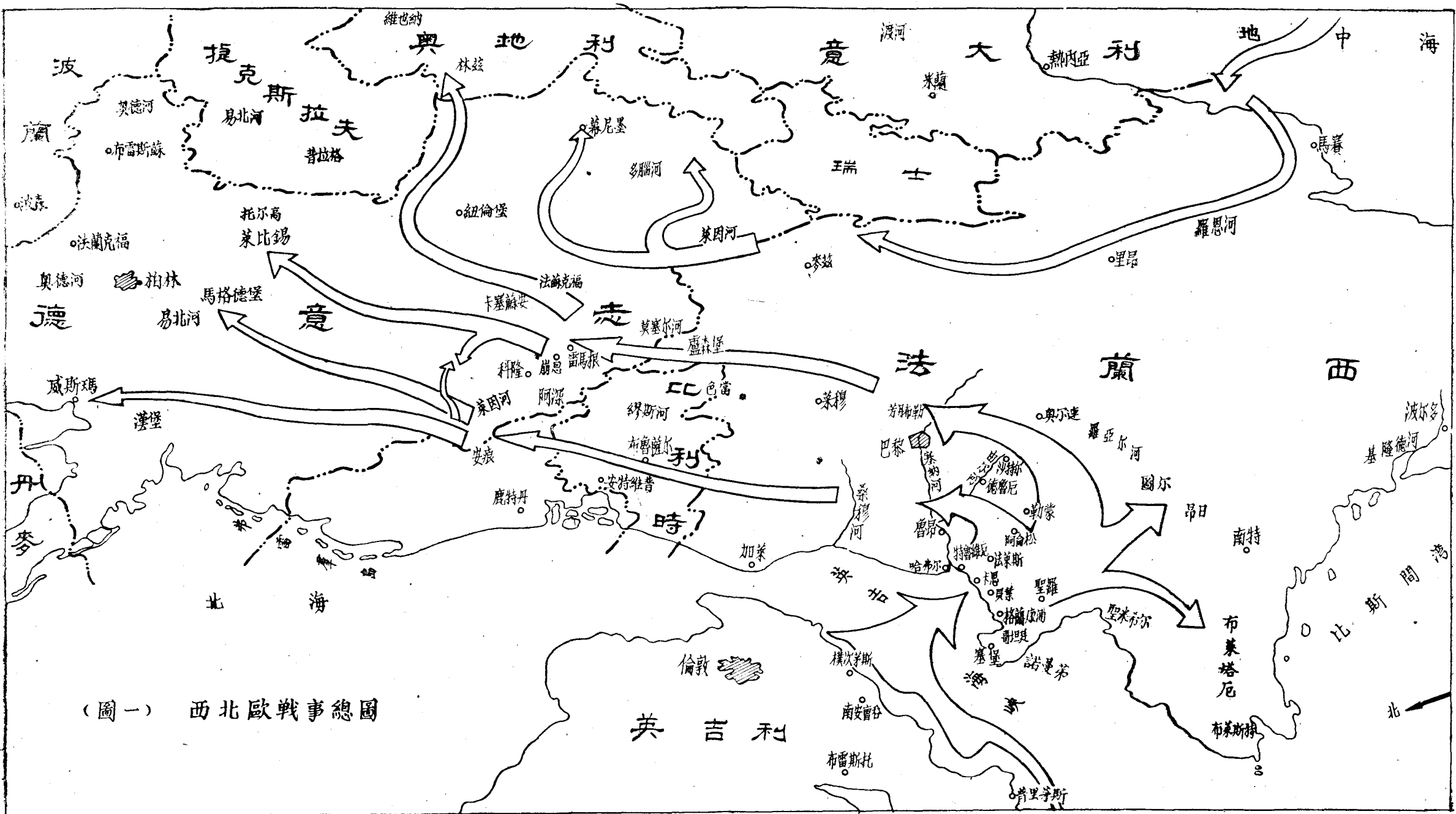
予在地中海，本設有盟軍司令部，本統帥部即依照地中海盟軍司令部之體系。於此予最感幸運者，即余幕僚人員，由以前諸戰，已表現其能力優越。舉其主要者：空軍上將泰德（Tedder）將軍爲余之副統帥，陸軍上將史密斯將軍爲余之參謀長，蓋勒（Clegg）中將爲副官長，莫爾根中將則仍留任爲副參

謀長，蓋彼時作戰計劃，經驗豐富，使其不能卸責也！

盟軍最高統帥部，與海陸空軍各總司令部之關係，在作戰計劃方面，由聯合計劃參謀處 John Paine (Ing Sall)，負協調全部工作之責。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部，原設於聖哲姆斯 (St James) 廣場之諾福克 (Norfolk) 大廈，巴勒馬勒八十號亦有一部分。統帥部最初即設此處。但依過去之經驗，余深信，司令部位於大都市之中心，不如位於他處便於統一也。因是，盟軍最高統帥部，三月間移至泰晤士河上金斯吞附近之布魯公園 (Brunel Park)。於此，吾人將此次之作戰計劃，詳加研究，並將屢感困難之諸多問題，逐一解決之。

一月二十一日余及海陸空軍各總司令於諾福克舉行會議，將此次進攻歐陸之登陸計劃予以重要變更。余與蒙哥馬利元帥（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與空軍上將馬羅里（盟國空軍遠征軍總司令），共同就「太上」作戰計劃整個研討加以一致同意之若干修正。

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之計劃中，最初之突擊兵力計劃為三個師。余最初閱及「太上」計劃時，感其誤解在西細里作戰之經驗，當時作戰雖多方勝利，然余深信如當時以較大之兵力登陸突擊該島灘頭，我軍摧毀敵之防禦必更神速。故對法境準備充分之防禦登陸，予覺三師之突擊部隊實嫌不足也！而欲於此種重要之作戰中獲得成功，最低亦應以五師担任最初一攻擊波。蒙哥馬利元帥，對余此種主張，極表同意。惟登陸兵力增大，依海空軍觀點，將發生更多新的問題。但蘭穆西（海軍）及馬羅利將軍（空軍）亦表贊同。



(圖一) 西北歐戰事總圖

除突擊兵力增大由三師改爲五師外，予認爲突擊之正面亦宜較原計劃加以增大。尤以計劃中應包括直接對哥坦延半島攻擊計劃，以期得迅速佔領塞堡。如吾人登陸之兵力，能在登陸時獲得奇襲之效，則在敵整理集結向我逆襲前，即可壓倒其強固之禦。換言之。如遭遇敵頑強抵抗，吾人亦可藉正面之寬廣及兵力之優勢，亦易發現其防禦上之弱點而突破之，而處於更有利之地位。

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之原計劃中，所含灘頭地區，係由東側之科賽爾（圖一）（Courcelles）西至格藍康浦（圖二），余決延伸此正面，東至奧斯雷翰海岸（圖一）（Oestrelan）認爲如此東側迅速佔領後，可便於佔領重要焦點卡恩，及其附近重要空軍基地，迤西，則決定延至哥坦延半島東端之瓦雷爾（圖二）海岸（Vareville），如即在半島有強固之立足點，迅速切斷半島頸部，即可從速佔領塞堡海港。

爲使哥坦延半島之頸部作戰成功，僉信應以兩個傘兵師援助攻瓦雷爾之部隊，並以一個傘兵師控制卡恩東北部奧爾尼—第昂斯（Orne-Dives）（圖一）河流之橋樑。此點，蒙哥馬利元帥及蘭穆西將軍均表同意，但空軍上將馬羅利來將軍則認爲技術上頗有困難尙須審慎考慮也。

彼始終認爲在哥坦延半島南部使用傘兵師結果，將使飛機及人員，遭遇高至75%—80%之損失。然余則仍堅持迅速進佔該半島及攻佔塞堡。以其對我地面部隊之補給維持，絕對必要，如不使用空降部隊則瓦雷爾海岸之突擊，將極危險。蓋其地形，僅有一師之攻擊正面，其登陸海岸背後，乃一淺湖區，僅有少數之通路，此等出入口，必須先由後方佔領之，否則區區海灘必爲死阱。此外，該處與其他四處

海灘被一河口及泥沼地帶所隔離，足可數日阻撓我各部隊之會合銜接，使此處之敵更易驅逐吾人而威脅我右翼。

空降部隊支援既甚重要，予乃於後負起重大責任，對哥坦廷實行空降作戰。決心既定，採取空降部隊即忠實有效執行之，其結果頗為良好。爾後四綫之勝利大部係彼之功居多，據事後調查，其傷亡不及10%，實遠不及預期之可怕也。

吾人加強登陸之兵力，增大初步登陸突擊正面，各項決定及在哥坦廷使用傘兵部隊而不在卡恩之決定。均於元月二十三日呈報聯合參謀團，同時余提出登陸發動日期問題。

原計劃內，登陸開始日期定為五月一日，但由於突擊兵之增加，而使登陸艇不敷使用之故，余頗懷疑原定突擊開始日期，可以遵行。蓋原計劃內，為三個突擊師及兩個跟進師，共五師先行乘登陸船隻。新計劃則以五師先行登陸，而仍須保持兩師跟進其後，故須七個師先乘登陸艇，而增加之登陸艇數，能否於五月一日以前完成，頗屬可疑。余乃向聯合參謀團說明：與其於五月一日冒險以不足之兵力招致失敗，不如將突擊開始日期延遲一月，惟須確令至該日能得到所需之登陸船隻。余之計劃人員告余，英美兩國在一月間對增加登陸艇之製造，定能彌補提早日期不足之數而有餘也。

由空軍之觀點言之，登陸日期之延緩，可增加對德戰略轟炸之機會，而削弱其空軍實力，且對各兵站末地及運輸中心之戰術轟炸，與沿海工軍之預行軟化，及對加萊區域率制性之猛烈空襲等，均可徹底實施，至征歐部隊之訓練，尤以空降作戰空運機人員之訓練，更可週密也。

再由海軍之觀點言之，則尤望時間之延緩，以訓練突擊艦艇之員，而攻擊部隊擴大其所需之較多船隻，亦將充分接收與集合之時間。由海軍觀點言之將 陸日期延緩至六月一日，較短時延遲，尤為適當。以六月初之海潮，其宜於登陸，有如滿月之時也。

由戰略觀點言之，延期亦屬適當。蓋五月份之天候，更有助於蘇軍之大舉攻勢，俾策應「大上」之作戰。此外五月份地中海作戰可充分解決，俾可在法境南部發動，以與西歐各陸相策應。同時法國為部登陸德軍受該戰場之嚴重牽制，而使吾人不須在西北歐直接作牽制行動以協助登陸戰也。

英美聯合參謀團，二月一日同意「大上」之戰突擊開始日期以在五月三十一日以前發動為原則，但吾人則感突擊確實之日期，可不必先行規定，而宜視六月份第一週當時天候而定。嗣於五月十七日余定六月五日為突擊開始最遲日期。然如天候不利，當再作臨時改變。該日之選定，主要基於潮水及月色之條件。蓋是日潮水相當低落，可使初期突擊部隊之登陸較易，而水下障礙物於低潮前後，現露水面，藉此可開闢通路，且潮水之條件須與天色明暗相協調，俾飛機對海岸防禦之目標轟炸，及海軍砲之射擊易於奏效。本此觀點，六月五，六，七諸日均屬適當。如過此數日，則需待六月十九日方得同樣有利之潮期，而該日，則須在無月之情況下行動也。

由戰略上言之，登陸日期延緩，亦證實為一適宜之處。按原計劃之五月一日登陸，則吾人在意大利之部隊，仍於羅馬南側，沿居斯塔夫防線，遭敵頑強之抵抗中，同時蘇軍亦忙於克里米亞(Crimea)附近之戰事，而向西方進攻仍在準備階段。但至六月之第一週，羅馬已告克服，敵將凱塞林(Kessel ring

大戰計劃及準備

一四

○部隊亦在撤退中，克里米亞完全肅清，德軍正恐懼蘇聯之大舉攻勢。且由敵屢聲揚言盟軍隨時可以進攻，敵亦料五月一日盟國將由英國發動大舉攻勢，故頗為警覺。一個月之延遲，使敵戒備疏忽，認為吾人恐至七月中始行進攻。事實上證明，此一月之延期，使吾人得集結登陸艇，以運輸大量人員及車輛，以應登陸突擊之需。

但登陸日期如按原計劃於五月初實行，天氣反較六月第一週較佳。五月第一週內，為滿月之期，海峽始終平靜，晴空無雲，誠海軍作戰之理想天候也。其天氣頗為敦刻克慘退時有利於英軍之天氣極相似。反之至六月第一週，英倫海峽竟波濤洶湧，巨浪常澎湃不息，天空陰霾遍佈，綿綿陰雨，空戰亦受其困擾。其影響我軍作戰之詳細情形，將於後章述及之。

確實計劃重要之基本問題（即攻擊範圍大小與日期二者）決定後，海陸空軍即可擬訂諾曼第作戰之最後計劃，至戰略空軍之指揮及使用問題，則仍在討論中，並詳見登陸準備一節。登陸突擊開始前，直撥歸總指揮者為；陸海空軍總司令蒙哥馬利元帥，蘭穆西海軍上將及馬羅里空軍上將諸人已如上述。

第二一集團軍總司令部蒙哥馬利元帥所指揮之部隊為：克利爾（H. D. G. Crean）中將所轄之加拿大第一軍（兩個軍團）丹普西（M. C. Dempsey）中將（彼時為少將）所轄之英第二軍（第一、八、一〇二、及三〇四個軍團）；布朗甯（Browning）上將（彼時為中將）所轄之美第一軍（第五、七、八、九軍四個軍團）及傘兵第八二師及第一〇一師兩個傘兵師。作戰計劃以英美兩方面部隊將來其編組，分別由其本國之指揮官負責，而由余統一指揮之。但於登陸初期，全部係一個戰鬥，各單位又須密切協同

應由第一綫指揮官一人統一指揮之。此點兩方一致同意。

陸軍登陸計劃及其爾後部隊集結計劃，係由英美各軍司令部參謀處，遵照最高統帥部之臨時指導擬就。第二十一集團軍司令部核定後，並由本統帥部第三處少將處長卜勒（Burr），及少將副處長懷特利（Whitely）核訂之。因登陸部隊所有突擊艦艇之確數，不能一定，故一九四四年之前數月，登陸計劃，屢有修訂。而英美兩方對艦艇加多一月之製造，仍覺運輸部隊之船隻不足，故又考慮抽調地中海或太平洋方面艦隻以補不足之數目，而此則須各戰場總司令部之間及本統帥部與聯合參謀團間往返交換意見。直至三月二十四日，問題始告解決。此一問題，涉及「鐵砧」（Anvil）之戰——（此係由地中海進以南法作戰之密語）之作戰準備，此點爾後再行述及。茲僅謂如吾人着手任一大規模兩棲作戰確實之計劃，而涉及海陸兩軍之部隊，則所需艦艇之數目為重要條件，必須先行確定。而此項決定，務應盡人力之可能盡先完成，蓋登陸船隻計劃中首要之事也。

第二十一集團軍，依據盟軍最高統帥參謀長之計劃，從新修正登陸日期及兵力大小，完成其最後計劃，而由最高統帥部核准之。

概括言之，陸軍之進攻計劃，登陸之日以五師正面實行突擊——由奧斯特雷爾至瓦雷威爾間海灘區，以迅速建立灘頭陣地為臨時目的，俾容納後續部隊。其初期攻擊目標，包括：卡恩，貝葉，伊斯格尼，卡倫坦，（均看圖二）及其附近之空軍基地，與主要的塞堡海港。其後，我軍以攻略南特以南各海港為目的，向布萊塔尼推進。次一主要目的，即大致以巴黎方向沿維亞爾之綫向迤東推進，並渡過塞納河而

北，以期擊潰西歐此區之德軍。

我方對歐陸美軍，計劃直接由美國海口供應。乃由美軍担任右翼之作戰，攻取塞堡及布萊塔尼各海口爲我軍之補給基地。英軍則沿海岸向東北進，攻取英吉利海峽各口岸，直至安特維普，俾英軍可由英本國直接供應。

右方美軍布萊德列將軍統率之第一軍，則突擊瓦雷波勒（烏塔）海岸，及聖勞連（歐馬哈）海岸。科林斯（Colins）中將（彼時爲少將）之第七軍團，與步兵第四師，於維爾河口正北之烏塔（Dan）海岸登陸。登陸之日拂曉，第八二及一〇一傘兵師，則計劃於斯特美艾格利茲（Stemere-Eyrie）東南及其以西地區降落，其任務爲攻佔麥德萊特（Mardret）河各渡河點，佔領道夫（Douve）河防線爲憑障，並協助第四師。海灘登陸，吾人預料是日終，第七軍團及其所屬之傘兵師，將控制蒙特堡（Monteloung）南側至道夫河間麥德萊特以東地區。（參看圖二）

格婁（Gerow）中將（彼時爲少將）之第五軍團，計劃於聖勞連附近，開瓦多（Calvados）（見圖三）北海岸，攻佔寬約七百碼之歐馬哈海岸，步兵第二九師之一加強團在右，步兵第一師之一加強團在左，由步兵第一師師長指揮，任登陸第一波突擊部隊。（參看圖二）

第七軍由傘兵師協助，其主要目標，爲切斷哥坦延半島以阻敵由南方來攻，並向北壓迫，攻佔塞堡海港——吾人希望其可能於登陸後第八日實現。佔領塞堡後，第五軍團及其後登陸部隊，折而向南，於第九日進佔聖羅（St. Lo）。哥坦延半島佔領成功，該處部隊，即與隨後登陸部隊亦南下，與歐馬哈登陸

之部隊會合，並約於第二十日能至阿弗朗希（Auranches）—多穆弗朗（Domfront）之線（圖一）。

巴頓（Patton）上將（彼時爲中將）第三軍之部隊，此時可於美軍海岸登陸，第一軍軍長先行指揮。俟約於第三十日，其司令部移至歐陸時，則仍歸第三軍司令部自行指揮之。第一軍。沿聖馬羅（St. Malo）方向，形成向布萊塔尼半島之迂迴。同時計劃以第三軍及其生力軍，接替第一軍佔領半島，及布萊塔尼海港之任務，此時第一軍解除其對布萊塔尼之任務，遂即向南推進，並沿羅亞爾河（Loire）東向，約於第四十日超越昂日，勒蒙（Angers-Le-Mans）之線。（圖一）

英軍及加拿大部隊，於奧斯特雷勒（索德），科爾塞勒（Coulennes）（朱諾）及阿斯尼勒（Asnelles）（戈爾德）各海灘登陸，（見圖一）同時警戒盟軍左翼，以防德軍主力由東側反攻。另一主要目標，則爲佔領卡恩兩側及西南側地區，俾便空軍着陸場之建立，及我軍裝甲部隊之使用。其第一批之登陸，爲英國第二軍丹普西將軍之三個師，計第一軍團所屬加拿大步兵第三師，英第三師，及第三軍團之步兵第五十師，英第六傘兵師，降落於海岸防禦之背後，俾佔領卡恩運河，及由卡恩至海之奧爾尼河上各重要橋樑，以及該處其他之目標。各登陸及跟進部隊，則向南堆進，約於第二十日佔領內陸維爾—萊斯（Vine-Falaise）之線，包括卡恩之交通中心區。（圖一）

此地區佔領後，英軍部隊，即沿塞納河之概略線，繼續延伸，推進於美軍之左翼，直至第九十日，盟軍之正面大致可達塞納河上，北面由哈佛爾至巴黎，南面東面沿維亞爾河由南特至奧爾連，芬丹布勒（Fontainebleau）至巴黎之線（圖一）布萊塔尼半島已可完全佔領。至第九十日，各軍即可準備進攻巴

黎，並以主力渡過塞納（Somme），北進至桑穆河；並沿馬恩河之方向，向德國國境推進。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蒙哥馬利元帥，為建立歐陸部隊，並部署其基地以便由海灘基地突出之計劃，經余核准後，聯合參謀處即提出其具體數項方案，俾為爾後作戰，及進攻德境中心之準據。其被採用之方案，即標明於歐陸地圖上。主張取廣大正面進攻，以主力始終保持於左（北）翼，並以另一支指向麥茲（Metz）。如德軍堅守巴黎，以為要塞，則於其南北兩側迂迴通過，與南上之戴威斯將軍部隊會師，切斷西南法境；復以北側之主力，突破齊格菲防線，對萊茵河西岸之德軍，或斷然予以擊破，或壓迫其退却，尤着重佔領科隆（Cologne）—崩恩（Bonn）（圖一）地區，以主力於魯爾（Ruhr）之北，渡過萊茵河，另以一支為助攻，取道法蘭克復走廊。兩路大舉，於卡塞勒（Kassel）附近地區會師，包圍魯爾。預料此後對殘餘德軍之殲滅，當屬易事也。（圖一）

此項計劃決定頗早，然其可注意者，即爾後實際作戰之發展，與預定用兵計劃頗為符合也。

下文將述及空軍支援之計劃。海軍計劃對上述陸軍計劃之實現，關係極大。又為瞭解全部作戰情形，必須知登陸前吾人所獲敵部署之情報如何，其概略情形，亦於下文述及之。

「太上」之最初階段中，余已指定蒙哥馬利元帥為登陸初期之戰術司令官，指揮所有陸上部隊，包括美第一軍團，（直至美軍增多成立獨立集團軍為止）。俟到着歐陸部隊增多後，再成立美獨立集團軍，其作戰指揮及行政，與英第二十一集團軍相同。而蒙哥馬利元帥仍指揮第二十一集團軍。其時間雖未確定，但約於第三軍團全部參戰後可以實現，但亦視初期登陸之演變，及灘頭地區之進展而定，前已述

及在登陸之初正面狹小，指揮機構必須簡單也。

在指揮方面，英美兩軍之連繫，可謂極爲順利有效。惟因兩國軍事補給，及行政方法每多不同，經兩方協議，非軍事上必需時，軍團以下各部隊，概以小互相配屬爲原則。

至登陸之日，可使用以進攻西歐之部隊，共計在英國者三七個師：步兵師二三個，裝甲師一〇個，及傘兵師四個，至用於登陸及爾後集結兵力之用。隨戰事之進展，以每月二至五個師之速率，繼續運達歐陸。此項速率，因地中海方面以部隊加入歐洲戰場進攻南法，兵力集結速率增大。至最後當德國投降時，余共指揮九十個師，計：美軍六一師，英軍一三師，加拿大軍五個師，法軍一〇個師，及波蘭軍一個師。此等部隊，均常配有防空，戰車防禦，及戰車部隊。每師作戰時之平均兵員爲一萬七千人，較蘇聯每師兵力大二倍。此外尚有裝備較差之法軍三個師，及捷克，比利時，及荷蘭之少數部隊及法內地軍。而估計法內地軍部隊之作戰力，有時竟等於約一十五個師之人力。其偉大之協助，由我軍對法境之迅速通過，足可見之。

登陸部隊進攻西北歐之最初勝利，實有賴於海軍上將蘭穆西將軍指揮下之盟國海軍遠征艦隊之協助。四月十日其所發佈之命令中，明確指示其所屬海軍：「海軍總司令之目的，在使登陸部隊安全適時到達海灘，並掩護彼等登陸，及爾後對岸上部隊之支援，供應，與迅速之集結，爲完成此項任務，必須數月之周密計劃與訓練，並與陸空部隊密切協同。

北非及西細里之作戰報告中，曾述及其大量海軍之使用。但與此次大規模兩棲戰相較，則大有遜色

也。蓋觀乎海峽作戰中，登陸時及隨後續進時期，裝運部隊所需船隻，計大型船五千艘，登陸艇四千艘，由此龐大數字，即可明瞭其運輸問題規模之大也。其一切進行，竟得依計劃實施，皆由初期從事計劃訓練之數萬人員之努力及遠見有以致之，誠如蘭穆西將軍報告中所述：「千萬盟國海軍與商船隊之人員，其執行命令之英勇，均能發揚海軍最高傳統之精神」。俟登陸部隊增加，由三師增至五師，海軍部隊亦隨即擴大，俾能保護突擊部隊之海運，及對海岸發揚更大之火力。此項增加之艦隻，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由英美聯合參謀團配給之。其最後海軍兵力主要艦隻包括：主力艦六艘，砲艦二艘，巡洋艦一二艘，及驅逐艦九三艘。

海軍攻擊計劃中，海軍進攻區域，為北緯四九度四〇分，及塞納海灣東南西三海岸，此區域再分為英美個分派遣軍Tash Force工作區，其他境線由貝山（Bosnia）海港（圖二一）之西海堤。沿二五度角度之方向至西經〇度四〇分，並沿此經線北至北緯四九度四〇分。在此明確區域內，西部為西派遣軍，美區，由海軍少將克爾廓（Kirk）將軍指揮之。東部為東派遣軍，屬英區，由海軍少將威安（Egan）指揮之。兩軍工作區，更分為若干小區，共由五個突擊隊，各分担一段海岸，在該區各登陸一師部隊又兩跟進部隊隨後登陸，美方地區突擊部隊名為U部隊（Utah），及O部隊（Omaha），分別由海軍少將穆恩（Moon），及海軍中將霍樂（Hall）將軍（彼時為少將）指揮。英區突擊部隊則名：S部隊（Sword），J部隊（Juno），及J部隊（Gold）。分別由海軍少將塔巴特（Tabbot），海軍准將歐力威爾（Officer），及海軍少將皮南特·道格拉斯（Douglas-Pennant）將軍指揮之。（圖二一）

海軍司令部，爲使登陸部隊到達海岸之安全，乃以適當之掩護部隊，保護進攻航路兩翼之安全，並以掃雷艦艇，航行於登陸艦隊之先頭，掃清海峽。使用十二個掃雷艦隊。進入近海岸之射程後，海軍重砲即向敵海岸砲兵猛烈射擊，協助空軍之轟炸，俟登陸艇迫近海岸之際，全體海軍重砲即向敵之海岸防禦施行熾盛之射擊。

爲獲最大奇襲效果，最初曾考慮，夜間攻擊之是否可行，但終決定應依太平洋之作戰教訓。蓋我方既擁有絕對優勢之海空軍，則對堅固防禦之敵實行攻擊應以日間爲當。且以如是龐大之海軍艦隊，於狹小之海峽中協同運動，日間攻擊之利益，尤屬明顯。各登陸部隊突擊開始時間，由於海岸狀況之不同，（如需較大潮水遮蓋礁石，及排除水中障礙物時間之不同），而分別規定之：U部隊之登陸時間爲六時三〇分，而J部隊則於三十五分鐘之後始行登陸。

俟登陸已成功後，海軍之任務，則爲保持英法間之海上交通，以便對歐陸補給品與增援部隊之往返運輸。惟因海港設備初時極爲簡陋，及布萊塔尼諸海港不能於初期即行佔領，海軍復員負責需要於法海岸建立五個人造碇泊場，稱爲「醋栗」（Gooseberries）並將其中之兩處隨後擴充爲巨型之人工海港，稱之爲「桑椹」（Mulberries）以供初期作戰大量軍需品之卸載此外，海軍司令部，並於法海岸建立油船卸載地，及在海峽間設海底油管，以供應大量之機油汽油。

五個海軍突擊隊，至四月二六日即集結於下列各地區：U部隊在普里茅斯（Plymouth）；O部隊在波特蘭（Portland）；S部隊在普次茅斯（Portsmouth）；G部隊南安普吞（Southampton）；J部隊威特

島 (Isle of Wight) · B 及 L 兩後續隊則集中於迤西之福勒茅斯 (Falmouth) 普里茅斯間及諾爾 (Nore) 地區除七大部隊集結時之碇泊問題外，須復覓定其他港灣，以供補給，保養修理，及增援以需艦隻之用。此項停泊問題規模極大。據海軍大將蘭穆西將軍之報告，此項碇泊問題，因米勒福德港 (Milford) 至哈威克 (Harwich) 間大小港完全利用，幸得解決。此外若干部隊，則另碇泊於漢貝爾 (Hamber) 貝爾法斯特 (Belfast)，及克萊德 (Clyde) 等處。

南部諸港船隻之集中不免顯示敵人進攻即將發動之徵象，吾人感覺必為敵機偵察。為混擾敵之判斷計，乃與英海軍大臣商定，乃將大批駛往太晤士河之輪船，及爾後補給歐陸部隊船隻，盡量停留於蘇格蘭諸港，至戰鬥開始後為止。故所有船隻集中，分別集結於英倫全關各港，而不限定於某一局部地區，蓋此種狀況與對西細里作戰同時，大規模準備，及部隊如此龐大，實難完全遮蔽敵眼也。但攻擊之時間及實際登陸灘頭地區之地點，務期予敵混淆使其難於判斷，此點吾人頗為成功，其各項理由，容後述之，支援兩棲作戰之空軍計劃一項，包括準備及攻擊兩階段，由空軍上將戰術空軍司令馬維里將軍指揮之。戰術空軍包括，英第二戰術航空隊及美第九戰術航空隊，均為直接支持陸上部隊作戰者。登陸時期，戰略航空隊，除執行其主要戰略性之任務即攻擊德重要工業區，（尤着重對飛機製造設施之轟炸）外，亦將担任戰術上之任務。

至一九四四年元月，愈信戰略航空隊之重轟炸機隊，約於登陸開始前半月開始轟炸，即可直接與登陸以極大之幫助。但考慮結果，認為需時較長，乃最後計劃，轟炸三個月以摧毀法比兩國之鐵路交通

，隨後並限制其運動，此項計劃不僅對我登陸部隊預定展開之地區破壞其交通，而應較為廣泛，且此僅視為連續攻擊之起點，爾後更向東推進，終至摧毀全部德軍作戰力。此項計劃之採用，使戰略空軍負更大之責任。

該計劃規定在準備之階段，戰術航空隊之攻擊力，指向登陸地區附近之鐵路，橋樑，機場，及海岸砲兵，雷達站，與其他海陸軍目標，又加以預備飛機，共有戰鬥機與戰鬥轟炸機二四三四架，輕型及中型轟炸機七〇〇架。

對車站及橋樑之轟炸程序，在剝奪敵方人員物力之迅速集中，以防礙其增援部隊及補給品之供應輸送，迫其不得已而採用公路運輸，以增加其輸送及燃料之消耗，與被空襲之強點。對鐵路中心之轟炸，約於登陸前兩月開始，並須包括其一廣大之地區，使敵不能因此推測我預定登陸之地區。於登陸開始前不久，則加強對直接登陸區有關之各要點集中攻擊，但仍求地區上勿予敵人以明顯之徵象為是。

攻擊準備期中，對敵上述目標之空襲，其計劃在不僅以三分之一之力量用以攻擊威脅我登陸成功之目標。對法境西北部隊橋樑之轟炸，訂於登陸前四十六日開始，爾後隨登陸期近而加強之，其最終目的，在切斷巴黎以下之塞納及奧爾運以下之維亞爾河各橋樑，使作戰地區與法國他處隔絕。對各飛機場轟炸之目的亦然。在作戰區內二六〇英里半徑內，所有敵之飛機場，及空軍一切設施，至遲於登陸開始前二十一日，即予以普遍的轟炸，飛機場既破壞，吾人必可限制其戰鬥機隊之活動，而迫其不得不以距離曼地海灘較遠之機場起飛應戰。

大戰計劃及準備

二四

上述準備階段之轟炸計劃，咸依預定日期實行，俟登陸日期迫近，轟炸愈形猛烈，乃由準備階段乃進入登陸實施階段。在登陸中，海軍與空軍，協同掩護大軍橫渡海峽防止敵海空之襲擊，且破壞敵雷達設施，及制壓奧特雷雷翰（Ostend）瓦雷維勒間登陸區之敵海岸砲兵及海岸防禦，以爲登陸部隊開闢進路。（圖二）此外，由空軍掩護我登陸海灘之部隊，並襲擊敵軍以限制其增援及反攻之力量。至爾後灘頭陣地之建立時，則以戰術航空隊支援，使我陸上部隊，由登陸地區向內地挺進。

突擊期間，預計經常保持十個戰鬥機中隊，英美兩地區各五中隊，担任海灘區之掩護。另外控制六個中隊，視情況需要機動使用之。計全海軍航路海峽上，吾人經常以五個中隊，於距英倫南部海岸六〇英里地區使用三個中隊，距岸八〇英里之地帶，用兩個中隊，並控制三三三戰鬥機中隊爲預備隊，以備情況需要時，及以後護送傘兵部隊時使用之。

登陸之日，全部戰鬥機任務之分配如左：

一、海灘掩護——五四中隊。

二、海運掩護——十五中隊。

三、空中直接支援——三六中隊。

四、戰鬥機及擊作戰及轟炸機掩護——三三中隊。

五、突擊戰鬥——三三中隊。

合計 一七一中隊。

又盟國空軍偵察照相機隊，已先行活動，並爲進攻西歐之準備，搜集情報已歷年餘，對登陸之成功，貢獻頗大，而其各種情報之廣泛詳盡，正確，尤有助於準備期之推動，又該隊不斷出擊敵海岸，以低空擲出水中障礙物之斜面照相，尤爲一顯著之偉績也。

第三節 補給問題

關於支援「太上」作戰之問題，曾於卡薩布朗卡會議提及，擬由地中海向南法進攻，策應法西北部之登陸，當余在地中海担任指揮時，即已着手此項計劃——最初稱爲「鐵砧」計劃，其後改爲「龍騎兵」計劃。余深信此項計劃之實行，對敵崩潰關係極大。及至余離地中海戰場後，仍認爲此項計劃，爲兩面攻勢，非但對敵人心理以至全歐予以極大打擊，即其軍事上之價值，尤爲重要。蓋南北夾擊，勢將使法境敵軍，陷於兩面應戰。兵力不免分散，而有助於西北歐作戰之成功也。

最初吾人期以三師或兩師之兵力，發動南法登陸戰，爾後則逐漸增至十師之部隊。其後由於西北歐作戰兵力之加大，登陸用艦艇，不敷使用，而擬抽調原分配於地中海上海南法登陸之艦艇，遂於一九四四年元月二三日，建議英美蘇合參謀團，將南法登陸之兵力減少爲一師，僅保持其威脅敵側背之目的，直至敵勢已弱再加增該方兵力，而抽調其艦艇，補充西北法作戰之不足。

但上述主張，未獲英美聯合參謀團之同意，該依據計劃上之資料，制斷發動七師之法國登陸作戰，（包括隨後登陸之兩師及在法國南部登陸之二師），其所需登陸艇之總數，應無問題。但其計劃上之數

字，與余之計劃參謀所得數字並不相符。余之參謀長，曾將此種不確數字，向華盛頓計劃人員解釋，指出各登陸師之編組，除其本身之兵力外，實際尙包括一個加強團，及其他配屬之裝甲部隊，另外尙有突擊隊，及游擊隊之補助部隊參加登陸戰，尙需裝載五千人的船艇。此外地形之性質，海岸防禦之強固，及海峽潮水漲落甚大，實較一般狀況下更需大量工兵及海岸工作人員，而此亦需艦艇之輸送也。此問題規模之大，下述之事實更見明瞭，即吾人計劃於登陸之日，及其次日，使二〇一一一車輛內，包括戰車一五〇〇輛，其他履帶式戰鬥車輛九千輛，各式砲三千門，與由吉普以至開山機各式車輛一〇五〇〇輛。

解釋結果，使吾人之需要得以明瞭，英美聯合參謀團，承認此種實情，決定暫將法國南部隊登陸計劃展緩，而不與法國西北部登陸同時行動。地中海戰場最高統帥維爾遜元帥（彼時爲上將）及倫敦英國參謀本部，因其初期突擊兵力之薄弱，及集結充分部隊需時過長，一時曾建議根本取消兩法登陸。然以戰略觀點言之，此舉不甚適宜，且違反德黑蘭之決定。吾人相信，於南法肅清後以十師以上之兵力，作戰於吾人之右翼，其所獲軍事上之利益，將對爾後作戰極有價值。據是，三月廿四日，將南法登陸日期，由五月卅一日延至七月十日，約在海峽登陸開始日期一月以後，同時北法所需之艦艇一部，由地中海方面抽調加以補充，其後「鐵砧」作戰，雖復又生問題，其突擊開始日期又予延期至八月十五日，但吾人法國西北部登陸作戰之發動，已告解決，而吾人對較大之作戰。急需之船隻亦已決定。

當登陸艦艇問題解決之際，英境美方部隊及補給之建立，由李約翰（John C. H. Lee）中將指揮繼續

進行。此項補給計劃暗語爲波勒洛 (Boleno) 早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即在英國着手。原有少數人員，曾分任北非之作戰 (暗語火把 (Torch) 之戰)，至「太上」之工作擴大後，其組織乃於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間擴大；及至在法國登陸之日，所設兵站地區之各兵站設施內共有官佐三一五〇〇員，及士兵三五〇〇〇名。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每月約七五〇〇〇噸之供應品，已經由英倫各海港輸入，且每月經常增加。至一九四四年六月，由美國運至之應供品，已達一百九十萬噸，其大部用於補給英境之部隊，其餘則儲備爲「太上」作戰之用，但僅專爲美軍進攻時所用之儲藏品，已爲數二百五十萬噸，實超過其所需之供應及裝備。同時美軍運抵英境之數目，亦大量增加。一九四二年年底時，英境之美軍爲二四一八三九員名，而截至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已增至一五六二〇〇〇人矣。

由於英國既設海港及鐵路線裝卸較便，由英至美，供應品輸送之工作，甚爲順利。而攻歐大量物資，復可利用英國本國之資源。然此種情形，在歐洲大陸即完全不同。參擬訂計劃，俾克服預料之困難。計劃於登陸最初兩月間，歐陸大量噸位之供應，勢必經諾曼地海灘，而盡量提早利用塞堡海港。爾後預料尙可利用布萊塔尼諸海港；而該地主要之工作，首爲基伯隆 (Guiberon) 海灣 (圖四) 內人造海港之建立，次爲布萊斯特，摩連，聖納最爾，及南特等 (圖四) 現有海港之補助利用。在各海港發展中，補給品運至海灘端賴「桑椹」 (Mulberry A) 決「桑椹」 (Mulberry B) 兩人造海港，補助供應品之登陸。及戰事推進，預料美方大部補給可直接由美軍運至布萊尼塔各港，而北部諸港如奧斯坦德 (Ostend) 及安特維普諸港，則顯爲英軍補給之用。然由於敵戰略及戰況之變化不定，上述諸港開展之計劃，未能

具體實現。但英美雙方之供應組織，在此清狀下竟能達到當時地步，此誠歸功於彼等組織之富有韌性與抱定一個目的以堅強意志邁赴之也。

吾人一經登陸後，必須補給源源不斷其重要性由德方之戰略即可概見。德方因我補給重要，乃企圖阻止吾人供應輸入海灘陣地。德人之主義爲「任一海港，不可爲敵所用，俾其不得供應岸上之部隊，」爲此希特拉會親自下令，大西洋諸港由波爾多（Bordeaux）（圖一）至安特維普各口岸，德防軍須戰至最後一兵一彈。德人固判斷吾人必可能於海峽沿岸某處登陸，但深信，於吾人在能供應登陸部隊以前，即可擊敗我軍。加以吾人對人造海港與登陸時間地點同樣。嚴守祕密故敵於吾人之人造海港毫無所知，而敵以爲不可能之舉，我竟得順利完成：補給源源登陸，且非在海灘陣地被圍困之後而與登陸部隊同時有陸。德人因我最初補給成功，使其失去驅逐吾人之機會，爾後作戰全局中且反因我補給機關之成就，敵不斷遭受我之攻擊。

我方會俘獲敵一師長所書之文件，其中對我補給部隊，倍致讚揚，茲節錄如下：

「余實不能瞭解此輩美人，據吾人所知彼每夜均被我粉碎，遭遇慘重傷亡，我並殲滅其輸送部隊，有時幾全營殲滅，但次晨拂曉，其生力軍復突然出現於我面前，而其人員，械彈裝備，及糧食等，均已完全補充，且此種情形，日日發生。果非余親自目覩，余敢斷言，以距基地如此之遠而能如此補給其前線部隊實不可能之事也。」

第四節 德軍判斷之錯誤

當吾人進行計劃，及補給，兵員不斷集結之際，吾人已研究敵應付我由英國進攻之可能措施。此次北法登陸，蓋規模如此之大，欲於一九四四年期內，完全隱秘我進攻歐陸之企圖，實非可能。惟在何時何地及發動攻擊所需之兵力如何，乃另一問題。吾人唯一之期望，在不使敵察知我突擊目標為諾曼地海灘。吾人頗信，敵預料我由多處進攻，而對各處登陸兵力敵亦不確知，且使其無從判別吾人究係一種威脅，（以大部隊牽制作用吾人並無意發動）抑或一主力之大舉進攻，因此，使敵於每一戰場，處處設防，形成其處處薄弱之態度。

吾人預料德統帥部認為盟軍進攻加萊地區為一顯明之行動。蓋不僅其海程最短，便於我空軍最大之掩護。且在加萊得一基地，可予我軍進攻魯爾及德國心臟最短之捷徑。此項作戰勢將由英東南海岸，及太晤士河區域發動。其駐加萊之部隊，為德第十五軍。如敵已確悉吾人突擊之區為諾曼第，該軍即可在我軍登陸前移動至諾曼第；而我登陸之後，則可以該軍迅速增援諾第各師。

吾人既假定德方如此判斷。乃盡各種手段，加以符合增其信心，而吾人在不違背「戰事之有效發動」為首須考慮之原則下，利用各種機會，集中部隊，將最後用於諾曼第海灘之部隊，集中於東部及東南部而不在西南部，如此期使敵方由其空中之偵察，及無綫電之竊聽，而判斷我主攻將在東部發生，而不在此實際登陸之處。如此處置，即使萬一敵搜索部隊突破我嚴密之警戒線，其偵察結果，亦必如此判斷。

海運處置亦本此同一目的辦理，剩餘之船隻，令使其駛入太晤士河口，準備進攻之船隻，停泊該處者已甚多。登陸艇則泊多維爾（Dover）太晤士河內，及東英格蘭（East Anglian）各指定之海口。

更進一步之處置，則由空軍轟炸計劃完成之。轟炸活動之分配，作特殊計劃，以表示加萊區特別重視，且對敵之一飛彈基地之轟炸，亦使敵作於我有利之判斷，最後準備建立於諾曼第海港之宏大人造海港，因其體積巨大易於發現，故於將近登陸之前，停泊於色爾西（Solent）海灣內，在原定計劃地點以東。

至六月六日，登陸已發動後，吾人仍極力保持東南區部隊之集中狀態，並暴露真正的或假的船隻，俾期敵人誤斷我諾曼第之進攻，僅為一牽制作用，而續極主攻，將於牽制作戰完成後，指向加萊地區。審問德高級軍官，得悉德第十五軍，延至七月下旬，仍停略於加萊未動，蓋深恐吾人由英境東南襲擊之威脅也。直至七月二十五日，德帶十五軍始派一師西進，企圖增援已潰之諾曼第前線，然已過遲而無用矣！

對諾曼第之真正作戰企圖，嚴密防止其洩漏，英美雙方，對所有軍事上之設施，均保持高度之機密，但在接近登陸日期時，對一般民衆之機密保守，更須有廣泛之措施。

二月九日，英國與愛爾蘭間民衆之旅行，全令停止，以防止經過杜柏林（Dublin）將情報洩漏，蓋德方之外交人員，乃於該地繼續正式代表其政府執行任務。至四月一日，經予請求結束，由英政府發佈命令，於吾人發動登陸之海岸地區，及海岸內十英里之地帶，禁止外界人士之進入。

又慮較友好之外交人員，亦可能無意中透露重要情報，而終至傳入敵耳，英政府乃採取空前之措置，實行對外交人員特權之限制。四月十七日下令禁止外交人員，或其隨員進出英國國境，並其信件亦須受檢查。由於予之請求，此項禁令，延至六月十九日始止。

最後，於五月廿五日，決定一緊急之辦法，將寄往美國及他處之信件，勤令延期十日發出，並禁止所有美方人員，使用通過大西洋之電話，無線電，及海底電報各項通訊設備。又參加諾曼第作戰之英方軍事人員之信件，即使遞往本國，自四月起，亦均予以極嚴格之檢查。

第五節 攻擊準備

與登陸有關之海空軍攻擊準備行動，均已開始進行，其關於戰術航空隊者，業已論及，此項準備海空軍最有關係，主要為對德國之戰略轟炸，與訓練登陸部隊之海峽演習二者。

在余未到着本戰場前，英皇家空軍轟炸隊，及美國戰略飛行隊（包含地中海戰場之第十五航空隊，及歐洲戰場之第八航空隊），經聯合參謀團之決定，凡戰略轟炸隊，統歸該團自行指揮。此項決定在使各空軍單位對德之戰略轟炸，獲得通盤籌劃之效。並指定史巴茲（Spaatz）上將（彼時為中將）担任所有美方戰略航空隊之指揮，哈里斯空軍上將担任英皇家空軍轟炸隊之指揮。故所有戰略航空隊不歸予本人直接指揮，而各指揮官直接對華盛頓英美聯合參謀團負責。余雖明瞭其此項決定係出於遠大之動機，但對此項處置頗感不當。蓋覺對德之主要行動，既由本部負責，則所有使用於本戰場之海陸空軍，應

全對予負責而由予指揮。最低限度，在登陸前後之緊要時間亦應歸我指揮也。

基於上述之觀點，予乃向英美聯合參謀團申述，並說明亟須集中轟炸西北歐鐵路交通網，尤其法境方面，尤為重要。凡此余均認為特別重要。

英美聯合參謀團，審閱余之意見後，明瞭予之問題，准自四月十四日起，將所有空軍，歸余指揮，此後戰略航空隊遂即依本戰場所預定之緩急，按英美聯合參謀團核准之程序，開始對德軍事，工業，及經濟等目標轟炸，又必要時對海陸兩軍作戰之直接支援，隨時使用也。查該戰略飛行隊，以前通常用以担任此項任務，但在意大利薩勒諾（Salerno）之役，此種使用曾表現顯著之效果焉。

空軍指揮系統既經變動，英皇家空軍轟炸隊，及美戰略航空隊之兩指揮官，均改隸最高統帥部，與馬羅里空軍上所指揮之盟國遠征軍戰術航空隊並立此空軍三單位，在予指揮之下，由副統帥泰德（T. E. Dyer）空軍元帥統轄協助之。

在余到達本戰場前，英美聯合參謀團曾核准一對德聯合轟炸機攻擊計劃。其轟炸目標，包括德國境內敵重要的軍事及工業設施。吾人曾決定，敵最重要之作戰力易被摧毀者，主要在六大工業：即潛水艇、飛機、圓珠軸承，油料橡皮，及交通是。而六項中飛機，油料工業及交通三者，戰略航空隊尤經常攻擊之，以迄戰爭結束為止。蓋此項轟炸，實有助於削弱敵抵抗我攻勢之力量，這給與我陸上部隊之推進，以極大協助也。

制空權之建立，乃諾曼第登陸必具之勝利條件。如此則凡英國境內，及爾後灘頭地區，我進攻大軍

及補給之集結，方得確保其安全。因此，在登陸日之前，盟方空軍，首先注意者為轟炸其地上設施與資源，及攻擊其空軍本身，以摧毀德空軍力量。此種攻擊雖非直接協助，但予吾人登陸成功極有貢獻，且亦為對德工業之猛烈轟炸之前奏。

吾人已知早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德人即計劃建立一強大之空軍，俾能粉碎任何敵軍之進攻。其飛機擴充計劃最高目標，為每月生產三千架之軍用機。吾人又估計敵計劃保持第一綫之空軍力，一萬架之數，再以有縱深之預備機隊支援之，並不斷源予以補充。此項擴充計劃，在本戰場空軍飛機尚未增至足供大規模空戰（於一九四三年五月開始）前即已有相當進展。自此日後我空軍對德飛機製造中心之轟炸，即阻止其擴充飛機生產計劃之實施。但德軍在一九四三年仍能保持其第一綫之空軍力無大變化。至該年十二月德人改變計劃，限每月生產三千架單引擎戰鬥機。則其生產計劃，已受影響。因盟軍轟炸攻勢，不得不集中戰鬥機之製造，且並須應付吾人可能的地上進攻矣。

但自一九四四年元月開始，對敵飛機製造中心之轟炸，益趨激烈。其對德空軍之影響極大。及至仲夏，其大部之生產力，已被剝奪，而其保持第一綫之空軍所需之預備隊亦因而減少。此不僅由於敵飛機製造中心之被破壞，且因其他原因如空戰中飛機與空軍人員之消耗，及缺乏飛機汽油為訓練之用，與交通之破壞均是。

俟登陸日期接近，我大量戰鬥機，已翱翔敵國領空，向敵挑釁，敵則顯然不肯應戰，我空軍優勢已趨明顯。至登陸之日，我方經驗，確信敵統帥部以大量空軍對抗我登陸之計劃，完全被我戰略航空轟炸

活動所粉碎。時如我空軍未獲得我當時已有之壓倒優勢，則對大陸之攻擊即非爲不可能之舉亦將極爲危險也。

自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期間，由於對敵工業中心之連續轟炸，我空中之優勢始終得以保持。但德人將其工廠疏散及重行建立，與噴氣式飛機之發展，使其勉強保持，至一九四五年其戰鬥機仍能保持一未可忽視之理想力量。然其質較差，不足長期有效的担任空軍一般任務矣。

至登陸之日，由於戰略空隊及戰術航空隊，已充分完成其破壞交通之任務，致使德方之機車，貨車，及修理設備大感缺乏，燃料之儲藏量，減至僅能做六日之供應。又七四座在作戰地區之橋樑及涵洞，已完全不通。此種交通之混亂狀態，使敵欲於吾人登陸後增援兵力之企圖，遭受致命之打擊。

對法境交通之初步攻擊，係出於一忍痛之決定，而皆由余負此重責。蓋念及戰略航空隊及戰術航空隊對所有調車場及鐵路中心之轟炸，勢將重大犧牲法人之生命，且法國經濟一重要部分，亦將相當時期內無法使用。英邱吉爾首相，與法國內地軍總司令柯尼格（Koenig）將軍，均屢次請余對此項轟炸之決定，希再四考慮。柯尼格將軍，復爲關懷其同胞生命之損失，曾請求允其參加此項計劃之檢討會，俾對居民中心之轟炸，決定其比較之需要。然渠終以嚴肅之軍人態度謂：「噫！此戰爭也！」余固深知此一決心連帶之重大關係，甚至引起極大痛心之可能——即法國盟友，或將因此而與吾人疏遠也！然爲純軍事理由，余堅認法境交通炸毀，勢在必行。蓋歐洲大陸整個命運之所繫，全在我軍登陸時能否獲得立足點，且在敵方傾一切力量之抵抗下圍守之。故任一單純之因素，果有助於諾曼第作戰之成功，決不可以

漠視輕忽也！幸予信事實上軍事之結果，已證明余所採決心之正確，法國人民，非但未與吾人疏遠，而更以其優秀氏族之遠大眼光，認識現實問題，迎接此一大艱苦。

自一九四四年春，空軍已獲得其優勢後，盟國戰略航空隊，更可集中其力量，以壓倒之勢摧毀德國殘餘的油料儲存。此項轟炸，於四月開始，以迄大戰終結爲止。在第一月之轟炸，使其生產降至原產量之百分之八〇。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則跌至百分之三〇以下。而此僅有之百分之三〇之產量，實由其自他重要工業中，轉用人力與工作時間經極大努力而致。彼所希製造各種新奇之作戰武器，以決定戰局者，皆因此轉用而犧牲。

因我之攻擊，其爾後油料之缺乏，竟陷德軍轟炸機隊於完全崩潰。其潛艇威脅之減低，亦殆受此影響。又由於油料缺乏後機動力失去，使馮千德軍被俘，無數車輛自行破壞。交通方面，因我軍之轟炸，遲滯其六月間向諾曼第前線增援師團之到達。至十二月間，當隆斯特德（Rundsted）部隊於阿登尼（Ardennes）區攻擊，許多部隊出發時僅配發有限之燃料，企圖迅速掃蕩我軍陣地，俾利用俘獲之貯藏品，支持其較遠之進軍。德境內油料之狀況，既頻絕望，仍規定對擊毀油料工業之恢復修理計劃，在德國作戰努力中，佔最高之優先權，甚至在飛機與潛艇及其他一切活動之上，以期恢復其燃料之生產。

戰略飛行隊，除對敵油料，飛機，及交通目標之戰略轟炸外，在作戰期間，並令其担任戰術性之支援。在諾曼第突破之際，及爾後數次中——包括阿登尼之戰，戰略飛行隊，均大量使用以攻擊敵之陣地及直接攻擊前綫之供應基地，與作戰地區內之各據點及交通中心。賴上述戰術之支援中，戰略飛行隊，

以其偉大之協助，使吾人得由險境轉於有利之決戰態勢。

當戰略及戰術空軍之攻擊準備活動，隨登陸日期之接近，日益加強之際，海軍及登陸部隊則正從事於海峽之大演習。其目的，不僅關乎部隊與海員之最後訓練，亦藉此測驗敵人對我加強準備之反應。當吾突擊部隊於普里茅斯，波特蘭，撲茲茅斯，南安普吞，及威特島——於四月二十六日集結完成時，曾發現敵若干之巨型巡艇之活動。此艇通常主要為偵察性質，而非攻擊之用。四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之「猛虎」大演習中，海軍穆恩將軍指揮之V部隊，舉行於普里茅斯區域。不幸一護航驅逐艦，於是夜（二六——二七）被撞受傷，當登陸船隻遭敵巨型巡艇襲擊。時該艦未在场，致「S」式登陸艇破沉，損失若干生命。但其他方面則演習均甚順利。關於派遣隊艦隻之運動以及對灘頭之突擊均獲重要之經驗。按英東南之斯萊浦吞（Slapton）沙灘，與對法境預期遭敵抵抗之地區頗有相似，故可藉以獲得實用之演習也。

「猛虎」演習後，復於五月第一週，其他派遣隊均在海峽演習，當時，預料敵或來襲。但演習進行中，並未遭敵人之擾亂，且敵亦未曾注意。由各種情況判斷，敵似對我演習範圍與性質之情報極為缺乏，而我空軍之優勢，亦迫其偵察機無活動之餘地。同時海軍不斷監視與各種有效的警戒行動，亦使其偵察部隊無法活動。例如：敵「摩拉魚雷」艇攻擊V部隊後，其廣播中僅稱，海峽內盟方護航船隻若一被擊沉沒，足證德方統帥部未悉此項船隻實非普通之商船護航艦隻，而係進以之登陸艦艇也，有時敵已偵知吾人之目的，但認與其消耗其力量，以擾亂我局部演習，實亦不如保留其實力，以待登陸時對抗之用。

第六節 敵之兵力

吾人擬訂登陸計劃，必需考慮敵大致竟能用多大兵力以對抗我之攻擊。此種考慮，俟登陸日期接近，尤爲迫切。吾人已料如敵一旦發覺我正進行大規模登陸，必傾其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力以應付我之攻擊。故吾人亦須作對抗之準備。關於敵空軍力量，及其航空生產資源，因我之戰略轟炸，及對登陸區機場之戰術轟炸，而完全破壞其計劃，前文業已論及。然敵雖經重大犧牲，預料仍可努力節省其殘餘之轟炸機及戰鬥機對我進攻却作短時兇猛之襲擊。前文已述及吾人爲應付此種襲擊，於登陸之空軍計劃，特派戰鬥機隊担任掩護。

敵除由空中襲擊我登陸部隊外，亦可能傾其海軍不顧一切猛烈攻擊。估計我登陸首數日敵能使用之海軍兵力如下：驅逐艦五艘，魚雷艇九至十一艘，摩托魚雷艇五十至六十艘，R級武裝掃雷艇五十至六十艘，M級掃雷艇廿五至卅艘，及其他各類當地船艇六十艘。除水上船隻外，當時敵立即可用之潛艇爲一百卅艘，登陸後十四日可增強至二百艘。爲應付敵海軍之攻擊，我海軍於海峽進攻路線外緣地區預作佈雷工作，英皇家空軍海岸指揮部亦派相當密度之飛機不斷巡邏，遠及海峽延長部分，使敵潛艇於接近戰鬥地區，浮出水面時，不免受我飛機之攻擊。即令此種措置，敵艦仍能接近我派遣隊向我護航船隻進攻，我海軍則以外圍之警戒幕與相當強大之空軍掩護之，如此當可消弭嚴重之威脅。

敵人於二月間，即配置六十個師於西戰場，由隆斯特德元帥爲最高統率。至六月三日，其在法國、比利時、荷蘭之兵力，已增至六十個師，其中十個師爲戰車師，五十個爲步兵師，此六十個師有三十六個步兵師及六個戰車師分佈於自荷蘭至法西部之勞連 (Loire) 一帶面對英國之海岸地區。其在我諾曼第登陸區附近，敵已集中九個步兵師及一個戰車師，而其最強大之第十五軍則仍在加萊地區。因吾人轟炸塞納河橋及其他交通線，使戰鬥地區之敵陷於孤立，無法立行增援。加以我佯攻加萊區，遂牽制敵戰略預備隊於諾曼第海岸以外。致敵雖擁有六十個師，但其似能立即使用之兵力，則大爲減少。

除估計敵普通兵力外，尙有一異常之危險，自一九四三七月至進攻日期，不斷予吾人一大威脅。此即敵於海峽地帶構築火箭或所謂無人飛機（即飛彈）之基地。此項武器，雖多向倫敦使用，然吾人於英國南部各港集中之航船，可能爲吸引敵飛彈，良好目標，而我攻歐準備將受此新威脅力之妨害。統帥部人員曾考慮改變此兩種部隊發動之地點，然因他處缺乏適當設備，且將影響全部海軍計劃，吾人乃仍依原定計劃進行，惟採取各種防禦的及攻擊的應付此種威脅之手段。因敵飛彈基地多在加萊地區，乃不斷予以猛炸，延遲敵飛彈武器之使用，直至我登陸發動後始止。

因我地面部隊，時已集中攻擊發動地區，而海峽大演習亦在進行，余覺攻擊發動了最後決定應在進攻基地附近之前進指揮所行之，乃於樸次茅斯設戰術指揮部，並於七月一日前，巡視各參戰師團，及空軍設施與若干大型軍艦。全體將士，士氣極旺，無一例外。對當前之重大任務，咸抱堅定沉着之信心。各級勤務部隊亦因長期堅苦準備，各具同樣信念。至五月十五，各司令於倫敦聖保羅學校（廿一集團軍

司令部）正式提出最後計劃時，此心，項信尤爲顯見。

計劃及準備時期，既已完成，則須由予負全責作最大之決定矣。此項決定，即進攻歐陸確定之日星是也。

第三章 大軍登陸

一九四四年六月，英吉利海峽風濤之險惡，爲二十年來所未有。

自六月一日後，余即每日與諸將領調整最後之準備及聽取天氣之預報，以最後決定發動攻擊之日期。原定登陸之日爲六月五日，但六月三日所得之氣象預報極爲惡劣，四日上午會議時，余決定登陸之日有延緩二十四小時之必要。惟此時美軍登陸部隊之一部，已駛入海峽，以海上風濤凶險，各船艇乃被迫返回，入港隱蔽。

至六月五日晨海峽情況仍不見良好，但預測翌日天氣頗具一線希望。預料五日晚至翌早可有一段良好天氣，風勢稍殺，雲氣開裂，高度在三千呎以上。惟至六日傍晚，預料狂風惡浪有再起之勢，而此種天候或繼續至較長時期。

依當時之海潮，登陸最遲可能日期爲六月七日，但如延遲二十四小時，則以海軍之砲擊部隊已於三號馳出北岸基地，屆時船艦必須返港補充油料，而全部計劃之時間即全被推翻，故再行延期，實不可行。因此余面前僅有兩途任擇其一，一則趁惡劣天氣少停之時冒險實行登陸，一則將戰事延緩數週，俟海潮與月色較有利時始行登陸，惟如是延宕，除可能因此喪失我戰術奇襲之利外，於我部隊士氣亦極爲有害，六月五日晨四時，余乃下最後堅定之決心：即侵入法國決於翌日實行也。

登陸之日 (D-Day) 果如預測，風勢稍殺，雲層亦頗開朗，雲脚多在四呎呎以上，此種情況，乃得使用空降部隊作戰，且登陸前一小時，暫時現出大塊晴天，予我以目測轟炸敵岸防禦以良好機會，惟海浪仍甚黑劣，部隊渡海時常船者也多，若干大型登陸船隻亦因風浪滾後，一部則被迫折回。

及事實證明，我於氣候極惡劣之時發動攻擊，此種決定實為我取得奇襲之主要原因。敵曾推論海波如此凶惡，欲跨海峻出征為不可，加以敵雷達設備被我空襲，失其效用，致敵對我軍到達其毫無準備之狼狽情形，遠較風波對我軍在臨時所給與之困難為大。

盟方登陸各方之情形，而與敵所預料相反者不僅天氣一項，顯然德軍假定盟軍企圖登陸，僅在新月及高潮之時，而我主力登陸地點之選擇，必擇密邇良好海港附近，並避免岩岸水淺險多之處。事實上我方本月低潮之後即行登陸，登陸之處距大型海岸之水下，滿佈淺礁，且海流湍急，德軍海軍專家以前曾宣稱登陸船艇決不能由此通也。

當我登陸部隊顛簸於黑暗之海峽水面向法國前進途中，夜間轟炸機即先飛過上空。中夜稍後，轟炸即先開始，至黎明英皇家空軍轟炸機隊以一一三六架飛機向瑟納灣之塞堡 (Cherbourg) 至哈佛爾 (Le Havre) 間內十處選定之海岸砲兵陣地擲至五八五三噸之炸彈，拂曉後，在登陸部隊抵達海岸前半小時，美陸軍第八航空隊繼續攻擊，以一〇八架轟炸機向敵海岸防禦，擲炸彈至一七六三噸。爾後盟方遠征軍航空隊之中型、輕型及戰鬥轟炸機亦蠢湧而至，攻擊沿海岸之個別目標及海岸以內之砲兵陣地，我海運中之部隊於接近海灘時見盟方空軍之強大，與其效果，實親歷其對我登陸部隊士氣之影響。

此後該日我重轟炸機集中轟炸敵後方之交通要點，蓋恐敵由此增援，統帥直轄航空隊之戰鬥機及戰鬥轟炸機巡迴於戰鬥地區全部，攻擊敵防禦陣地，掃射敵設指揮部之建築物及其部隊集中處，並消滅其運輸車輛，在六月六日二十四小時內，我戰略空軍出擊至五三〇九次，擲彈一〇三九五噸，戰術空軍之飛機則亦出擊五二七六次之多。

我方在種種活動中所受損失甚為輕微，實因敵空軍抵抗之薄弱，而證明我牽制戰之效果。敵偵察與防禦斥候較少，且在加來海峽地區而在登陸海灘及進出道路僅作犧牲之出擊五十次。我重轟炸機因無敵戰鬥機干涉，得安然實行其指定任務，因敵抵抗微弱，結果使我戰鬥轟炸機得以二三分隊組成之小部隊出擊，因而擾亂攻擊得繼續不息而活動區域亦較大，直至首批登陸後兩日。敵登陸區始加強其空軍實力。

俟夜間轟炸機於六月六日晨間任務行將完畢，盟方之無敵艦隊即向法國海岸逼近。渡敵之中，誠如海將蘭穆西報告：渡海時一若敵毫不知事變，亦至之象，其情形使人難於相信，吾人亦未遭遇潛水艇之攻擊，蓋天氣惡劣，已將敵海上之巡邏艦艇驅入港內，其雷達之活動，則因我空軍之攻擊及科學上之對敵擾亂，亦失其作用，敵偵察機亦未出動，直至我海軍護航隊已進入陣地，開始向海岸防禦射擊後，始發敵之活動。然既無準備，其活動亦無多效用。吾人所得戰術上之奇襲，幾為吾人所不敢意料者，或空軍之活動，或全依計劃進行。盟軍對敵交通綫之轟炸，使敵對我已開始之空降範圍與意義，茫然不知，且向不知所須應付者完為我之大舉侵敵抑僅係太規模之偷襲，而我第一批登陸部隊已衝向海岸，試探

敵所自負之「大西洋銅牆鐵壁」(Atlantic Wall)之真象矣。

盟軍欲在法境建立海灘陣地，須先突破海灘防禦，而德軍對海岸防禦之觀念，大部係基於其一九四二年我第卅普倫襲 Dieppe 時之經驗。此次突擊戰結果，使敵爲任何登陸企圖，應在海灘處即予以殲。故依此原則構成之防禦組織缺乏縱深配備

德軍認爲我登陸初期之主要目的，當爲佔領主要港口，因此一九四三年間，即於頓斯對德(圖十二) Daetlev (在荷蘭北海岸)至布萊斯特(Brest)沿海各大海港，均設強大正面防禦，俟登陸威脅增加，塞堡及哈弗爾復行加強，並配置重砲以封鎖塞納灣之入口。各港口間築有一線混凝土之防禦陣地，配以海岸砲高射砲，且各具有其獨立性，對空軍轟炸有嚴密之警戒。與良好之準備。各陣地多係四周防禦，陣地正面敷設地雷。可能時並利用人造氾濫以掩護其後方。海灘後方之前，配置一定之重砲與中型砲以射擊接近之船隻而帥砲兵之輕中型砲，用以對海灘行彈幕射擊者，則配置於海岸內三英里之處。此類防禦線之後，則無補助之防禦線，以便於我軍突破成功而超越海灘地區時阻我前進。德軍深信其「壁壘」之堅強以致我登陸之時，敵無機動預備隊以阻我前進，與阻我建立海灘基地。德軍此種估計，實爲我登陸成功之一大因素。

自一九四三、四四年冬，隆美爾(Fommel)元帥担任法 方面之總司令後，原在進行中之防禦工事，至此更加以擴充與加強，而工程直至我登陸開始之日尚在進行。同時海岸砲均加築掩體，防禦則以堅厚混凝土加強之，以防空襲威脅，一九四四年一月復開始設置連續之水下障礙物地帶，於一切可能登陸

海灘之全部，以阻登陸艇之侵入。其計劃至利用此種方法於登陸最重要時期，阻滯我軍，蓋此時我軍最易攻破，再以海灘後敵陣地毀滅火力向我無情射擊，其所設障礙物，如鋼柱小拒馬，四面錐體，*Log*，*trons*木樁，鋼製之「Ehren-C」，及屈折之鋼軌與斜板，以防禦高低潮起落間地帶，並多數有固定之地雷或臨時性之炸藥包。其工程至六月六日尙未完成，故吾人所遇之障礙物，雖予我相當困難，然並未礙如時德軍理論上之期望。海灘本身所敷地雷頗少，而其通路常留有標誌，故與我部隊之困難較吾人所慮者為小。

攻擊前我雖以大量空海軍轟炸，但其海岸防禦，在我部隊到達海灘前，大體未全破壞。海軍砲對制敵之重砲頗為有效，但因其有極厚之鋼骨水泥掩體，不能使其永久停止射擊，空軍轟炸亦不能炸透射鋼骨水泥。戰事過後，發現各掩體無因受炸彈炸穿而損失之情形。其停止射擊者則由砲火由掩體口其入所毀。惟登陸前日之轟炸，則阻滯敵防禦工事之完成，其砲台之尙未完成部份，比較易受攻擊。

海灘本身之防禦，在登陸前其破毀亦未能如我所期之完全。登陸前空軍對海灘之猛烈攻擊，在烏塔海灘得到最大成功，該處第九航空隊在雲層下目視轟炸。惟他處則有雲層，使空軍須非常慎重，以出炸及我方軍隊，故炸彈有時每落岸內距海灘甚遠，尤以歐瑪哈海灘為然。

然空軍與海軍：聯合轟炸，對我登陸成功之協助實屬極大，此為敵軍所親歷者。雖其掩護堅固之海岸固定砲位，能抵抗我猛烈之密集砲彈，但海灘後之野戰工事則大部被毀，鐵絲網被破碎，地雷亦多爆炸。我復以烟幕遮蔽敵守軍之視線，使未被毀壞之敵砲亦不能利用。敵之通信網與雷達裝置完全陷入混

亂。而在登陸之重要關頭，敵高級指揮部對我攻擊之範圍，意義與目的地，全至莊然狀態。德砲兵人員被迫進入遮障之掩體內，直至我已接近海岸，始稍出現，而見我大軍登陸情況自不免引起極大騷亂。海軍重砲所射擊之怖之密集砲火尤使守軍畏懼，空軍猛擊一夜之後，復遭我海軍砲轟炸，其在精神上所受之影響，始較實質上之作用尤大。敵重砲之實行射擊者，亦主要對我砲炸之船隻，而非對登陸部隊，且其射擊亦多不準。步兵接近海岸時，驅逐艦，武裝之登陸艇，火輪艇，及自動推進砲小艇所射擊之密切支援火，尤為有效。

敵守海岸固定防禦之士兵係一極龐雜之集團。大部為俄人，及其他非德籍士兵，但均由德籍軍官統率，且其有條頓人之叫強。至由德本國人民組成之部隊，則多係不足廿歲及四五以上之人員，大部體格等級甚低。其士氣亦不甚旺盛：蓋過量之防禦工事與地下宿舍之鋼骨水泥掩體，已使其存有「馬奇諾防線之心理」。我轟炸開始，敵即進入地下室，至轟炸停止，始復出現對我迅速登陸，日倉皇無適當準備。惟其所用之機動砲兵與各重砲間諸工事內之野戰部隊，則性質不同，對我登陸作猛烈抵抗。然僅賴此種部隊，因不足阻止我在海岸佔領一立足點也。

因風浪甚大，使我登陸增加極大困難。海峽方面向來均頗險惡，而航行於如此風波情況中，極須超越之航海技術。登陸艇被巨浪衝至海灘，而較小者尚未登陸即被淹沒，亦有被沖至水下障礙物遭其水雷炸穿者。部隊涉水經過淺岸亦有被海浪捲入水中而遭沉斃者，其到達陸上者亦每幾至力竭。又吾人賴兩棲之DD戰車以火力支援步兵肅清海灘山口，然並非每一海灘，該種戰車均能浮游，該種戰車曾在索德

Sword、烏塔、Utah歐馬哈Omaha各海灘使用，在前兩處幸得到達岸上，惟甚遲緩，在歐馬哈則僅二三輛成功，餘均淹沉海濤中。其餘各海灘，則冒險將LVT戰車登陸艇開至灘頭，再將戰車直接卸至岸上。幸海灘水底尚平實，登陸艇得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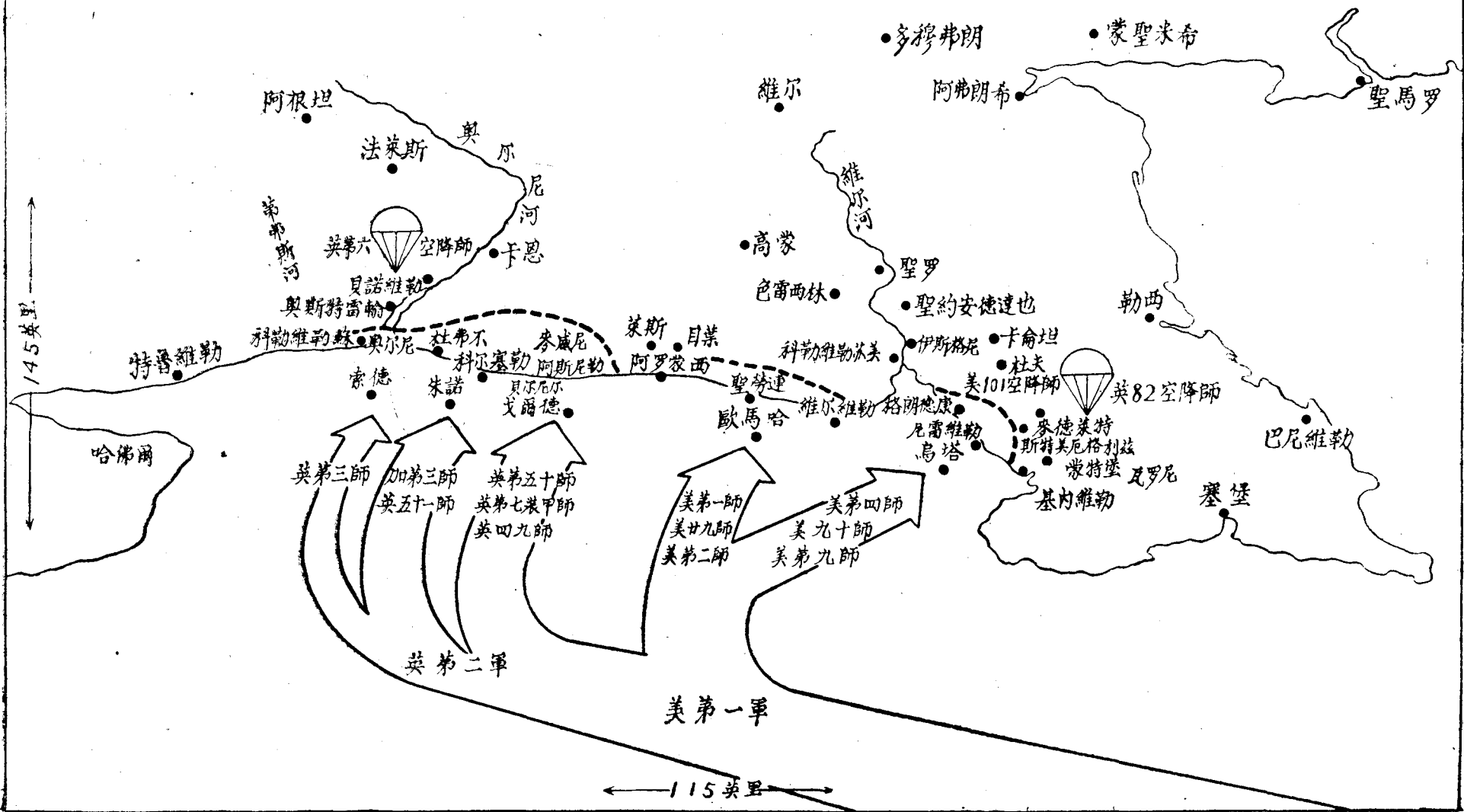
雖有上述各種困難，我仍繼續登陸各海灘除一處外，海灘陣地之爭奪均依計劃進行。同時，第一批海上部隊於晨六時三十分在法海岸登陸前四時半，空運大隊開始在登陸區兩側降落空降突擊部隊。此項作戰規模之大為月來所未有，計美第九空運隊飛機一六六二架，滑翔機五二二架，英皇家空軍第三八及四六大隊亦派飛機七三三架及滑翔機一五五架。

英國登陸區，因探路隊之工作確實，使皇家空軍，雖使用程式不同飛機，攜載不同，速度不同，應有許多困難，亦以此得以克服，而六個空降師之部隊。得準確降落於奧爾尼Orne河東指定地點。幸賴此類開始之良好成功，各重要軍事任務均得實現，且較使用他種部隊犧牲較小。而担任佔領奧爾尼河與卡恩運河上賓諾維勒各橋任務之空降部隊尤著成功。降落恰如計劃，僅在一方公里狹小地區，降落後立即開始戰鬥，各橋即按時八時五十分加以佔領。我既獲得戰術上之奇襲，並加以他處投下爆炸性假的傘兵所造之混亂，使敵反抗行動較緩，直至中午，其第廿一裝甲師部隊如行向我逆襲。此時我軍已鞏固其陣地，敵企圖將我驅逐乃不得逞。日間我又以滑翔機安全降落援兵敵方期以木棒為障礙物阻止亦未收效；我方作戰行動不啻一次大演習，毫未遭遇抵抗，至夜間空降師已充分再行補給，且具有其各種重型裝備。該師繼續堅守側翼，直至我海灘陣地已十分穩固，並突破敵陣地東向法國內地推進時，始得卸除其責。

← 140 英里 →

(第二圖) 盟軍登陸音

1944 六月六日



任。

西側翼，哥坦廷半島基地處，美第八二及一〇一空降師初期遭遇困難較大。由於雲層及大氣狀況不良，使探路隊未能查明指定傘兵降落之確實地點，而飛行員一部缺乏經驗使部隊及補給分散頗廣。計一〇一師六千六百件降落傘兵部分，分散於廿五英里乘十五英里面積之範圍，因此其裝備百分之六十損失。然其作戰較之在西細里島則較進步，因部隊作戰英勇，使其大體完成其任務。日間之滑翔機受有相當損失，但在六月六、七之夜得以增援。一〇一師固守烏塔海岸，南向攻往卡爾坦Carentan 九一師，雖在斯特—美—厄格利茲Ste-Mère-Eglise 區受砲火重擊，亦早於六月七日與烏塔海灘向內陸推進之部隊取得接觸。在西區所得之奇襲作用與在東區同樣有效，敵方亦承認美軍切斷交通與擾亂德軍防禦所造成之混亂。如無空運部隊之活動，烏塔登陸之成功，未必能收效如此之大也。

若、加區之海上登陸亦依計劃進行，雖接近時困難，但登陸之日，即建立相當之海灘陣地。左翼，第一軍團區，英第三師攻擊奧斯特利翰Oustrahan 西德海灘時敵以輕型砲向之射擊。敵障礙物被我突破，水陸戰車（DD戰車）即浮游上岸以火力支援，至十時五十分該區敵強大之海岸防禦砲位被我佔領，登陸部隊已進至科勒維勒、蘇奧爾尼 Colleville-sur-Orne。至晚巴突入內陸相當距離，援兵亦經海灘到達。迤西、加拿大第三師在科爾塞勒（在海濱）Courselette-sur-Mer及日抵爾尼（在海濱）Briancourt-sur-Mer 區之朱諾 Juno 海灘。登陸雖遇相當之砲火與迫擊砲射擊，至十時我部隊已將海灘肅清，並向內陸平恩推進。

在三十軍團區，英第五十師於阿斯尼勃、（在海濱）Asnell-sur-Mer 附近戈德(Gold)灘登陸。雖左側敵據點予吾人以困難，但就整而言則其抵抗較預料者爲小，而海灘後之防禦於即被我克服。是日間，阿羅蒙西 Arranchet 麥威尼 Meuvaines 及萊斯 Pées 被佔，並在內陸立足穩固。

美第五軍團登陸地點係在歐馬哈海灘之聖榮連—蘇—梅爾 St-Laurent-sur-Mer 區。此處遭遇之困難最大，僅風浪較 處惡劣，水陸戰車與登陸艇在水雷障礙物間亦遭遇重大損失，且先頭部隊（廿九師之一一六步兵團於維爾維勒—（在海濱）Vierville-sur-Mer，與第一師之十六步兵團於科勒維勒—蘇—梅爾）登陸時，恰值德新派第二五二步兵師增援海岸守軍，該師登陸，不幸正與此生力軍相遇。該區防禦甚強，而空軍轟炸多收效不大，海軍砲亦受地形限制觀測困難，與敵之威脅較小。美軍到達澎湃之浪沿即力竭隊亂，先破敵限制於海灘。然敵岩岸間對砲之火力雖熾，美軍以非常之勇敢，仍得經敵陣地逐次前進。以此我犧牲頗大，俟海灘肅清，一一六團傷亡者已八百人，十六團亦犧牲三分之一，幸賴我士卒堅毅不屈之英勇，竟化慘敗於輝煌之勝利。

美第四師（第七軍團）於維爾維勒正西烏塔海灘登陸，所遇抵抗較各處均小。又航行錯誤，反而有利，部隊上陸之處，原計登陸之處障礙爲少。敵在此處顯欲賴氾濫後方地區以阻登陸部隊前進，故各海灘本身防禦薄弱。我乃得完全之奇襲，我預料此處犧牲最大，反僅以極小傷亡即佔領立足點，空運部隊先將後方氾濫區之通路佔領，阻敵增援，第四師即向西北攻往至塞堡公路之蒙特堡 Montebourg。

我除得戰術奇襲之因素外，在各處海灘（除歐馬哈外）所受損失比較輕微。其故大部係我使用新奇

機械方法之成功，及登陸時先頭各攻擊波賴大量裝甲部隊造成精神上與物質上之驚人效果。登陸戰晨初階段以大量水陸戰車給予火力支援，爲我計劃之重要特點，雖因風波兇湧不免損失，然其所使用之海灘實見顯著之效果，如無此種武器之協助，登陸部隊是否能立足穩固，頗屬可疑。其他有價值之新奇方法，包括英國之皇家工兵裝甲車與「連枷」戰車 Fall Tank，後者於海灘出口之地雷區肅清進路極有貢獻。

我登陸時敵方之混亂由被俘之德第七軍軍部之電話紀錄簿見之，隆斯特德雖於六月廿日宣稱德軍並未遭我奇襲，然由此文件見之則事實大不相同。德方認我主攻必在加萊海峽一帶，該軍軍部初認爲諾曼第之戰事係牽制性質，我空降部隊降落後復繼之以海軍射擊，仍認不至用海運部隊登陸。至六月八日，美第七軍團之作戰命令一份落入德軍之手，敵推論該軍團既負責哥吞廷戰事，該命令中提及之第五軍團，想係包括由維爾至塞納河間卡勒瓦多 Calvados 區英美所屬之登陸部隊。蓋敵假定盟軍將在加萊登陸，故在此處不能使用兩個軍團以上。

登陸之日因我轟炸造成交通之混亂，第七軍軍部直至晨九時始向我在卡勒瓦多登陸消息？且情報亦簡略而不正確。至下午四時四十分，先收到德軍對我烏塔區之空降部隊對抗已有進展之報告，復接到烏塔海運部隊登陸之訊。同時午間，德八十四軍團竟過早樂觀宣佈第五軍團在聖勞運區登陸之企圖全被粉碎。幸賴此種不確之消息與對狀況判斷之錯誤，敵第七軍於登陸之日晚間始判斷奧爾尼附近之登陸爲登陸中威脅最大之處，乃準備使用該區已有之最大預備隊。至美軍登陸之兵力，目標，敵仍毫無所知，而

哥坦廷之戰事，仍認爲僅係牽制行動，易於應付。此種狀況判斷，左右敵之政策者多日，造成致命之結果。

七月七日，千乘驅逐艦巡視登陸區，蘭穆西海將布萊德烈將軍及各海軍司令亦偕行。諸將領對登陸之天氣不利頗感焦灼，而希望天氣轉好，俾我部隊得充分利用初步之成功。是日午後天氣稍佳，使我得機將起卸計劃遲滯部分趕辦一部。歐馬哈區仍令人担心，布萊德烈將軍雖報告已見好轉，但鑒於該處之進展遲緩，決定改變當時之戰術計劃，令第五第七軍團全力經卡侬卡侬Carigan彼此銜接成一氣，爾後仍依原作戰計劃行。至當日各區士兵之士氣，以予所見者，不得謂爲良好，惟其熱烈，與其精神體力之適於作戰令見者受其感動也。

爾後五日，我軍努力使各灘頭陣地銜接不斷構成一海灘基地，並將穩定與擴大我基地所需之補給人員輸送至該地區。

英加區，則以國第三師與加拿大第三師向卡恩進攻爲主眼。該兩師利用登陸日之成功，向南堆動。雖傷亡頗大，但至六月七日，已到卡恩迤北及西北二、三英里之處。惟敵充分認實該區之威脅，乃使用第廿一裝甲師與第十二警衛師車師，在戰車作戰理想地形下開始向我逆襲，雖收成效，其反攻部隊突入盟軍兩師之間幾達海岸，此後數週之戰鬥，敵猛力拒我進佔該城，與阻我突破奧爾尼河攻向塞納方面。迨西、六月八日佔領貝葉Beaune海灘隨而向內地擴張。

同時盟方首次嘗試敵在我線後方憑據點工事中繼續抵抗之技巧與堅決。德方宣稱此種狹點阻滯我作

戰之效果，雖不免誇大，然因其守軍敢死隊圍守，確實不易肅清。其中最大之據點在加軍區多弗爾 *Doullies*，其地下設施深之地下直至三百英尺。至六月十七，此處守軍始被迫投降。

在美軍區，第五軍團登陸部隊既克服初步困難，於六月七日中午到達貝葉—卡侖坦公路之線。翌日與左側英第五二師相會。六月九日，以第二步兵師加強後，第五軍團即迅速向南及向西推進，六月十一日，到達考蒙—色雷西森林—伊斯格尼 *Caurant-Cerisy-Forest-Isigny* 線。德軍亦因增援，防禦加強，尤以保衛聖羅諸山防禦更強。美軍區另一端，敵急派部隊於蒙特堡切斷至塞堡路線。中央區，我拼命經爾河口沿澤地帶將兩海灘銜接。敵認為阻我此種銜接，其重要僅次於保衛卡心，但於六月十日美兩軍團之斥候已相會，十二日卡侖坦被陷。德軍拚命奪回該城及攻入我部隊之間未成。我初步之海灘基地至此始得穩定，法海岸由奎尼維爾 *Quineville* 至奧爾尼河東岸連成一片，均入我手。

同時，海軍，商船隊及陸上部隊之補給人員在極惡劣之情況下，上下於海灘間，進行其偉大之成就。即在情況極好，此種人員所負之責任已甚重大。各海灘處處佈有地雷與障礙物，而又毫無遮蔽，於此起卸大量之人員車輛與千萬噸之軍需物品，其問題已頗困難，加以風波險惡，困難益增，且我之特種登陸設備，如「雷諾式」渡艇 *Rhino Ferries*，其設計專在用於登陸階段起卸之便者，亦不能盡量利用。海灘及其出口指在附近仍有戰爭中加以肅清，並建立海灘機構；起卸點兩側，復須在德重砲火下進行。近海處敵機日間雖不出動，夜間則出而布設水雷，指我掃雷艇不斷活動。至六月十一，在此種極繁雜情形下，海灘之補給機構已工作圓滿。初期之軍需與車輛之起卸已達原計劃百分之五十，但消耗量亦較預

期爲小，預備補給因得積成，補給情形大體已不足顧慮。人造海港各部份陸續到達，而內層之泊船場已進至指定位置。計作戰首六日，經各海灘登陸者人員三二六、五四七、車輛五四、一八六、及軍需品一〇四、四二八噸，由此項數字，就見各工作人員其努力不懈勇敢從事，以克服其所遇困難之程度也。

六月十一日，各海灘陣地已打成一片，已準備進入爾後兩月之戰鬥階段——此兩月內爲法蘭西命運決定之關鍵。此次我之攻擊完全出敵不意，加以空軍海軍轟炸之結果，敵陷入混亂，從未得機恢復。大戰首五日中午，凡可爾後表示德軍抵抗特點之各種現象均已表現。敵雖拚命企圖修理其被毀之交通綫，然無甚結果，而盟方空軍則繼續對敵陣線及後方繼續攻擊。在緊急時，敵各軍每與各軍團，各軍團每與各師失去連絡，亦每不知其各團之運命。敵裝甲師已報告因缺乏汽油而停止活動，同樣援兵亦因此不能到達前方。至六月十三，第七軍加油站未有近於南特羅者，而僅能由南特羅補給油料。彈藥亦缺乏，卡倫之落據稱即由於守軍缺乏砲彈之事實。每類缺乏，並非因德軍無作戰物資，乃因我空軍完全控制天空，敵欲將補給運至戰鬥區實不可能也。隆美爾之信心全繫於「大西洋壘壘」，實爲致命之錯誤及我軍突破大西洋壘壘，敵失去主動地，不能恢復，要皆由於制空權操於我手之故也。

六月十一日以後，敵既不能阻我佔領海灘陣地，乃拚命企圖阻我發展，然亦無效果。六月七日敵將盟軍驅逐入海之命令已屬陳迹；敵此時之目的則爲保衛塞堡，設法在聖坦延與卡瓦多間卡倫坦地方再以部隊突入我海灘中間，並拒我進佔卡恩城以堅守東側翼。但在盟軍精神與物質優勢下，爾後六週中，德方此三項目的均見其趨於失敗。

第四章 海灘基地之建立

自登陸戰勝利使吾人得在法境獲得立足點後，繼而經六星期之惡戰，乃獲得一海灘基地，具有充分之縱深，得以建立一強大之攻擊部隊，俾盡量利用吾人之物質潛存優勢。由於天氣惡劣，一再阻礙我人員及軍需品運過英吉利海峽，故經過時間較吾人所預期者為長。敵強從未能集合強大兵力對吾人構成嚴重之攻勢威脅，但拚命作戰，頗限制我海灘陣地之發展，因此吾人之作戰較吾人計劃時間稍為遲緩，但吾人終能集合強大之兵力，俾敵陣突破時，不僅能彌補失去之時間，且超過吾人預期之前進速度焉。

吾人所立即需要者，即在向內地擴展吾人狹隘之海灘，使海灘縱深加大，俾敵砲火不致防礙吾人兵力之集結也。吾人亦須佔領瑟堡海港，蓋欲使未來作戰所需之大量作戰物資輸運迅捷，佔領該港，實為至要。

爾後，當吾人兵力增強時，吾人需要相當空間，俾大部隊使於運動，而部署上只能盡量使用吾人之物質力量而予敵人以決定性之打擊。為達到此項目的，吾人必須佔領卡恩並於奧爾尼（Orne）及歐登（Odon）河上建立橋頭陣地，以消除敵對維爾（Vire）河東西盟軍地區間發動楔形攻擊之可能，並擴展哥坦廷半島南部之佔領地區。

同時，敵人發覺自己陷於進退維谷之境，蓋敵自信隆美爾（Rommel）集中兵力作海灘防禦之策略。

當其不能阻止盟軍建立海灘堡之時，即無其他方法對抗我給予之威脅。隆美爾謬信大量佈雷與鋼骨水泥工事，即足防止登陸，實致德軍於悲慘之局。彼既無縱深配備之防禦系統，故海灘被我攻破後，敵人即喪失主動，此後亦不復能恢復其主動地位。隆斯特德（Von Rundstedt）雖力圖挽救其錯誤，然經二三週之作戰已顯然無效，敵此時固欲拚命企圖組成一機動裝甲突擊部隊以圖後援，而為時已遲。敵復因步兵缺乏，致被迫使用其裝甲部隊以任純防禦任務。蓋裝甲部隊如此使用，在吾人不斷壓迫下，敵即不能將其機動部隊撤退以作適當之使用，此種情形直保持至八月初旬——時美軍於西翼突破，德國第七軍之命運已注定矣。

敵人在諾曼第之失敗，其缺少步兵實為最重要之原因；而其未能補救此種弱點，主要由於盟軍對加萊海峽方面威脅作用之成功。此種威脅已證明於欺騙敵方極有價值，使敵人不知我進攻準備之真正目標所在。乃至六月六日以後此種威脅仍可存在。而更有效者，即藉此使德第十五軍牽制於塞納河迤東，吾人乃得在河西海灘基地集結吾人之兵力。此種成功之威脅，其決定性之價值，實非余可估量。蓋此對於登陸突擊之時，及爾後兩月之作戰中均予吾人以極大之幫助。如德第十五軍能於六月或七月加入作戰，則純用其數量優勢，即可將吾人擊敗，幸該軍於戰役之緊急階段，未能出動，至吾人突破成功，其步兵師始渡塞納河西調，惟為時已遲。而不能對我將來勝利途徑有何影響矣。

敵雖由法國其他部分及歐洲各處雖已調集若干增援部隊至諾曼第前線，但行動過於遲緩。其在戰役最初六星期中兵力集結速率，平均每日約半師。至六月十六日，始將其最近四裝甲師加入作戰。十九日

其最近之六個步兵師始加入。直至七月初，當盟軍之力量已無復疑問時，敵援軍始由較遠地區到達。

由於盟國空軍及法國愛國志士之聯合努力，使德軍之增援動作，危險而遲緩。雖敵人修復軌道比較迅速，然吾人對鐵道中心區及車輛調配場長期轟炸，使法國東北部及比利時之鐵路系統之工作效率大為減低。至登陸之日鐵路機車修理設備百分之二十七，機車百分之十三，以及其他車輛百分之八已被破壞。巴黎以下塞納河橋樑除二座外，已於登陸之日前整個被盟國轟炸機所切斷，爾後數週內，原來未毀之橋樑及主要道路與羅亞爾（Loire）河諸鐵橋，亦被毀。因此諾曼第戰場事實上陷於孤立，僅巴黎與奧爾連（Orleans）間兩河中間尚有路線可通。然該區之公路鐵路實為擁擠，而被我破壞與轟炸之機會益多。戰術航空隊亦於登陸開始後最初數日連續向戰術地區外圍之鐵路交岔點集中攻擊，復劃出一線，在該線之外所有敵人之鐵路運動在日間均不許其可能。該阻絕線原係經過旁陶包特（Pontaubault）弗日爾（Fouquieres）梅恩（Mayenne）阿倫松（Alenc-on）德魯厄（Dreux）厄弗烈（Erfrey），後因地面情況之發展，重行加以調整。

敵人交通線被攻擊結果，使德援軍迫在法國東部即下火車，經混亂之鐵路系統迂迴接近戰場，再由公路開赴前線。然而道路我運動以油料奇缺，亦正困難。且其縱隊暴露亦易為盟國轟炸及掃射。一九四四年初前六月由於戰略航空隊轟炸其工廠之結果，使德國油料生產至少減低百分之四十。故德軍於掙扎開赴諾曼第時其援軍與補給縱隊運輸之困難可以想見。常有整個各師利用掠奪之腳踏車行動，其大部輜重則用馬匹輸送，笨重裝備則盡可能用鐵路輸送隨後跟進，故每較人員遲到若干時間。例如第二七五

步兵師由弗日爾（Fougères）移動一五〇哩費時一星期，其行程開始係利用鐵路，但被轟炸所停止，法人更打劫其搜集運送該師之馬匹，致最後須徒步抵達目的地。且因日間運動，有被飛機掃射危險，僅於本間方能行動。）其第九與第十警衛戰車師由東部法國開赴諾曼第其行程時間之長與自波蘭波（該師駐紮地）開赴該國邊境時間相當。至於第十六裝甲師人員於六月十八日乘火車離開海牙後，被迫取道荷蘭，比利時，萊茵河西地（Rhine Land）及法國東部，至七月三日始最後到達前線。在如此情況下行軍，其援軍僅能零星到達諾曼第，且到達後猶在疲憊未加整頓之際，即須立即趕赴作戰。七月中已陸續由布萊塔尼（Britany），法國西南及西部，荷蘭，波蘭及挪威等地抽調部隊，惟駐於加萊海峽地區防範盟軍續行登陸之第十五軍尚未調動。而該處進攻則始終未降臨也。

同時盟國空軍不僅在作戰地區上空取得制空權，即整個納粹所佔領之西部歐洲上空，亦均把握絕對優勢。在氣候良好時，白晝經常有一千架以上美國重轟炸機，及夜間一千架以上皇家空軍重轟炸機出動，執行戰略任務，其最主要目標為德國煉油廠，人造汽油製造廠，及倉庫，且應余之要求，復使用轟炸機攻擊與諾曼第前線有關之戰術目標。不惜當時氣候惡劣，阻礙吾人盡量使用空中武器，致作戰計劃每因此一再削小或取消。

然氣候並未能阻止盟國遠征空軍時時攻擊敵戰術目標。氣候良好時，我飛機每日出擊四千次之多，甚至在極不順利之情況下，亦盡最大可能繼續攻擊，在戰役開始後第一星期，戰術航空隊約出擊三萬五千次，直接援助地面部隊，且由於爾後數一連續襲擊敵前線後之目標如：運輸，交通，據點，飛機場，

•勒蒙

140英里

拉法爾

梅恩

•弗日尔

•阿侖松

莫尔丹

阿占坦

奥尔尼河
法萊斯

阿弗朗布

聖馬羅

•维尔

维尔河

145英里

歐頓河

考蒙

佛堡德佛塞爾
馬勒托
六月十五
霍勒加特

厄弗尔西
提雷
蒙德萊維勒
卡皮格

聖羅

皮尔

雷塞
拉赫杜希依

卡勒瓦多
貝山港

美第一軍

卡倫坦

聖羅多維勒

英第二軍

聖薩弗勒維庫特

巴尼維勒

哈弗尔

蒙特堡

哥

坦

勒莫提達羅

第三圖

海岸基地佔領圖

瓦羅尼

塞堡

115英里



油料庫，及軍隊集結地區，使敵人陷於混亂，而對吾人七月底之突破成功實爲至要也。故吾人實握有極完全之空中優勢，乃至在良好氣候時，白晝敵人一切運動陷於停頓，夜間亦可利用點照明彈繼續攻擊。陸斯德特本人曾報道盟國戰術空軍不僅控制主要作戰地區，亦且控制縱深在一百英里以上接近戰地之路線。彼更宣稱即各單獨之士兵，亦不能避免我攻擊也。

確保吾人空軍密切支援作戰之成功，其最重要因素，爲在法境內空降場之建立，使吾人戰鬥機得以充分活動。當吾人在海岸獲得立足點後，而開始建立空降場之準備，幸吾人工兵工作勤奮，使余能於六月九日晨宣佈：自一九四〇年以來，盟國空軍首次得由法國境內出動作戰。登陸三星期內，有三十一個盟國空軍分隊從海灘基地參加作戰。

吾人一方須分散極大之攻力，以阻礙敵人對英國利用飛彈及重火箭投射器攻擊之準備；一方仍能將吾人之空中優勢作極有效之使用，第一次飛彈襲擊英倫係在六月十二日晚上，三日後，即開始經常之襲擊。我欲攻擊德人——一飛彈基地，頗爲困難，蓋由於其面積狹小，偽裝良好，較易移動，以及易於修復也，因此乃認爲攻敵人補給倉庫，運輸設備以及修理機關，更爲有利，又敵人一時仍在構築龐大之鋼骨水泥工事，其真正目的何在，吾人當時尙不之知，爲予以打擊起見，亦使用大隊重轟炸機擲最巨型炸彈。

盟國空軍活動如此猛烈，反觀德國空軍之活動，則除對登陸地區出動二三十架戰鬥轟炸機偶爾攻擊外，僅限於日間審小心翼翼之巡邏，動作，與夜間使用少數重轟炸機在海中佈雷而已，自戰爭開始以來

，盟國空軍會消耗大力量，經長久鬥爭，取空中優勢，吾人此時已收其成果矣。敵以登陸初期既未能採取有效行動以抵抗我部隊，乃採取守勢。其所主要關懷者，即在保獲其基地，倉庫，及交通綫，敵人不但顯然缺乏對其地面部隊之積極支援，即對我戰鬥轟炸機，攻擊其陣地之防禦，亦脆弱散漫也。故敵在事實上已陷於困難之窘境；其數量上之力量既遠遜於盟軍，如採取攻勢無異自取危險，然長時處於守勢，則逐漸喪地面部隊之士氣，益缺乏其一九四〇年勝利時曾盡大部力量之空中掩護也。

吾人登陸前六星期，德國空軍可用於吾人登陸地區之飛機數目業已增加，惟此種力量雖增，仍為我空軍所制壓，而登陸開始後，其增援較吾人所預料者為少。由波爾多 (Bordeaux)。至比利時、德國戰鬥機基地，因遭我攻擊，致不克集中其力量於作戰地區之上空，故其飛機亦因此不能作有效之使用。通常德國戰鬥機之活動，僅限於在其第一線後作防禦性巡邏。在良好天氣時，每日平均出動三〇〇—一三五〇次，最多約四五〇次，敵機亦曾攻擊各海灘，並投炸彈及魚雷攻擊吾人之船舶。因敵人弱點之反映，六月十四日皇家空軍轟炸大隊乃能出動約三五〇重轟炸機白晝攻擊哈佛爾 (Le Havre) 及布倫 (Boulogne) 此為該隊自此開始以來第一次白晝大隊出動，於轟炸中僅損失飛機一架。

及至敵機作真正攻擊時，又顯然表現避免戰鬥之趨勢。僅在六月十二日當美第八航空隊動一四四八架空中堡壘及解放轟炸機對法境德軍各飛機場猛襲時，敵人曾以相當力量對抗，此為重轟炸機出動担任一項任務數量最大之一次，當時敵機受盟軍戰鬥機之截擊，損失甚重，而不能接近吾人之轟炸機。敵對吾人飛機通常表現勉強應戰之情形，無疑係在保存枯竭之實力。然德空軍駕駛人員亦顯然缺乏組織及

經驗也。過去皇家空軍不斷實行夜間轟炸攻擊，使德國當局集中訓練培植夜間戰鬥機人員，結果使日間戰鬥機人員一般標準較低，極少可爲盟機人員之對手。敵人此種弱點之結果，使吾人空軍在作戰地區上空及担任白晝遠程戰略任務常毫未遭過任務何空中抵抗。每週盟機之整個損失平均僅約佔所使用全數百分之。

我軍所接觸之德地面部隊之素質，頗不一致。其最上者爲其警衛戰車部隊及降傘部隊；較通常步兵師優越頗多。因其盲信納粹最後之勝利，故士氣極爲旺盛，不論攻擊防禦，均以瘋狂之勇敢戰至最後一人。但在其步兵師中，不論體力或士氣方面，均較與吾人在北非作戰者爲劣。因空軍及砲兵支援之缺乏，給養補給之中斷，郵件之不能到達，一部軍官無軍人之品行，以及家鄉城市之被轟炸等，均足促使其人員精神沮喪也，其士兵約三分之二在十九歲以下，或超過三十歲者而對戰爭已顯然疲憊者正多。然尙未至對戰爭漠不關心之危險程度。其天生之條頓族紀律，與天賦之勇敢，仍使其繼續堅強作戰。直至在法國戰役終了時，其士氣始忽見崩潰也。許多所謂「非納粹份子」者，亦每認爲德國非由希特勒領導即無希望，乃認爲與其重演一九一八之痛苦，不知繼續作戰到底也。且無疑德政府飛彈武器之宣傳於戰役初期，對激勵士氣實有巨大力量。素質最下層者則爲志願或被迫服役於德軍之外國士兵。彼等分散於固定警備部隊及步兵師中，俾對彼等能作適當之監視，惟逃跑人員幾全出自彼等行伍之中也。

德軍某一派系，於七月二日陰謀暗殺希特勒失敗之舉，雖使舉世震驚，然對敵軍士氣則似無何影響。德軍當局未將此事公佈，而盟軍所散佈之傳單，彼則認爲純係盟方之宣傳。爾希姆萊清除軍隊中之非

納粹份子，對官兵之思想，亦無顯著之改變。

吾人初期突擊成功後，於建立海灘基地之作戰中，我英軍地區形成膠着狀態，而以卡恩城爲爭奪焦點。在該處敵人集中其兵力之大部，同時美第八軍則向塞堡半島攻擊以佔領該港口，以後復在邁南加強其陣地，以準備爾後具有決定性之七月末之突破。

敵人憂慮我佔領卡恩及向東擴大海灘陣地之舉，對完成吾人之初步計劃佔領塞堡，頗有幫助。自登陸發動後，六七日戰鬥之發展均如我所預料。敵對東部此種憂慮，自登陸發動後一日起，即行表現，及吾人向內地第一次突進攫取卡恩城企圖失敗後，尤趨明顯。蓋拒止吾人佔領塞納河流域，實與敵之存亡攸關。一則塞納河爲防衛「L」與「J」飛彈基地之最後天然防線，一則因敵需該河各渡口以輸運補給品及援軍至其諾曼第之各師，復因爲懼怕盟軍向巴黎推進而切斷其迤西之部隊，且敵預料哈佛爾(Le Havre)將受威脅，(哈佛爾爲敵方阻礙我進入登陸區重要海軍基地)，但其最重要者，則因爲敵企圖阻止我已登陸盟軍與彼所預料將在加萊海峽地帶登陸之盟軍取得聯繫也。

以此敵乃將其所有之裝甲部隊及大部步兵用於卡恩地區之戰事。使我進盟軍，得以順利進展。惟因此阻止我接近法萊斯(Falaise)方面適於車作戰及建築機場地區。至吾人戰略敵人業已明瞭，其第二具體目的則在保持一楔形之威脅態勢，以分陷奇坦廷半島(Cotenin)與卡勒瓦多海岸(Calvados)之美軍，而阻我切斷塞堡半島進至塞堡。敵人雖深知佔領塞堡港口對吾人之重要，然不幸過於估計此種需要，而不知吾人進海港之計劃，且復過低估計我們用開闢海灘之能力。但因敵人缺乏步兵，又忙於卡恩

地區，對此方防禦能力，大感不足。

我方鑒於德軍此諸反應，乃採取對東部敵人施以猛烈攻擊以牽制其主力，同時在西部則加強吾人陣地之戰略，卡恩地區之作戰，步取北部地區似屬流血過多，但其結果對促進吾人最後之勝利則爲一重要之因素。敵在該區防禦堅強即足證明其重要，八月末余曾告新聞記者：敵在卡恩每八土地之喪失，於其在他處失去十哩，卡恩之戰，吾人以左翼牽制卡恩之敵，同時以我右翼向塞堡攻擊。

敵人在東部以主力堅強抵抗之舉，並非謂盟軍在西部即可長驅直入。蓋敵所作戰之地形確利於防禦，在該蔭蔽地區有林森、果園，田地復被高樹堤牆所劃分，每一堤樹本身即爲堅強之戰車防禦障礙物，使裝甲部隊幾無所用，步兵則須逐籬逐堤一一作激烈之戰鬥，而常爲敵數狙擊兵及掩蔽之機槍陣地所阻撓也。爲應付此種作戰方式，吾人各部隊曾於登陸前作緊張之登陸演習以獲取經驗。演習之作戰訓練地區，係在英格蘭之西南部，其地形與敵正真交綏之地區極爲相似，故此項演習頗有價值。

六月十二日卡雷坦 (Caradac) 陷落後，美軍兩海灘堡即取得有效之聯繫，敵人乃憂慮我第八十二空運師與第九步兵師之動向——其向聖薩弗——勒——維康特 (St-Sauveur-Le-Vicomte) 進攻，有切斷半島頸部之威脅，因此使塞堡陷於孤立，敵雖將第七十七步兵師自布萊塔泥調來增援，其可能使用之兵力仍不足抵抗此種攻勢與我第四與第九十步兵師沿蒙特堡 (Monte Bourg) 道路兩側向北推進所給予征堡之直接威脅也。敵人於是集中兵力由南部施行逆襲，企圖重佔卡雷坦及重建一楔形態勢，惟未成功。當時並展開大量砲兵以封鎖蒙特堡以北之道路。該城終於六月十九日淪陷，但同時敵中央薄弱不得不於

六月十六日實行撤退聖薩弗（St-Sauver）。第八十二空運師之斥候即於當日進入該城。六月十七日第九步兵師到達西海岸巴尼維勒（Brenville）南北之勒莫提達羅（Les-Moitiers-Dallone）與聖維多維勒（St-Lod'Ourville）敵人已組成兩個戰鬥羣，其一担任防禦塞堡，其一即向南脫逃，但至半島被切斷後，該逃部竄部隊，一部即陷入羅網矣。被孤立於北部之部隊包括步兵師之主力部隊，及另二師之一部，以及使用於塞堡之海軍及衛戍部隊。我第七軍團既進抵西海岸，敵人即不能再打開通至北部之走廊矣。

六月十九日蒙特堡防禦經擊破後，乃繼續向塞堡推進。瓦羅尼（Vatognes）於次日陷落。我七軍團之三步兵師（第四師在右翼，第七十九師在中央，及第九師在左翼）即逼向塞堡。希特勒會手令德軍竭力阻止吾人於蒙特堡實屬錯誤之決策。因該線被突破後，撤至塞堡之部隊已破碎不堪，而不能對該港作長期防禦矣。如敵先行撤退，則塞堡必可能與其以後在布萊斯特（Brest）同樣長期固守。至戰事進入布萊塔尼時，敵乃獲得此種教訓。

對塞堡總攻於六月二十二日午開始：先對其外圍防禦配備施以八十分鐘之轟炸擊，初時敵仍堅強抗拒。然至六月二十五日我部隊已進於街巷，德軍在海港地區大施破壞，其聲響震動四周山嶽。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德軍聯合司令舒里本（Von Schlieben）少將（陸軍）與海軍少將翰尼克（Heandke）（海軍），以律繼令其士兵誓不投降，至是亦不均不投降。惟兵工廠猶頑抗至次晨，其他瘋狂小股亦六有仍繼續抵抗者，則須逐一消滅之。敵軍一部復集結於半島之西北角，猶待肅清。但七月一日其指揮官奇

勒上與其幕僚被俘虜後，在奇坦廷半島北部之所有抵抗即告終止。

隆美爾本人曾判斷：如海堡陷落吾人手中，欲消滅海灘陣地即不可能。此種見解無與承認其憑籍堅強之「大西洋壁」即可於海灘摧毀我進攻之策略，已歸失敗。此後數週敵人作瘋狂無益之掙扎於隆斯。特德指揮之下以建立機動之攻擊部隊，以任彈性防禦之用，惟為時已晚矣。

吾人登陸初期之勝以後，敵無力組成適當之預備隊，以再爭取主動而驅吾人於海中。此由在英加軍地區之作戰，即甚明顯。當美第五軍團其卡勒瓦多海灘堡向內地考蒙（Caumont）南部東部推進時，第二軍於提雷（Tilly）地區與原構成敵人抵抗主幹之兩師車師發生激烈之拉鋸戰。俟我壓力增強，敵又由其他兩裝甲師抽調援軍，但均屬不足。六月二十八日英第八軍團於蒙德萊維勒（Mordrainville）附近之歐頓（Odon）河外建立一橋頭堡，約四千碼橫廣，及一千碼縱深。以八個敵裝甲師之大部加入作戰，企圖阻止盟軍之前進，及切斷河北之走廊，而無結果。雖惡劣之氣候使吾人不得充分利用空中支援，但橋頭陣地仍因增援而堅強，警衛戰車後隊之勁旅亦未能驅逐吾人，非因其缺之戰鬥精神，而因其倉卒到達前綫即零星加入戰鬥也。敵人於力圖阻止我突破時，因感覺須將其兵力分作小組使用，即以約二百名之步兵以戰車十五輛至二十輛為支援，此種手段結果既屬無效亦且浪費。英軍乃壓迫敵軍繼續採取此種戰術。及至七月一日，敵一切能對任何一點作大規模打擊之機會，業已完全消失。因英軍不斷之壓迫，使敵水不得主動，且水不予敵必需之喘息時間，以撤退及集結其裝甲部隊。

然在東部吾人未能突向塞納河。且敵人在卡恩地區集中其主力復阻止我佔領該區我所極需之地點。

幸我之計劃頗富伸縮性，乃得利用敵此種反應，而令美軍由西部海灘基地衝出。

蒙哥馬利元帥遂令英第二軍於七月間繼續不斷於壓力牽制敵人兵力，同時在哥廷廷之美軍與在維爾河（Vire）以東登陸之部隊並行向南攻擊，以爭取攻擊部署之地盤，以便於該月底突破德軍之防綫。蒙奇馬利元帥對此情況，其所作之戰術處置，甚為得當。此時我海灘陣地已固，其不致遭受任何敵突襲之威脅，已屬毫無疑問。而最需要者，即在獲得能展開吾人迅速集結兵力之餘地而已，此時我方已至足以塞堡海灘及人造海港之補給力量已覺不足之階段，而急需另闢港口，尤以布萊塔尼諸港需要甚急，俾得於敵人步兵，戰車，及砲兵實力與我相等之前，得發動大規模攻勢。吾人恐懼者為整個前綫陣地，陷於僵局，被迫居於守勢，而背後之海灘基地縱深又極狹小也。

幸盟軍各地區之攻擊精神旺盛，致未至發王此種情形。但整個前綫戰鬥實甚艱難，而在七月上半月雙方均極疲憊也。時第二軍猛烈向東攻擊敵裝甲部隊，第一軍向維爾河（Vire）兩岸攻進。

余之意見以布萊德烈將軍之部隊於塞堡攻陷後，即向南攻擊，但以需要重加整頓區分，直至七月三日始開始發動。因地區隱蔽及天氣惡劣，故前進甚為艱苦。敵人全綫抵抗，亦甚猛烈。第八軍團地區內，自七月四日至十日，拉赫杜（La Haye-Du-Buis）區戰鬥極烈，十日，其堅強陣，卒被攻破。第七軍團攻擊地帶之地形受沼澤所限制，致沿卡倫坦—皮爾（Carentan-Periers）公路前進，收獲小而損失大。第十九軍團渡維爾河攻擊於聖約安德達衣（St-Jean-De-Dive）建立一橋頭陣地，然後向攻擊。至是德軍始從東部調動。裝甲部隊至西部地區，以前西部僅有第二警衛戰車師担任作戰。於是李爾

戰車師乃於維爾以兩翼該師會合。七月十一日李爾戰車師即出動逆襲，爲我第九與第三十步兵師所擊破。同日美第一軍於維爾以東向聚羅（ST-LO）展開一新攻勢，進展頗順利，惟德第二傘兵軍團乃集結以阻止向聖羅（ST-LO）突破。

敵對第一軍之抵抗兵力頗強，布萊德烈將軍雖以全力不斷施行攻擊，而前進遲滯令人失望。蒙哥馬利元帥乃決心再加強東翼之力量，聲言「佔領卡恩使敵震驚」作爲建立越過奧爾尼（Orni）橋頭堡之準備，此項計劃完成後，第二軍即能以其左翼爾奧尼向南推進或接防汝蒙地區，俾得抽出一部美軍部隊向布萊塔尼挺進。

敵雖增援陣線之西部，然仍認爲卡恩之守衛極爲重要。計法國西部○○輛戰車，七○○輛仍配置於卡恩區也。該戰車全由「西部裝甲聯隊」所指揮。防守德羅穆（Drome）河以東地區。與英第二軍相對峙。及歐頓（Odon）橋頭堡建立後，第二軍地區乃着重在加拿大軍從西翼對卡恩之進攻，德軍於卡皮格（Carpignat）即堅苦抵抗，加第三步兵師與德第十二警衛戰車師經七月四日至六月三日之決戰始佔領該地飛機場。

七月八日蒙哥馬利元帥對卡恩展開大規模之攻擊，使用彼第一次在北非作戰成功之原則，集中最大攻擊兵力於一地區，以使突破成功。攻擊開始之先，使用五五〇〇架皇家空軍重轟炸機，再以從皇家軍艦羅德（Rodney）羅伯（Roberts）及貝爾法斯特（ Belfast）以有效砲火及地面砲兵，實施轟炸。雖空中轟炸與地面攻擊中間相隔六小時，然結果仍使敵行動癱瘓而我攻擊前即行崩潰。轟炸結果，切斷其補

給線，敵軍彈藥給養即感缺乏。我即佔領奧爾尼河（Orne）以北及以西之整個卡恩城區。我前進因轟炸破壞遺跡及彈痕頗增困難，而敵人仍固守對岸之佛堡德塞爾（Faulourg de Vaucelles）。

進入卡恩後，即繼以新攻勢拓展歐頓河（Odon）橋頭陣地，七月十日馬勒托（Malot）被佔，於是奧爾尼河（Orne）與歐頓河（Odon）間三角地帶之敵，即有被圍殲之威脅，乃復引起之猛烈反抗，一一二號山頭之奪戰，尤為激烈，敵之裝甲部隊原已由步兵接防撤退作預備部隊，至是被迫復轉回加入作戰。數日後，敵又圖撤退其兩警衛戰車師。但第二軍在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對厄弗爾西（Erfrey）之攻擊，不僅逼迫敵人急速將其裝甲部調回使用，且逼其採取危險而浪費之策略，即將其戰車師分割為二戰鬥羣（即加強團）是也。僅其第十二警衛戰車師因長期作戰力竭，終至於卡恩失敗後，改任預備隊。然自七月十八日我對卡恩迤南迤東發動大規模攻擊時，該師亦不得休息矣。

敵人組織裝甲預備隊之不斷失敗，實為六七月戰役之顯著現象，以此吾人乃得順利建立，海灘基地，不致受敵人逆襲之威脅而被驅逐於海中也。每次敵人企圖以新到步兵師替換第一綫之裝甲部隊時，我即以新的攻擊迫其急速再用裝甲部隊，盟軍繼續如是攻擊，乃迫敵為避免突破而持其瘋狂之「堵塞缺口」之浪費策略。如我對敵繼續施以壓迫，如加萊地區之威脅仍能阻敵由該地抽調步兵援軍渡過塞納河時，敵人即無他策，惟有立於守勢地位而坐視其第七軍與西部裝甲聯隊流血而趨消滅。敵之所能為力者，僅在拖延時間，猛烈作戰防禦每一陣地以止吾人之佔領。

同時迤西第一軍不斷堅強壓迫敵人，迫其經過滿佈地雷之蔭蔽地區，退向雷塞—皮爾—聖羅（Rosi-

ap Paris (S. 110) 公路之線。敵決定以該處作爲其主要圍守線。在此線之西陲，敵人之防禦甚爲薄弱。但在聖羅地區，敵表現極欲圍守此重要道路交叉點。我突破計劃欲求成功須佔領此點。至七月十八日聖羅即陷落第二十九師手中，聖羅以西及維爾河外之第九與第三十步兵師亦已到達高地，可由此發動突破之企圖。

因此在七月十八日第一軍與第二軍業已佔領發動突破攻擊之陣地，而我已有運動兵力所需之地步，我集結之兵力，有美軍十五師（內三裝甲師）英軍及加軍十五師（內四裝甲師），對抗我各師之敵則有二十七師，其中八師爲裝甲部隊。然計算敵所受之損失，敵真正之兵力已不及六戰車師或輕裝甲師，及完整兵力之十個步兵師矣。蓋敵人已使用五十四萬人加入作戰，而死傷，及被俘所損失至少有十六萬人，其使用之一千二百輛戰車中，亦損失百分之三十。其增援情況，亦不甚好。西部（加萊海峽地區除外）僅四裝甲師尚未入加作戰。其在布萊塔民之六師爲協助防守諾曼第區防線業已疲竭不堪，其時在法國南半部當餘十二師，然因法內地軍之活動，使其中只有七師或八師要實際用以防衛海岸，西南部之野戰部隊，事實上已行撤退，僅駐于加萊海峽地區兵力十九個師之第十五師軍尙爲完整，以待應付盟軍之繼續登陸，蓋自六月十二日我開始攻擊飛彈以後，德人尤認此區有登陸可能也。

戰事之進行雖較吾人所預期者爲長，然吾人已無疑獲得戰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之勝利。在第一階段吾人已獲得在法國之立足地，在第二階段吾人於拓張加強海灘基地中仍得保持主動，並集結人員及物資之力量，準備後作決定性之攻擊矣。

吾人登陸完成後，隆美爾信賴大西洋「牆壁」所造成致每境地。即無法挽救，我正圖將非洲戰場之老敵手，在我第二軍攻越奧爾尼河之前夕即予擊潰而為西線突破之前奏。敵行動之錯誤的乃適助我計劃之成功焉。

第五章 突破

由諾曼第戰役開始之時，予即與蒙哥馬利元帥及布萊德烈將軍議定吾人之基本政策，必須在運動與攻擊上能牽制敵我於正前方使其不能移動而殲滅其大部部隊。俾爾後我得盡量自由行動。否則如僅能壓迫後退，則須緩緩向最後之地理目標攻擊前進為勢反為迂緩。至七月之第三週，我部隊已至可以發動全面攻擊之時，依戰略觀點，我應即突破敵陣地。消滅敵苦戰以阻我海灘基地之各師團。予深覺此時如能傾全力於攻勢中，不僅可獲得吾人之目的，且結果可使我勝利之代價減小許多。

依當時敵之反應，使吾人相信吾人應先以我左方向敵猛擊，爾後隨即以由右方再予打擊。兩者均運用我空軍全力以支援地面攻擊。吾人復同意主攻發動時全線均須採取積極行動以支援之，俾牽制敵局部預備隊，敵當時無強大預備隊可立即用，故不懼其有強大反攻行動。

第二軍區內，七月十六—十七由歐頓河 Odon 橋頭陣地於厄弗爾西—厄斯奎 Evrecy-Estuary 區猛烈攻擊，為運動性質，以分散敵之注意，俾敵調較多之裝甲部隊至奧爾尼河西去以應付此方之威脅。然後七月十八，英加軍主力由卡里渡奧爾尼河向南方及東南攻擊，以向塞納河盆地及巴黎擴張。翌日，布萊德烈將軍則於聖維西方一處渡皮爾—聖羅公路發動其主要攻勢，及取得突破後，即將先頭部隊轉而西向古當斯 Coutances，以包圍聖羅與海岸之敵各師，然後經阿弗朗希 Avranches 而下。可能時造成一無設防之

側翼，如此吾人即得長驅進入布萊塔尼半島，以打開各急需之海口。而德第七軍與至少其西部裝甲部隊團可被我包圍而山西面之美軍與東面之英加軍所粉碎。

此項計劃實行開始時即頗具希望。敵果爲我所料，第二軍前線七月十六十七在厄弗爾西—厄斯奎之作戰意向，欺騙敵方。其正準備以兩裝甲師構成之預備隊即急行分開，一部調至奧爾尼河西以應付德之威脅。因此七月十八我渡河向卡恩南及東南之攻擊，獲得完全之戰術奇襲作用。

攻擊之日拂曉時先以最強大集中之空中攻勢支援之，自來支援地面作戰所用空軍以此爲最大。且爲英美空軍協同之良好例證。計參加者英皇家轟炸機隊與美第八第九航空隊九二千架，投彈七千餘噸。而皇家空軍哈里法克斯式 *Hallifax* 與蘭斯特式 *Lancaster* 飛機則於河南準備攻擊之地區約四十五分鐘內投彈五千噸。美軍飛機則攻擊側首之敵集中點。實行面積轟炸時，使用碎裂彈以擊毀敵之抵抗，而不至造成大的彈痕而妨礙我戰車之前進，同時復以海軍猛烈轟擊，以補助空軍之活動。

轟炸雖係臨時作用，但以地面初期攻擊則具決定性效果。對敵掩蔽部內之敵實際傷亡雖不大，但被炸彈之威力所震懾，而形成混亂，使我前進中數小時間抵抗輕微。同時，我士兵見有強大空軍大隊恣吼於其上空，士氣振旺。攻擊部隊由奧康奈中將之第八軍團第七、十一警衛裝甲師爲先頭，以晨七時四十五分攻擊渡河，第一軍團與第二軍團之步兵於兩側跟進。初則敵未能集結其裝甲部隊以應付我之攻擊，而首當我攻擊之衝之第廿一戰車師與第十六裝甲師，被轟炸所擾亂亦不能作有力抵抗。至下午，我第十一裝甲師已抵布奎 *Bouque bus* 區，警衛裝甲師已抵維蒙 *Vimor*，七日，已進越過德理維勒 *Dem.*

erville。然至傍晚，敵抵抗漸強，竟得於布奎卜南方及東南實行逆襲。入夜，敵乃得以被我轟炸後殘餘之砲兵，組成一強固之戰車防禦幕，竟得於厄米維勒—卡格內—索里爾 Emieville-Cagny-Soliers 線阻我前進。第十八航空隊賴天氣良好得使用大規模空軍活動此後若干日，天氣又復惡化，使戰場之低平地區變之泥海，益阻我戰車之行動。

七月十九第一軍攻擊之計劃，亦因天氣突變受阻，予與布萊德烈將軍，決依卡恩之戰法，認為爲求計劃成功，須使用大量之空軍轟炸。至七月廿五，天氣始漸晴乃得實現空軍之活動。同時第一軍在極艱苦之情形下，被迫於淋漓之籬樹下伏俯於步兵壕內，一方敵亦同樣蟄伏該地天然防禦物之壕溝內，直至等候六日，（其間美國部隊較之其他會戰部隊受苦尤多）七月廿五日作戰之時機始至。

攻擊計劃：爲於空軍猛炸敵陣地之後，第三軍即於聖羅西取三師正面前進，以馬雷格尼—聖基勒 Marigny-st-Gilles 之線爲基本目的地。隨後另以三師通過第一波，轉而西向，改往古富斯與格朗維勒，以切斷皮爾—雷塞 Paris-Lessay 區之敵。此兩波由第七軍團發動，爾後約以第八團担任雷塞區之作戰，沿海岸於右側前進。

至英美加聯合作戰之結果，予預料有三種可能。一如有相當時間之良好天氣，相信第一第二兩軍均得有勝利，我軍得包圍維爾 Dire 迤西之敵，而消滅其部隊，以造成一無敵防之側翼。如此則不需遣大軍征服布萊塔尼，而我大部兵力可專用以完成殲滅諾曼第之敵。第二種可能，敵或能由卡恩至阿弗朗希構成一防禦線，而我進取布萊塔尼之計劃，勢須由側方另進行一大規模之攻擊。第三種不甚可能，即敵或

設法阻我超越卡恩—阿弗朗希之線，則吾人已準備一特種兩棲—空降作戰計劃，以於敵後佔領布萊塔尼。當時情況，征服布萊塔尼仍爲我政策中極重要目標，以便經該處海口，以獲得維持法國境內作戰計劃所需之更多部隊。吾人當時對諾曼第敵所遇之失敗，其真正程度尙未能預料也。

七月廿五日晨，聖羅四五英里長一英里寬之地區被盟軍統帥部空軍派機三八八架投彈四千七百噸。同時，中型轟炸機則攻擊卡恩東南之部隊及砲兵集中地點，戰鬥轟炸機則以炸彈與火箭砲攻擊美軍突擊區後方之敵目標。該日統帥部飛機出擊四九九次，在此大規模作戰中所用飛機，僅損失重轟炸機六架，輕轟炸機四架，及戰鬥機十九架。主要係爲高射砲所害；敵戰鬥機亦較前爲多，但未能通過我戰鬥機掩護幕而接近我轟炸機隊。

與一週前轟炸卡恩時情形相同，此次聖羅迤西我地面攻擊前所用之空軍攻擊，對有掩蔽陣地之敵傷亡數雖不大，但造成極大混亂。交通破壞，由後方之補給亦被切斷。轟炸期中，敵軍不知所措，竟有亂向我方逃走者。其戰車四輛，在我地面攻擊並未開始前，即懸白旗投降。但與在卡恩同，其驚慌情形只爲暫時性質。

賴最近所得經驗，我空軍與地面協同作戰，其密切程度，在一年前決不敢實行。於此我實獲極大進步。由卡恩兩度作戰，我方已知在轟炸之後，地面部隊即跟進，及如何避免造成彈痕，以及在主要轟炸區。側背之目標應取較大範圍之攻擊。但我之技術尙未成熟，若干炸彈過近，而傷及友軍。蓋一較新戰術之運用 如密切協同之面積轟炸，只有在試錯之中始能臻於完善，而此種損失雖屬遺憾，實經驗中不

可避免之代價。因此舉喪失生命者，其中有馬克奈 Lesley Incair 中將，渠於前線一散兵坑，視察攻擊準備中，被炸彈誤傷而死。實爲美軍一大損失，而我個人尤引爲可傷痛之事。

地面戰鬥開始時，聖羅迤西區內第七軍團統屬第二、三裝甲師，及第一、四、九、三十步兵師，而在皮戴雷塞區之第八軍團，則有第八、七九、八三、九十步兵師與第四裝甲師。戰事開始於七月廿五中午，以第七軍團前進，第九師在右側，第四師居中，第三十師在左翼，第一師及裝甲師則殿後。同時，第八、十九，第五軍團沿全軍陣線均向敵壓迫。卡恩南，加第二軍同時跨法萊斯大路，向南推進。

美軍前進時，遭遇強烈砲火，蓋左側敵砲兵陣地未被我空軍所制壓，而右側德傘兵部隊抵抗亦烈。通常敵步兵抵抗（由步兵三師與戰車一師）未至如此頑強。惟敵在美各軍地區，其裝甲部隊雖有三個戰車師，然仍爲薄弱，其大部裝甲部隊仍集中於西部裝甲集團：即奧爾尼河西配置一師，河東配置五師。初時進展較遲，至夜半第七軍團即通過皮爾—聖羅公路，至七月二十六日，第一步兵師與第二、三裝甲師復繼續攻擊。羅宗 Lozon，馬雷格尼 Maigny 及聖基勒 St-Gilles 被佔，聖羅—古當斯路亦被切斷。同日，第八軍團，過皮爾—聖羅公路在第七軍團迤西攻擊，德軍仍有力逆襲，及盟軍折而西向在當斯，顯見敵企圖盡量固守該鎮，以便令其部隊由北部經此逃脫。

七月二十七日，皮爾與雷塞被佔，雖有許多地雷及陷阱我仍向古當斯推進，以裝甲部隊爲先鋒。敵殘餘之抵抗，戰車即迂迴而過，由步兵肅清之。同時敵仍爭扎，企圖由古當斯撤退其部隊，但沿海區步兵部隊撤退已遲，其紛紛沿各路南行退回該城之車輛，我空軍予以極大損失。對該城北之敵部隊包括步

兵三師（七七、二四三、五三五），第二戰車師，十七警衛輕戰車師，及第二六五、二六六、二七五步兵師戰鬥羣。德指揮官主要在將其警衛部隊撤退，而置其他部隊於不顧。

七月二十八日，我第四裝甲師佔領古當斯，敵由該城逃竄了路遂被切斷，第四裝甲師與第六裝甲師構成第八軍團之先頭部隊，此兩部隊隨即加速向迤南色尼河 *Stano* 推進。同時第七軍團，以第二第三裝甲師爲先鋒，繼續向迤南格朗維勒及阿弗朗希攻擊。古當斯失守後，敵即撤退，開始趨於混亂。七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時內被俘者四千五百人。敵雖敷設地雷阻我追擊，而德裝甲部隊亦頑強作後衛戰，但我前進並未因此阻止。敵第五傘兵師，李爾戰車師，及三五三步兵師或全部用於此時，依德國戰法，於會戰後期此種部隊應行加以整理，不肯用以作戰也。

同時，七月二十八日，第十九軍團，由聖羅南前進，到達德西蘇—維爾，第五軍團對頑強抵抗之第三傘兵師攻擊色雷西林。迤東，英加軍地區，加拿大第二軍團向法萊斯推進者遭遇戰車防禦砲，掩體內之戰車與迫擊砲地帶強烈抵抗，加軍試探敵防禦，而以皇家空軍八三大隊作有力支援，頗予敵以重大損失。然我此區之壓迫，並未能阻敵第二戰車師由奧爾尼河東岸移動至德西區域。而由此固守以掩護由古當斯全部撤退。另有兩步兵師之部隊與第二傘兵師一小部亦由布萊塔尼調至該地區以增援敵線。謂援兵到達前，與美軍地相對抗之敵部隊，名義上雖爲九個步兵師，兩個傘兵師，一個輕戰車師，及兩個戰車師，估計一門則只有三個中步兵師，一個傘兵師，及三個「Panzer」制之戰車師。英軍區域，由考蒙 *Caumont* 至卡隆 *Caumont*，名義上有步兵八師，戰車師五師，而實力則不超過五個半步兵師及三個半戰

車師。

如敵向第七軍及西部裝甲集團再行增援，則其大部須由加萊區第十五軍抽調而來。第七軍本身，僅在海峽羣島尙有步兵一師與在布萊塔尼兩師之一部尙未加入戰鬥。在法國西南部，德第一軍僅有兩個劣等之步兵師，（只能任次要任務）三個教練師，一個戰車師（用以與法內地軍作戰），法東南部之第十九軍已派赴作戰地帶步兵三師，僅一師會被補充；另有野戰式 *Feld-Typp* 步兵一師，六個劣等之步兵師，及戰車一師，尙未使用。法內地軍與盟軍在地中海海岸登陸，使德不易能由此方面增援諾曼第。其惟一可能調者爲戰車師之部隊耳。荷蘭曾出兵三個劣等師至諾曼第，故海岸防禦兵力稀薄。德本部開出之補充部隊已開始到達作戰地區，但對抗盟軍之各師兵力仍繼續減小。最近之戰鬥中，許多部隊被迫以勤務部隊，及工兵、砲兵人員改任步兵，其他部隊，以多分發較強各師以保持其兵力。

及德軍發現其當前諾曼第有被突之危險時，我對加萊區威脅之效力漸減。此種威脅之最大作用，爲在登陸最緊急時期，與建立海灘基地時，牽制其第十五軍不得行動。此點我方已極圓滿完成。但吾人當然希望其能盡量延長牽制作用。及諾曼第危險，敵首先調第十五軍至塞納河西地區，而我亦於七月二十五日由美第一軍同時發動攻擊，三六三步兵師開始渡河，其他部隊則準備隨後跟進。

我在西部開始突破成功後，爲充分利用此種機會，予認爲成立美第三軍之時機已至。該軍於八月一日正式成立，以巴頓將軍爲軍長，統率第八，第十二及第十五，第二十軍團，而第五，第七，及第十九軍團，則仍屬第一軍。兩軍統由布萊德烈將軍指揮。布萊德烈將軍曾任第一軍軍長卓立功勳，而第一軍

軍長職則由霍治 O. H. Holmes 將軍（時爲中將）繼任。

早在七月二十三日，克萊爾 Orens 將軍所率加第一軍亦開始作戰，該軍初曾指揮英軍第一團。七月三十一日加拿大第二軍團亦加入。該軍担任前線最東之海岸地區，另以丹普西 Demsey 將軍所率之英第二軍，合成第二十一集團軍，以蒙哥馬利元帥爲集團軍總司令。

予之作戰司令部此時已在向大陸移動中，並爲戰事緊急時期保持統一指揮起見，蒙哥馬利元帥仍依予之命令代予調度全局作戰事宜。此種安排由八月一日繼續至九月一日，至是予之作戰幕僚及通信機關乃成立，遂直接指揮兩集團軍。

及古當斯被佔，第三軍之計劃爲在兩線向南推進，由阿弗朗希突入布萊塔尼，佔領雷尼—弗日爾 Rennes-Foueres 區。然後西向佔領聖馬羅 St-Malo，基伯隆海灣區 Quiberon Bay 及布萊斯特 Brest，並肅清全部半島，同時第一軍則南進，佔領莫爾丹—維爾區。

同時第二軍則集中攻擊考蒙區，與攻擊維爾之第一軍並行前進。敵該處前線僅有約四團兵力，間以掩體內戰車支援之，故此處予我以猛擊敵之極大機會。再以布萊德烈將軍在西部發動攻擊，可能獲得決定性效果。此時之重要條件卽行動須迅速：吾人不能等候良好天氣，亦不能等待詳細準備完成。時敵已動搖，必須不令其得機調整其陣線，調動其部隊，或將預備隊開至前方。我方之政策必須集中於全力攻勢，必需時，可置一切顧慮於不問。

西部我之前進繼續不斷。七月二十九，第八軍團之裝甲部隊於古當斯南渡色尼河 Sene, 兩日後，

阿弗朗希被第四裝甲師所陷。七月三十一日第六裝甲師亦肅清格朗維勒 Granville 守軍，時我與布萊塔尼間更無有力障礙，予造成一無敵防之側翼期望乃得實現。敵方已成混亂之局，我戰鬥機及戰鬥轟炸機騰集各道路上空，向擁擠之德軍運輸車輛掃射，甚至因炸毀車輛過多，我部隊之前進，亦被遲緩。敵之步兵已不復能與我抵抗，僅疲憊破碎之裝甲部隊尙作相當之戰鬥耳。

同時，英軍由考蒙南發動攻擊，敵則企圖以二裝甲師於帕爾西—德西 Percy-Jessy 區建立一支撐點，由此抵抗，以防諾曼第全線之崩潰，但被我第一軍之正面炸擊與第二軍之側翼向維爾攻擊共同擊破。英方在考蒙攻勢之前，先以英皇家空軍近七百架飛機猛烈轟炸，另以盟方統帥部飛機五百餘架輕中轟炸機予以支援，亦予敵一麻痺作用。據敵俘虜稱我轟炸結果，使其部隊不能作有效戰鬥者至少達十二時，然盟軍於停止轟炸後未能立即開始攻擊，故失去一部時機。敵企圖阻止我佔領賓松山迤西之高地，與維爾河谷亦被挫；八月一日第十一裝甲師（第八軍團）佔領勒貝—包卡日 Le Feny-Bocage。激戰之後維爾亦在激戰後，於八月二日被克。翌日敵兩警衛戰車復暫時奪回該地。敵我激戰若干日，敵終於被迫由此區撤退。更東北，八月五日佔維勒—包卡日 Villedu-Bocage。四日，卡恩西南厄弗爾西及厄斯奎 Esjay，亦被佔。

由第一第二兩軍之合力，使美軍突出部側方得以安全。敵已決定使用第十五軍兵力增援諾曼第前線，乃以新到之步兵，最後調防奧爾尼河西集結之裝甲部隊（用以阻我由該處突破攻向巴黎與塞納河）。其調出之裝甲部隊，則行西調向維爾區以支援第七軍以防陣線由該處崩潰，而得有相當兵力以壓迫第三

軍側方。因四個裝甲師由奧爾尼河東到達，抵抗因以加強，其後另一裝甲師與一步兵師，渡塞納河開到。

第三軍既佔格朗維勒與阿弗朗四之後，乃在敵輕微抵抗下繼續向布萊塔尼前進。八月一日，第四裝甲師佔領色隆河上 *Saine* 水閘，過河已無問題。該師隨即南攻，切斷布萊塔尼半島頸部，第六裝甲師則轉而西向布萊斯特，原準備以空降戰協助由督後進入布萊塔尼，因地面部隊前進迅速，阻，乃不需要。

八月二日，第四裝甲師已至雷月 *Reims* 郊外，第六裝甲師到達第南 *Dinan*。迂迴聖馬維。兩師之各戰鬥指揮組，由第八、七九、八三步兵時跟進，迅速掃蕩半島。八月四日，雷尼已入我手。一縱隊由此向南特推進，另一隊則佔領弗日爾 *Fougères* 與維特爾 *Vitré* 繼續南向羅亞爾河。至八月六日，維萊尼 *Vilaine* 河由雷尼至海一線均入我手，而切斷半島。迤東第五步兵師到達南特與昂格爾間羅亞爾河，南特城於八月十日被佔。同時第六裝甲師橫過布萊塔尼西進，直抵布萊斯特之前。

巴頓將軍之神速縱隊，當其迅速掃蕩，所遇抵抗甚微，因敵側方完全崩潰，連以上大部隊有組織之抵抗極少。德方，認識其不能組成一防禦線以圍守半島，乃採取不可避免之命運，放棄布萊塔尼腹地，以集中所有兵力以防衛布萊斯特，聖納最爾，聖馬維，及勞連 *Lorient* 諸灣，蓋敵估計此爲我主要目的地，其餘部隊能勝此任者，凡約衛戍軍四萬五千人，另有第二傘師與三個步兵師——合計七萬五千人。內地，則僅有小的袋形陣地猶在抵抗，均爲我裝甲縱隊所迂迴，而由步兵隨後及法各地內地軍掃蕩之。至八月第一週末，各處之敵均被迫退至各港口，而由第八軍團予以包圍矣。

吾人應特別述及在肅清布萊塔尼工作中法內地軍予我以極大協助。該區公開抵抗之部隊自六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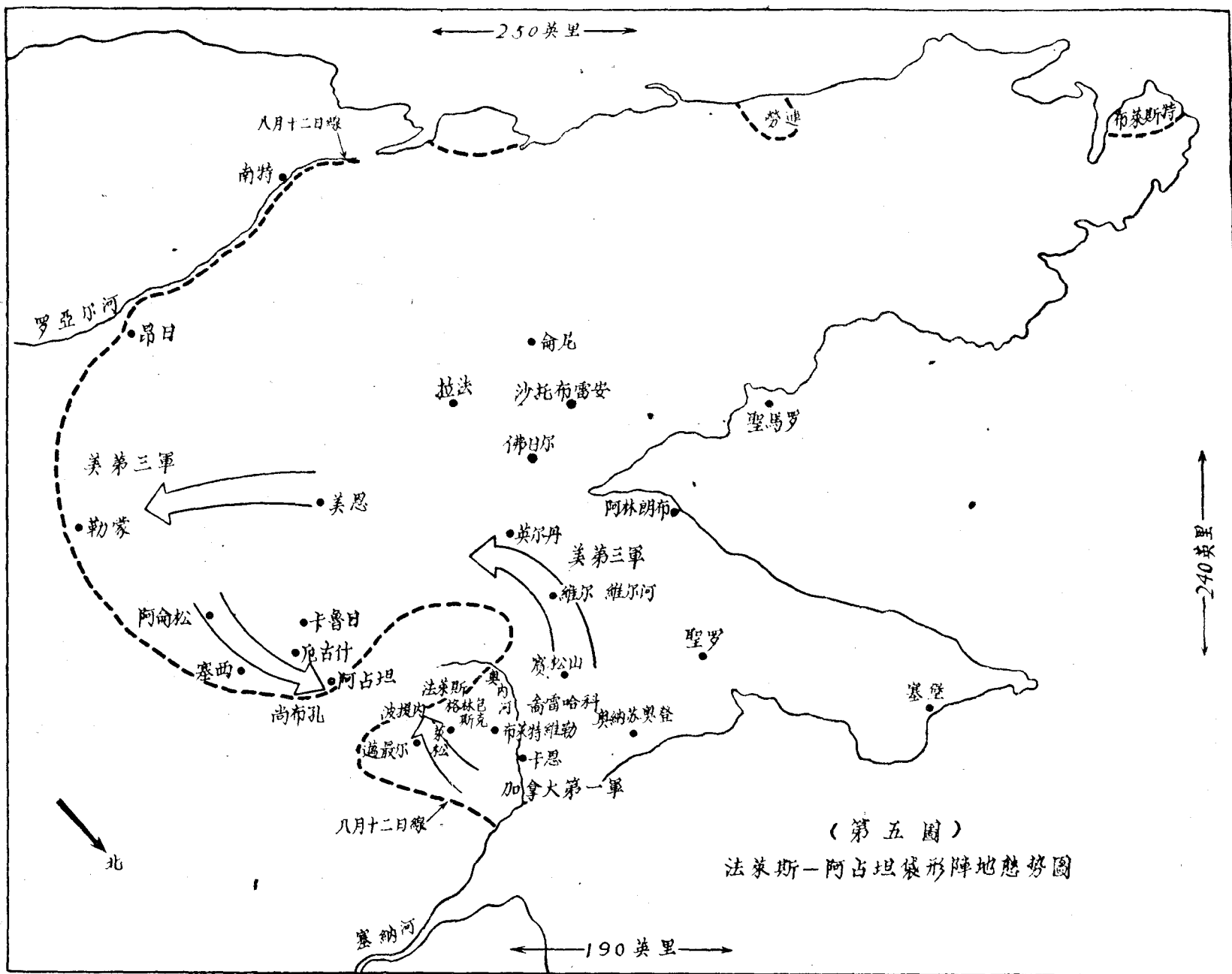
即以法第四傘兵營爲核心組織而成，人數總計可三萬人。八月四—五之夜，其參謀長奉命前往指揮作戰，同盟軍前進，法內地軍即伏擊敗退德軍，攻擊其被孤立之部隊與強固據點，並保護橋梁免敵破壞。當我裝甲部隊掃蕩過後，有殘餘袋中德軍之處，即由彼担任肅清，並負責保持盟方交通線之通暢。彼供給敵部署與企圖之情報，亦爲極有價值之協助。又彼不斷與敵以擾亂行動，使德軍被危險與仇恨之恐怖空濼所包圍，而使其軍官失去信心，士卒失去勇氣，此種協助亦極重大也。

第六章 法萊斯殲滅戰

八月第一週中，敵西側完全崩潰，而余最大之希望，竟得實現，並予吾人以向諾曼第敵部隊後方活動以行包圍之機會。我正可利用此良好時機予敵以致命之打擊，我雖極需開闢布萊塔尼海口。但雖不欲由諾曼第作戰之主力部隊中，調出大部隊担任佔領海港任務，查該處作戰之德第七軍與「西線裝甲集團」爲敵西歐部隊抽調之精兵。我戰術着眼必需能利用敵之反應。如能包圍殲滅此種部隊爾後必予我在法國完全行動之自由。故決定大可置布萊塔尼於不顧。而僅留第三軍第八師團以任佔領布萊塔尼海口之責，俾其餘我部隊，在我空軍強大支援下，得集中全力殲滅敵軍主力。

第三軍第十五軍團，在第八軍團左翼向南攻擊，八月六日佔領美恩 *Meynard* 及拉法爾 *Lafare* 諸鎮，我之計劃即以該軍團由此東進，俟第七軍團及第十軍團加入戰鬥後即用以支援。而由勒蒙 *Le Mans* 另以一支輿向北方，經阿侖松 *Alençon* 向阿耳坦 *Argentan* 前進。同時加拿大第一軍繼續向法萊斯攻擊，以俾最後與阿占坦之美軍連絡，而對西部大部敵軍形成包圍網。同時第二軍及美第一軍則分別由北西兩方逼近包圍之。

實施此項計劃，我最大之困難，爲第三軍之補給問題。巴頓將軍利用敵暴露之右翼，以輕裝甲攻擊進甚速，已予我補給部隊以極大負擔。其補給之良好，全恃運輸部隊人員之英勇與不避辛勞，然其能



(第五圖)

法萊斯-阿占坦袋形陣地態勢圖

力已負担過重。又因敵在布萊塔尼海港之頑強抵抗，我之補給均須由海灘與塞堡經哥坦廷半島西部長途並經阿夫朗希 Avranches 仍屬狹窄之走廊運至前方。

此時敵戰略之決定，即基於我補給路綫之性質危險，此種戰略初時似甚得當，終則反助我完全粉碎諾曼第德兩軍之目的。前已述及，七月底敵由塞納河東以裝甲部隊到達卡恩 Caen 區增援其步兵，企圖我軍如由聖羅西突破後，得防其全綫立即崩潰。此裝甲部隊集結莫爾丹 Mortain 區，並取統一指揮，目的在經阿弗朗希西攻進抵海岸，以切斷美第三軍之補給基地。自兩月前命戰開始後，此為第一次敵得集合其裝甲部隊，組成其傳統之裝甲方式之強大攻擊部隊；直至隆斯特德由齊格菲防綫於十二月十六日對第一軍發動絕望之反攻前，此次竟成其最後之裝甲攻勢。其集結於莫爾丹東準備攻擊阿弗朗希之裝甲集團包括第一第二警衛師及第二第一一六戰車師 Panzer Division。與十七警衛輕戰車師 Panzer Grenadier Division 之一部，與支援之步兵：可謂一雄厚可畏之部隊。敵人重視此次作戰之意義，可由敵撤退遠程轟炸機，以於海灘敷設水雷（自六月六日以來，此為其主要使用）以支援地面之攻擊。

敵之攻擊於八月七日發動，其第七軍其他部隊則於維爾迪埃攻，以警戒裝甲攻擊之側翼。布萊德烈將軍曾確料敵之期圖，已得充足時間預自先行部署，對戰事結果，毫無憂慮。及敵攻擊開始，我第四、九、卅各步兵師，第三裝甲師，及第二裝甲師一部已迫近莫爾丹。第七軍團之部隊賴堅決之防禦戰，得阻敵之攻勢。第二戰術航空隊之旋風式火箭飛機對打擊敵先頭部隊幫助極大。該機俯衝敵裝甲縱隊，並以其射出之火箭，除毀傷敵戰車多輛外，並毀傷裝甲之車輛甚多。因我地空部隊之有猛烈反擊結

果，使敵攻擊遭我有效之阻止，敵之威脅反轉成我一大勝利。而天候亦於我有利，其情況適爲我空軍作戰之理想。如我空軍不能起飛，則敵可一舉得到遠阿弗朗希，而迫我賴空中補給阿弗朗希走廊以南以東之部隊，則不免限制我部隊活動之力矣。

然敵雖被我阻止，並遭重大損失，敵仍多時堅持其突入阿弗朗希之企圖，其後諸日戰事仍繼續未已，敵裝甲師之猛烈攻擊，遭遇我美第 一軍團之頑強抵抗，而我戰術空軍則繼續轟炸射掃敵之集中，給予第七軍以大量支援。爲保持攻擊力量，敵復增調裝甲部隊來援，戰事依舊劇烈，兩方混戰於莫爾丹諸山四周。由此敵可西望平原，希望度過平原攻至阿夫朗西，敵以目的地儼然在望，敵所以堅持其掙扎，即由此種事實也。

直至八月十二日，首次顯見敵已自知不能達成其目的。而最後計劃退却。一如以前情形，納粹領袖瘋狂之頑強，與其士卒灌輸已經之堅毅精神，使其遇有依軍事上聰明眼光勢須早退，而仍僵持過久。至八月十日，敵之反攻，即認識其徒爲一絕望之掙扎，暫時雖可使危險之全局，稍加穩定已不易見出其能獲得決定性之效果矣。

八月十日，予於布萊德烈將軍司令部會議之後，即決定抓住敵戰術上與我以包圍之機會。第三軍之第十五軍團已向東推進，於八月九日佔領勒蒙，並由此依計劃折而向北，以威脅在莫爾丹作戰之敵裝甲部隊背後。同時第十軍團挺進已超過沙托布雷安 Chateaubriant 而向羅亞爾河，並於八月十日佔領昂格爾 Anvers，因此對我包圍運動南側作有效之警戒。八月十一日，第十五軍團已達塞斯—卡魯日 Sees-Carron。

鐵路之北，八月十二，美第五裝甲部隊，到達阿占坦之郊外，法第二裝甲師駐厄古什 Jeuché，以第七九及第九十步兵師支援之。

同時美第一軍於敵頑抗中由維爾向西南推進，而第二軍由其賓松山 Mont Pincon (奧納蘇奧登 Aunersur-odon 之南) 廠制位置壓迫敵軍，於八月十三日佔領圖雷——哈科 Jhury-Harcourt 六日前，第二軍在敵兇頑抗拒下已於圖雷，哈科下格林包斯克 Gr. Inpos 處與納河上建立一橋頭陣地。為支援沿卡恩——法萊斯公路攻擊之加拿大第一軍，乃造成突出部，惟卡恩區仍為北部前綫最敏感之部，而盟方遭遇作戰以來最強之防禦，故進展甚緩，且均付極大代價，敵第五裝甲軍刻接防西裝甲集團，防禦此綫。八月七日，皇家空軍使用重轟炸機一千餘架，以軟化卡恩與布萊特維勒 Breteville 間敵之集中點，翌日第八航空隊以近五百架重轟炸機，在已到達布萊特維勒之加拿大軍攻擊前方作面積轟炸，敵乃退往波培內 P. B. C. 與最爾 Mairies 間萊松河 Laioon 綫，得阻止加軍數日，直至八月十四日，再以空軍猛擊之後，該綫始行崩潰，八月十七日法萊斯終於被佔，由我六月間登陸直至此日，敵在該區之抵抗，其退出之陣地，其同盟軍犧牲之重大，遠較此役任何他處為烈。惟為無英——加軍連續之兇猛惡戰（先在卡恩，後在法萊斯）所付之重大犧牲，他——盟軍之迅速進展亦決不能實現也。

及第三軍部隊到達阿占坦，加軍到達法萊斯，乃進至「袋形陣地會戰」之階段，敵則掙扎正力以圖保持二鎮間之空隙，以解脫迤西之部隊，八月十三日，由莫爾卅向東撤退至阿占坦已開始。步兵援兵正渡塞納河趕向前調——八月十二日前一週計五個師已渡河——但已太遲，於局勢已不能挽救。在袋形陣地內

，敵之戰略則爲以裝甲部隊守南口阿占坦之綫，以阻美軍而掩護部隊儘量由間隙撤退，另在法萊斯以第十二警衛戰車師與第二十一戰車師形成一強圍之防禦憑障以阻加軍，以此方法，敵兇猛抵抗，乃得保持我鉗形口相當時間未被封鎖，而使其一部分部隊得以逃出。敵仍全力保持其裝甲部隊，而置大部步兵之命運於不顧，敵步兵被我俘虜者對此點批評甚厲。故第一警衛戰車師，第二師，第十二師及「李爾」戰車師，第二第九第一一六裝甲師之相當部分得以逃出；但第三二六、三五三、三六三、二七一、二七六、二七七、八九、及三三一步兵師之一部，以及警衛第十戰車師與第廿一戰車師之若干部隊則被包圍。其逃出之裝甲部隊亦犧牲其大部裝備，始得逃出。

至八月十七日，敵不斷經缺口陸續向東撤退，然後上下各級均圍倉皇湧出，而以前有秩序之退却突行崩潰。第十二警衛戰車師，由其他設法逃出之部隊協助，由袋形陣地外反攻，以協助其餘部隊，惟缺口日窄，乃被迫放棄其企圖，及我第三軍進至塞納河，其背後又造成新包圍威脅之勢，亦圖本身之安全。時逃出路線僅餘特魯恩一處，袋形內殘餘部隊乃拚命圖由此縮小之走廊外竄，全軍乃混亂不堪。其向塞納逃竄之縱隊，道路紀律已不存在，車輛瘋狂作越野馳駛以求避免阻塞之道路。我空軍對擁擠之大量車輛猛烈掃蕩，敵空軍從未見有作任何抵抗者。庶美第三軍已抵塞納河上，德戰鬥機不得已被迫退至法國東部機場，相距過遠，不易對諾曼第地面部隊作任何支援。

至袋形陣地內，混亂更甚，我空軍及砲兵聯合轟擊復包圍之德軍大部被我毀滅。盟方砲兵怒吼於愈縮小之「屠場」，警衛軍部隊雖仍戰至死亡，而一般德國步兵則投降之人數日增。至八月廿二日，袋

形陣地肅清。阿占坦迤西林木茂美之鄉村，已成德軍之墳，三月前，彼國以信心靜候擊碎盟軍由諾曼第海灘登陸也。而其第七第十五裝甲師殘餘部隊，則拚命向塞納逃竄，欲圖在河西續行抵抗已不可能矣。

第七章 進兵納塞河

七月底敵西側崩潰之後，予即決定集中全力以包圍並殲滅諾曼第之敵部隊，並盡量運用我現有兵力以達成此目的，此點實與盟方原定作戰計劃相差甚大。前已述及，在原各計劃中，主要目的之一即佔領布萊塔尼諾海口，以硬由美國增派若干師在此登陸，以完成擊敗德國。前曾以佔領海口任務由第三軍整個租任，但爲完成諾曼第戰爭之計劃，不得不將巴頓將軍所部（即第三軍）東移以進行大包圍運動。

予預料對敵第七軍與西線裝甲集團必能與以決定性與殲滅性之大敗，乃不遲以作此新的決定。如吾人能擊毀敵，於諾曼第，則予知在法國境內敵已無可以阻我前進之部隊，尤以自八月十五法美所治「龍騎兵」聯合部隊在地中海岸登陸，德第十九軍之全力已用於彼方。如我能所得預期之勝利，布萊塔尼之海口即陷於孤立無法援救，對我大舉進攻顧慮上亦不重要因素，蓋我迅速東進之勢已成，儘可利用接近肅清之海峽其他港口以行增援也。

爾後事實證明，我傾全力於諾曼第而不派出有力部隊以包圍布萊塔尼海口之決定極爲得當。即使法萊斯—阿古坦袋形陣地之戰未能完全殲滅諾曼第之德軍，然彼已被碎不能爲有效之作戰部隊，而我通過法國之路已屬洞開。當法、美部隊由南經羅恩河谷步步推進之時，我北方部隊則疾掃法國北部與比利時，直至到達德國邊境前，未遇任何大規模持久抵抗之阻撓。

敵方認識我原計劃中布萊塔尼海口之價值，乃加強工事，拒絕一切投降之勸誘。雖我向東迅速推進，其守軍亦知彼所固守之港口，已不復爲我部隊補給之所必需，仍依有一向之頑強態度繼續堅守，無疑係模倣一九四一年英在北非托布魯克固守之情形，目的在徒予我皮肉以刺痛而已。

敵準備死守之情形，由其在聖馬羅維兇猛掙扎以免投降見之，而其在布萊斯特發生之戰鬥尤爲顯然可見。至八月八日，全半島除海口外實際全部抵抗皆已終止，而我軍已佔領其陣地準備即攻入此強固據點矣。聖馬羅維方面八月十四，城已被佔，但守軍仍憑古堡頑抗，直至十七日始降。而其瞰制港口西占布爾Cazembre上之敵砲兵，不顧八月卅一日英艦馬來亞號之轟擊，仍繼續抵抗，直至九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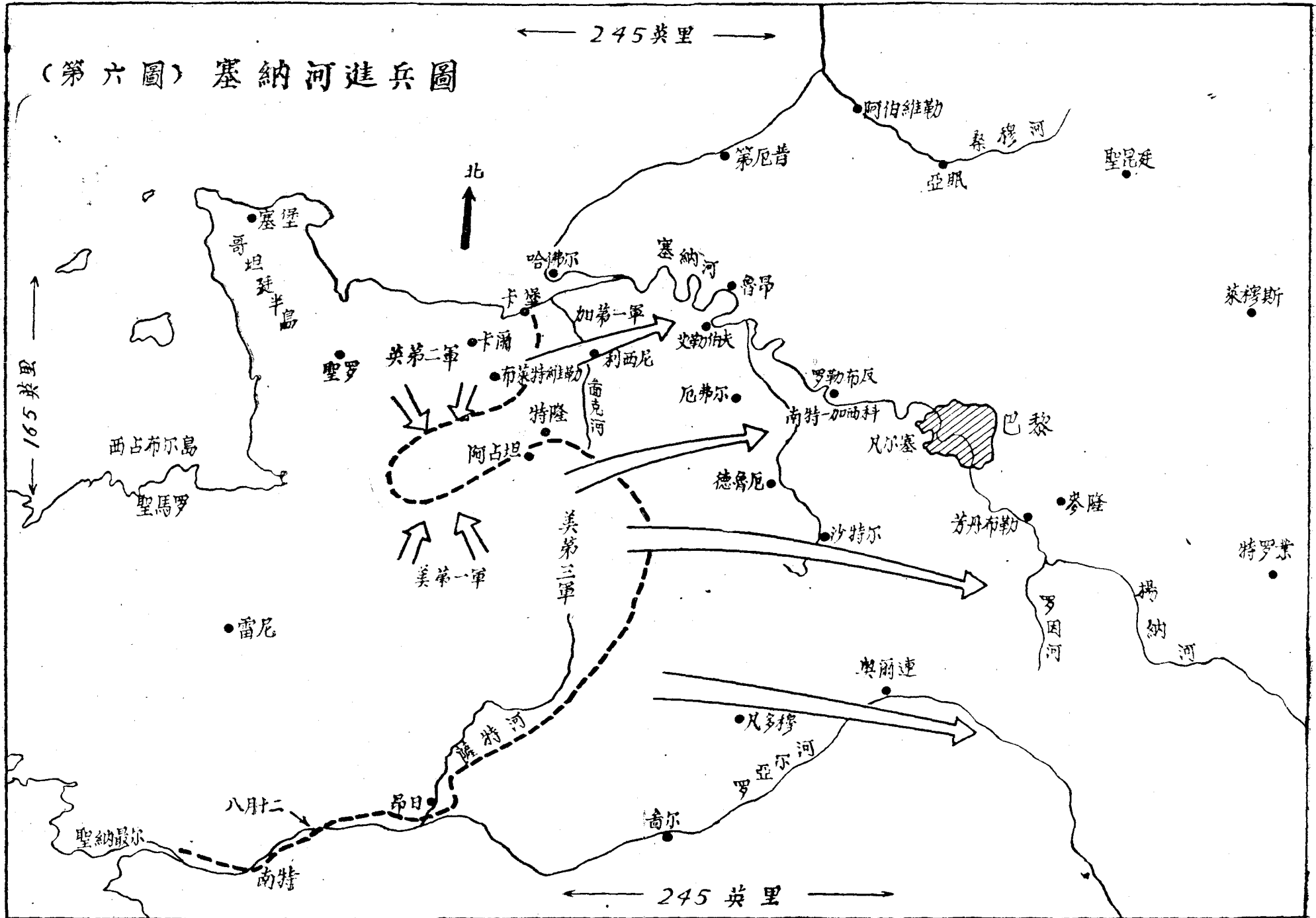
布萊斯特方面，拉穆克Ranche將軍所率三萬守軍其抵抗尤長，我雖以海空軍轟擊以補助我陸上之猛攻敵仍繼續頑守。該港爲敵對盟軍船隻之潛艇戰，大西洋方面主要基地，故決心死守此一港，我僅能逐屋推進壓迫其後退，至九月十八日終於屈服。及是後盟軍已得佔領，發現港口設備完全破壞，其可以重建之程度極少，而我利用此過去爲偉大海港以使橫渡大西洋運兵船隻由此登陸之計劃，不得不行放棄。敵既猛烈抵抗，迫我付極高代價，以得到無用之收穫，使予認爲再使用大軍部隊以消滅布萊塔尼（勞運、聖納最爾，及基伯隆海灣）殘餘之守軍殊爲不值。同時我向東推進甚速，我軍已使抵敵本土之大門，予期集中全力與敵以致命之打擊，俾在其疲憊部隊未能重整旗鼓齊格菲防綫再度掙扎之前，即令其屈服。至九月五日，第三軍原在西部與布萊塔尼敵殭持之部隊，距本隊作戰地區甚遠，乃將第八軍團轉移至辛普遜中將所新成立之第九軍，以減少其困難。惟至布萊斯特陷落，第九軍亦開赴德境前綫，而將

包圍市萊塔尼殘敵任務由法國內地軍負責，後數月間該內地軍在艱苦狀況下，利用我所能供給之武器，繼續包圍，予雖知該種部隊未必能迫敵守軍投降，然敵守軍此時亦決不能採取積極之政策。

當第八軍團在布萊塔尼作戰中，第三軍之第十五軍團即向東推進，繼復折而向北，以包圍諾曼第之德軍，在敵仍掙扎由法萊斯—阿占坦間隙逃竄時，巴頓將軍之第十二及廿軍團開始經羅亞爾河北趨法國而東，以發動另一大規模包圍運動。及袋形陣地之戰將告結束，第十五軍團復加入前進部隊，留第一軍之第五軍團完成阿占坦迤北間隙封鎖之任務。敵主力既在諾曼第被包圍擊潰，敵已無阻止第三軍前進之兵力，故第三軍進展之神速，實現代機動戰中所見最輝煌者也。三個軍團，各以一裝甲師為先頭部隊，相率直趨巴黎與塞納河，其猛烈與攻擊精神充分代表其軍長（指巴頓）之特性，一方則警戒北面各軍之側方，且各自尋取新的目的。

第三軍前進之主要目的在拒絕敵方使用通過巴黎—奧爾連二地與塞納與羅亞爾河二地間之重要交通綫。前已提及，二河橋樑炸斷後，已迫敵由東方向諾曼第之補給與增援路綫須經過此一間隙，此時吾人必須予以切斷，不僅阻諾曼第之德國得到必需之補給，且阻其由此必死之地得便於退却之路。對此上挺進，曾準備使用空降部隊作戰，以達成戰略地區之佔領但事實證明，巴頓將軍推進神速，不須使用空降部隊。至八月十七日，（即空降戰最早能使用日期之前兩日），已佔領沙特爾Chartres與德魯厄Dreux。而至巴黎迤南之路綫實已被我封鎖。至十九日，第十五軍團於南特—加料處到達塞納河。該處為重要交通中心，既入盟軍之手，由巴黎直通諾曼第之路亦斷。此處附近下游，塞納河上橋樑無一處仍可通

(第六圖) 塞納河進兵圖



行，敵由東兩取得補給之一切希望已絕，惟有向更下游各渡河點退却，以爲唯一逃竄之辦法矣。同時第十二軍團，在第三軍南側，經凡多穆 Vendôme 前進，於八月十七日到達奧爾連，迂迴山圖爾 Jours 溯河開至羅亞爾河數渡口集給之小股敵部隊。與第十二軍團左側並行前進者，則爲第廿軍團，其斥候已於八月廿到芳丹布勒 Fontainebleau。其後數日，戰車掃蕩巴黎東南有如巨鎌，疾抵麥隆，驅敵退過塞納河。其他部隊則經羅因河 Loire 與揚納河 Yonne 之強固據點向前推進。至八月廿五第十二軍團之先頭部隊已到達特羅葉 Troyes 東四十英里，而追擊仍在繼續，故第三軍自在法國開始作戰後一個月內，不但突破諾曼第，與布萊塔尼，且已佔領羅亞爾之綫，而進至巴黎外一百四十英里，距德國之境僅在六十英里內矣。

此次進兵之所以能如此神速，亦得力於空軍之力甚大。每一裝甲師，均由美第九航空隊之第十九戰術空軍大隊配屬戰鬥轟炸機一分隊，以爲裝甲縱隊之耳目，並在地面部隊之前轟炸敵部隊集中及裝甲部隊與補給系統，地空此種連絡之密切，實爲我進兵之一大特色，並造成極成功之結果。空軍亦担任對羅亞爾河側方兵距離之警戒，並阻敵在該方作危害我方之集中。又掃射轟炸德小股部隊免其集成有力之大部隊，故第三軍無派遣部隊警戒卹方之需要，而得放胆前進。

向東挺進之困難，由所遇之武裝抵抗者小，而由於補給問題者大。在八月初，巴頓將軍所部掃蕩布萊塔尼內地時，由塞堡與海灘運輸汽油，彈藥，及其他軍需品，以爲供給迅速進展之裝甲部隊，已予補給機構以嚴重一担。今則其先頭部隊已經法國東進甚遠，此種困難更增加百倍。布萊塔尼各港，或已被

毀，或仍在敵手，所有軍需仍須取道擁擠之諾曼第基地。及第三軍逼近塞納河，汽車運輸完全不能應付。此種局勢，乃被迫依賴空運，並以重轟炸機補助運輸機，以保持前進之速度，最初計劃派充此項任務之飛機，平均每日足能運輸一千噸供給第三軍，惟大軍進至德烈，原擬在巴黎與奧爾連間使用空降部隊已不需要，乃增加空運數字，每日加至二千噸。

此種飛機補給固極可貴，然以飛機用於此等目的自不免有其他缺點，空運既多，勢須由新成立之盟方第一空降軍抽調飛機，該軍受命不僅担任佔領巴黎—奧爾連間地區，並如敵企圖憑河固守時，則用以協助渡過塞納河與桑穆河，爾後則協助突破整格菲防線與渡過萊因河。該軍既負有準備担任此種任務之責，而抽調飛機，自使空降軍之長布雷萊 *Broneton* 中將引起不安，蓋其訓練進度不免妨礙也。彼正當指出繼續運輸補給，將使「部隊運輸指揮部」不復能在空降戰時担任任務成功。蓋空降戰與運輸部隊二種任務其訓練與進度多有根本相反者，空降部隊與空運人員不可分離，極須聯合教練。然予使用飛機為地面補給任務之決定，事實上證明得當，賴空中補結使我前進速度得以保持，結果在法國預備使用空降部隊作戰已不必需。

及我軍已於巴黎上游之麥隆與巴黎德守軍之地位已屬動搖。不特巴黎下游之南特加西科到達塞納河巴黎有被包圍之威脅，且盟軍已抵凡爾塞，亦有正面攻擊之威脅。城內則法國警察繼續罷工，八月十九日德國當局已城內 *Medeta-alle* 之警察局，德警亦置之不理。向來之障礙物又出現於街頭，抵抗運動已成公器，奇異之接艦戰在城垣一週餘，德城防司令爵勒提茲 *Choltz* 將軍雖未企圖破壞橋樑或其他設施

，但乞停戰以令其一萬守軍撤退之議未遂，其部隊乃退入已設有堅強工事之旋館與公共建築繼續抵抗。爲使法軍得爲盟軍首先進入巴黎之光榮，乃將法第二裝甲師由阿占坦區開至巴黎。該師於該區袋形陣地作戰後，爲原包圍運動中第三軍先頭部隊之一部。八月廿四日，該師之戰車已到達巴黎郊外，八月廿五日，師長勒克勒(Leclerc)對德軍司令受降，該師戰四年，曾由查德湖(Lake Chad)經炎熱之沙哈拉荒野前進，突尼斯戰役之勝利，厥功甚大，爾後運至英國，復調至阿占坦協助解放法國本土。彼由非洲中部轉戰至德國之貝次加登，寫成一部「奧德塞」史詩，而法國在德國統治下甚久，故以該師在巴黎接受敵降，實爲一部史詩最適當之成功。

同時，八月十九日第十五軍團於南特——加西科進抵塞納河上之後，第七九步兵師亦於八月廿日於羅勒布瓦(Relleuse)村附近渡河建立第一橋頭陣地。該軍其餘部隊繼續沿西岸向下推進，以使敵不得利用下游各渡口。而切斷由法萊斯——阿占坦向隙虎口中逃出部隊僅餘之惟一生路。於此我部隊前進中遭遇猛烈抵抗，於厄勒伯夫(Libent)敵抵死固守以掩護最後渡口，俾殘敗之餘部源源渡河。

法萊斯袋形陣地肅清之後，第三軍向北攻擊塞納河之部隊撥歸美第一軍指揮，而英軍及加軍由西部迫近。敵在河西所守之地區逐日愈見縮小。加軍已克服塞堡敵之頑抗，及其他敵強固據點，敵企圖在圖克(Toune)河之線實行持久抵抗，至八月廿四日，乃突破障礙，並由海上附近以海軍砲支援，續向東進。翌日厄天爾厄(Evreux)已陷，利西厄(Lisieux)亦被肅清。八月廿五日厄勒伯夫已被佔，至三十日，除布萊塔厄被圍守軍外，最後所餘之袋形陣地已被肅清，塞納河西殘餘德軍盡入盟軍之手。我橋頭陣地已沿

河全線銜接一起，而我部隊亦大量渡河繼續攻擊。敵軍潰亂不堪，欲圖在東岸固守亦不可能，尤以第三軍正復威脅其退却路線，敵無無法固守。故原計劃使空降戰以克服可能之困難障礙，因我地面部隊之勝利又不需要法國西部之戰事已告終止，而法國全國之解放已無問題。八月卅一日，德第七軍軍長厄伯巴赫 *Hans Eberbach* 將軍與其幕僚竟不幸於早餐中被俘於亞緬。

惟因敵對於組織其渡河與浮橋之技術甚佳，故在我進至厄勒伯夫以後，僅餘少數渡河點，敵仍能撤退相當部隊。敵此項渡河設施，係在我炸壞河上橋樑之後，即已準備，原在最初以運輸補給及援兵至諾曼第者，此時則各爲極好之逃命工具。若干浮橋日間偽裝而隱蔽於河岸以免被我機發現，夜間則輾架河中。以此方法一處渡河點三日內竟運輸部隊過河者二萬七千人。

然敵在塞納河一帶損失亦甚大。通至渡河點之各公路戰車與車量甚爲擁擠，適當我機轟炸射擊之良好目標，故整個縱隊每輛殲滅，僅就河上而言，八月廿三日前七日，在敵逃竄最急之時，即毀渡河艇一六六艘，可能被毀者十艘，一一六艘被炸傷，大型江輪三艘被沈。美國空軍担任此數任務者，一日共出擊兩千次，而戰略飛機數百架復加大攻擊之聲勢。惟我之空軍攻擊並非全無抵抗，自法萊斯袋形陣地之戰開始以來，德空軍出動數目較以前爲多，以拚命協助其地面部隊。但敵空軍損失亦重，加以第三軍向東推進使德戰鬥機隊迅速向更遠之基地撤退，使爾後敵空軍抵抗大爲減少。

雖我軍在萊因下游渡河甚速，但與通過巴黎、奧爾連之第三軍配合之第廿一集團軍及美第一軍則因敵後衛戰甚頑強，故其計劃被迫延遲，然其肅清河西敵最後之袋形陣地，實爲一大勝利之完。德第七

軍及其第五裝甲軍完全擊敗，其第一及第十五之大部精良部隊亦被吸引至此敗軍中。自我六月六日登陸以來，敵高級統帥中，元帥級三人，軍長一人，被解職或因傷廢置，又軍長一人，軍團長三人，師長十五人，要塞司令一人陣亡或被俘。

自登陸戰開始以後敵人員裝備之損失至大。其戰車師中，約五師被消滅，而另有六師被重創。步共約廿師被殲，另十二師（包括精良傘兵三師）被重創。三師被圍於布萊塔尼，另一師則在海峽諸島陷入孤立中。

至八月廿五日，敵傷亡被俘之數約四十萬人，其中被俘者共廿萬人。自七月廿五日突破開始以來俘敵十三萬五千。又戰車一千三百輛，車輛二萬，突擊砲五百門，野砲重砲一千五百，被俘或被毀，而諾曼第海岸防禦尚不在內。

德國空軍亦遭慘敗，二千二百七十八架飛機被毀於空中，一一六七架被毀於地上，另二七〇架可能被毀，一〇二八架可能在空中被傷。此數雖不甚大，然試思德空軍之勢力已消耗甚多，而其應付盟軍作戰之企圖亦頗稀淡，則此數亦頗可觀矣。

至八月底，敵之士氣，由自盟軍包圍逃出之俘虜所表現者見之，較一月前顯為低落。步兵中尤見其缺乏堅決之意志，有心理大部陷入迷惘與絕望中。此種心實因盟軍運動神速，以及裝甲（地空兩方）之過於優越所致，而一方軍武器車輛之損失，使其無法發動適當之防禦，以及我空軍之掃射，尤為破壞敵士氣之原凶。普通步兵師被俘士兵多數自稱以脫離戰爭為快事，但警衛部隊之精兵仍保持其以往之

傲慢自信心理。許多資深軍官已認識失敗之難免，而青年中納粹精神最強者，則宣稱德國決不能攻破。就整個陸軍言，雖受損失，然顯然尚未至全體士氣崩潰之階段。而由爾後事實上之表現，其逃出之部隊，得機喘息之後，於其國門之前，又恢復其以前所有之堅定意志，參加諾曼第戰之將軍，有趣者，即均屬蘇聯列入在東線有慘暴行為者名單中，故此種人已使德國至一九一八年之情況，而距形成當年德國崩潰之政治情況則相去猶遠也。

我之勝利除戰略理由之外，則為盟方合作良好之許多因素，此次仍如在地中海各戰役在各兵種中，復表現其力量，而戰勝最困難之情況，雖各指揮官被迫分散，而須長距離通訊連絡，及情況變化太快，因而發生困難，惟指揮系統，依據盟國間完全之互信，故整個會戰進行平順。

吾人檢討勝利之理由，更不僅須計及場戰之成就，更須計及登陸前準備之詳密與先見。我所以勝利之重要因素，如登陸時所得之奇襲，兩棲裝備之完善充分，及補給保養部隊大成就之優良組織，皆由於我幕僚；計劃準備十分周密，與聯合參謀團各重要方面給與有力之援助也。

吾人固希望數日之戰術發展，可使佔領卡恩南方及東南之地區，該地便於建築所需；機以及以裝甲部隊發揚我威力，事實上，大的戰略發展，我人預料登陸後九十日到達之線，則早兩週到達，故頗能依我預定之戰略計劃。且予深信如無我聯合空軍之良好攻擊準備工作，決不敢冒然從事，而對空軍效率之信心實為我原侵歐主張之基礎。

我勝利之最大原因，當在我聯合國陸海空兵士之戰鬥素質，其勇敢、持久、忠於職守。非語言所可

宣揚，及由法蘭西之進軍爲德意志之戰，我士兵仍能保持此種精神於不墜，而完成其所負使命。

第八章 盟軍結集與其海軍

西北歐之登陸，爲自來最大規模之登陸戰。向對岸大軍之補給供應，須賴空前龐大複雜之組織。關於攻擊準備數月中，從事後勤計劃諸參謀人員所遇之困難，前已提及。例如須盡力取得所需之船隻。及登陸艦艇，收集所需之拖船，努力早日準備新式設備，如登陸時所賴之人造海港各部份，最後則爲登陸前巨大工作，即集合於英國南部海口，務使其裝載準時駛出，而又須於似乎不可能中避免敵之注意。事實證明，我對此類困難皆能克服而取得勝利。於此予亦須感激予之經理處長蓋勒將軍之工作。彼在北非及意大利戰役中其能力予已得充分之證明，但其在該戰區之成就，較之侵入解放西北歐洲之成就則反微末不足道也。

爾後登陸日之憂慮已過，但負後勤責任之人員，其損負並未減輕。若干問題因可依經驗解決之，但新問題則層出不窮。關於使海峽中勤務之往返梭行順利推動，以及由海灘與海口向軍隊迅速轉運補給品，及補給路綫沿途之警戒，與集結中密集之停泊場防禦，均由盟國海軍總司令穆蘭西海軍上將負責。氏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不幸死去實爲盟方作戰一大損失。盟方所用之船隻，種類不同數量亦多少管理至爲困難，故穆蘭西將軍與負責執行其命令之各派遣軍司令之工作，最令吾人欽佩。參加登陸攻擊之艦艇凡五千艘，另有盟方商船二千餘艘，總計噸數約四百萬噸，均須先行準備，並適當配合於爾後集結時之

複雜計劃中。此種商船，船員七萬人，並非直接受海軍紀律所節制，故實爲一極不易處理之問題。然各海員均放棄其多年水手之若干特權，而願參加此龐大之侵歐機構，且其在登陸後諸月中，仍常以忠勇負其責任，而爲作戰服務，均有足多者。

若以我船隻數量之大，與海上及停泊處之損失比較論，則損失之數實微，足證盟方海軍在海上及在登陸區域對敵防禦之成功。此種成功，得利於一九四二年北非戰役所得之經驗甚多。惟在法國海岸，水上活動困難自較在北非爲多，所遇之問題常爲以前所未經驗者，且較以前所遇者更爲複雜。此次作戰，吾人傾其所有，孤注於許多未知之因素上，而我發動時所以能取得勝利，大部由於海軍對未知情況應付得宜。而所有敵新式防禦技術，乃至空前惡劣之天氣，洶湧可怖之英吉利海峽，均不能戰勝我之機智與決心。此種不利條件，本可防礙我之補給到得理想上之最大數字，然自登陸第二日以後，除六月末風暴極大之時，我之補給從無有真正補給不及之危險，我方人員之給養與砲兵之彈藥，亦從未感覺缺乏。至七月一日，經理處處長竟能報告，稱關於補給準備方面，戰地之指揮官儘可完全自由運用，不虞缺乏也。

至登陸後五日，大致海灘陣地之建立，其初期之困難，已完全克服。各海灘之敵已被肅清，盟軍已沿侵入之海岸全部連成一氣；人造海港之首批部分已進入工作地點，而物資集結不斷進展。敵之地位則仍能由兩側以砲火射擊海灘及停泊場；其海岸防禦部隊向塞堡及哈弗爾港大量集中以向海上各通路射擊，而空軍亦每夜從事敷設水雷。我海軍及商船不僅須與敵部隊對抗，且一九四四年六月間，又爲二十世

紀該月所經最惡劣之天氣。登陸之日暴風即予我以威脅，爾後數週更繼續阻礙我之作戰，至六月十九日廿二風暴到達最高點，其影響之大，直有威脅我大陸立足之可能。俟風暴既過，則又接以七月之大霧，復妨礙我橫渡海峽執行勤務之進行，然在此艱難中，各海員均以堅毅不屈之精神，使軍隊在戰場得到補給，源源不絕。

登陸後集結物資之主要困難，為登陸時登陸艇及渡河艇被水雷及障礙物破壞甚多，二者頗感缺乏。除可貴之達克式「D.K.S.」登陸艇外，各小型登陸艇，構造過於單弱，不能在所遇之大風浪中持久使用，雷諾式Rhino之登陸艇尤然，其效力鮮有過百分之五十者。另有一大顧慮，則為運輸汽艇因機件發生故障或與敵戰鬥損失甚大，因而亦感覺不足。

為克服此類困難，不得不賴以「L.S.」戰車登陸艇及海岸汽艇開至海灘之辦法。此項辦法在過去曾認為過於危險，然實行時頗為收效，遂成為正當辦法，不斷使用之。其惟一缺點則為回程時間較緩，而使船隻有擠於岸過多之傾向。

但盟軍賴過去經驗所得教訓之幫助，使盟方海軍及商船隊能在登陸後九日令五十餘萬人登陸，至登陸後二十八日已有一百萬人步入法國海岸。至登陸後三十八日，除登陸人員外，尚有軍用品一百萬噸，及將近三十萬之車輛送至海岸。至八月底，德軍由塞納河外東竄，我之補給雖仍主要依賴海灘與塞堡及人造海港供給，但予所轄之部隊已超過二百萬人。其補給已由海峽運輸三百萬噸以上，及車輛四十餘萬輛。

以此，雖風波與天氣作惡，與詭詐之敵不斷攻擊，我地面部隊所需之增援速度，仍得保持。我之集結超過德軍，蓋敵既恐加萊方面可能受我威脅因而受騙，不敢他調，一方其交通線復被我空軍攻擊所阻撓也。

人員與補給之在海灘登陸工作至爲困難，均賴海軍及工兵人員之良好努力始得完成。雖時被不利之天氣所遲滯，但向海灘運送仍得保持極高速度。例如在歐馬哈海灘，由登陸之日至九月三十日每日卸下之補給，平均爲一萬噸，在七八月緊急時期幾達一萬二千噸。在較小之烏塔海灘，由登陸之日至九月底，每日平均爲五千噸，在此期即此一點，登陸人數亦達七十五萬人。因塞堡直至八月始開始大量使用，在九月中每日平均始達一萬噸，故海灘對我補給之重要顯然可見。

另一重要因素爲新奇之應急辦法，而以我之勝利大部冒險於此，即暗稱爲「桑權」之人造海港之 *Lberty Artificial Harbour* 是也。依我之原作戰計劃雖須早日佔領塞堡，然吾人亦知德軍或使該港破壞不堪，佔領後，亦須若干星期，始能完全使用。故決定使用人造海港，以確保卸載進行。如此在作戰初緊急時期，庶不論天氣情形如何，不致妨礙卸載。至到達實行此項計劃之時期，人造海港因風波過大，其担負之重，遠較吾人所預料者爲大，美方所用之人造海港因巨風損失甚大，最後不得已認爲完全損失予以放棄，幸英國所用者損失較小，修理後繼續使用，夏季中對北作戰幫助極大。

一九四三年八月魁北克會議後，核准人造海港計劃大綱，即從事不斷實驗，並加緊建造活動，在此數月中，人造海港之計劃使予及予之僚屬煞費苦心。最先製造之人造海港，其構型在實驗池內人造風波

中甚為滿意，然事實上一經在海上試驗即立行沉沒；工人問題復使工程遲滯，而取得所需撥口之躉船，直至最後時期前尚有問題。且以英海軍部，陸軍部及補給部責任劃分問題，頗為混亂。然勞工部在英國勞工枯竭之中，仍能召集所需之工人，實係可貴之奇蹟，而在河畔土塢中建築巨大之鋼骨水泥船渠浮門 Caissons，完成後再掘開岸邊，通水而浮至河上，乃克服困難精心意匠之代表作。我方更願慮敵探知我之企圖，而防雇用之零工亦甚多，但事實證明，此項秘密終得保持，試思以數千男女參與建築工作竟能保守秘密，實一極大成就也。結果，敵完全不知我之企圖，在我實施計劃時，其空軍活動亦頗缺乏，而在七月中，我之計劃幾乎完成，敵始知有「人造海港」之存在與其目的。惟敵未能認識其真正之重要，僅認為係因塞堡爆破過重，與風暴太大，而被迫採取之臨時辦法也。

在最後計劃中決定，建造五座避風之泊船場 An Inrage 五處登陸海灘各配一座，此種泊船場，暹稱之為「醋栗」(Geobries)，以便遇海岸風浪不便卸載時，登陸艇可在此卸載。其中兩座隨後擴充為完全之人造海港，每港大小與多維爾港同，造價約一萬萬元。人造海港 Artificial Harbour 須有一防波堤，以閉塞船隻 Block hip 沉入水下，再沉二百呎長之混凝土船渠浮門以補助之。此種水泥浮門，暹名之為獅身人面獸 (Phoenix) 在避風之泊船場內，151 登陸艇，與沿海商船，可將貨物卸至「鯨式」浮腳碼頭 Bloating-Pier 其構築於低潮時可穩置於海岸岩石上。共計劃造棧橋共長七英里，分成碼頭為十五座。其混凝土船渠浮門與閉塞船所築防坡堤外，則另有一長二百呎之鋼製方塊 Bombardier Units 所組成之浮腳防波堤以為自由輪避風停泊之所，由此再將貨物運至渡輪上。每一人造海港所包括之區域，約至

二英里長，一英里寬。共由四百小部分，共一百五十噸所組成，而均須拖過海峽，須拖船一百六十艘，每日拖重載三十五次，俾得於登陸後十八日規定日期完成此一設施。

在英美各海灘外構築人造海港之能確實順利，實係負責構築之兩國海軍技師之成就。沈船工作開始於登陸後一日，翌日，第一批拖到之海港部分於登陸之日早晨出發，已到達法國海岸。惟在我偉大之整個行動初期，水面極擁擠，又在與敵作戰之下，構築此種海港，為一極複雜之工作。但進行靈巧確實。六月六日後兩週內，海港迅速築成。至登陸後五日晨，由沈船於築之兩處海港防波堤已完成，各泊船場除烏塔海灘外，已充分使用，烏塔方面因被敵炮火於阻，工作較難。至登陸後十日，全部各泊船場均已完成，人造海港則百分之五十完成。船渠浮門及棧橋與各碼頭，各段多笨重異常，在天氣不斷惡劣下，拖曳頗受阻礙，鯨式浮脚碼頭三分之一因此於轉運時損失。然至十九日相當長之碼頭，已開始使用；人造海港總計約百分之九十完成，僅在英軍區之人造海港內，每日即起卸軍用品二千噸。

六月十九日，大風忽作，頗有立將使吾人所有之工作陷入毀棄可能。自登陸之日，天氣即未平靜，但十九日向海岸吹來之巨風則為過去四十年六月中所見最為惡劣者，人造海港乃全受洶湧如山之海濤全力激蕩，加以風濤本木預料，亦未受到天氣變化之報告，故情況至為惡劣。一切起卸，除少數彈藥與油料，賴達克式登陸小艇 *DUKW* 冒險運輸外，均行停頓，而擁擠於泊船場內之船隻立覺困難。風波繼續凡四日，此時，拖船之在中途遇風者均遭損失，而海岸附近大小船隻，錨沖脫，吹至海岸。不特此也，敵人於數之新奇蠔式水雷 *Oystermines* 因水勢而發作，造成更多之傷亡，而增加吾人之困難。至六月二

十一日，人造海港本身開始崩潰，尤以在美軍之部份，因其在聖勞連 St. Laurent 海外較英方在阿羅曼西 Arromanches (圖二) 海外比較暴露，情形尤惡。外圍之鋼製浮脚防波堤沖斷下沉，船渠浮門亦移動；而怒濤由缺口衝入，將渡船猛擊於碼頭上使其粉碎。幸有閉塞船架成之堤防護，致使局勢未至造成完全之慘劫。

六月二十二日，怒風漸息，但海上波濤仍極無劣，而妨礙搶救工作。回想人造海港幾近完成，而海灘組織已開始活動，念及巨風所造成之損失至爲可怖。雖各拖船水手及其他人員英勇服務，冒重大生命之犧牲，以圖挽救各船隻，但擱淺在海灘者九八百艘，且多受損失。全部登陸海岸線沙灘上，處處皆散佈殘破之船隻。至七月八日約六百船隻，終得重行入水，兩週後又約百艘恢復，但由此使船隻缺乏，而予我一大打擊，全夏中始終爲我之困難。

至人造海港本身，其在聖勞連海上者已破碎不能修理。因磨擦與海灘沖擊，致聖勞連之水泥防波堤破碎，而沉下之船亦在原本面落下十至十二呎，其在阿羅曼西之防波堤至少暫時尚可修補使用，其聯結之閉塞船亦未被沖散。後一處功用甚大，當六月二十三日，風波尚大之時，已能利用其一部避風設備起卸急需之補給四千五百噸，至外圍之鋼製防波堤則全毀，兩處均被迫放棄。

六月二十六日，鑒於損失太重，聖勞連人造海港，雖殘餘之防波用閉塞船可以加強以供登陸艇及小型船艇淺水泊船場之用。但決定將計劃放棄，至阿羅曼西人造海港，損失較輕，可以修理予以完成；又被浮箱上加甲板，並做其他修理，相信可以支持至十月或更長時期。由聖勞連拆卸之廢料，得用以完成

在他三處被傷之碼頭。阿羅蒙西海港之重修與過冬計劃經核准後即行興工。

在完成此項工作中，英國當局雖在極困難中，予我以忠實有效之協助甚多。時英方在倫敦修理飛機所炸房屋，需人工已甚多，故供給人工實爲一嚴重問題。於此美國之一般勤務部隊及海軍建築人員亦用以協助。賴各方之極大努力與犧牲，工作得以完成。除過冬設備需待完成外，海港幾已完工，至七月廿日風暴之損失，修理完畢。該月底二十四時之內，竟在此避風海港下，起卸人員四千，車四百輛，及補給品一萬一千噸。

我軍使命運之途徑，極需仰賴補給上之設施，九月中，我雖在諾曼第斷然擊敗德軍，但敵却我之需要，故頑守聖納落爾與勞運西部諸海口，以及基伯隆海灣地區（我方已計劃發展成一大海港），同時塞堡及布萊斯特之設備，因被敵澈底破壞，須若干星期修理始能恢復全港之作用。在此種情形下我軍已經法國向東推進而補給需要極高之時，空闊之海灘與人造海港仍爲我軍補給之主要來源。直至安特維普被佔，些耳德河行船安全之後，海灘設施及人造海港始爲無用。然一九四四年全夏我作戰之勝利，海灘與人造海港二者實一重要因素，如當時無海灘與人造海港則我之野戰軍決不能得有適當之補給，而其工作人員之勇敢及忠於職守，在勝利中實佔一重要位置，而被解放之歐洲應予以感激也。

至天然海口，在安特維普開闢前，其落入我手者，僅塞堡（法國第三大港一處之規模能相當減輕我補給問題。諾曼第海岸諸小港，奧斯特雷翰 Custrahan 科爾塞勒 Cenneules 及貝山港 Porten-e-sin 亦有其價值，尤其在作戰初期，極爲有用，然其規模甚小，其餘格蘭維勒 Gran Villes 聖馬羅，莫爾萊克

Morlaix 及爾後我向南經哥坦廷而入布萊塔尼推進時所開闢之諸港，亦均過小。布萊斯特於頑抗之後終至落入我軍時，敵已澈底破壞，且把主戰場較遠，認為企圖作大規模修復頗為無用。

但塞堡則為吾基本補給計劃中之重要條件。故特行在哥坦廷方面以海空登陸（前已述及），使其早被佔領，以便利用其重要海港，為各種天氣之基地，以輸入補給。另一方面，敵已深知我早日佔領塞堡之重要性，故至不能再守此城時，即本條頓人標準之澈底行動，使該港破壞至無法使用。

六月二十六日，塞堡司令投降，翌日，美國海港清除隊即開始清理工作，惟船塢中仍有殘餘之抵抗，而防波堤要塞砲阻止水雷之掃除。重要設施若干因尚有存在者，如大泊船塢周圍之防波堤，與若干乾船塢，然敵破壞之程度甚大，而為清理人員一極繁重之工作。起重機則百分之七十五被毀，船塢之入口，敵曾沈船十餘艘加以封鎖，並大量敷設各種水雷。其未毀之設備，則拆去重要零件，使其無法利用，技術工人亦被撤退。

至掃除水雷之工作，即至各要塞已被克服後亦為困難而危險之工作。但至七月十九日，該港即可使用，而開始卸載。初時軍需之卸載純賴達克式小登陸艇，但全及中，海港設施工作極為迅速，至八月底，塞堡每日平均卸卸一萬噸。至十月初，修理工作完成，其規模即與戰車無異，乃至較戰前為大。

「上」之戰，其渡過海峽以補給我軍之油料為一特殊問題。雖由英國至前線油料運輸之交通綫較在北非時稍短，但消耗量則較大。在登陸突擊之期，自須賴油叮裝運，惟至七月三日即行大量供給，自油船至油料庫間，由船至岸架設油管，如此可節省一間與噸位。至大軍實力增強，得由海灘基地突出通

過法國向前掃蕩時，以及爾後法國本部作戰時期，又使用新奇方法，其實驗性質之宏大殆僅次於人造海港計劃焉。

此項計劃，係海陸軍聯合指導而成，稱之爲「冥王星」Pinto 計劃，爲節省船運，增加補給量，及防止不良天氣妨礙軍隊油料補給起見，乃橫渡海峽敷設海底油管。管爲兩式：一爲亥斯式，一爲哈麥勒式，各直徑三吋，希望每日可輸送汽油二百五十噸。第一條油管計劃由威特島至塞堡附近，長爲五十六英里，原希於登陸後七十五日，可設油管十條，即每日供給汽油二千五百噸。

此項計劃爲實驗性質，圖料將遭遇許多困難。油管之敷設，爲冒險之事，六七月間之風浪不斷阻止工作之進行。第一條亥斯油管，於八月十二日完成第二條在二十一日完成，但在使用前，因漏油與故障續有耽擱，天殊惡劣亦復阻止清理工作。但各項困難終于克服，並在頓基尼斯 Dunquerque 至布倫路綫較近處亦敷設若干綫，而我冬春季會戰所需油料主要由此供給。

至海峽往返船隻航路之警戒，以使法國之大軍供應無缺，則全賴盟海軍之不斷工作，及英皇家海岸空軍之協助，賴其時時監視，收效甚大，以如此大量之噸數言，其直接由於敵行動所受之船隻損失，實屬極微。

敵之主要攻擊在集中於我海灘與船隻停泊所在。其由陸地方面，因我軍突破結果，中央各海灘，雖已可免敵砲火之射擊，但側方各海灘仍爲敵攻擊目標。後哥坦廷半島被我佔領，西方之威脅乃得排除。但索德海灘，位於英軍區之最東，仍受敵砲火及敵砲艦，爆炸汽艇，及由塞納區基地下出自殺魚雷之襲擊。

mon torpedo 之攻擊。故該區之損失比他處較重，而以此向該處起卸屢受限制，至七月十三乃決定永遠放棄該海灘為卸載之用。

為應付敵砲之威脅，與支援我部隊向內地推進，起見海軍乃屢向敵砲兵陣地，防禦陣地，交通線及補給所轟擊。在東側因地形不便觀測，射擊困難但陸軍得海軍之重砲所予之支援，甚為激。海軍方面為提高仰角使射擊至普通射程以外目標，乃利用極巧妙之方法，即使車盤動蕩，俾仰角增大。至強固之霍勃加特 Fort Grebe (圖三) 暗砲台(為射擊索德海灘之主要砲台)被我佔領後，發見其四門砲三門被命中，可見海軍射擊之有效，各艦對岸上之戰鬥均作有力之援助，或擊毀敵之集結阻其逆襲，或補助我攻擊前準備射擊之彈幕，此種協助繼續直至七月底我軍突破敵陣地，敵向東退却為止。

在此役初期，敵以轟炸機及彈鬥轟炸機曾於日間攻擊我泊船場，但無甚效果，旋即放棄。日間攻擊，而於夜間空襲(有時與水上艦艇聯合攻擊)則繼續使用，予以相當損失。此點，吾人發見我海軍之防空射擊雖佳，然集合之商船甚多，種類不一，故射擊紀律不易維持。每無命令即盲然射擊致傷及友機，最後盟軍海軍司令乃下令禁止商船隊未得命令於夜間作對空射擊。

敵夜襲飛機，雖投炸彈與地雷，然其主要活動則在敷設地雷，以補助由哈弗爾基地水上艦艇之佈雷工作。敵佈雷機極難應付，每夜經常出擊一次，有時一夜出擊多至五十次，該機多低飛，於岸上防禦射程不及處投下水雷。敵此種攻擊，由六月六日至三十日，僅一夜未曾出動，因其不斷出動，與我船隻損失甚大。

敵於我泊船場佈設水雷，使盟國海軍遭遇一極大問題，因敵之水雷包括兩種壓力作用式之新奇方法：一種以普通掃雷方法不能掃除，一種則僅能在一定之大氣狀況下始能掃除。故掃雷隊之工作每勞而無功，且常冒危險，蓋彼雖爆炸大氣之水雷，本以向之勇敢在可怕之天氣下不避辛勞，但仍不免殘留若干水雷，而我船隻自遭受損失。此種損失固甚嚴重，然我使用船隻之總數甚大，故損失雖重可不至影響我之補給。損失最大之時為六月十九，二十一日風波最猛之後數日，蓋許多水雷因風波動蕩而「成熟」也。但爾後之損失程度即行大減。雖因掃雷隊遭遇損失實力漸小，但內發明「爆炸掃雷」方法及使用掃雷網以網取浮動水雷，乃一部減少其威脅。惟直至八月間，陸上推進迫敵放棄其原空軍基地而向東轉移，其佈雷活動始行終結。自登陸後三月內，我在登陸海灘及海港外掃除之水雷總數，約當第二次大戰發生以來至六月六日我各戰場掃雷總數十分之一，由此事實，其威脅之程度可見。

敵驅逐艦予我補給線之威脅至六月九日實已消失，是日敵驅逐艦於巴茲島附近，被英皇家海岸空軍所攻擊，又遭遇我第二十六艦隊，被我毀其四艘。然其沿海輕型艦隻如摩托魚雷艇及裝甲砲艦，初以塞堡及哈弗爾港為根據，向我登陸區域不斷襲擊，其持續之程度與其有雷之活動相同。敵艦雖未取日間攻擊，但自登陸之日後，每夜均襲擊我停泊場，敵於塞堡陷落後，若干摩托魚雷艇移移至布萊斯特。但此後主要威脅則集中於哈弗爾港，敵船由此活動對英軍區之停泊場，為警戒起見，乃於東側配置警戒艇，敵得突破我警戒幕破壞我船隻者逐極少。我海岸部隊不斷從事擊退敵艦，並常在敵岸上砲火下追擊之。德軍因消耗戰處境甚苦，我密切封鎖阻敵增援頗為有效。轟炸隊對哈弗爾船塢空襲亦收效，其摩托魚

雷艇與繫泊之其他艦隻被沉者甚多。至九月間哈弗爾被陷，敵水上艦隻對海峽西部之航路與寄泊場危險已全除去。

德國人喜好在陸空方面使用新奇作戰武器，在海軍方面亦然。一次東側翼之海軍司令報告此警戒器被敵「祕密武器所攻擊」其新奇方法中，除上述之水雷外，尚有乘人魚雷，爆炸汽艇，無線電控制之滑翔炸彈，甚有時「V」飛彈亦行使用，但「V」飛彈之進入海灘以外恐係無意之舉非敵有意對此放出者，因我寄泊處船隻密集，被敵此類攻擊頗受損失，敵復與其普通武器聯合使用，但敵使用時亦付重大代價。例如八月二—三日，敵以乘人魚雷，及爆炸汽艇，在空襲牽制與摩托魚雷艇攻擊下，向英軍停泊區作果敢之攻擊。我方損失驅逐艦一，漁艇一，及「CG」一，其他小艇若干受傷；然在德方則至少爆炸汽艇二十，乘人魚雷三十及摩托魚雷艇一艘被毀，另有乘人魚雷二被掃雷網所俘。

潛水艇之威脅，其嚴重較預料者爲小。當登陸攻擊開始時，敵潛艇尙集中於比斯開灣區域，但立即向海峽移動。惟皇家海岸空軍，已在海峽西口配置空軍斥候，以防其威脅，結果收效甚大。潛水艇接近我交通綫者即被發現，擊沈，或被迫放棄其任務，在登陸最緊急之前十日，無一潛艇得突入我警戒綫。爾後，敵潛艇雖利用不良天氣通過，但其所獲效果，殊不足道。

盟方海軍與空軍監視取密切連絡，得沿比斯開灣至海峽沿岸（即由南法基隆德河 Giroude 至荷蘭之赫勒德港 Den Helder），保持經常之封鎖。由戰役開始，盟方在西歐海軍之優勢，即未受嚴重之打擊，除由當地爲基地之小型艇艦襲擊我登陸地區外，敵之活動，甚受限制，僅能利用夜晚或不良天氣由近海岸

自一港潛至隣港。敵此種一隊數次被我截擊所破。至年底敵船由摩托魚雷艇至小型商船，在海中被擊沈者六十八艘，另有二百餘艘則在港內擊沈，擊沈或不能行動。至我方則使用船隻為數龐大，稍有損失，並不礙事。至七月中，情況甚佳美方竟得調若干驅逐艦用於其他戰場，至七月廿五日，英海軍部對海峽恢復其整調控制辦法，而原盟方遂征軍海軍總司令蘭穆西海將，則仍保持其在登陸區附近之作戰責任。

我護航隊由英國基地駛過海峽，此種基地，敵未用由人駕駛之飛機空襲，但曾使用飛彈。此種飛彈數枚於七月間會落於樸次茅斯—南安普吞區，攻擊登陸艇基地，但對船隻本身則無損傷。由六月十三日以後，其攻擊之主要目的常為倫敦，其使用純為一威脅武器。代普特編艦場有兩艘 LOR 式戰車登陸艇被炸傷，但對我集結進行無直接之妨礙，裝載工作無何阻滯。敵在塞堡半島與加萊所建之厭大鋼骨水泥之「秘密武器」基地，準備憑此集結並發射 V 式飛彈，而不致遭盟方攻擊，但在工程未完時即被我俘獲。

我之所以免被 V 式武器有效阻撓者，實須感激空軍。蓋我空軍先期向本恩蒙德之試驗場攻擊，繼則對法國與荷比方飛彈使用基地不斷轟炸，阻止敵準備工作，直至遲遲，不及隴為作戰矣。敵對倫敦之攻擊，認為一嚴重威脅，而當我掌握所有空軍時，予任務之一，即派空軍活動以使對英京攻擊之程度減低。及「太上」之戰開始，空軍所負之任務甚多，但仍得對 V 式武器之機體作許多有效之攻擊，而天氣不良時則盡量選擇適當時機攻擊重要目標以免過於分散實力。我登陸後，敵對倫敦須拚命以飛彈轟炸，實為不智之策，蓋如敵即在此時以全力對英國南岸各港口攻擊，亦必可獲得有利之結果。但敵對英人之仇恨心理，與低估倫敦人之忍耐力，加之自己對其新武器效力盲目之過信，竟使我之集結繼續進行，並使

我登陸法國成功。

我之通信組織極爲良好，登陸海第四日，英海軍部，皇家通信兵隊，及英國之郵局，即共同完成橫渡海峽之海底電綫，包括電話三線及電報六綫，爾後又敷設海底電綫若干，足敷與聯合五國基地通信設備之用，至七月底我在法國突破，前進正速，予通信人員以極大負擔。先頭部隊圖大部賴無線電然後方則需複雜之通信網，以應付繁雜之通信。因數年間戰事之破壞既重，又缺乏維持工作，民用通信可以利用之價值甚小，在登陸後四月之內盟方敷設電綫十萬以上。

在法國境內，我補給系統之機構，至我軍突破後，始成一大問題。當我軍在海灘基地鞏固已有陣地時，即不斷集結補給物資於補給集積所，以便機動戰開始時供給我部隊，由哥坦廷至卡恩海岸地區，變成一大規模之兵站倉庫，殆爲史上自來登陸地區最大者也。然自突破後，即予補給組織一大負擔，非制度以能有何缺點，但係由於前進過速造成意外之情況故也。因敵頑守希萊塔尼諸海口，及予決定集中一切所有力量以擴大諾曼第所造成之戰果以獲得決定性之勝利，因此乃不得不將原來迅速利用諸港，以爲補給右翼美軍之大動脈計劃，被迫放棄，前文已言之。

因此吾人必須在作戰最重要時期之補給，須依賴經塞堡，阿曼蒙西人造海港及諾曼弟海灘，一部補給則各小港，及布萊塔尼北部海灘起卸，但僅代表全部需要之少數。第三軍之大部補給須經哥坦廷迂長路線運輸再繞過法萊斯及阿占坦抵抗之德袋形陣地而東轉運。第三軍在衝過法國向前挺進時，快至每日四十英里，而我運輸部隊力已竭盡。但敵既予我以取得大勝之機，使負責補給人員，各出其超人成就之

行動。回憶當時其所遇日困難之大，而直至我大軍進抵德國國境，進兵之速度從未因缺乏重要補給而稍遲滯，其成績幾令人不可置信。進展之神速情形，其由於駕駛補給車輛人員之功，正如駕駛戰車之人員也。

補給中三種最重要者爲：診斷，彈藥，與汽油。由海灘將其送至裝甲先頭部隊須極其迅速，因而形成所該「紅球快車」之制度。即指一定單行循環路線，由海灘陣地通過法國至作戰地帶復環行而回。該路上一切民間或局部之軍車均不得使用此「紅球公路」，俾運輸隊的晝夜不停以高速度行駛無間，同樣在鐵路多爲單軌，向未準備作繁重使用，其列車亦盡滿載，沿鐵道不斷東駛，平時安全規則均所不顧。

此種運輸推進，若無工兵優異成績，亦不可能。蓋我工兵不僅須與敵之破壞相鬥爭，且須與我自己部隊於攻擊前之破壞奮鬥。道路上滿佈地雷，須先行探測之，德軍沿途毀車輛須加以清除，炸彈痕洞須加填補，橋梁之損毀者須行修築，沿途通過炸毀之城鎮，其敗瓦殘垣，須行掃除。鐵路線上，橋樑亦多須重修，而炸毀車輛須行清理，毀傷之路軌須行調換，而於各重要交岔點及調車場所造成之混亂，須加補救。法國鐵路破壞甚烈，機車九百餘輛與所需車輛三分之一須由盟方自英國輸入。幸賴我人員之不斷努力與機械裝備優良，一切工作均以空前速度完成。修橋隊成績尤爲超異，普通情形須數月之工作，常在少數月間即行完工。

當敵退却中抵抗極少時油料似爲乃較彈藥反爲重要。每日爲保持裝甲部隊迅速推進，前方需汽油近一百萬加侖。卡車之運輸不足應付此種區量要求，爲供給空軍及一般目的使用，乃由海灘陣地之油庫隨

大軍之後敷設油管。我在此非及意大利方面對油管敷設所得經驗頗多，一日間常敷設六時油管長至三十英里。至十月油料供給，僅巴黎附近之大油站之油管，每日即供給四千五百噸而由巴黎至塞堡間各站亦供給相當量數。

雖有上述各種努力與成就，但因交通線延長，予對補給之適當維持，以支持我不斷前進之憂慮則日增。第三軍之補給尤達最大限度，予前已述及，乃不得不利用空運每月運輸二千餘噸俾先頭部隊繼續前進。幸敵在各大河流均未固守暫時使吾人不需使用空降部隊作戰，否則用爲空運補給地面部隊之飛機即被調去，惟顯然吾人到達德國主要國境防禦工事上，遲早必發生有須使用空降部隊之時機也。

予下文即將論及，我軍到達敵境時，終因補給之困難，被迫停止前進，蓋吾人通過法國過快，此乃不可避免之現象也。因敵拒絕我利用布萊塔尼各海口，又未意料須全由塔曼第海灘供應爲此初速長途之進軍情況，而我竟能使裝甲先頭部隊推勤如此遠距離，非我補給部隊之工作勤奮與巧妙之臨時應付得當之奇蹟，不能致此。倘無該部隊應付極艱巨問題之偉大工作，解放法國之初速勝利殆不可能之事也。

第九章 由塞納河進兵德境

我大軍北經加萊海峽而進入比利時，東進而叩德國國境，兵力漸大，戰綫漸廣，予乃須直接指揮歐洲大陸上之地面部隊。截至九月一日止，我原有之指揮系統全依原定計劃與戰術戰略狀況之發展而施行，極為有效。其所以然者，實賴各總司令，各高級指揮官以及各勤務部隊之高級幕僚之經常保持協同，乃可使我同盟軍合作無間，宛如一體，厥功甚偉。茲以作戰漸須分路推進，各主要戰綫須各有其指揮官，俾於相當獨斷範圍內，指揮各線區逐日之作戰，指揮系統遂不得不適予變更，各區之作戰至是乃悉按余最高統帥部所頒佈之作戰指導以行動矣。

以此，九月一日，予之作戰統帥部即正式移設於歐洲大陸。蒙哥馬利元帥協調二十一集團軍與布萊德烈將軍所部之責至是即告終止，蒙帥則仍繼續統帥其二十一集團軍——亦稱北翼集團軍。布萊德烈將軍所屬，則改稱第十二集團軍亦稱中央集團軍，由霍治將軍所率之美第一軍，巴頓將軍所率之美第三軍，與辛博生將軍所率之美第九軍組成之。

至由南方進兵之法美聯合部隊此時尚未受予指揮，惟予得聯合參謀團之同意，已定於九月十五指揮該部，蓋預料該部屆時定可與中央集團軍會師也。實則其首次會師之時間，比原計劃為早。九月十一日法第一裝甲師，即於桑伯農 Sombornon 附近與法第二裝甲師首先會師，惟直至十五日予之統帥部始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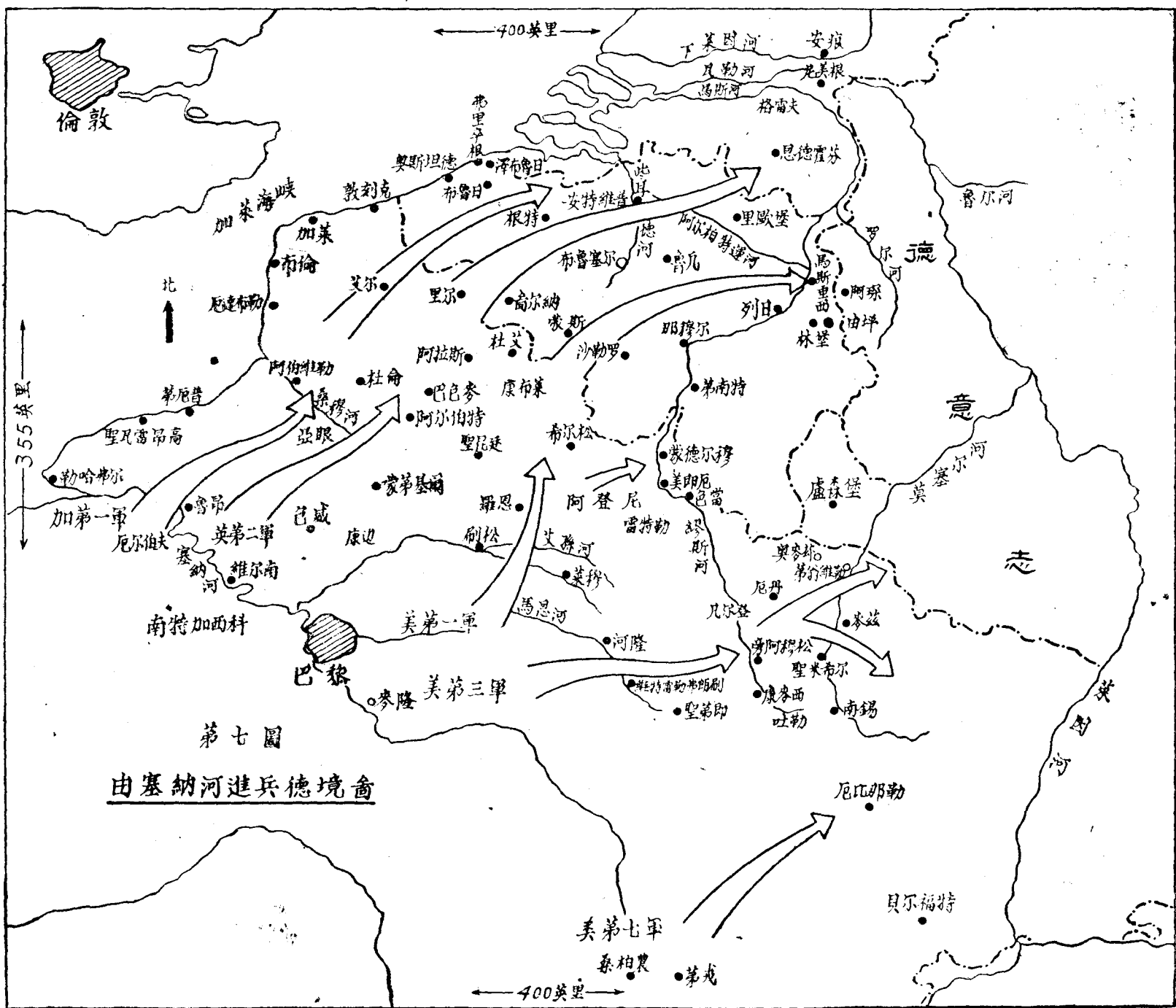
接任其指揮之責。該方部隊，計有塔西尼 Latre de Tassigny 將軍所率之法第一軍，及巴齊 Alexander B. Patch 中將所率之美第七軍，兩軍合爲第六集團軍，亦稱南翼集團軍由戴維斯 Jacob L. Devers 將軍附（時爲中將）指揮之。

三個集團軍各有其戰術航空隊支援之。北翼集團軍由空軍元帥肯尼翰 Arthur Coningham 所率之第二戰術航空隊支援之，中央集團軍由范登堡 Vandenberg 中將（時爲少將）所率之第九航空隊支援之。南翼集團軍由南方前進時，係由一戰鬥機支隊及第十二航空隊之一部支援之。至南翼集團軍改由予直接指揮後，余又以第九航空隊之部隊加強其原有空軍，其後支援南翼集團軍之空軍編爲第一戰術航空隊。

支援各集團軍之各戰術航空隊規定經由空軍上將馬羅里 Leigh-Ma'Oray 同予之統帥報告。受予直接統帥之其餘全部空軍則仍依四月間計劃而無變更，美軍戰略航空隊及皇家轟炸航空隊之作戰事宜，則單獨向予報告。予前已言及，一切空軍有關事宜，均由盟軍副元帥空軍上將泰德元帥調度之。

此時海軍指揮統系無何變動，惟海軍上將蘭穆西 Ramsay 之總部於九月初移至法國。九月末予所負之戰略空軍指揮事宜，改由美國空軍司令及空軍參謀長聯合負責之。

九月一日，我遠征軍中又成立一重要之指揮單位。八月八日，英美各空降師全歸布萊爾吞 Breton 將軍一人指揮，組成盟軍第一空降軍。該軍主要部隊包括美國第十八空降軍團（由八二、一〇一、一七各空降軍組成），英空降軍團（第六第一空降師），美國第九空大隊及皇家空軍第三八，四六兩航空支隊。鑑於空降師對我戰事發展中任務之重要，及爲應乎專門獨立計劃與教練之統一起見雖就字面嚴格言



，空降師一經開始作戰，各師即不復爲一獨立作戰之陸軍部隊，但予頗覺布萊爾吞將軍之司令部及其部應有陸軍番號。該新成立之空降指揮部隊，第一次使用空降師，係在九月十七日，於我地面部隊迅速推進時，協助佔領尼夫根 Uij Megen 及安痕 Arnhem 之萊因河渡口。

我軍原擬使用空降部隊以阻塞巴黎至奧爾連 Paris-Orleans 間之關隙，以防敵田諾曼第半島逃竄，惟以巴頓所部前進極速，致該區被我地面部隊迅速攻克，致無須使用空越部隊。其後又擬用以陸續佔領塞納河與桑穆河渡口，爾後再用於加萊區以切斷德進十五軍之退却。惟各區均迅速被我地面部隊克服，我裝甲部隊與步兵之長驅直入，奮勇殺敵，由此可見一斑。惟至我首次於尼夫根安痕區使用空降軍時，敵之抵抗已趨內強，而吾人遂開始長期之膠着戰，其中若干，殊出意料，以強大部隊與敵相持於萊因河上。

我方計劃，在以最大可能之兵力，向東北方向進攻。其所以選擇該方者實有多面之理由。一則該處爲德，大隊陸軍所在地。二則我急欲奪取其飛彈根據地——不由特此可排除飛彈對英格蘭之威脅，且使敵不得在其國內及軍隊中宣傳彼可攻擊倫敦，且侈談其一新武器足以決此次大戰勝負之謬論。三則因向東北攻擊，我可佔領迫切需要之安特維普 Antwerp 大港，蓋我軍欲大舉深入德境，供應方面，必須先佔領該港也。四則因我需用比利時境內之飛機場。最後最重要之理由即予以夏末秋初諸月間，萊因下游實我進入德國最好之道路，復覺因我軍進展神速，在敵尙未能充分重整旗鼓於安痕區堅決圍守前，齊格飛防線與萊因河或已可渡過並建立強固之橋頭陣地。爲推行此項計劃起見，美方以強大部隊與北翼集團軍

齊向東北挺進，爲隨時準備增加支援北翼集團軍起見，美國三個師復因以完全停頓，以備不虞。同時整個空降師已準備由蒙哥馬利元帥隨時使用矣。

次於北方之主攻部隊者，則爲需以若干部隊向東推進，以與由南方挺進之法美聯合部隊相會，以肅清法國西南全部，而爲掩護我側背最便宜之一法。不特此也，如我取凡爾登—麥茲爲軸綫進攻，可增加奇襲與行動之機會，使敵猶疑，不知盟軍主攻之真正方向也。

自我軍此大部隊渡過塞納河至九月十七於荷蘭擊用空降軍之間，我陸上部隊已有長足進展。八月三十日加拿大第一軍，由塞納河上盧昂以東之厄勒伯夫因三橋頭陣地及盧昂下游各橋頭陣地開始沿海峽前進。九月一日盧昂與第厄普Dieppe均被攻下。首先進入第厄普之部隊包括東塞斯灣 (Essex) 蘇格蘭，皇家營，哈米爾吞輕步兵團，及皇家加拿大步兵團各部隊，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皇家步兵團即在該處作襲擊戰者。

哈佛爾 Le Havre 港被我切斷，但守軍於九月四日拒絕最後通牒，我遂包圍該城。並以猛烈之空軍轟炸支援地上攻擊，投於該城之炸彈，凡一萬一千噸，其中一半，係於九月十日投下。同日英四九步兵師復與加拿大一軍發動最後之地面攻勢，海軍方面由主力艦戰仇號 Kingfisher 及鐵甲艦依雷已 Breous 等艦支援之，計向敵岸上設施射擊十五吋砲彈三百發，十一日午時，盟軍已抵哈佛爾城北郊及東郊，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半守軍七千人遂以城降。

同時，加拿大第一軍其他部隊已沿海岸向東北掃蕩，除佔第厄普外，更佔非康 Recamp 聖瓦雷昂高

St-Valery-en-Caux 勒特雷波 Le Treport 及阿伯維爾 Abbeville 諸小港。九月四日佔厄達布勒 Eperlecques 我方預料桑河穆可能他一障礙，乃亦被我強渡。六日加萊亦被圍，並進抵布倫 Boulogne 近郊。八日加軍入奧斯坦德 Ostend，既佔其海口，復折而向東，九日斥候部入布魯日城。同時加拿大第二軍團其他部隊向敦刻克推進，十一日包圍該城。同日，奧斯坦德與澤布魯日間之布蘭肯堡 Ban Ken Berghen 亦被加第四裝甲師攻下。

是故在渡過塞內河兩週內，加拿大部隊北則已將所謂「飛彈區域」肅清甚多，而東北則已指向些爾德河口矣。沿海地方，敵不得不保持少數海口，頑強防禦。包隆守軍一萬人，至九月二十三，加萊則直至三十日始在轟炸機隊重炸之後相繼落入，加第二軍團之手。刻敦克雖被圍，但予以此種小海口之使用不甚重要，故認爲無須以大兵力攻擊之。至布萊吞尼諸港之敵，估計約爲一萬二千人，予決意與其以全力攻擊之，莫若以最小限部隊牽制之爲佳。加軍向東北直指些爾德河口前進，形成包圍德軍虎口之下顎，其上顎則爲英軍，已佔領安特維普港。

在加拿大軍右方向安特維普與荷蘭邊境進攻之英軍，在此期內，尤足稱道。英軍由維爾南 Verdon 橋頭陣地，以裝甲部隊向安特維普掃蕩，不足四日即推進直線距離一九五英里。八月三十日開始前進，至九月四日，第三十軍團第十一裝甲師即佔領安特維普，港口設備或完整。至八月二十九日，英軍維爾南橋頭陣地最深處已突出塞納河北十二英里。三十日該軍中此進展二十五英里，佔領布威 Beauvais 第十一裝甲師另一縱隊前進三十英里，達到距亞眠 Amiens 南二十五英里處。翌日，抵亞眠，佔領該城，於

桑姆河上建立橋頭陣地，向東北推進。另一英國部隊則折向西北，對向海峽方面進攻。九月一日，英裝甲部隊佔領距亞眠東北十二英里之阿貝特 Albert 及亞眠東北二十八英里之巴包麥 Bapaume 同日傍晚第三十集團警衛裝甲師佔領阿拉斯 Arras。同時步兵已由南方趕到，乃將亞眠交由步兵佔領，警衛裝甲師另一裝甲縱隊則向北進佔領位於阿伯維爾東二十三英里之杜侖 Douleno。

佔領阿拉斯之裝甲部隊一部，翌晨折而東進，佔領杜艾 Douai 而主力續向北進。九月二日晨進展稍慢，惟是日下午及翌日速度加大，三十六小時內前進凡六十英里。於里爾 Lille 東面越過比利時邊境，Tournae (里爾—布魯塞爾大道即在此處切斷) 沿大路向東推進。三日午，該部距布魯塞爾僅二十八英里。同日傍晚到達比京，敵倉庫撤退。九月四日，該縱隊一部折而向東到達魯凡 Louvain 餘部續向北進，安入特維普，由阿拉斯區向北挺進迅速之第十一裝甲師於前進中佔領利里。傍晚安特維普碼頭一帶開始肅清，五日安港已穩入十一裝甲師之手。英師乃向西展開，到達根特近郊，翌日克之。

迤西則另一裝甲師，九月二日晨由亞眠區向西北攻擊，向加萊及敦刻克進展甚迅速，三號，到達敦刻克城南二十七英里之艾爾 Aile。該區嗣由南方前進之加軍佔領之。

英軍距德國本土漸近，敵抵抗亦漸加強。而迅速挺進之勢自佔領安特維普後亦稍殺。但自九月七日三十集團由盧凡東北進，得於阿爾伯特運河上建立較深之橋頭堡，經激烈與膠着之戰鬥後佔領里歐堡 Bourc-Leopold。十二日渡過荷蘭國境，抵恩德霍芬 Eindhoven 七英里七處。三十軍團由里歐堡東進之部隊，刻或已進抵膠斯河。

當英加兩國部隊迅速向東北挺進，掃蕩海峽至維爾南展向內地，及北域安特維普及恩德霍芬一帶同時霍治將軍所率之美第一軍則由越南特一加西科 Nantes-Cassicut 與麥隆間塞納河上之橋頭陣地而東，亦以驚人速度，取三個軍團正面直趨那穆爾 Namur 列日與國邊境。右翼，八月二十九日第七軍團渡艾孫河 Aisne，第三裝甲師則肅清刷松河方面之敵，翌日經激戰後復解放羅恩 Louvain。該師由步兵支援，警戒其側翼，繼續挺進，九月一日到達羅恩東北三十英里之處。在次二日內，縱隊前進四十英里，於希爾孫區渡過比時邊境，到達沙勒維 Charterroi 及蒙斯 Mons。

在第一軍左翼，第十九軍團部隊亦迅速由南特橋頭堡地區向北推進，其前鋒為第二裝甲師。八月三十日，速度益大，一日推進十三英里。翌日又推進二十英里，遂迫近蒙第爾 Monjüher。九月二日，十九軍團在圖爾納南到達比境，計兩日前進六十英里。

因上述進展結果，第七及第十一軍團遂於兩軍團前進縱隊形地區中切斷大量德方部隊。該囊形地區由臧斯起直抵康邊森林——該處德國步兵頑強抵抗第五軍團之前進。第五軍團係第一軍北進之中央部隊。於康邊——聖昆廷線推進則甚速。二日到達康布萊以東之線。其後三日，於袋形地區頂部蒙斯區俘敵二萬五千人。

九月四日，第一軍開始折向東進，第五軍團向右側移動，九月五—六日於色當北渡過穆斯河。九月六日色當被第五裝甲師攻下，其後數日，沿六十英里前線，迅速橫掃比利時及盧森堡境。九月十日該師解放盧森堡，十一日，第五軍團已抵德邊境及齊格飛防線。迤北，則第七軍團部隊於九月四—五日於第

南特附近佔領那穆爾及繆斯渡口，然後沿河南岸而下，直向列日強固之抵抗，業經擊破，九月八日列日遂陷，九日午我軍抵林堡 *Ligny*，距阿琛西南十三英里南。至是敵抵抗漸增，復有大量地雷與無數之道路障礙物及戰車防禦砲。但，於九月十日續有進展，至下午五時二十三分，第七軍團之砲兵首次射擊德國國境。十一日，由坪 *Eupen* 及馬爾美第 *Mamdy* 被我佔領。第十一軍團亦平行前進。九月十一日，到達馬斯垂西 *Mastricht* 迤南則渡過繆斯河。

計不及兩週，第一軍已弱渡萊因，掃蕩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使戰事進入德國門戶。爾後則爲阿理及魯爾橋頭堡之激戰矣。

我部隊右翼，第三軍攻擊之戰區方面，八月廿九日，巴頓將軍之部隊已於維特雷——勒法朗刷 *Vitry-le-François* 附近渡過馬巴上游。卅日，第十二軍團之第四裝甲師於迤東十七英里進向聖第爾，同時第八十步兵師拉迤北佔領馬恩河上之沙隆更北進八英里。卅一日，佔領聖第爾之部隊進向繆斯河上之康麥西 *Commercy*，而第二十軍團則折而東向萊穆——凡爾登，麥茲線前進。翌晨第廿軍團部隊進入凡爾登，渡繆斯河，東進六英里抵通麥茲之大道。翌日，該縱隊復前進七英里，抵厄丹 *Etain*，同時第十二軍團進至南錫 *Nancy* 附近。該兩縱隊間，同時亦有數部隊渡過繆斯，九月二日聖米希爾 *St-Michel* 被我佔領。四日，莫塞爾河一帶活動之斥候，除麥茲南十三英里旁阿穆松 *Port-aux-Français* 外，敵隊部均鑿廖。晨間在該處與敵戰鬥後，德國即退至右岸，隔河砲擊我入城之敵。五日我軍進抵麥茲上游右岸廿八英里重要交通中心之南錫。

九月七日開始在敵抵抗下渡莫塞爾河。至十一日，我軍已在麥茲與南錫間河東岸有强大部隊。同時由圖勒Toul向南推進三十英里以壓迫德十九軍撤退處之貝勒福特區，其他部隊則於十二日渡莫塞爾河，開始向南雪東北移動，結果九月十五我第十二軍團乃進入南雪城。

麥茲方面，巴頓將軍所部於十一日佔領奧麥茲Amets，十二日，進抵麥茲北十二英里第翁維勒Dionville。該城敵防禦甚強，圍攻甚久，戰鬥亦烈。

由以第三軍之前進引起補給上之重大工作。時莫塞爾之敵，抵抗加強，補給問題尤為尖銳。以至巴頓將軍之所部一部已無力行動，亦他能發動大規模之攻擊，如須追擊，亦不能繼續。大致整個東向德軍之陣線，由阿琛區第一軍方面，沿德邊境而南至麥茲南錫及厄比納Epinay我陣地均趨沉寂，漸停前進。

九月十一日，巴齊將軍之第七軍與巴頓將軍之第三軍於第戎Dijon會師，但大部隊之會師之直至第七軍部隊北上擊破敵之抵抗，於九月廿一日於厄皮納西與第三軍右翼連接後方始實現。此一會師，俟貝勒福特間原以西之袋形地區縮小，且加強我陣線——由厄皮納正南恩抵瑞士境，連成一氣。貝勒福特缺口雖被我封鎖不能逃竄，然敵仍在全區繼續頑抗，顯係使用其一貫非高壓之下決不放棄一寸土地之政策。惟此政策反於我有利，敵既牽制於該處，即不能撤退以對抗我北方萊因下流作戰之空降部隊。至此全線遂演成進遲緩之苦戰（少數例外即將述及），直至十二月敵發動反攻，與一月間我亦發動攻勢時為

第十章 德國國境線上

我軍在德國邊境上之滯留前進，一部由於予之決以大部兵力用於北面，期於萊因河下游齊防非格維主要，塞地區外取得側方之橋頭陣地。又鑒於通往柏林之主要大路（德國北部平原平坦之地）位於北部萊因河外，而南部因多係山地與森林地區，不適用於吾所希望之速進，與續行擴大戰果之行動，各指揮官與予均同意以最大壓力用於北方為是，時安特維普通海道路仍在敵軍之手，但予以我軍可能迅速迂迴德軍北翼，使予同意暫緩肅清要港安特維普之計劃。

佔領萊因河上各大橋之戰鬥，分為兩部。一為空降戰——暗號為市場（Market）——其目的為奪取馬斯河，（Mass）瓦勒河（Waal）及萊因下流格雷夫（Graef），尼美根，及安痕各處重要橋樑。空降戰所用部隊有美國第八二空降師，一〇一空降師，英軍空降師一師，及波蘭第一傘兵旅。英國之空軍師降落在安痕區最北部，美國第八二空降師降落在尼美根區，美一〇一空降師降落在恩德霍勞北聖歐登維德區（St. Odemrode）。而以英第二軍之裝甲部隊，步兵，由阿勒伯特，運河及厄斯高運河之線速向北進，以急援空落部隊。裝甲部隊與空降部隊連繫後，經空降部隊所佔橋樑，向須德去推進，如成功，則可切斷荷蘭西部敵軍陸路之出口。地面部隊之作戰，暗號稱，為化國（Carica），係取狹窄正面前進，沿途大部僅有一條道路為其父進線。其前進軸線計經恩德霍勞，聖歐登維德，維格勒（Veghel）格雷夫，尼美根，安痕

，阿柏勒多恩 Apeldoorn 等地。

九月十七日，我空降部隊主力首次降落。其後數日，天候時有不利，但後續部隊及增援部隊仍繼續降落。在途中及降落區之最初損失殊屬輕微。布萊爾吞將軍，為如在降落前以大量飛機轟炸高射砲陣地，可以大大減輕犧牲，由此證明非訛。此次轟擊，由皇家轟炸機隊及美國第八航空隊兩方重轟炸機擔任以制壓降落區敵飛機場與沿途之高射砲陣地。十九日，英軍第二軍地面部隊，由南方推進，該軍除對安痕區索因河下游以北之部隊尙未取得連繫外，對其餘各空降部隊均已取得連繫。英第一空降師在索因河下游以北地區在敵優勢兵力（包括若干裝甲部隊，予之情報參謀人員已預料該區有裝甲部隊矣）英勇堅守。結果，敵部隊對我運用於該方之戰術力量頗收功效。

九月十七日，英警衛裝甲師已向北推進，但遭遇強烈抵抗，使其攻入恩德霍夫之一〇一空降師之相會發生遲滯。至十八日兩部始確實會師，英警衛裝甲師旋即速向八二空降師所佔領之格雷夫雅遜。由格雷夫至尼美根間地區早已由八二空降師佔領，故裝甲師之進抵尼美根得以迅速無阻。惟該城本身，則仍由敵固守，瓦勒河上衝要大橋亦在敵手。該橋為一鋼骨泥現代橋樑，凡五孔，長約六千英尺，為重要爭奪之地，無此橋，則瓦勒河即應為一可怕之障礙。十九日，我軍試用裝甲部隊衝達該橋，因敵在該橋附近房屋所配置之戰車防禦砲火太猛，結果失敗。翌日，八二空降師一團乘衝鋒艇奪橋之上游渡河，扼守該橋北端之敵猝不及防，該橋北端乃被佔，同時英軍已佔領橋南端，當晚於掃清地雷後，裝甲部隊即通過該橋向北前進二英里。嗣於該處遇敵戰車防禦砲甚多，遂被阻而止。

其後數日，尼美根區與安荷間兩方混戰激烈，直至廿四日，大部隊英國步兵始抵萊因下游，砲兵乃得以火力援助河北岸被圍之英軍第一空降師。

九月廿三日，第一空降師陣地，爲危險，第二軍乃允許第卅軍團，萬一情況不能好轉，不妨將該空降師撤退。廿四日，北岸之部隊已逐漸被壓迫縮小範圍，困守於方圓約一千公尺或一千五百公尺大小之地。第卅軍團下令不避任何危險援救該師。敵不斷以大砲，迫擊砲及飛機轟擊該區。九月廿五日，軍團部乃命河以北諸部隊均退。萊因河下游。當夜第一裝甲師二一六三人乘夜分小股經敵線渡河撤退。該師損失慘重，計死傷失蹤者凡七千人。

當渡萊因河尙未完成時，戰況確於我爲有利。因敵不斷攻擊我薄弱之交通線，使我不得不暫由尼美根區調出裝甲車部隊以保持惟一之道路，惟該線尙能堅守，即在敵不時砲擊下。補給品仍得通過。嗣以較強大步兵部隊到達，交通線加強，走廊乃向兩側展寬。英軍並向西推進以與其他英加北上部隊會師，以便最後沿瓦勒及馬斯建立一堅固陣線。走廊東面，亦行加寬，以使北集團軍與中央集團軍連成一線並使克萊夫置於我射程範圍內。

「市場」之戰爲我盟軍空前未有之最大空降戰。在九月十七至卅日間，由飛機用降落傘降部隊二〇一九〇人，滑翔機降落一三七八一人，九〇五人，則由先行降落之空降部隊修成之跑道飛機降落。除部隊三四八七六八人外，又空運補給裝備五二三〇噸，車輛一九二七輛，炮五六八門。擔任支援之空軍，以飛機補給孤立之部隊極爲勇敢，共出動七千八百餘次。

因予決定欲於敵沿萊因河之防禦尙未鞏固前集中全力，直搗德國心腹，遂使打開安特維普港併成爲我主要補給基地之工作所生延誤。其全部責任由予負之，予相信就實際可能之效果言，殊值得吾人一冒預料應有之危險。倘使我軍不向北東兩方推進，以扼守安特維普迤北馬斯河及瓦勒河之線，則該港勢必時時受威脅，如是不特後來敵自厄非勒（Euphrat）區出擊時可同時攻擊安港，且可由荷屬方面就近向該港攻擊也。

「市場—花園」之役既終，北翼集團軍遂受命以開闢安港爲其重要任務。安城及河港設施雖於九月四日被第卅軍團佔領，一切頗爲完整，但在些爾德河口之水雷尙未肅清，而控制通安港海道之南貝夫蘭及瓦勒希倫（Vlissingen）島均入我手之前，則安港始終仍屬無用。進攻該處，須使用兩棲部隊，於是九月未及十月初，加拿大第一軍軍部即着手擬訂海陸空連合作戰計劃。

加拿大部隊，爲參與該役部隊之一部並任兩棲部隊之支援，十月中由安特維普北向南貝夫蘭地峽攻擊。十月廿四，於克服翁斯得雷希（Waalvliet）之抵抗，其側翼因以圖獲掩護後，加拿大第二師折向西徐徐沿南貝夫蘭與大陸銜接之狹窄土腰前進。進展極爲困難，德方抵抗甚強，我士兵每在水深沒腰之情況下作戰。

但加軍繼續前進，至十月廿七日，該軍已到達土腰西端運河之線。加軍復於運河南端渡河，向前推進，與十月二十五日—六夜間在南貝夫蘭南岸登陸之英軍五十二師部隊相距僅二英里半。二十九日，遂行會師。至卅日，南貝夫蘭全被肅清，英加軍沿連接瓦勒希倫島地峽繼續攻擊。

瓦勒希倫島上之敵，爲德軍一師之殘餘部隊，該部由南貝夫蘭逐漸被迫後退至此，傷亡甚大，另一部則爲第十五軍所部，因我佔領安特維普，乃由海道突圍渡蘭德河口抵該島。爲肅清該島，加軍由西方攻擊；十一月一日登陸於西卡培勒 Westkapelle 及弗利辛根 Vlissingen 之兩棲部隊，則向東向北攻擊，以夾取島上各據點。兩棲部隊中包括皇家陸戰隊突擊第四旅，及步兵五二師之兩團營，在海軍炮火掩護下乘海軍衝鋒艇登陸，甚爲順利。此次兩棲戰之成功，多賴英海軍之支擊艦隻，不惜英勇置身於陸上，炮兵之近距離射擊，以吸引其火力，俾突擊隊與第一線部隊得以較小犧牲遂行登陸，否則犧牲必極重大。空軍方面，亦以強大兵力在極惡劣天候下對全戰役作極寶貴之協助。其中尤可述者，即轟炸機隊以飛機觀確轟炸破壞堤岸之成功也。

地面部隊，三路夾擊經氾濫後極困難之地形，冒重大犧牲，在敵頑抗下英勇推進，佔領維爾 Veroe 及米得勒堡 Middelburg 肅清敵之抵抗。至十一月九日島上一切抵抗停止，俘敵約一萬人，師長一人亦被虜。

南貝夫蘭及瓦勒希倫既下，安港之陸路乃通，但以此些爾德河口水雷甚多，須加以掃除，始能使用。海軍方面立即進行掃雷，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安港遂成爲我軍補給港口，第一批船隻乃開始起卸矣。惟敵亦認識該港爲我補給基地之重要性，同時乃開始以相當力量之飛機及飛船轟擊該港碼頭及區域。此種武器其擾亂作用與其攻擊倫敦者相同，但其對該地軍民人員之巨大損害及對交通與補給工作之擾亂，爲時頗短。安城市民，忍受攻擊之精神與倫敦居民同，工作如常，毫不畏縮，其於我戰爭推進協助

甚大。厥功甚偉。敵以V式武器攻擊船塢碼頭及岸上設施外，並使用大量魚雷艇及小型潛水艇對攻擊我海上艦隻運輸，惟因我海空軍處置得力，對敵擾亂我補給輸送之一切企圖均克順利應付。

安痕—尼美根之役與肅清安得維普通海道路之役爲九月下午月及十月與十一月初較著之成果，其餘在面北而東各線之膠着戰，就全役之總的發展言，亦同樣重要。在此期中我軍有兩大目的：一爲向東進至萊因河向北進抵馬斯河，二則利用我前線與萊因河間之地區爲一大「殲滅場」在此區內或與敵作大規模決戰。或盡量予以殺傷，俾我進抵萊因時，敵已無多力量隊抵抗我渡河部隊，並阻我突破進行機動戰。

我軍進抵萊因，固未如預料之速，而除敵在十二月自行發動之反攻外，亦尙無決定，但敵在人員裝備上每日所受之不斷損失，均足減弱其兵力，及至最後我主力攻擊開始，勝利遂屬必然矣。至九日晨時，敵傷亡被俘，若合因戴維斯將軍由南方進攻而陷入我重圍之敵，及該部與布萊德烈將軍拉貝爾福特間隙會師成功後敵所受之損失，爲一百萬人。至在法國西南孤立之德第一軍殘部，則分向法內地軍與我投降。其最大一批爲被圍於維爾Lore以南之敵，毫未抵抗，即以二萬人全部投降。其後經三個月不斷之激戰，至一月中旬俘虜總數增至一百五十萬，足見不斷予敵以兵力消耗也。德軍雖受重大損失，然仍頑強抵抗，蓋戰事已進入於其所謂「神聖之國土」，不由不以倏頓族之怒火與頑強死戰也。我補給之困難，與地形之適於防禦，亦有助於敵。此外，此期我所遭遇之天氣，於敵亦極有利。十一月間雨水之多爲歐陸多年所未有，至我全線發生氾濫，較小道路盡成泥沼戰車戰鬥與汽車均因以活動受阻。凡此種種因

索，均使敵易於利用比較沉靜之戰況，於我進軍前方，敷施地雷與詭機，而增加我之困難。

困難雖多，但我之成果仍夥。九月十一日，第一軍部隊已自特里爾 Trier 區進入德境，十二日自由坪之東進入阿琛區。敵在阿琛抵抗甚力，但至廿日，阿琛已三面被攻，受猛烈砲擊。迤北，十月二日第一軍亦向德境進攻，首兩日即突破齊格菲防線三英里正面，其突破口之南端，距阿琛北約八英里。其後數日由北面通阿琛僅餘之兩公路，亦被我切斷，守軍遂陷於孤立。同時，第一軍東向攻 托爾堡 *Tollburg*，巷戰極烈。十月十三日，第一軍由東面入阿琛，至十九日，雖經敵利用設防之房屋及地下室頑強抵抗，阿城之半已被肅清，因我飛機及砲兵轟擊，該城已成廢墟。我攻擊既已奏效，敵之抵抗漸轉薄弱，十月廿一日，德國第一個大城之守軍卒同我第七軍團第一步兵師部隊投降。阿城陷落後，第一軍攻擊暫停，直至十一月全線又恢復攻勢。

第二軍方面，九月十五，南錫被下。惟麥茲因其外圍要塞強固，仍在敵手，至十一月廿二日始被攻克。在麥茲以南草塞宙河之線，第三軍徐了向東前進，推進約廿至廿五英里，大致與莫塞爾河之線平行。更南向，則第七軍及法第一軍，由尼比那勒徐徐搜索前進，進入佛日山區，並攻貝爾福特缺口，與第三軍前線叫成一氣。

十月間比較沈寂之戰爭，至是遂使我進入便於十一間向敵發動局部攻勢之位置矣。

十月間，我新組織正式開始，自此戰術空軍遂更受予之直接指揮。十月十五前，盟軍遠征軍之空軍部，由空軍上將雷馬羅利指揮，有其獨立之司令部，而由予之副統帥泰德空軍元帥居間承轉。至十月間，

得空軍詳通知，欲馬維里將軍至中印緬戰區負較重之任務，蓋以氏經驗豐富，調至中印緬戰區後，當於作戰更有裨益也。予於此請，殊出勉強，惟一經變動，予以爲雷馬維利將軍既去，則此後戰術空軍苟能直接爲統帥部之一部，運用當較爲安便。十月十五日統帥部乃設空軍參謀處，戰術空軍之計劃與作戰參謀即併入統帥部。後不久，十一月十四日，馬維里將軍於赴任途中以失縱間，在共同作戰中，頗受此損失，不啻與予個人及予之僚屬以一大打擊。

安特維普港開闢後，我補給困難大見減少，但德軍則利用我初期補給困難時，趕速組織人民手榴彈師 (Volksgrenadier) 若干以增援齊格非防線。此等部隊初期之作戰價值甚低，惟布萊德烈將軍與予均認爲如不能迅速攻擊齊格非防線，則夕日此等兵力，必逐漸於敵有利。

在此期中，予之作戰計劃爲：北翼及中央集團軍應推進至萊因之線，扼守自萊因河口迄崩恩鎮 Bonn 或弗蘭克福之綫；(至少亦須握守自萊因河口迄杜斯爾多夫 Duisburg 之綫) 然後再圖渡河深入德國腹心。我軍依萊因天險，比較於集中兵力於一點以行突破，而沿綫其餘各處則以較少之兵力守之即足。

十一月十五日第廿一集團軍開始向東推進，但因天氣惡劣，前進甚緩，直至十二月四日馬斯河西岸袋形陣地內之殘敵始告肅清。欲渡斯河直接攻至萊因，吾人認爲甚妥，且認爲部隊須大加整理，而後始了由尼美根區沿兩河間比較乾燥之分水嶺向東南前進，爲達成此種突破，必須縮短北翼集團軍之正面，以集中兵力於進攻之一點。因廿一集團軍兵力有限，不能一方圍守全綫，一方又同時發動攻勢勢必由第十二集團軍接替其防綫之一部，而此則惟有第十二集團軍於擊攻阿琛以爲犧牲方能實現。予對於此點

，殊不贊同。乃決定廿一集團軍暫緩發動大規模攻勢，待中央戰區向科隆推進有相當進展時再行發動。阿琛區十一月十六日第一軍及第九軍於一時半之空軍與砲兵轟擊後，開始攻勢。美重轟炸機一千二百架，投彈於厄希威勒 Eschweiler 北與杜倫 Duron 西之堅強陣地。同日下午，皇家轟炸機亦轟擊杜倫與朱里希 St. Trond 兩城幾全攻勢由兩大方向發動，一由阿琛東向厄希威勒，一向東北攻擊蓋倫克深 Gerendikfelden。在阿琛以東，敵盡被出托斯爾堡以外。該城一部份入於我軍之手，已達六週，其餘部份我軍則據與敵優待。廿一日我軍突入厄希威勒，激戰後翌日被下。同時戰事沿河右岸推進入阿琛東南許爾特根 Hürtgen 森林，此區進展，使杜倫進入我攻擊範圍之內。

十九日，北克蓋倫克琛，第九軍徐向前進，十二月三日，到達羅爾河。第一軍在南方則前進尤慢。計第一第九兩軍初用於阿琛區，為十四師，後增至十七師，及攻勢最高潮時，在廿四英里正面第一綫之部隊多至竟達十個師之多，可能展開之兵力至此已達頂點。然兵力集中雖大，戰術戰略空軍之空襲雖強，進展仍緩，戰鬥亦烈。由我前進之報緩，足證在九月間我突破齊格菲防綫後沈寂期間敵曾加防禦工事。

當第九軍於十二月三日到達羅爾區時，布萊德烈將軍認為施米德 Schmidt 河閘（可氾濫全羅爾流域）當在敵平時，不可冒然渡河。時德第六裝甲軍已開至萊因河西，如美軍渡羅爾河，則德方可決水氾濫以淹，美軍攻擊部隊余命空軍轟炸該處河閘令發即至，轟炸準確，直接命中多處，其建築惟未能破壞河閘，一則因天氣不良，不能集中必需之彈量於一處，再則因敵能調節水位高低之故。布萊德烈將軍乃下

令第一軍前進佔領之。十二月十三日第一軍開始向河開攻擊，待爾後敵在厄非勒發反攻時，攻擊河開事仍在進行。

同時，阿登尼 Ardennes 之南，第三軍於十一月八日向薩爾 Saar 發動之攻勢，頗有進展。麥蓋北莫塞爾河東第翁維勒區建立之各橋頭陣地，於十四日均已銜接，四日後，橋頭堡部隊，數處越過德國國境。迤南則麥茲爲我切斷包圍，但該城雖於十一月廿二日失陷，其要塞仍繼續抵抗，掃蕩之艱難工作直至十二月十三始行完成。至十二月五日，第三軍之右翼爲與第翁維勒前進之部隊協調起見亦由麥茲，南雪區向東推進至薩爾河，逼近該河十六英里寬之一段。於薩爾勞各區建立橋頭陣地三處，並與齊格非防綫主體接觸。該處第三軍攻擊之正面，麥爾粹格 Metzer 南薩爾河上之防綫，爲敵防禦最強之一段，扼守莫塞爾河與萊因間之三角地帶。第一綫雖連續不斷，但縱深不大，緊在薩爾河東岸一帶。其稍後之防綫，力量較強，係以若干要塞組成，縱深可二英里半，經過勒巴里 Lobach 之前連續通過薩爾布魯肯森林，於薩爾布魯肯域米十哩與第一綫又相接。第三軍迅速前進之後，遇薩爾區之防綫，攻勢稍挫，因此苟欲再發動攻勢，部隊必須重新整理，並加強較勤之支援。予雖希望第三軍能在薩爾區獲致完全勝利，然未嘗予以時間上之限制。第三軍最後對薩爾之攻擊擬於十二月十九日開始，此後則不論結果如何，若干師部隊擬轉移至北方以協助萊因方面與攻入德境之主攻。惟十二月十六日德軍在阿登尼發動反攻，使予計劃破壞，原定十九日之最後攻擊，因第三軍須牽制敵突破之南側翼，並準備爾後加以反攻之故，至是遂成爲不可能。

在第六集團軍方面，法第一軍之十一月攻勢，於月之十四日開始。一週內，貝勒福特間隙被我突破，我軍遂抵萊因河。廿二日貝勒福特之抵抗完全肅清。其突破，於廿二日完成，德佛口一帶陣地側方乃受威脅，第七軍正面之敵乃被迫向北總退却。該處第七軍部隊，與法第一軍同時發動攻勢後，即沿通佛日各山隘之各道路艱苦推進。德軍在布拉蒙 *Barnant*，拉昂雷達伯 *Raon l'etape*，格拉德美 *Gerardme*，聖提厄 *St. Etienne* 諸城與握守山隘各小村，頑強守禦，德軍一日不放棄諸點，則佛日山脈即為一防禦綫。迤東平原而無法通過之阻壁。因我軍自諸城南方迂迴，乃逐一陷入第七軍部隊之手，第四步兵師，迅速擴大此戰略成果，進抵薩爾堡。廿一日，敵遂以該城降。同時，法在第四四步兵師右之第二裝甲師迂迴薩爾堡，突破薩弗恩 *Sarrebourg* 山隘，翌日薩弗恩城亦陷。廿二日各縱隊，復向該城北東兩方推進，乃突入萊因平原。廿三日，法第二裝甲師到達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城內之敵雖迅速肅清，但外圍要塞之一部仍繼續抵抗，直怕廿七日始止。

廿四日，敵自東北開始反攻，其攻擊目標直指薩爾堡，並有切斷第七軍回萊因急進後所形成之走廊之企圖。我軍初時失地多處，但經我第四十四步兵師奮戰，敵不得進，所失陣地亦收復。迤東，第七九師於法第二裝甲師後方實行掃蕩後復向北前進，與四十四師部隊迅向哈根諾 *Hagenau* 推進，十二月十二日佔領之。

右翼方面，法第一軍俯向萊因平原之前進為敵對其交通綫之反攻所遲阻。法裝甲部隊廿日抵萊因後折而向北，廿二日即將穆勒霍斯 *Mulhouse* 肅清。該部進展神速，敵第十九軍山城逃出之一部參謀人

員亦被俘。德軍對交通綫逆襲，我前進縱隊在穆勒霍斯東萊因河一帶所佔之陣地乃被迫放棄一部，但至廿七日，又復奪回。

在第七軍到達斯特拉堡區萊因河之北縱隊與法第一軍到達穆勒霍斯附近萊因河之南縱隊之間，該兩軍部隊徐徐經佛日山前進，以縮緊包圍德軍在科勒馬Ober附近頑抗之德軍。

十一月廿七日予利用便於我軍進攻薩爾盆地之戰略良機，命第七軍於迅速整理後，即向北攻擊，以突破萊因以西之齊格防線，於普登勒澤瓦德Pläberwald西向進攻以與中央集團軍南翼會師。此由西及西南方之進攻，直有助於第三軍對薩爾之攻擊。至十二月中第七軍即沿廿二英里正面越過德國國境，於威孫堡東北深入齊格非防線。我在薩爾與威孫堡區之進展，牽制敵軍四師，倘能繼續前進，德軍即不得不自北方調兵來援，而直接有助於我北區之攻之行動。同時由佛日山被逐之敵，仍在科勒馬區萊因河西保其橋頭陣地。法第一軍因最近之攻勢兵力稍弱，不能予以肅清。此橋頭陣地，其後稱爲科勒馬袋形陣地，殊予我作戰以極不利之影響，直至加以肅清後始不爲我患。

第十一章 盟軍阿登尼反攻經過

我軍既決定以最大力量用於阿琛區，並以其餘抽調之部隊用於保存薩爾—威孫堡方面之進展，則戰線上其他部分僅能用單薄之兵力加以扼守而已，其中尤以厄非勒(Eifel)區爲最薄弱。自特雷爾(Trier)至芒蕭(Monschau)間僅有四個師担任七十五英里正面之防禦。予之敢於冒險作此部署者，實以該區無戰略自後方又無大兵站，且地形亦較其他各處困難之故也。

當阿琛方面，我軍向羅爾之攻勢因等待佔領河閘致受阻滯，而南方之攻勢亦漸趨緩慢之際，忽覺德國之裝甲部隊開始由前線後撤，其陣地以「人民手榴彈師」接防。我各情報機關努力偵察，冀明其撤退地點及其企圖，但無何結果。予之統帥部及第十二集團軍，原已認爲敵可能在阿登尼方面實行反攻。蓋美軍因欲抽調部隊在東處從事攻擊，在阿登尼方面之兵力，已極單薄，而隆斯特德元帥反向此沈寂之區增兵力多至步兵六師，其所增兵力已超出其安全所需之數，種種跡象，頗啓吾人疑竇。惟並未十分料及隆斯特德之利用冬季在該方面發動大規模之攻勢，竟如此一一成爲事實，蓋當時吾人有一信心，即敵在此發動攻勢，我方亦能應付之，且結果終將於敵方極不利也。然不幸言中，敵竟出此一策，其一九四〇年第一次突破成功之作戰計劃與戰略。在氣候不良，我空軍不便行動之下，又重演一次。敵所以冒此巨險，實欲藉此打擊盟軍指揮部之意志。蓋我方之決心在始終保持，如火如荼之無情攻勢，我軍不欲敵

如何抵抗，已由海灘直超齊格非防線，倘敵此次反攻，能降低我此種決心，則其犧牲固亦有其作用在也。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敵於極機密之準備後開始反攻。時布萊德烈將軍適來統帥部商討人員補充問題，予等忽接報告，謂：美軍陣線已數處被敵突破，敵方使用戰車。予感於敵來勢汹汹，不似局部之逆襲，當即囑布萊德烈將軍將第十裝轄師由南向北移動，第七裝中師由北南下，同時向敵攻擊之側翼前進。並命兩翼各軍長隨時準備候命，於必要時將多餘之兵師立即開往該處使用。予之參謀亦立即命各預備師向前方移動。其中最重者即為第一〇一空降師之移動，該師原為統帥部預備隊，茲則奉命開往巴斯托尼 Bastog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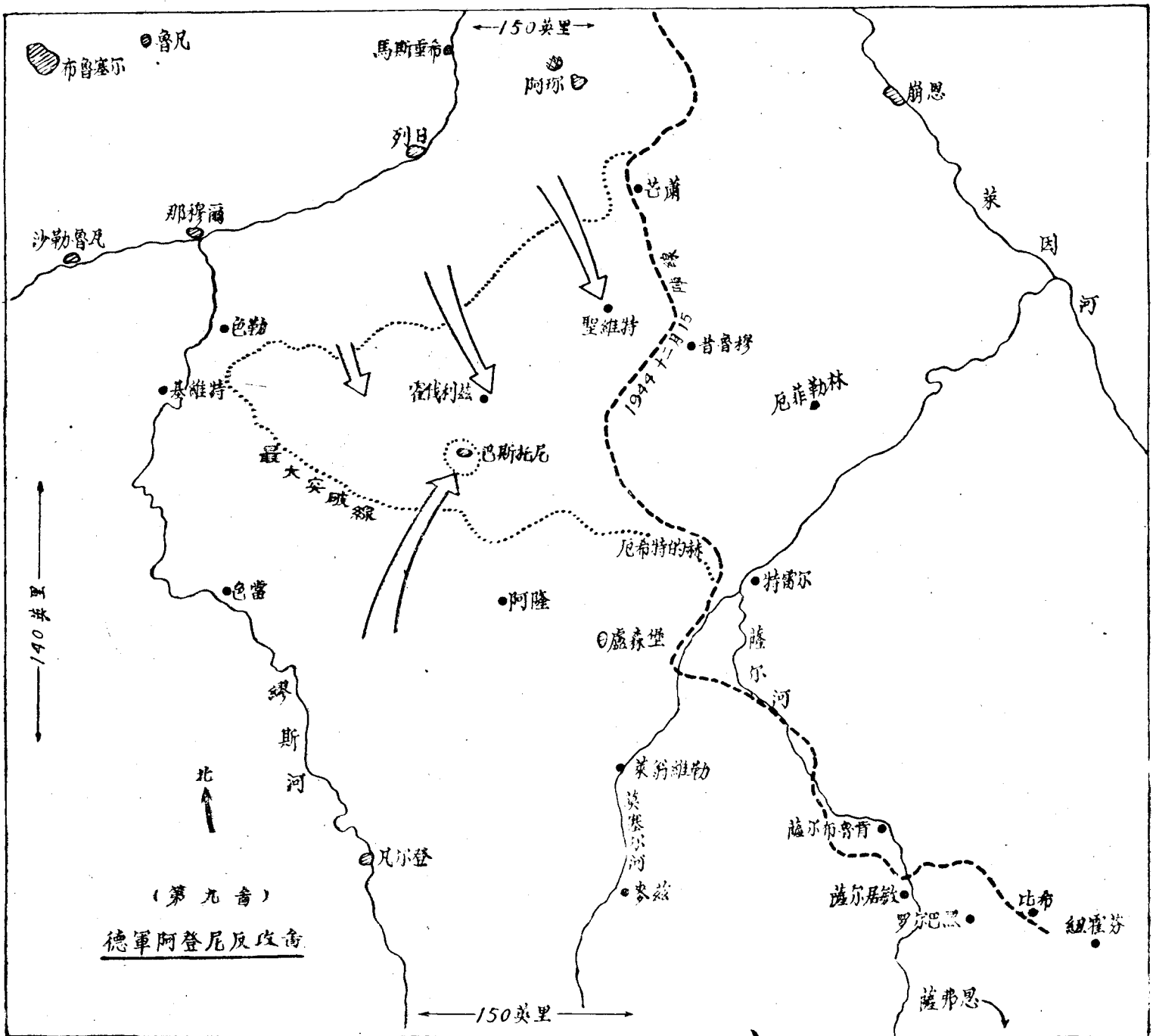
翌晨，十七日，布萊德烈將軍返國其總司令部，以便密切掌握時戰況。就當日及第二日之形勢觀之，顯見敵乃以全力出擊，冀分割我陣線而要我作戰趨於紊亂。

敵之總計劃，依我當時之分析及爾後事實證明，係以突然之閃擊，突破我稀薄之防禦線，直趨列日那稀爾之穆斯河上。列日為我自北面供給第二集團軍之補給及交通中樞，敵由北方佔領列日後，希望迅速推進，傾力取我最大補給港口安特衛普。敵如加以佔領或破壞，殆將使我無法補給，同時可將北方之英軍以及美第十九軍與第一軍之一部與一部之美法軍切斷，使其處於孤立，而敵則北自荷蘭南自比利時出擊加以各個擊破之。敵攻擊安特衛普時，又或可以荷蘭方面之傘兵與步兵協同之。

總計，敵此後使用三四軍，即第五裝中軍，第六裝中軍，而以第七軍支援之。合計共步兵十四個師

戰車師及輕裝甲師十師。陸軍元帥隆斯特德親自指揮，由以後俘獲之作戰命令，證明敵此次出擊，乃最後絕望之掙軋，其所有之預備隊均傾注於此，此與吾人憶測，正相符合。除主攻部隊外，敵並使用美式裝甲備之裝甲旅一旅，其任務在任德軍攻擊先鋒，於我陣線前後附近造成恐怖與混亂。全區各處均有敵傘兵小部隊降落，就中尤以馬爾美的區爲多，計降落一營之衆，而小股傘兵及我前後時殘留我軍後方之間諜人員，則大肆活動以擾亂重要橋樑及司令部，其擾亂範圍遠至巴黎一帶。自我登陸以來，德空軍之積極支援地面部隊戰鬥，尙以此爲第一次，不僅攻擊我地面停放之飛機，且襲擊全比利時之飛機場與設施。例如，一月一日，德空軍集中自我登陸以來數目最多之飛機襲擊我荷比境內之機場，一日間出擊不下八百次，我地面飛機損失甚大，惟敵當日損失亦達二百架。

予既判明敵企圖突破之範圍後，立命全線停止攻擊而集合所有預備隊，以攻擊突入之敵之兩側。予之計劃爲堅守突破口之肩部特別北部之芒蕭區，與南部之巴西托尼兩地，藉阻敵在繆斯河以西，或在利日—那穆爾區實行突破，然後以巴頓將軍之一軍向巴斯托尼—科隆，方向反擊之。其後視巴頓將軍作戰之結果與進展，復以蒙哥馬利元帥之部隊，發動另一攻擊。予又令戴維斯將軍儘量向其左方伸展，以接替第三軍之防地，除酌留少數部隊担任掩護重要交通線之任務外，其餘凡可抽調之美軍各師統次準備隨時調用。予並令其必要時可放棄陣地，以使陣線延長後兵力得以保持。予於十二月十九日晨，在凡爾登親自口頭下達此命令，各有關陸空指揮官亦奉命前往參加受命。其後予復補元原命令，令其準備撤退至貝爾福特—佛月了一線，以便救出佛日，萊因，及齊格菲間三角形陣地之部隊。關於北翼方面，予亦以同



(第九卷)
德軍阿登尼反攻奇

樣指示，授予蒙哥馬利元帥。

十二月十九日，予深覺布萊德烈將軍之左側翼與右側翼分隔過遠，且其司令部設于盧森堡，其指揮及交通僅局限於突破口之南區，突擊部逐漸加大，彼突已不能指揮大突擊部南北兩方之部隊。予乃就突擊部我軍扼守地區內，通過基維特—普魯穆，由東至西劃一作戰地境線，將基普兩地劃歸北集團軍担任。線以北之所有部隊，包括美第一及第九軍大部與第九航空隊之一部，分別暫由蒙哥馬利元帥指揮與第二戰術航空隊司令官甯翰空軍中將指揮。如此，使布萊得烈將軍之司令部便於指揮突擊部以南主義由美第三軍與加強之第十九戰術航空隊所組成之各部隊。

敵突擊時我軍首當其衝者為握守厄菲勒—阿登尼區單薄之四個師：即第四、廿八、一〇六步兵師，及第九裝甲師。各師雖被敵迂迴及被敵之突破所分割，仍能阻敵，其不能速進，第七裝甲師於最危險之首數日，固守聖維特之重要地區使敵不能加以佔領。至十二月十八日，一〇一及八二空降師到達作戰區內，敵突破衝勢，尤見受阻。該兩師係萊穆區之預備，開至前方，由第二集團軍指揮。第一〇一空降師，在裝甲部隊支援之下，固守巴斯托尼道路中樞。該地受敵完全包圍凡五日，敵以數倍優勢兵力不斷攻擊，終不得逞。然因使用此數師之結果，已使戰區預備隊全部用盡，及第十一裝甲師由英國開到，即奉命迅速集結於萊區，以警戒中央地區，必要時並擊敵向穆斯急進之攻勢第十七空降師亦由英國調來，以協助第十裝甲師警戒基維特南之穆斯河線。為重行編組預備隊起見，又提前由英國增調步兵若干師來大陸方面。

及至一週末，我方在突破口北側支撐力漸強，同時並調集美軍一個軍團之兵力，由科林將軍指揮，準備反攻一面巴頓將軍亦開始由南方向莫塞勒河以北轉移六師兵力。第廿一集團軍，亦收集預備隊並置一個軍團於布魯塞線區，由霍羅克斯Horsoks中將指揮。突出口兩側之芒蕭與尼希特納^赫Echternach兩地均由我固守，因而突出部形勢漸穩。但敵突破部隊仍向西推進。北面，繆斯河自基特以上各橋樑，由第十七空降師與第十一裝甲師掩護尙稱確實，但迤南各渡河點則極單薄。爲防禦此諸渡河點起見，予下命，凡屬可能抽調之後方部隊及勤務部隊及步兵六營，一律開至繆斯河，以資防守各橋，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決不許其心好落於敵手。

因巴斯托尼方面，一〇一空降師與其他部隊在優越之敵攻擊下，艱苦防禦，憤勢頗危，布萊德烈將軍意欲以巴頓將軍之第三軍由阿隆—盧森堡區向北攻擊，至遲須於十二月廿二日（星期五）以前開始動作。巴頓將軍准開始攻擊，惟予告以在攻勢開始前，必須使其右側在特雷爾方面，先獲絕對安全，乃可動作，蓋德第七軍隨時有在該處發動新攻勢之可能也。余又謂，攻擊時，須劃分若干階段，逐步推進，兵力尤應妥爲掌握，以免分散與浪用，以待蒙哥馬利元帥能由北共同夾擊之。

二十日前，天氣極不利。由十六至廿二日，地面大霧，敵利用該霧向我攻擊。我空軍除執行少數特殊艱險任務外，全不能對戰事作何協助。結果，敵地面部隊遂得充分利用奇襲移向我防禦部隊。但，至二十二日，天候漸佳，我空軍開始向敵交通線作麻痺性之攻擊，同時第三軍由阿隆—盧森堡區向東北攻擊。此次戰事因由敵行形動，我方欲先定空軍作戰計劃，（如諾曼第戰役之時者）。實不可能我空軍攻

擊敵鐵路網之目的，在不顧目標區及英國基地天候之惡劣，壓迫敵鐵路兵站末地後退，因敵攻勢之擴大，與德軍源源之補給，大部賴鐵路交通也。重轟炸機之出擊，任務達成，對阻敵坦路運動所施行之近距離攻擊更有助於空衛隆斯特德之行動。全期中戰略空軍轟炸萊因東之兵站擾亂聖維提各處之交通中心，戰術航空隊之中型與輕型轟炸機則破壞橋樑、司令部、堆積所及戰區向其他各目標。戰鬥轟炸機大肆活動於戰鬥區域內外，擾亂敵公路及鐵路運輸，由俘虜證明我轟炸極為有效，敵油料，糧食及彈藥極為缺乏。十二月二十四日，我空軍又一致襲擊敵飛機場，俾減少敵戰鬥機之活動而使我戰鬥轟炸機更得集中攻擊地面之目標，而無須分力從空戰。自登陸以來，德空軍之能從事空戰，尚可以此次為最激烈。

● 第三軍之第四裝甲師，於敵頑強抵抗中向北攻向巴斯托尼。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該師與固守該重要鐵路網之守軍取得確實聯絡，並使敵不得再向此一側翼進展。該守軍同時又獲得空中補給。此一攻擊，同時又由突擊部之北部收離強大敵部隊。至二十六日，沿穆斯河之預備隊，已續有增加，而使該區之顧慮減少。自是敵主要企圖已明顯失敗矣。截至敵攻勢被阻時止，計敵突破我艾希特納希與芒霸向陣線凡四十五英里，向西突擊六十英里，距色勒（Selle）附近之穆斯河僅四英里。

自敵前進被阻，余決心將敵通至突擊部之處通線切斷，可能時，並由南北兩面發動地面攻擊，配合不斷之猛烈空襲，以麻痺其廣大區域內之運動與交通以殲滅之。至是，使用於該區而收效甚大之戰略空軍，工作亦得告一段落而恢復其原來之任務矣。

由北面向突擊部中央霍伐利茲（Houffalize），之反攻於一月二日由第一軍開始，正面用兩軍團兵力，

英第二軍之一軍團則自兩側同時進攻。一月九日。在巴斯托尼區不斷向敵保持強大壓力之第三軍又發動新攻勢，其攻擊亦指向霍伐利茲鐵路網。因天候不良，雪地下復多地雷，兩路攻擊均遇強烈抵抗而受阻。惟仍徐徐推進，至一月十日，兩攻擊軍相隔之間隙僅約十英里，此時敵乃開始由突擊部西端撤退，但對我南北兩側對敵之壓迫。抵抗甚力。然至十六日，第一第三兩軍攻擊部隊已於霍伐利茲切實會師，並以全力東向進攻後此之敵。二十三日聖維提被第一軍部隊佔領。至月底，我已大致恢復突破，初期之原陣地，續進之部隊則已超越原陣地向崩恩推進矣。

因第一軍與第三軍已恢復連繫，而布萊德烈之司令部復已與霍治將軍之第一軍直接連絡，第一軍遂復歸中央集團軍之指揮。美第九軍則仍留置北集團軍而受蒙哥馬利元帥指揮。

計德軍反攻於十二月十六日開始，至二十六日，即為所控制。此後不久，戰場上之主動即轉入我手。迄一月十六。距敵開始反攻後一月，我軍已跨有霍伐利茲公路網，陣地穩固，準標向敵境區猛烈反攻矣。此一月中，敵雖始終未能到達其繆斯河上諸目的地，然已確阻礙我向羅爾薩爾之進攻。此次應付攻勢，費時共四週，直至十六號，仍未全部結束。我軍欲再發動大規模攻勢，部隊必須重行整頓，當時予估計，敵此次攻擊至少已使我攻勢遲延六週之久，除破壞我攻勢外，又使我戰略空軍不得不轉用於該戰場，因此敵境內地之油料、飛機及交通目標，幾有一月未受我空軍轟炸。

惟敵此次反攻對敵亦不無影響。敵慘淡經營，集陸空部隊費時累時，儲積補給品（特別為油料）亦斂費心機，以作此孤注一擲。截止一月十六為止之一月間，據各指揮官估計敵傷亡重大，為數凡十二

萬，損失戰車及突擊砲六百門。並損失飛機一百六十二架，殊為敵一大打擊，而經此將近一月之大量消耗，其油料亦使用殆盡。戰術空軍稱，此月毀敵車輛六千，損七千，又毀敵機車五百五十輛，損六百輛。迨我反攻告終，計敵損失二十二萬人，其中十一萬被俘。且最後分析，此次德軍突破既未能奪獲真正重要之目標，亦未得決定性之戰果，德軍及法國國內，因以人心浮動，倍增失望，此次尤為對敵嚴重之打擊也。當阿尼之戰，進行中。敵為對我牽制並分散我兵力計，復於我第六集團軍方面發動攻擊其目的顯欲收復佛日西阿爾薩斯—羅蘭之平原。我方作戰計劃原欲向此區之敵施以壓迫，俾我得沿萊茵河構築易守之防線，而便向北移調部隊。向德境之主攻。阿登尼之戰，使我在完全達成南方諸目標以前，不得不將強大部隊北移以歸巴頓將軍指揮。第六集團軍，因上述部隊之北調，只得放棄原來肅清萊茵河西一帶地方之計劃，而僅以殘留之極少部隊在原陣線取守勢。且面對科勒馬袋形陣地處境亦不佳。

至十一月，戴維斯將軍以所部已攻入佛日山脈，認為科勒馬袋形陣地附近殘餘之德軍，已可由法軍加以肅清。於是依其計劃以大部部隊北向協助巴頓。蓋巴頓將軍之任務亦用為進佔萊茵也。當時預計科勒馬袋形陣地被肅清後，法軍本身足可防守阿爾薩斯，羅蘭全部，第七軍即可全部用於佛日山以北或以東地區。惟其後，敵竟能穩定科勒馬袋形陣地，並增援該處。結果，當敵以強大兵力突擊阿登尼區時，我極右翼之防線原期為堅強易守者，一變而為在防禦上素具弱點之線。第六軍團住於佛日山東而北向，美第三步兵師不得不仍協同法軍以保持科勒馬袋形陣地我綫之完整。我方自始即清楚認識敵有沿佛日之西向南推進之危險，同時由科勒馬袋形陣地助攻，以行突出。如此，則第六軍團不但不能供給其他方面

之預備隊，且又須由此困難狀況突圍而出。

予見其處境不利，又以戴維斯將軍局部預備隊，顯應駐於便於防禦的山脈障礙之西，乃命第六軍團之陣線全部後撤至佛月山，而僅以輕搜索部隊保留於斯特拉斯堡迤北地區，遇敵大部隊前進即行撤退。此種調動，自使斯特拉斯堡易被敵佔領，而迫使法軍左翼向後轉移至山內。但以我軍既未能進至萊因河，如此可使戴維斯將軍可收集預備隊至少兩個裝甲師，配置於齊格菲防綫迤西地區與佛月山之西。而使最高統帥預備隊可多得美軍兩師團於北方，俾布萊德雷將軍得放手以全力用於攻勢。

戴維斯將軍計劃，此種調動須分期施行，在未完成之前，指定之統帥部預備隊兩師顯須仍由其掌握。計劃此種調動時，均隨時通知法方。俟計劃決定後，法方認爲另由斯特拉斯堡撤退國內將發生政治上不良之反應，甚至可使戴高樂政府場台，且法人深信寧在斯特拉斯堡與敵一戰，不肯自動退至較好之防禦陣線，乃準標以倉促集結之少數法軍保衛該城。但以其準備之欠缺，裝備之劣縱依法方意見行之，亦不至有何作用。

詳細研究法方意見並認清斯城在政治上之重要性後，予乃不得不變更原來退却之計劃。予初考慮斯特拉斯堡之問題返就政治上與軍事上矛盾之點立論，而確認予應依德軍事立場處理之。但研究法方意見之後，顯然爲實地原撤退計劃，法國或將發生嚴重影響，以致妨礙勤務部隊之工作，與法國國內之不安，使而危及我交通線與廣大之後方地區。此種危機之宜避免，在軍事上政治上均有必要。

因此原計劃終於改變，第六軍團僅由突出部尖端稍撤，左翼依托於佛日山，右翼伸延至斯特拉斯堡

。同時，佛日山方面防禦工事之準備繼續進行，由勤務部隊主司其事。因予下令轉爲守勢，由突出部後撤，盡可能將所有各師抽爲預備隊或以之增援北方，敵遂得若干進展，其兵力約計爲十四個師。一月一日，敵於薩爾居敏 *Saarguemines* 與紐震芬 *Neunhofen* 間展開攻擊，形成兩個鉗形，向羅爾巴黑 *Rohrbach* 及比希 *Bic* 以南之薩弗恩山隘 *Saive ne Tass* 攻擊。後六日，敵部隊於斯特拉斯堡北數里，渡過萊因河，由科勒馬袋形陣地向北攻擊，頗獲進展。敵在科勒馬方面之攻擊，頗足成威脅阿勒沙辛平原，而切斷斯特拉斯堡。戴維斯將軍部隊與敵以重大損失，然在艱苦情形下，猛烈對抗，終得陣綫穩定，因此佛日區乃能無軍事要地之損失，而敵之於斯特拉斯堡城亦僅能做到威脅之一步而已。

第十二章 一九四五年作戰計劃

至一九四五年初，德國方面，油料供給，極爲缺乏，其運輸亦愈見困難！並已因此影響其作戰各方面。我陸上勝利之進展，已將德空防系統破壞，使我得於大陸構設補助對德盲目轟炸之設備，又增加轟炸區縱深使戰鬥機得掩護轟炸機飛入德境。凡此均只大大增強我轟炸力量並減低敵空軍對我攻擊之抵抗。

一月十六日，阿登尼之戰已進尾聲。第一軍及第三軍已通過突出部於候法萊茲會師，達成戰術勝利之一大收獲。一月十七—十八半夜，第一軍歸返建制，由布來德烈將軍之十二集團軍指揮，自是盟軍陣綫又恢復一月前隆斯特德被動攻勢，阻我入侵準備前原隨於德境門戶之態勢矣。目前工作，即如何恢復戰略上之主動以繼續前進耳。

計劃此後春夏攻勢時，予預料使德國崩潰之作戰可分爲三期：第一步爲消滅萊因河以西之敵部隊並向該河逼近，第二步，在萊因河上攻佔橋頭陣地，以便向敵內地進展；第三步滅滅萊因河東殘餘之敵，而進入德國腹心。自一九四四年以來，我一切作戰，均本此同一目的爲動作依據也。

吾人當前最初之目標 爲粉碎萊因西之敵。藉以盡量削弱敵阻我渡河，並破壞爾後前進時之兵力。次要目的，即使我方選定各渡萊因河通路處能盡量集中部隊，而其他方面則以最經濟之兵力，任原庫地之警戒。吾人在萊因西作戰所採取之方式純以足一決定我軍前進進展之地理因素爲準。

一經渡過萊因河後，我軍欲進入德國腹心，並擊敗殘餘之敵，有兩路可循。其一為萊因河下流一由魯爾以北，進入北德平原；其二則為曼茲—卡勒斯魯赫 Mainz-Karlsruhe 區旋向東北經法蘭克福直趨卡塞勒 Kassel。前一攻擊軸線，除具有最適於運動戰（此係我軍欲加諸於敵以發揚我優勢機動力之作戰方式）之地形外，並可以最快之方法使敵不能利用重要之魯爾工業。魯爾區北方及東方要道可以陸上部隊實行包圍切斷之，而南部者則可以空軍阻止之。另一方面，魯爾區敵匪甚重要，敵可能視之為其防禦第一要衝，盟軍如能迅速以優勢部隊展開於河東必極有利於盟軍之勝利。由曼茲向卡塞爾方向推進之一線亦可使於法蘭克福區，佔有工業區，故亦可能予吾人以消滅大量敵部隊之機會。此外，又可給我更適宜之飛機場地，以支援我軍之前進。其不利方面，則為由此前進，將入於比較不適於裝甲部隊作戰之地帶，惟一經進抵卡塞勒，則盟方或向北推進以完成魯爾之大包圍，或北進取柏林，或東進趨萊比錫均可。

吾人又可由曼茲—卡勒斯魯赫區發動一攻擊以東趨紐命堡此舉在後雖屬重要，惟對於目前正月間所着手進行之長期計劃，尚非急要，此時我仍期能有機會完成對魯爾之兩翼包圍，繼而大舉進兵以與蘇軍會師。但我當時無法預料俄軍之攻勢在長驅直進中，對我戰略上究將影響至何種程度。

關於選擇萊因河地點之地理條件，魯爾區迤北不及曼茲—卡勒斯魯赫有利。以魯爾北言，艾麥雷希 Emmerich 與威塞勒 Weeze 間其地幅可容三師展開二十英里之正面，又可能於遠外側使用一師，惟地形較窄。艾麥雷希西之泛濫情形可能阻我向該方伸展直至六月以後，始可轉入佳境。至曼茲—卡勒斯魯赫區，其地幅可展開五個師之攻擊，卡城之南亦可再加一師。在此兩大區之外，於科隆兩旁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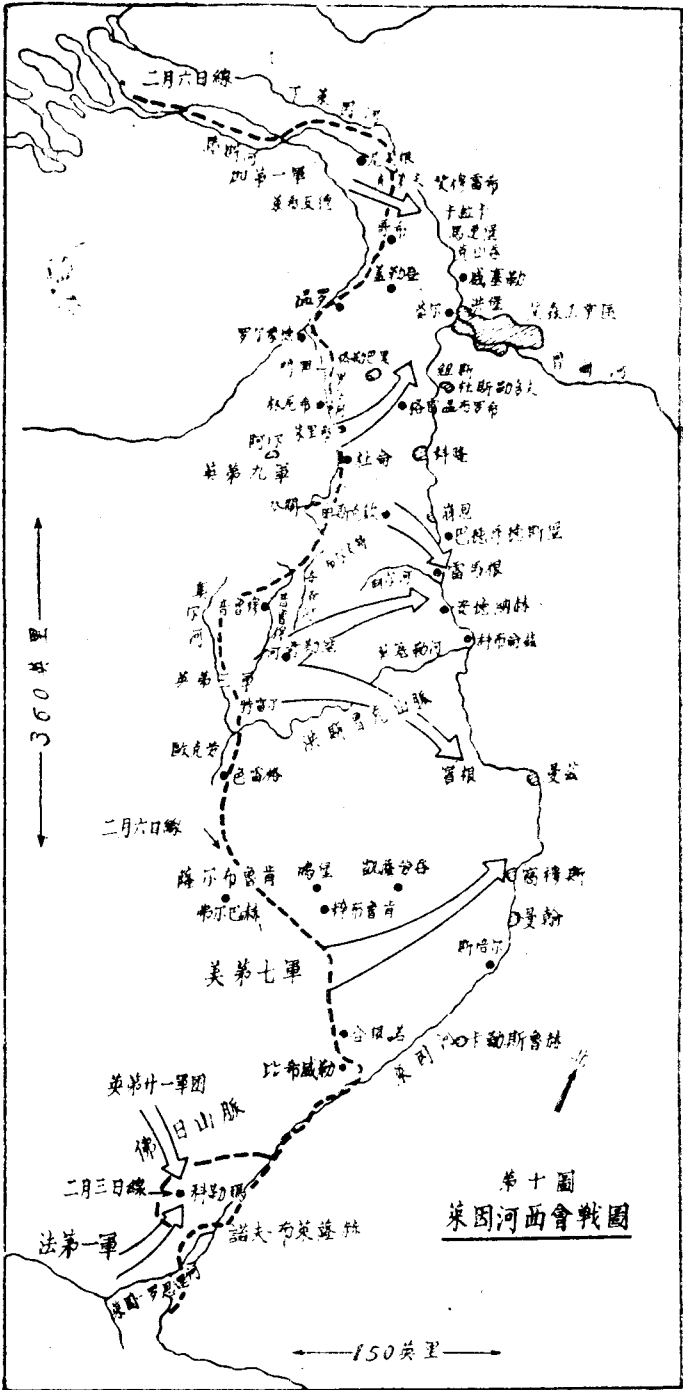
各有一處可供一個師渡河攻擊，但戰術上頗有困難，且渡河後即將遭遇不良地形。又科布侖茲與崩恩之地形，除敵在該方面之抵抗極弱外，在軍事上亦不便攻擊。

計劃案因渡河戰尚有一因素須加注意者，即依工兵技術上之意見，在三月前，渡河點及架橋有受河冰阻礙之危險。曼茲以下，阿爾卑斯雪融之後，夏汛暴漲，必須於五月前完成永久性之橋樑。此種意見與原來技術報告所估計者迥異，該報告原以為三、四月為攻擊最適之時而工兵方面則自始即以爲以萊茵河情形言，欲於十一月二十至五月底之間有所動作，實屬不智。

由補給方面言，盟方架橋之器材與人員可供架設九條便橋之用，另加一無敵防之渡河點。渡河完成之後，估計我交通線力量在魯爾以北最多可使用三十五個師而以其餘五十個師（包括即到之部隊）擔任扼守及作次要戰鬥之用。

以上所顧慮各點，悉爲登陸前計劃中所決定，並無若何變更。按作戰原計劃，盟軍渡萊茵河及包圍魯爾之主攻方向，即擬循魯爾迤北之軸線前進。爲敵失夫此廣大工業區，德方即不能繼續作戰，尤以將來俄軍之攻勢將佔領西里西亞工業——乃生產力惟一可與魯爾區相埒之工業區。我既不能正面攻擊魯爾，則必須迂迴之，而最適合之地形則在魯爾迤北。予並確認北方之主攻發動之後，應盡兵力所許可範圍由曼茲——卡勒斯魯赫向卡塞勒方向發動助攻。如此即可形成大規模的兩翼包圍——以包圍魯爾，及該所集結以防禦該區之大部隊。

本此計劃，我第一步工作，即在萊茵西與燕塞爾北發動攻擊，以殲滅該地帶之敵，使我軍進抵杜斯



第十圖
萊因河西會戰圖

勒多夫北萊因河畔，以準備爾後發動主攻。此步完成後，更須專力消滅河西其他敵部隊，以免爾後爲我渡河之妨礙與威脅。河西之敵肅清後，即須沿河南北兩向佔領橋頭陣地。吾人在魯爾以北，必須盡可能以最多之師用於該方，在南方曼茲—法蘭克福卡塞勒之線，則以上述主攻所需之三十五師以外的部隊用於該處。

南翼軍之主要任務爲吸引敵部隊，使不致用以阻撓我北翼之主攻，吾人必需使敵兵力分散，始克利用所有渡河點與交通線，在德國西部集中充分大部隊以完成我對德之征服。我作戰計劃須具有伸縮性，爭奪橋頭陣地時可能有一二處不能如願以償，不可忽視。故各種補給準備務於必要時，能迅速將主攻兵力由北方轉移至南區。不論敵抵抗大小，事實上欲狹窄正面渡過萊因河，實爲戰術上及工兵方面非常艱鉅之工作。爲確保盟軍主力安全通過萊因，空降部隊，空軍支援與兩棲裝備，均須極量使用。

正月間草擬作戰計劃時，我地面部隊之兵力共有七十個師，但此數字殊不足代表其真正實力。美軍若干師之步兵人數均極不足，雖竭力加速由美國本國運送兵力補充，並由後方梯隊之部隊挑選適富士兵加以補足，但仍須若干時日，方克期其供前線之用。我南翼法軍各師，經作戰消耗，戰鬥力亦頗低微。預計三月間我渡河準備完成時，盟軍兵力，依當時擴充計劃，可增至八十五師，包括六個空降師，另有法軍五個至八個師亦在組訓裝備中，隨後可供使用。現有法軍各師之戰鬥力亦可望大部恢復舊觀。

至敵方在春季用以對抗盟軍之兵力若何，就當時情況言之，殊難判斷。一方面須視敵自意大利、挪威兩國抽調至西戰場之兵力究可至何種程度，一方面又視我在冬季不斷作戰中予敵消耗之結果而定。闕

於後者，實爲予一貫主張，果敢以赴者。最後：又視東戰場戰況對敵牽制力之大小。以最壞情形言，若將來蘇俄之春季攻勢微弱無效，估計敵在西戰場可擁有多至一百師之衆；如蘇方攻勢能如預想中之順利，則蘇俄之春季攻勢，至超過八十師，同時其補給力亦必大弱也。

至此，吾人與蘇聯最高統帥部之密切協同，及一方對一方之戰計劃之互相瞭解，已屬必要，吾人深信惟此始能予納粹以最後之打擊。一九四四年末，因空軍作戰方面有協商劃定轟炸路線之必要，與莫斯科行進第一次連絡，但所得成效，亦僅限於此一點，別無進展可言。予之統帥部僅由駐莫斯科盟軍軍事代表團以與斯塔林元帥連繫，蘇方意圖，極難獲知。直至一九四四年末，予雖屢次表示，如紅軍需知我整團計劃予必可供給，但關於俄國整個的戰略予始終未得任何情報。至是年聖誕時，經予致函聯合參謀團，有述因予不知蘇方企圖，以致作戰計劃無從擬定後，羅斯福總統始得斯塔林元帥同意接見我代表，商討有關將來春季作戰之協同事項。

因此在一月中，予之副統帥空軍元帥泰德，偕而勒少將（作戰處處長）貝次准將（情報處處長）前如莫斯科會議，結果極爲圓滿。討論中涉及未來作戰各方面，斯塔林元帥明瞭我方計劃之性質及其發動時間，彼則詳細報告俄方準備以一五〇一—一六〇個師發動之四大鉅形攻勢，彼又進一步向我提出保證，如主攻爲不良天候所阻，紅軍仍當舉行局部作戰，彼相信，如此在春雪融時，必可牽制德軍使不能以大部隊由東方調至西方作戰。其後事實證明，此種鉅大攻勢，較預備期者收獲尤大。同時，賴斯塔林元帥之保證，吾人乃得進行我方計劃。

敵除應付俄軍外，因盟方戰略空軍由西方攻擊所之補給困難，同時在其東面，西里西亞工業區，又驟將爲蘇軍所席捲，其在我方未來作戰中，亦將大受打擊。在空中打擊日益加重之情況下，敵雖以超人之努力維持其鐵路、交通路系，已日趨崩潰。阿登尼前線之設施受我攻擊結果，敵之兵站、地、後撤至萊因河畔。至敵飛機工業亦有重大之破壞，惟敵藉工廠之疏散與地下工廠之建築，在噴氣式飛機生產上，尙能有所進展，此則爲我最感受威脅者。但特有飛機而無油料亦無濟於事，故我以最大力量轟炸其煉油廠及人造汽油工廠。敵在秋間與初冬，雖略有恢復，但經年終一段期間之猛烈轟炸，又使其油料產量減至岌岌可危之情形數字。其一月份之汽油產量殆不過十萬噸（爲被炸前之百分之二十），而最近將來我對敵加強轟炸之結果，此數字或將更減少一半。實則魯爾全部人造汽油工廠之停頓，與布魯茲 Bruns，略納 Lemna，及波里茲 Politz 各大工廠之停工，以及俄軍進攻對西里西亞人造汽油工廠之威脅，使德方油料工廠尤感空前之嚴重危機，且斯時汽油在敵作戰上之需要，殆將較過去六個月之需要尤爲多而急迫。

敵在噴氣式飛機數量上較我爲優，我即以對敵油料攻勢以抵消之。如敵之生產計劃得以實施，則一九四五年春我之制空權即將感受危險，善當時我之生產狀況，當不能與噴氣式飛機相拮抗也。幸我對敵生產中心及噴氣式飛機活動機場之轟炸，已使其數目與力量有限，而德空軍之勢力已不小而太遲矣。至平常之飛機，敵數量雖仍可觀，但因其油料狀況，與熟練航空員之日見缺乏，情況極爲嚴重，自元旦日敵大舉以八百架飛機襲擊盟軍比荷之機場而遭重大損失以後，其空軍對我作戰已不復能作嚴重妨礙。

盟軍方面，在未來攻勢發動時，我戰術空軍之力量，已足達成任務，而戰略空軍亦極能實施其計劃中各事項，此則予深引以為慰者。重轟炸機協同地面部隊攻勢為其最重要之任務外，則以油料工廠，噴氣飛機及其兵工廠製造廠，與海軍，交通等目標為其主要對象。空軍參謀人員會做前夏切斷德諾曼第七軍後方塞納河與羅亞爾河交通線之辦法，周密研究，炸毀萊茵河以西敵後三十一座萊茵河橋之可能性，但考慮結果，認為不甚適宜，蓋如炸毀諸橋，則增加轟炸目標，我空軍戰略力量不免過於分散，且天候上亦未必能予吾人以許多通視良好之轟炸時日。惟若十重要橋樑仍決定加以炸毀，以與敵各戰鬥地區內之橫的交通阻塞相配合，以限制敵之戰術機動。

關於後一項，敵以擁有強固之防禦陣地——首為齊格菲要塞及其後方之萊茵大險形勢頗為有利，上述兩地，防禦為強，除我於選定某方實行突破時將受重大犧牲外，其對敵之重要價值，為敵可藉以安全集中，隨時向我交通線逆襲。此種力量可由敵在阿登尼發動出擊之事實見之，此次敵企圖雖歸失敗，然仍有捲土重來之可能，惟其力量自持稍弱耳。為對抗起見，吾人須沿綿長之戰線，於力所能供給之部隊外，另行加派部隊以資應付。且我欲集中兵力發動攻擊，則不免使其他方面兵力削弱至於危險之域，除非在向德腹心作決定性攻擊時，我方已控制與敵所有防禦陣地相當者，而此則只有萊茵河能合於此種要求。吾人一經擁有大致萊茵河全綫，則可於戰事不活躍之方面，派設小限兵力扼守之。如此吾人乃能穩然集中大兵力，渡過萊茵，向魯爾迤北從事主攻，同時再藉兵力之經濟使用，從他處節以作助攻之用。又敵控有齊格菲防線之省利形勢，轉移至我方，而敵反處不利地位。我乃得有機會於沿綫若干點

予敵以威脅，追其分散防禦部隊，俾我於選定地點攻入德國內部之工作，較為容易。

以此在發動河東任何大規模作戰之前，必須先消滅萊因迤西重要之敵部隊，惟對敵殘留之強固橋頭陣地，則不必浪費時間與入力以與之長期周旋。聯合參謀團表示以予現有之兵力，可同時於魯爾以北與曼茲—法蘭克福區發動攻勢。予告以此僅在吾人不必先肅清河西之敵即可向河東發動大的攻勢時為然。如情況能使我無側翼安全之顧慮，且不須以過大兵力消耗於防禦之用，則予相信予必能實現已定之計劃，以主力用於北方之攻擊，同時亦攻擊南方，而保持伸縮力以便於狀況需要時可隨時將主力轉移至任一方。又欲殲滅敵部隊於萊因河西，實較在河東為易，此則軍之簡而易見者。

歸予使用之八十五個師，其中擬以三十五師用於北路，其餘部隊依予估計，如我控有萊因河，僅需二十五個師以任防禦及預備隊。如我發動北方攻勢，而其餘陣地尚在河西，敵可由齊格菲防線後向我襲擊時，則需多至四十五師之兵力。

聯合參謀團英國代表團建議，予應集中兵力專對北方之攻勢，除前述優劣情況外，不宜兵力分散過度，致冒危險，此外並建議盧森堡迤北全綫應委地面司令一八，在余統帥之下，負責指揮調度所有地面部隊，以發動萊因河東之攻勢。此項建議基於前綫其餘各地皆取守勢時而設，與予之計劃殊不相侔。予指出依予之計劃，魯爾雖然自成爲一指揮區，而蒙哥馬利元帥即爲統轄參加北方攻勢以進佔魯爾各部隊——加納大軍，英軍，及美第九軍——之指揮官。在中央方面，未渡萊因河前，布萊德烈將軍之第十二集團軍（由美第一軍組成）最初則沿普魯穆，崩恩軸線集中攻擊齊格菲防線。以左翼向北轉移支援第九軍，

石翼則向南轉移迂迴薩爾。莫塞爾以南，戴維斯將軍之第五集團軍，（包括美第七軍，法第一軍）先取守勢，再進行肅清薩爾流域，俟將莫塞爾河邇北地帶之敵驅逐後，再進抵萊茵。

故現行之集團軍指揮統系，適與吾人之作戰計劃相合。而在集團軍司令上再設總司令以指揮未來之大戰，未見即能獲得更調協兵力之作用。反之，加一層指揮，則人事交通即多一層承轉，而減低效率，而集團軍間部隊與補給之調配，實際上早已由予之統帥部負責矣。

關於此點予對於戰區內設置所謂地面總司令之意見，大致如次：地面部隊之指確，應依密切監督戰場之可能性（常由地理決定）而定。戰地指揮自下而上言之，由師而軍團，而軍，而至集團軍。集團軍司令為最高之地面司令，彼於戰區司令長官之職掌外，自有其他合理之職掌，同時不必顧慮廣泛之戰略，經理及民事問題，俾得專力於作戰。苟於集團軍司令上另設一指揮官，不論名義為最高統帥，或戰區司令長官，則須掌管廣泛之戰略與海空部隊，且將為增加作戰力量之唯一負責人。如規定戰區之外形與範圍得由一集團軍司令任作戰密切之監督，則此司令亦可稱之為全軍之地面總司令。惟在同一戰區內若有數個集團軍，而欲於戰區司令長官或最高統帥之外，再設一地面總司令，殊不合理。每一集團軍通常應一規定明確之戰略前進線。如若千軍在一同作戰，各單位於特殊分隔之地理區域，而彼此並無戰術上密切之關係，則各軍長即直接由戰區司令長官統轄，集團軍亦可不需矣。

正月末一週，聯合參謀團於前赴克里米亞舉行三巨頭會議途中，在馬爾他島舉行會議，上述意見及已定之作戰計劃大綱曾提出向其解釋。予之參謀長，代表予出席會議，向聯合參謀團保證吾人將向機估

北領區渡河處河西之地，而不待全線均逼近萊因。一俟南方情況使吾人可集結必要部隊，舉行政擊，而不必冒大險時，即以最大兵力與堅定決心，在北部越萊因河向前續進也。

第十二章 萊因河西爭奪戰

依據我進攻德國腹心之戰略計劃，萊因河西盟軍作戰主力係在北戰區，以佔領魯爾迤北之渡河點。其他方面作戰，其計劃主要在協助北戰區作戰，取得側翼之安全，以便調集重兵，以在北方強迫渡河，爾後復用爲助攻部隊發動之基地，俾助攻部隊由此策應主攻。

萊因河西作戰，其推進可分爲三期：

第一期暗諺稱爲「真正」之戰，及「手榴彈」之戰。前者以加納大軍担任，後者以美第九軍担任，兩軍於杜斯勒多夫 *Düsseldorf* 下進。萊因河。美第九軍復佔領科隆 *Cologne* 西及西北尼爾夫 *Niel* 之綫，以確保阿琛與門興，格拉巴黑 *München-Gladbach* 間交通線之安全。係該兩軍攻擊開始後，阿登尼方面即行採取攻勢防禦，以牽制該處作戰之德軍各師，並加寬齊格魯防綫之突破口。莫塞勒河南部隊則仍取守勢，儘量節省人員彈藥遂行必要戰鬥，以牽制該線之德軍。

第二期爲富北萊因渡河戰準備進行中，莫塞勒與萊因合流處以北之敵，即驅至河東俾主要橋頭陣地之交通綫絕對安全。然後南方之部隊即開始攻勢，以佔領薩爾流域，推進至該區萊因河畔。

最後。第三期，北區橋頭陣地鞏固擴張後，中央集團格莫塞河迤北取守勢，其餘南線部隊完成進抵河畔之戰鬥，俾盟方握守全部萊因左岸地。

中央集團軍於一月下午及二月初仍在阿登尼區苦戰以利用敵出擊受挫之優勢。予已命布萊德烈將軍盡量與敵以重大損失，隨時利用時機以突破齊格菲防線，如成功，則依普魯穆——由斯克欽 P. von Funck 之軸線前進。凡足以獲得決定性成果者即以全力果敢推進，但阿登尼區須隨時轉為守勢以便於北線發動新攻勢。

此新攻勢，（包括「真正之戰」，與「手榴彈之戰」），係由二十一集團軍指揮。美第九軍即為此仍受蒙哥馬利元帥節制，而兵力則增為四個軍團總共十二師，其擴充之速度，則視阿登尼戰事之發展而定。「真正之戰」，其發動日期，以不遲過二月八日為宜，以加納大軍由萊因河及馬斯河間尼美根區東南作強大攻勢，推進約至克山吞，蓋勒登 Xanten-Geldern 之線，肅清該區之敵，沿河建一堅固之側翼。攻擊時取兩個軍團正面，英第三十軍團在右，加納大第二軍團在左，英第一軍團亦由加納大有節制，總計使用步兵七師，裝甲部隊四師，及步兵四個旅與裝甲兵五個旅。希望各地面乾燥，則作戰以神速猛烈為主，裝甲部隊突破敵線而擾亂其後方地區。至發動時事實上，地面情形極壞，去預料甚遠。

為發動「手榴彈之戰」，第十二集團軍將左翼向北展至米里希 Milsda，第九集團軍則守朱里希——至羅爾蒙德之羅爾河 R. 綫。由此綫之右方，向萊因發發動猛烈攻勢，右翼則在朱里希——紐斯 Neuss 之綫。攻勢位置在杜斯勒多夫與莫爾 Miers 間萊因河段。第十二集團軍先警戒第九軍右翼。

「真正之戰」依計劃於二月八日開始，但天候惡劣萬分。一月天氣原已異常惡劣，全月地面皆雪，二月初雪初融，地面極鬆溼，沿計劃進攻路綫之地區，多被水淹沒，其作戰極屬困難，士兵每須涉水深

及腰部以行戰鬥。我部隊雖遭遇可怕之艱苦，而其精神則不屈不撓，忘其個人之艱苦，以極大之勇敢，與敵以大敗。蓋全役最惡劣之戰鬥也。

在此種困難狀況下，吾人神速突破之希望，自感失望。戰爭瞬即演成膠着戰，敵必須逐寸逐尺壓迫其後退。攻擊發動之初，敵反應頗遲，但我前進困難，乃予敵以鞏固防禦之機會。敵之困難，仍爲其缺乏機動力，其辛苦積存之汽油，因阿登尼攻勢消耗殆盡，而盟方空軍不斷攻擊敵煉油廠公路，及綽緊，使其困難情形愈爲惡劣。

德方除補給困難外，其西綫兵力在數量上，當「真正之戰」發動之時，亦較一月初較小。當阿登尼之戰結束時期，敵已見其攻勢必不免失敗，乃將其第六戰車師由前綫撤退，開始淒涼之長途行軍至東戰場，另有戰車師及輕戰車步兵師七師之殘部，兩戰車旅，三步兵師，（總計約隆斯德十二月中對我發動攻勢裝甲部隊之半數，）亦隨同東行。爲彌補調走及十五萬傷亡部隊起見，又向西綫增援若干部隊，但質量均差。今盟方復開始其總攻勢，而敵作大規模攻勢之希望已絕，惟一問題僅視隆斯特德之指揮力，及其殘破部隊之頑抗精神，在萊因河西能取純守勢之時間長短而已。此時敵人重演其諾曼第戰場以各個部隊單獨作戰之絕望狀態。敵所恃者惟天候與地形耳，但決不能彌補其精良部隊之犧牲。

「真正之戰」首數日，我軍經所謂萊希瓦德 Reichswald 森林前進相連，到抵克萊夫城郊，乃遇敵頑強抵抗。森林南緣抵抗尤烈。但克萊夫 Kleve 終於一月十二日被克，該森林十三日亦被肅清。翌日進抵艾雷布 Emmarich 對岸萊因河邊。至十六日，我軍過卡拉卡 Kalkar — 哥希 Goch 公路，惟敵第一

傘兵軍仍在哥希區頑抗。二月二十一日哥希亦下，二日後「手榴彈」之戰亦開始發動。

「真正之戰」雖進展較緩，然達成其戰略目的。吾人已在西岸取得立足點，由此可爾後發動大規模渡河戰，且在西岸已予敵重大損失一點，亦屬重要。又此一攻勢亦不斷吸引敵殘餘之預備隊，使第九軍於二月二十三日發動「手榴彈之戰」得神速推進。

「手榴彈」之戰因地面情形惡劣，屢次延期。二月十日，第九軍原擬於規定日期發動，但地形惡劣，不得不等待地面積水消退之前。除融雪積水外，隨後又降大雨，而敵並可控制維爾河開進一步加以氾濫。第一軍會受命於「手榴彈之戰」發動前專力佔領該區，該軍經過森林茂密之亂山地區，地形極為困難，我軍奮勇作戰，向目的地推進，二月四日，進抵七所河開之第一處，二月十日，最後且最大之什萬曼紐 Schwammannel 水閘亦被佔領，其中數閘之控制機關於十二月曾被空軍轟炸，但受傷處一部已經修理，在敵被迫放棄什萬曼紐水閘之前，竟打開水閘，河水沿谷地氾濫，使維爾河水位昇高四尺，直至二月二十三，水勢減退，「手榴彈之戰」始得發動渡河戰。

是日月色明朗，第一軍第七軍團於三時半於杜命 Durbe 南羅爾河西發動。一時後，第九軍第十九及第十三兩軍團開始於朱里希區渡維爾河。攻擊前以砲兵向敵猛烈射擊四十五分鐘，削弱敵對我攻擊初期之抵抗，但河內水雷甚多，且河流湍急，使我之攻擊艇極感危險。但橋頭陣地仍迅速佔領，並加以鞏固，我軍渡河後，敵即以砲兵為主要之抵抗，並向我架橋處砲擊，敵步兵則向後撤退，僅集結行逆襲一次。敵亦使用空軍轟炸及掃射我橋梁，但終不能阻我前進。

我之攻，迅速即行加快。二月二十五日第七軍團清除杜倫，前一日朱里希已被克。第九軍裝甲部隊通過步兵綫向前挺進時，敵即向林尼希 Linlich 迤北及其東北後退。同時第一軍於隊向科隆推進，第九軍則向門興—格拉巴黑與格雷溫布羅希 Grevenbroich 前進。三月一日門興—格拉巴黑之工業中心已被肅清，格雷溫布羅希被克，紐斯已被攻入，迤北進迫溫羅 Verto，敵放棄羅爾蒙德。予備第九軍軍長辛普生將軍前赴門興—格拉巴黑視察該城北城東之戰事。我部隊已確抱不勝之信念，而非敵所能抵抗矣。同時德傘兵第一軍於北部萊因及馬斯河間拚命抵抗，以阻加納大軍之前進，但以第九軍進展結果，厥脅其後方乃不得不退却。敵雖以一裝甲師以握守馬連堡 Marien laun 向之林區，使吾人不得進抵萊因河畔，但三月四日盟方兩軍於蓋勒登 Geldern 區會師，向「真正之戰」與「手榴彈之戰」之聯合攻勢，勝利已操左券矣。至三月五日，紐斯與洪堡 Homburg 間萊因河左岸已無敵蹤，但傘兵軍研命固守維塞勒—克山谷區河對岸最後之橋頭陣地。至三月十日其橋頭陣地始行崩潰，敵最後部隊退出東岸，將橋頭炸毀，翌日肅清西岸該區工作即告完成。計自登陸開始之日，所俘人數共一百餘人。

當第九軍在其戰區向萊因河推進之時，第一軍則擴大其維爾渡河之戰果，向科隆推進，至此則可認為萊因河西整個戰爭之第二時期。我方計劃係以第一軍由西北逼近萊因，向第三軍由西南向前推進，以肅清莫塞爾河以北之敵。諸戰暗語總稱之為「伐木商」Timmerjack。當其進行之時，莫塞爾河南之第六集團軍則主要取守勢，而北部二十一集團軍即完成渡萊因大舉進攻魯爾迤北地區之準備。

「伐木商」之戰其作戰計劃，在以第一軍佔領科隆西北厄爾夫特河東高地，於杜塞爾多夫南逼近萊

因。迤南，則佔領由斯克欽 PUSKICHEN 於該區厄爾夫特河上建立橋頭陣地，集中兵力向東南前進。然後由西北包圍科隆，於適當時間，自由斯克欽向東南取狹窄正面前進，以與第三軍會師，並進抵軍戰區內之萊因河綫。第三軍則於奇勒河上佔領橋頭陣地。該軍部隊刻在奇勒河綫 於接到攻擊命令時，向東猛攻，以佔領馬因、Mayen 科布倫茲 Coblenz 區，以完全肅清莫塞爾與阿、Ah、河間萊、西岸之敵。若敵抵抗力弱，則第三軍稍後於東南莫塞爾河佔領橋頭陣地，以便在該區發動攻勢。

敵方部隊，一方由抽調至東線，一方面因「真正之戰與手榴彈之戰」我軍給予重大犧牲，已表示不能同時阻我盟軍廣大戰線數處進攻，故吾人相信可得迅速之勝利。第二十一集團軍區大舉夾攻之政策，頗為收效，茲仍用於第十二集團軍。除敵所受之損失外，其部隊之戰鬥精神大體已趨消沈，且有干防禦部署，顯已步驟凌亂。河西以外，精良之預備隊為數亦極寥寥，而自新年來西線全部預備隊均已於防禦戰中。在此情況下，敵惟有採取其在北線之辦法，即盡量作有秩序的撤退至萊因東岸，惟敵必盡力求於河西岸佔領小型橋頭陣地。吾人之計劃則在阻敵向河東安全撤退也。

同時自一月後天氣亦較良好，盟軍對敵煤油機關，加強轟炸之結果，使敵油料之供給益感嚴重，二月油產額降低至平均數百分之十四，僅足維持前面作戰最 之半數。其油料及運輸困難不僅見於西線，亦且見諸對蘇之東線——敵雖調第六戰車軍前往，亦顯然不發能動有效之反攻以阻蘇軍之前進。

「伐木商」之戰，戰果適於所期。第一軍與第七軍團，向科隆進攻，於厄爾夫特連河之東臨時遇敵猛烈抵抗。但其阻我前進之三個裝甲部隊則被我空軍猛襲所擊潰，厄爾夫特橋頭陣地復一擴大，三月五

日第七軍團先頭部隊進入科隆。七日下午全城入於我手。敵之抵抗於我軍到達近郊時已行崩潰，敵正規軍由萊因西岸撤退炸毀橋梁後，僅留未經訓練之人民衝鋒隊於絕望中始存一種希望，實則毫無作戰能力。科隆投降之日，敵殘部由河西岸退至杜塞爾多夫。此一勝利對我爾後作戰影響甚大，因原計劃包圍科隆之各師，稍後適有良好時機，可用以協助擴大戰果也。

進南，第一軍之進展尤大。第三軍依作戰計劃向東南推進，席捲其前方已潰之敵，三、七日於雷馬根 Remagen 逼近瀉河。此處是日我軍得戰事極少之瞬息良機，如能善為利用，則對將來勝利之決定有無限影響，此即盟軍神速推進中，敵軍陷於混亂，致未能完全破壞萊因河上之魯登道夫鐵路大橋。及敵發現其錯誤時，我第九裝甲師已以最大決心與英勇佔領橋頭陣地，此為全萊因河上敵未毀之唯一橋梁。雷馬根橋之位置，並非在予原計劃向東主力進攻之區內，但予立即決定，設法改變以原計劃各點，把攔敵與我之平載良機。顯然為我能在河東佔一立足點，可支援魯爾北之主攻，而與敵以極大威脅。為利用此種時機，建立一有力之橋頭陣地，準備於莫塞爾迤南我軍進展至相當時機，即由此發動攻勢起見，予於布萊德烈將軍以電話向予報告此事時，即令其迅速配置至少五師於河東。

布萊德烈將軍已一部預料予將做此種決定，於該橋陷入其手後，立即擴大其橋頭陣地，一戰鬥指揮組（加強團）當即渡橋。至三月九日，橋頭陣地已縱深三英里。數日後，敵勢稍定，交通漸得恢復，乃向受威脅之區增援。及敵到達時，橋頭陣地已擴大，兵力已強，敵欲消滅已不可能。敵裝甲部隊到達後，又演成諾曼第之形式，零星作戰，並無協調之較大攻擊以嚴重突破我陣地。故雖拚命爭扎，亦不能阻

止橋頭陣地之擴張。俟橋頭陣地擴大，河東重要之南北軍用公路亦被我切斷。及三月二十四日，我在北方開始由萊因向東攻擊時，雷馬根方面第一來所佔區域已二十五英里長，十英里縫深，在區內已有三個軍團準備攻擊矣！

我橋頭堡之安全，仍有賴於該橋，敵則拚命企圖破壞之，以遠程砲火向該橋射擊，其空軍亦拚命以炸彈、火箭及炮火炸毀該橋。惟均無大效果。雷馬根之空戰給興德空軍以極大試驗，然敵亦失敗。第九航空隊於此重地區之空軍掩護，使敵空軍之攻擊終不得逞，敵機受我戰鬥機及河畔之高射砲集中射擊，損失甚大。

敵之猛攻使該區極為不安，尤以工兵，以非常之勇敢與決心，進行橋樑破處修理，及加強工作，異常危險，該橋平時裝重較輕，而作戰需要極大，必需予以加強也。但載重力過大，橋樑受損，力不能支持，中間一孔，七日敵最後退却時曾予爆破未能完成，至三月十七日乃塌入河中。雖屬令人失望之事，但對我作戰並無極大影響，因此時已有若干補助之浮橋建築完成，而向河東繼續集結兵力亦並未停止。

當第三軍團於雷馬根建立橋頭陣地時，其右翼之第五軍團向南推進，以與第三軍前進中之先頭部隊全師，潰散之德第五戰車軍抵抗甚微，盟軍前進得迅速進展。三月九日巴德，哥德斯堡 *Bad Godesburg* 及崩恩 *Bonn* 被下，翌日與到達安德納赫 *Andernach* 區河邊之第三軍沿河相會。兩軍交會之結果，德第五戰車軍若干部隊被截於河西，奮勇抵抗到底，但僅係絕望之勇耳，並無有組織之企圖以突圍而出也。

二月中，第三軍誤事準備爾後向萊因推進。二月二十三日，隆爾，莫塞擊三角地帶之抵抗，已被第

二十軍團肅清，並於敵猛烈抵抗中於隆爾河之歐克芬 Ockfen 及色雷特 Serrig 佔領橋頭陣地。齊格菲防線被我突破。三月二日特雷爾 Her 被下。迤北，雖有大量地雷與障礙物，德第七軍終被我驅逐於奧河爾 Our 與普魯穆河東。三月四日，已於奇勒河東建立橋頭堡。

此時第三軍乃開始向萊因推進。三月七日，第八軍團以第十一裝甲師為先鋒，於奇勒堡 Kyllburg 北突破敵陣地，該軍向東北神速推進，九日於安德納赫抵達萊因，翌日即與第一軍會師（見前段）。第八軍團迤南，第十二軍團之第四裝甲師，以極大之果敢行動，於三月五日，沿莫塞爾河北岸進攻，並與第八軍並行，向該河與萊因合流處挺進。三月十日，到達目的地，鹵獲敵大量武器。翌日，由科布倫茲至安德納赫向萊因左岸全被肅清。莫塞爾迤北亦幾全部肅清，而進迫萊因作戰計劃之第二期遂完成。

至此，則為萊因河西第三期作戰，即由第三軍與第七軍於莫塞爾河南發動聯合攻勢也。第六集團軍戰區內，在一二月中依整個計劃，繼為防禦性質。此種局部作戰之進行，在解除南線所形成之危勢，前已言之。此係在敵當阿登尼攻勢時會對南線發動攻擊以資聲援，而我第六軍為應付敵之重大威脅已向北調動，我第六軍兵力甚為單薄。

我方需急速完成之重要任務中，一項即肅清科勒馬 Colmar 袋形陣地。一月二十日，法第一軍團即對袋形之南側開始攻擊。法第二軍團則攻其北側。惟美國已集結第二十一軍團（由第三，二十八，七五步兵師，及第十二裝甲師編成，由米勒本 Milburn 少將指揮）撥歸法軍統率以担任法國兩軍團間之攻擊。其作用迅即獲得效果。敵因缺乏援兵，至月底其抵抗終於崩潰。同時天氣已趨良好。在我三個軍團同

時攻擊下敵之形勢，日見危殆。二月三日科勒馬即陷入我手。至六日，敵大部退至萊因—羅恩 Rhine 運河以東。至是敵乃將殘部向萊因以東撤退，至二月九日諾夫，布萊薩赫 Neuf-Brisach 抵抗失敗之後，該戰區萊因河西所有組線之抵抗全部終止。該區作戰計敵傷亡二萬二千人，裝備損失亦大，敵第十九軍殘部潰滅。

科勒馬袋形陣地肅清後，第六集團軍戰區內乃着重於第七軍作戰地區正對齊格菲防線之處。法軍沿萊因取守勢，其左翼担任防地迤北直至比希威勒 Bischoffweiler。二月下半月及三月初第七軍前線之主要活動係在薩爾布魯肯 Saarbrücken—弗爾巴赫 Forbach 區，該處戰鬥甚烈，阻止盟軍前進。

第三軍在莫塞爾河迤北勝利之後，則「低音」Understone 之戰發動之時機已到，此指莫塞爾河南之主要攻勢，以消滅萊因河西之敵並自科布倫茲迤南通近萊因河。以此測量茲—曼翰 Main-Mannheim 建立橋頭陣地之渡河點即可安全，而北方我主攻區之敵亦可被吸引一部。如此，法軍所謂蒙沙白特 Mont-sabot 部隊由美第七軍指揮，然後向鴻堡 Homburg—凱薩勞吞 Kaiserslautern—窩穆斯 Worms 方向攻擊以突破齊格菲防線，消滅該區之敵，迫近萊因河，佔領一橋頭陣地。同時法軍則警戒第七軍右翼，沿萊因取攻勢防禦。布萊德利將軍則受命以第三軍渡莫塞爾河下游向東南攻擊，以與第七軍之攻擊相協同，目的在迂迴陣線，而深入與第七軍對峙之敵後背。又同時攻擊薩爾突出部之尖端。

三月十五日攻勢開始。第三軍之二十軍團由薩爾及莫塞爾之橋頭陣地，由西方攻入洪斯魯克山林中。第七軍之第六第十五軍團與所屬法部隊，則由哈根諾與薩爾布魯肯間向北攻擊。前一攻擊遭遇敵設防

陣地之強烈抵抗，但南一部則奇襲德第一軍，第一日佔領哈根諾之後，即在數處做深入之突破。粹布魯肯及薩爾布肯於三月二十日被佔領，該綫西部之抵抗即趨崩潰，但迤東之齊格菲防線守軍則仍頑抗盟軍之攻擊。

在此點，第三軍渡過英塞爾下游之進攻，對敵發致命之作用。三月十四日第七軍團已渡河攻擊之佔領之橋頭堡亦迅速擴大。事實上，德軍實全被盟軍戰術所迷亂。第三軍神速到達莫塞爾河北萊因河南時，敵預料該軍將突向雷馬根橋頭陣地。及第三軍折向東南，敵即倉皇失措，毫無應付此種局面之準備，對第十二軍團並未作何抵抗，盟軍乃疾趨萊因河。同時，科布侖茲被佔，三月十九日萊因河由該城，至賓根 Bingen 河面均被肅清。至二十二日曼茲抵抗完全終止，翌日我進抵斯培爾 Sponheim。

卡勒斯魯赫西萊因河流域齊格菲陣線之敵仍堅守不退，但其渡河竄退之後路已因第三軍進攻所切斷，其勢已無望。三月廿二日巴頓將軍發動其果敢之戰術，突於夜間橫渡萊因河。美第五師並無正式準備，即被派渡河，而所受損失亦少。故於二十一集團軍我主力大舉渡河之前，南方已奪取相當大之橋頭陣地兩處。迤西，德部隊情勢已趨混亂，其陣地迅被我席捲與包圍。至三月二十五日萊因西，所有組織之抵抗全行終止，而接近萊因河之戰第三期已成，且獲得兩處完全之萊因渡河點。第三期既行終止，一方將包圍於河西。敵第一軍之殘部，加以掃蕩，即發動北線進攻德國腹心，以擊破敵守軍最後一大天險。萊因河西諸戰，與在法國作戰時同，均賴我大量空軍之協助。我空軍一方保持對德內地煉油與工業目標不斷轟炸，又對河西交通線不斷猛攻。天候許可時並以重轟炸機直接支援地面戰鬥。又此期中並對

魯雷工業區作大暈封鎖轟炸，容後段再詳述之。

時天氣雖極惡，但不能阻止戰術空軍之活動，其表現在此時尤為可佳。地面進展因戰術航空隊作強有力之支援，敵空軍雖企圖阻止，即被驅逐，同時對擊潰對抗之德軍亦有很大幫助，不斷轟炸我掃射敵陣地，並擾亂其補給系統。第一戰術航空隊支援兩區攻勢其功尤為顯著，一週內出擊凡八三二〇次。炸毀敵汽車二四四〇輛裝甲車輛八五輛，機車一四六輛及鐵路車箱一七四一輛。另外，汽車二千輛以上，裝甲車輛百輛炸傷，炸斷鐵路三二處。南線作戰，地面之勝利，空軍之協交，實佔一重要部分也。作戰至此階段，地空聯合作戰之方式，幾成定型——僅須視地形，天候，敵交通等加以調整而已。最初作戰計劃之草擬，即相信我空軍可對地面作戰為有力參與，故以空軍封鎖戰場，直接攻擊指定目標，或對地面掩護，及其他重要任務（包括補給）之一般使用計劃，此時已極完善，地空協同甚易，而常在攻擊區獲得決定性之作用。

關於一九四五年初幾月盟方空軍活動，二月二十二日發動之大轟炸，所謂「喇叭 Clavin 之戰」，頗值吾人特別加以申述。此戰規模極大，由英，法，荷，比，意各機場出飛者共飛機九千架，其目標範圍凡二十五萬方英里，由艾穆登 Eindhoven 至柏林，德勒斯登 Dresden 維也納，與穆勒霍斯 Mulhouse。其目的在同時攻擊敵交通設施——為鐵路路標，重要渡河點，運河水閘，及道路交岔點，以增加德軍生命線之困難。為吾人經驗已知局部之轟炸，再加以廣泛之轟炸對遲緩敵運輸有極大影響，因而希望「喇叭」之戰可麻痺全德國之交通。此為極果敢之計劃，參與部門均須有特殊技術與勇敢。因攻擊範圍甚大，敵

雖企圖防禦，亦全無效果。

萊因河西全部會戰均依既定計劃，予之期望均得實現。其中有兩點爲予始料所不及者，即奪取科隆區之與雷馬根橋之神速也。二者結果均與我極有利，且幸我計劃富於彈性，吾人能充分利用此種收而不犧牲我既定之目的。此次會戰三個時期中，均以兩軍夾攻指向萊因，以切斷並殲滅阻我之敵。至是吾人已得沿德境萊因全線佔一最經濟之防禦陣地。予曾力主此爲集中兵力向河東攻擊以直搗敵腹心與消滅其爾後防禦力極重要之前提。萊因爲敵最後之天險，且敵所急需防守該河之兵力已於企圖在萊因下游氾濫區，厄非勒 Eifel 區，及薩爾 Saar 區山林中阻我猛進中粉碎矣。

極北一區，蒙哥馬利元帥之攻擊恰依計劃於二月八日開始。第九軍於二月十日參加攻擊，亦準備妥善。予與蒙哥馬利元帥均同意，依理意應以第二軍與美第九軍同時攻擊爲宜，但羅爾河區氾濫情形可能阻止第九軍甚久，故準備令第九軍攻擊延遲兩週，相信德預備隊爲調赴北區則使第九軍防區更易取勝。爾後事實之演變，充分證明此項預料。第九軍於二十三日過羅爾河攻擊，迅即與加納大軍會師，吾人遂進佔威塞勒區萊因河線。

第十二集團軍方面，布萊德烈將軍支援第九軍之計劃，與爾後一神速夾擊殲滅莫塞爾河北敵軍，均依其詳密計劃實施。且彼尤時時注意於每一攻勢到達最高峯時，其部隊位置務須能不因整理而貽誤採取次一步驟之行動，且並不妨礙其對敵實行奇襲與擾亂行動。每攻擊開始時即訓令各部隨時尋取機會強渡萊因。

最後，第六集團軍，以前大部僅限於防守，警戒及支援任務，至是第七軍突然得解脫其原任務該集團軍兵力乃增至美軍十七個師。吾人已知敵此時未計算第七軍兵力在內，認爲恐齊格菲防線足可安然應付巴齊 Patch 將軍之部隊也。計德軍戰敗之慘重，除突尼斯戰役外，未有如薩爾止城之甚者也。此處攻擊係使用兩集團軍之一部，普通大部隊作戰其作戰地境線上常爲主陣線上戰術弱點，然我兩集團軍辦同與統一指揮均無何困難。予雖亦隨時注意戰況詳情，並於必要時作戰術上之決定，但我軍全局毫無混亂。不需予加干涉。此其主要理由，實由戰鬥教練與編制之統一，與參加作戰之各師與各指揮官及各師間彼此信賴之故也，全役以果敢，迅速，決心見著，且完全勝利，及巴頓將軍於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役以一師渡萊因河時，敵方幾無抵抗，我即迅速渡過。

布萊德烈將軍二月中，其戰術運用之輝煌，予毫不遲疑斷言其足可與美軍過去作戰比美也。此役後期，布萊德烈將軍第十二集團軍與戴維斯將軍之第六集團軍二部協同甚好，殆爲戰場上偉大戰術協同最好之一例也。

第十四章 萊因渡河戰

至盟軍開始強渡萊因作主力渡河戰之時歐洲大陸予所指揮之部隊，已增至四百萬人。阿登尼之戰吾方所遇之人力困難問題已得解決，又恢復其全力，各部隊士氣均表現極高而戰鬥效力亦甚大。

第六集團軍區，法國各師已行改編加強，嚴冬之時，法殖民地部隊不能作戰。至嚴已過，即可用。美方面又增加新的師團，第二十一集團軍由地中海戰區調英軍及加軍予以增援。馬爾他會議中，聯合參謀團決定鑒於意大利戰場之情況稍緩，可以由第八軍抽調五個師至西戰場，先即移動三個師，另兩師一俟希臘狀況許可時即行北調。另外，第十二航空隊一部也隨地面部隊北調，這次調動，須經過南集團軍和中央集團軍的交通線調到法國和北線（此次調動稱之金花（Goldring）頗為複雜，但進行極為迅速。且動機密，德軍亦未發現。至第二十一集團軍開始發動渡河攻勢之時，各部隊已調至準備參戰矣。

時敵已知其何處地位不利。敵原希圖於萊因河西堅守一戰，但結果極為悲慘。敵已在平原與國境要塞之後擊敗，已不能固守被迫退到之防線。因我對其戰時工業之攻擊，彈藥，武器，油料愈見缺乏。抵抗力益弱，且戰場上傷亡慘重，除少數精兵之外，士氣亦不免衰頹，惟其警衛軍與戰車師多由瘋狂之納粹信徒所組成，彼深信作戰之正當，非殲滅之不能動搖其信心。然而即其指揮官亦已至再作犧牲終無結果之時矣。因而彼甯願率隊投降，而不肯坐令其部隊無味犧牲也。一般步兵師，其士氣亦如前年秋季由

法國東竄至齊格非防線之低落，又因傷亡日重，敵只有逐漸將防禦責任交由地方雜牌之人民衝鋒隊担任，被爲保衛家鄉固肯英勇奮鬥，但以之爲野戰部隊，與其認爲有益，毋甯謂其爲一種障礙也。

敵人此時沿萊因河阻我橫渡之部隊惟此而已，陣線既長而敵兵力自一月以來已逐漸減少。盟方則賴萊因爲憑障，防線反而經濟，可憑此安全集中大軍於選定區域實行渡河，敵則缺乏偵察機會不易取得我重企圖之確實情報，僅能儘量將其部隊予以展開，坐待我攻擊之來臨耳。

在此種情況下，我之勝利事屬必然，予既如此相信，德國高級幕僚亦無疑同抱此種見解。繼續抵抗不過希特拉瘋狂主義之惟一證明耳。敵之北區，即我主力使用之處，因敵將部隊調至南方以防雷馬根橋頭陣地之威脅，故防禦薄弱，即使南方情況允許敵再退出調回北方，（事實上固非所許），但其機動力差，亦不能在我軍於河東岸魯爾區北立足未穩前及時趕到。

我強渡萊因及在對岸建立橋頭陣地之作戰計劃，因河西戰勝利結果，大體得依一月乃至登陸前之長期計劃進行。三眼在向魯爾北發動主攻，而由法蘭克福區橋頭陣地，發動助攻以爲聲援——其目標先指向卡塞勒以完成魯爾攻勢。然後再由由各橋頭陣地發動攻勢，以擊潰殘餘之德軍而完成殲滅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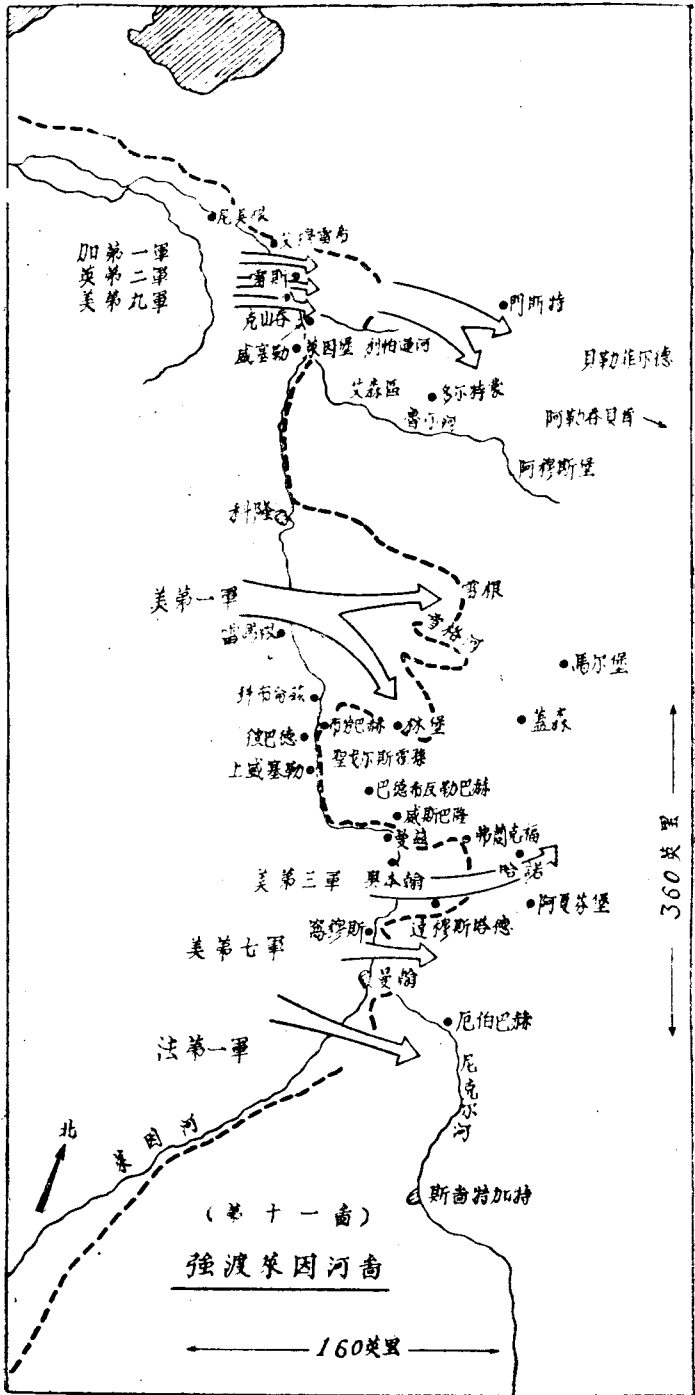
實行此項計劃時，雷馬根橋頭陣地之被我佔領意義極大。除已對敵防禦發生影響外，並予我以迅速達成包圍魯爾目的之依據。且因此又迫敵在雪輜河 *Weser* 布置東西方向之陣線，以免立即威脅魯爾工業區。我橋頭陣地集結之部隊，可向北施以壓力，一面向魯爾區東側包圍，並向魯爾正面壓迫，同時亦可向西南攻擊法蘭克福——此點，我在曼茲區渡河後可以得到協助，而集結部隊爲南方之攻擊亦可迅速完

成。以此可較預料期間之前以有力部隊發動南方支援攻勢，此對盟軍在德內地未來作戰戰略之決定，影響甚大。

由魯爾北大舉強渡萊因之作戰計劃，爲我主攻所在，名之爲「劫掠」Plunder之戰，須使用盟方三個軍。由蒙哥馬利元帥指揮下，右翼美第九及左翼英第二軍在萊因堡 Fraiburk 與雷斯 Ross 間攻渡萊因河，以佔領威塞勒 Wesel 交通中心，然後在東岸向南擴充其立足點，俾可警戒威塞爾區公路兩敵地面部隊襲擾，一方向北擴展以便在艾穆里希 Emmerich 架橋，同時向東及東北擴張，以使橋頭陣地有相當面積，而使兩攻勢之發動。第九軍之攻擊則在威塞爾以南，以萊因堡爲主要架橋區，而其主要任務爲警戒集團軍之右翼。第二軍攻威塞爾以北，先全力佔領該城，俾第九軍可開始在此架橋。第二軍兼在克山吞與里斯架橋。

第一空降軍爲協助第二軍前進，於威塞爾北及西北降第第十八空降軍團（包括美第十七與第六空降師）以佔領該區重要地點。此次空降戰（暗語稱爲大學之戰 *Varsity*）與盟軍以前所用者不同，降時間爲在地面攻擊發動之後，以冀取得另一奇襲因素。

左側翼加納則並不積極參與攻擊，惟堅守艾穆里希西至海堅守萊因與馬斯之線，確保尼羊根萊因河上已有之橋頭陣地及警戒些耳德河口，蓋此時我陣線後可能受敵有效之擾亂者只有安特維普海港一處而已。第二軍橋頭陣地建立成功之後，加納大第二軍團卽由雷斯處渡河以奪穆里希加軍則在該處另架一橋。



因上述諸戰之性質觀之，吾人自首須切斷魯爾區交通，以便在該工業區北萊茵河東岸建立橋頭陣地。關於完成包圍與佔領該區地面部隊之進展，容後再述，此處須說明者即當在北部發動渡河戰之時，盟方空軍已能使敵幾無法利用魯爾之資源，同時將該區與德國其餘區域隔離矣。

空軍對魯爾區封鎖計劃，即在二十一集團軍建立橋頭陣地之前，德國西北區須使其與中部及南部連繫切斷，其法由不來梅向南至萊茵河而至科布倫茲劃一阻截轟炸線。原則上，實係依登陸攻擊時空軍計劃照樣使用一次。該線上重要鐵路橋及涵洞十八處，如加以破壞，則相信可切斷魯爾與德國他處重要鐵路線。其中三線通過比勒菲爾德 Bielefeld，阿勒吞貝肯 Osnabrück 及阿穆斯堡 Osnabrück 冬目標，運輸量由普魯爾與其他部運輸之半數，故尤為重要。

敵若干橋梁過去已有被炸傷者，但自二月二十一日始開始大規模之阻截轟炸。其後一個月，重型和中型轟炸機轟炸四十次，而以戰鬥轟炸機切斷橋梁通路及阻敵修橋之瘋狂企圖次數尤多。此期攻擊中，英皇家空軍曾初次使用二萬二千磅巨型炸彈，破壞力極大。轟炸結果甚為有效，至三月二十三日，已毀橋十座，兩座大毀，另兩座受傷，或可能通行。如是預計目的：即阻魯爾敵對外之重要交通，同時阻德中部與南部向萊茵下流受威脅之區大規模輸送補給，完全實現，及我地面部隊渡至東岸時，其效立見。

阻截線迤兩通往萊茵之交通線，於渡河前一週，亦被我加重轟炸。三月十一及十二日轟炸機隊曾實行重要之轟炸。十一，一次在一個目標上（艾森 Eison 火車站）投彈五千噸，造成投彈數一新紀錄。至二日，轟炸多爾特蒙時以一一〇八架重轟炸機投彈五、四八七噸，更打破十一日之紀錄。英皇家空軍第

二戰術航空隊及美第廿九航空隊更以戰鬥機與戰鬥轟炸機作有力之援助。轟炸後造成極大混亂，德修理機關雖圖拚命搶修以保持鐵路之通暢亦不可能。

又足值吾人陳述者即盟方照相偵察機，於準備地面攻擊工作中，表現成績之優良，在歐洲作戰中，照相人員均曾供給陸軍以極詳確之情報材料。反之敵自我登陸後，其所以失敗，實因其空軍較弱，故在此方面比較缺乏偵察之便利，故不及盟軍也。

及三月廿三，廿四日「劫掠」之戰發動之日，至，戰略戰術空軍對敵交通之轟炸遂即加強。此外，攻擊前七十二小時內，並對計劃之橋頭陣地附近敵營區加以襲擊。敵在各村鎮周圍所建之防禦工事，利用為據點者，均加以轟炸及掃射。其特別重要之個別目標，再由受有對個別目標投彈訓練技術之航空員，以使用火箭旋風式飛機攻擊之。其中被毀建築之一，據悉為德第廿五軍之軍部所在地。除給敵以傷亡外，無疑與敵精神上以嚴重之影響，蓋敵受三日不斷之空襲後，及我發動攻勢已不能再應付我正面攻擊矣。

「劫掠」之戰，對攻擊準備中重要者則為盟軍對德西北部敵空軍基地之攻擊。前已述及，敵對我空軍有威脅者乃其噴氣推進式飛機。盟軍對此種飛機之生產較敵落後，如遇此種飛機，則非我之敵手。故決定保證敵不能阻我萊因渡河戰最好方法，即「重轟炸機使敵噴氣式飛機場不能仰用。敵噴氣式飛機跑道較長，其中若干適在作戰區域附近，我偵察結果得悉敵方集中此種飛機於各該機場，乃於三月廿一日以後猛烈攻擊此種機場，同時並攻擊敵油庫及其補給設施。結果敵地面上損失飛機甚多，跑道炸毀一時

不能使用。及敵修理完成之時我大軍已至渡河東矣。三月廿四日，盟機出飛八千架，及滑翔機一千三百架，而至中敵機發見者僅百餘架耳。

在上述攻擊準備之轟炸中，以及三月廿四攻擊發動之日，天氣均甚良好我空中得利用目視轟炸，戰術航空隊亦得觀察目標作定點轟炸。

除空降作戰外（見下文），我空軍轟炸至三月廿四到達最高點。當運輸機及滑翔機未到達之前，第九航空隊及第二戰術航空隊攻擊敵高射砲陣地，結果敵砲兵對我空降部隊阻撓減少頗多。又中型轟炸機亦攻擊城鎮十八處，其中或為據點，或為交通中心，敵迫擊砲所在及敵前進陣地均猛烈加以轟炸或掃射，並時時偵察敵補給線。第八航空隊轟炸機，除一大隊解放式飛機用於空降補給外，全用於攻擊敵噴氣式飛機場。

同日另有兩大大空軍牽制戰，一為第十五航空隊，由意大利基地派轟炸機一百五十架，與戰鬥機五大隊往返飛一千五百里空襲柏林，另一部意大利基地飛機則空襲德國南部。在柏林上空由第八航空隊戰鬥機掩護。因此項空襲，乃充分到達吸引敵戰鬥機於萊茵戰場之外。另一牽制作用，則為皇家空軍轟炸機，攻擊斯特克雷德 *Strehle* 之鐵路中心及魯爾區之油料目標。總計自三月廿一至廿四日四天內，由英國，西歐及意大利為基地之英美空軍對德出擊凡四萬二千次。

各軍強渡萊茵之任務，為自諾曼弟海岸登陸以來最大最堅難之兩棲戰。以萊茵河之廣闊，及河流之湍急，如無上述之空軍行動以盡量減少對岸之抵抗，則能否渡河殊屬可疑。且河水位之變化亦為一困難

問題，除隨季節而有高低外，敵亦可將河東各支流水閘炸毀，而造成人工氾濫之危險。為應付此種威脅，乃準備特殊防氾辦法。

以此必須認此次渡河完全為一，兩岸戰一包括陸海兩種部隊，需僅就陸軍官兵部隊所有之裝備，決不能担任此項任務。我方於數月前，即先在英國河流作充分之實驗，就河岸河流情形與萊因相似者，研究何種渡河艇最為適用。載重若干較為合宜，結果認登陸艇 Loh 及 Lov (P) 兩種最為適用，乃運至萊因，運輸時一部由水路，一部經特製之拖車（能通過一因作戰毀壞之惡劣路面而不致損壞者）運輸，此種船艇長達四十五呎，寬達十四呎，其運輸之困難可以想見，並將英美海軍部隊調至萊因負責渡河勤務，在三月初雷馬根區渡河時，使用若干渡河艇，獲得有價值之經驗。Lov 能載舍爾曼戰車一輛或人員六十名，Lov (P) 能載開路機一輛或人員卅五名，由此事實即足想見在北線發動主攻之最初階段其價值甚大矣。

三月廿三日，夜八時攻擊開始，先以砲兵行彈幕射擊一小時，其射擊範圍由萊因東岸起延紳至翌日空降部隊降落區。至九時，彈幕射擊停止，革第一突擊旅開始在威塞勒渡河。該城曾被英轟炸機隊準確轟炸甚重，我僅傷亡三十六人即佔該城。夜間即發動主攻。第二軍地區內，以第十五師領導第十二軍團進攻克吞之北，第五十一師於第卅軍團地區內斯一帶渡河，里格 L. D. 運河迤南，則由第十六軍團指揮之第卅及七九師發動第九軍之攻擊。

當夜予留宿西岸第九軍地區，翌日，馮英相與隨從之帝國參謀總長布魯克 Brooke 元帥。吾人視察

河西岸，目覩部隊及補給渡河情形，巡視各部隊，見其情緒及士氣均極旺盛。英首相與布魯克元帥，對過去我軍四十五日作戰之完全勝利均非常快慰，是日下午，並親赴河東作短時巡視。

渡河之初，幸賴先由砲兵射擊及空軍轟炸，敵之抵抗頗爲微弱，乃得順利於對岸立足穩固。三月廿四日，當部隊陸續渡河時，盟軍橋頭陣地即逐漸擴大，與島間降落之空降部隊取得連繫。威塞勒城全被肅清，各區敵均表現無計劃之抵抗，發生混亂情形。僅在里斯敵守軍尙頑抗，向我架橋地點準確猛烈射擊。

威塞爾區，空降部隊由盟軍第一空降軍指揮晨十時前開始降落，直至下午一時止。第六空降師由東萊蘭基地乘皇家空軍卅八及四六大隊與第九空運隊六六九架飛機及四二九架滑翔機起飛。第十七空降師則由巴黎區乘第九空運隊飛機九〇三架與滑翔機八九七架起飛。到達敵區附近由皇家空軍戰鬥機隊派機二三架及第九空運隊派機六七六架掩護之。在目標上空則由英第二航空隊派九百架飛機掩護之，第八航空隊則派戰鬥機一，二五三架於萊因河東上空掩護之。計被目標區高射砲火射擊損失者飛機六架（僅使用之全機數百分之三，九八），若就掩護準確降落無法逃避之事實言，此數實屬頗小。予盡量由河西之觀測所目擊降落情形，見運輸機人員不顧敵密集高射砲火，仍沿指定路線英勇低飛，甚爲感動。下午該兩師行會師，至夜間並與第十五師會合。其陣地迅即鞏固，至二十五日，第六空降師與第十五師開始迅速向東抵進，同時第十七空降師，與第九軍主力連繫後，隨即前進。

「大舉之戰」爲自來空降戰成功最大之一次，其輝煌之戰果，實九月前自登陸以來空降戰最大進步。

，而大部係由盟軍第一空降軍，協同之功，滑翔機降落與兵降落均準確而隨主要後所投之補給品或百分之百收到。攻擊時間已取得預計之奇襲作用，而降落後部隊之集結及陣地之佔領，傷亡均甚輕微。由部隊之編成觀之，「大學」之戰，實充分代表盟軍作戰，而其獲勝實代表英美合作共同作戰史另一勝利也。自三月二十五日以後，我在魯爾北，攻擊之勢已定。是日里斯被克，盟軍橋頭陣地迅即擴大。敵兩側之抵抗極頑強，但其後一週，右方第九軍第十六軍團開始向魯爾以南壓迫，左方艾穆里希則於三月三十日被加納大第二軍團所肅清。盟軍繼續渡河，空降部隊乃由第二第九兩軍指揮，即開始東向包圍魯爾及攻擊德國腹心之主攻。萊因下游大舉強渡完全達到予所期望之成果。

同時在中央集團軍之地區內，戰事進展亦同樣順利。此處前已述及，其主眼在於法蘭克福區建立一立足點，再由可大舉進攻卡塞勒。此立足點範圍南方由尼克爾 Nicker 河展至北部之雪格河，迤東展至厄伯巴赫 Eberbach 哈諾 Harau，善森 Giessen 及雪根 Siegen。為建立此一基地以為爾後作戰起見，第一軍由雷馬根橋頭陣地向南發動攻勢，而第三軍及第七軍則主要由曹茲與曼頓渡萊因河。由雷馬根橋頭陣地向此方之運動，係於佔領該陣地後之臨時決定。完全出德高級指揮當局之意外。

上述各計劃之實施亦大賴萊因西作戰果敢之行動。巴頓將軍所部在莫塞爾河下游渡河之挺進，及第一軍橋頭陣地之繼續進攻，使敵極為混亂，並殲滅該敵部甚重，敵雖於殘部渡河撤退，曾設法炸毀最後諸橋，但不能抵抗東岸。巴頓將軍，即捉住敵所予之機會，至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夜，一線準備已久之主導渡河正等候發動猛烈攻勢時，第二十二軍團第五師即於曼茲南奧本翰 Oppenheim 附近渡過萊因，

當即佔領橋頭陣地，並迅速加以擴展，至三月二十日夜，即長達九英里縱深六英里，同時二十四時內俘敵一萬九千人，第十二軍團之餘部渡河後，二十五日佔領達穆斯塔德 D. a. Asstadt，並向前挺進，阿夏芬堡諸大橋完整陷入我手。

當擴大此項戰果時，第一軍以第五，第三及第七軍團亦不斷進展，擴大雷馬堤橋頭陣地。敵對北翼之抵抗仍無效，至三月二十六日即被迫退過雪格河。橋頭陣地南側之敵抵抗本甚輕微，是日亦全部崩潰。第五軍團向東南挺進結果，林堡 Limbourg 被下，並進向曼因 Main 河。同時第三軍將該河由法蘭克福至萊因一帶加以肅清。上述諸部進展神速，乃使該區敵部隊士氣完全崩潰。第三軍之第八軍團利用此種時機，又於三月二十五日於波已德 Board 及布勞巴赫之北萊因河上建立新橋頭陣地。萊因河此處流經高山峻峯，較任何地點渡河困難。但雖便於防禦，敵初時尚猛烈抵抗，但爲時甚短。翌晨，第八軍團復於聖戈爾斯霍採 Goshauca 與上威塞勒 Oberweil 兩處同樣渡河成功。於是渡河部隊即向東猛攻，及三月二十八日佔領巴德希瓦勒巴赫 Bai Schwallach 及二十九日佔領威斯巴登 Wiesbaden 後，該區所有敵抵抗全息。迤東，則三月二十九日復肅清阿夏芬堡 Ashaffenburg 及法蘭克福，而法蘭克福區我全根據地已得鞏固。馬爾堡 Marburg 已被第七軍團佔領，而裝甲部隊向卡塞勒進攻業已發動矣。

河西「低音」之戰，其勝利，亦極有助於第七軍之渡過萊因。該區已計劃使空降部隊，以第十三空降師協助正面之攻擊，但以敵在薩爾區布敗兵力弋弱，此種計劃亦不需要。予決定令第七軍照防曼因迤南地區以利用此種時機。乃於三月二十六日於窩穆斯附近建立首一橋頭陣地。敵初期亦仍頑抗，但在翌

軍優勢下旋即崩潰，第十五軍團最初佔領之小立長點四處，旋即擴大爲堅固之根據地，展向迤南之尼克爾河，二十七日於達穆斯塔德南與第三軍會師。三月二十八日渡過尼克爾河，翌日曼翰城投降。由此橋頭陣地向德內地進攻亦已開始。

最後四月一日，法第二軍團於費利普堡建立法軍之橋頭陣地。由此在東岸建立一根據地，準備向東南攻斯圖特加概以肅清河右岸直至瑞士邊境之地區。

萊因河之障礙，爲盟軍自法國登陸後遭遇最大之大險，此時已沿河處處突破，而犧牲已異常輕微。敵所犯之錯誤與在諾曼第相同，亦獲相同之致命惡果。惟敵不肯低首承認其戰術上失敗之一貫特性，使其終以此失敗。敵兵力裝備既差，理應作有計劃之撤退，退至河東，利用大河爲堅強之防禦陣地，乃兵不出此，竟背河堅守作無望之戰鬥。及至最後一得已撤退時，兵力過弱，不能守此天然之陣綫。且敵原力分散於沿河之線，以殘破之衆，決不能擋盟軍集中進攻所加之極大重量。且我一佔領橋頭陣地——敵計失去急調援兵至威脅地區之機動力，至一經突破，即不易再行堵塞。盟軍之精銳，在渡河以前諸戰，已斷定德國之命運，今則大軍渡河發動同樣勝利之鋒銳向國內部推進矣。

隆斯特德於諾曼第失敗後，以撤職徵處。後復被起用以指揮阿登尼不幸之攻勢。一九四四年，氏即在此處發動進攻法國而獲大勝。今盟軍已進迫萊因，氏復被撤職，而德國爭存之最後希望亦同歸於盡，凱薩林乃由意大利調回以接任德國存在最後數月西線敗軍統帥絕望之任務。

第十五章 包圍魯爾及與蘇軍會師

如德國領袖認爲任命凱塞林 Kesseling 指揮西綫德軍，可望其在意大利防禦之成功，重演於西綫，則將不至大失所望。蓋我既過萊茵，彼不復有所謂居斯塔夫 Gustav 陣線，不復有卡西諾 Cassino 山，以資堅守矣。德方認爲必能守住齊格菲線，以致萊茵以東除倉卒急造之局部防禦工事外，並無入爲障礙以阻我前進。其他大規模之防禦僅係計劃，從未實現也。

且凱塞林前在意大利時，有統一堅定之部隊，以阻盟軍之攻擊，今也則無。當三月間，德軍每日平均被我俘獲者約一萬人，尙有戰鬥中之重大傷亡，而自萊茵方面開始作戰時，各師薄弱之兵力，至此僅存軀殼而已。自二月八日盟軍發動春季攻勢以來敵全部傷亡數，等於二十個整師被我殲滅。

渡過萊茵一週內，盟軍先鋒已向東挺進，敵若干軍團與多師相率被圍，各軍相繼被我切斷。德軍之絕望情緒爲自所未有，而整個西線之崩潰迅速發展。欲對德各部隊實行統一指揮已或不可能矣。且交通日趨崩潰，報告送達遲緩，致凱塞林開終不能明顯隨時之實際情況。及收到報告，命令下達至各軍時，盟軍前衛殆已推進五十英里外，而整個狀況業已大變。在此情形下，各區指揮官勢須自行決定，不顧他處發生之情形如何，不及待經最高指揮當局指示備自行動矣。結果，凱塞林自覺愈不能對戰況實行任何真正之掌握，而西綫之組織完全崩潰矣。其確定之事僅爲一點：即希特拉命令，戰事必須繼續也。

故敵欲再構成一陣綫以阻止盟軍雷霆之勢，已屬無望。其惟一續誘長期抵抗之機會，即進入阿爾卑斯之「山寨中」利用極強之天然防禦以對抗我攻擊至相當時間。同時可能在法國西部，敦刻克之「要塞」中（該處敵部隊仍被包圍），海峽諸島，弗雷申羣島，挪威，及荷蘭氾區之後，繼續抵抗。予知納粹之心理，預料其不至立即全部崩潰，遠處殘留部隊尙未屈服時，敵本國亦不至完全投降立即停止爭扎也。

盟軍此時之任務，即擴大萊因渡河戰果，以迅速擊敗當前之殘破部隊。吾人須就後勤所許範圍以最快速度推動我裝甲先鋒部隊，並在敵退入山中之防地前，切斷而殲滅之。

但爲推行部速猛烈之政策，攻擊部隊應盡量不但任德境後方擴大地區守衛之責。蓋敵區被我佔領之面積增加，茲派出警戒用之部隊過多，則担任戰鬥之部隊愈弱而影響迅速堆進之力量。以此，美國於三月卅日成立第十五軍，以專任佔領，組織，統治已征服之德境，俾其他各軍得集中於迅速結束戰爭之任務。初時，第十五軍（由第十二集團軍指揮），負責管理萊因河西崩恩與洪堡間之地區，同時指揮加強之六十六師，牽制勞連與聖納最爾之敵。爾後其他各軍渡河東進，則擴大其管制地區，盟軍之政府組織進行順利，除殘餘之少數個人納粹狂夫之外，與德國人民相處，亦無何問題。

魯爾區於一九四年初即以空軍加以封鎖。除更與其工廠以損失外，其運輸系統亦被破壞；該地所產煤鐵爲德國戰時經濟所賴，亦暫時不能利用。在安然深入德國腹心之前，盟軍於渡過萊因之後，必須完成魯爾之包圍，並排除袋形陣地所能形成之任何危險。如魯爾區大兵工業區入盟軍之手，蘇聯再另一面

控制西里西亞工業區，即使德軍尙能完整，其繼續作戰能力，已被破壞。蓋如是則魯爾所產之重要武器，彈藥油料，德軍即不能利用，而德國各地之工廠，雖免被盟軍轟炸，因缺乏原料，亦必陷於停頓，以大部原料均賴魯爾與西里西亞之資源供給也。

故予決定在向德國東部發動攻勢之前，先實行原來包圍魯爾之計劃，即由威塞勒與法蘭克福兩橋頭陣地會攻該區，南一支，因我在萊茵河陣地使第十二集團在河東結集甚速，因而兵力之雄厚出我意料。因此廿一集團軍及十二集團軍奉命以全力於卡塞勒—巴德波恩 *Baden* 區會師，第六集團軍則警戒其右翼，直至進北霍赫隆 *Hochron* 山區。盟軍第一空降軍則準備以一師空降於卡塞勒區佔領被處機場與厄德爾 *Eder* 河水閘，以協助之。後以地面部隊進展神速，此較小之空降戰不復需要。以前吾人亦曾認真考慮及使用最大之空降部隊。其計劃大綱即以空降師及步兵師七師佔領卡塞勒廣大區域，於此阻塞所有道路，並襲擊殘敵之背後，則敵可全部就地殲滅。但以我地空作戰迅速有效，使空降戰完全不需。在北部第九軍指揮下：一方以第十六軍團向南搜索進入工業區，一方以第十九軍團迂迴其左側，向東推進。同時第一軍之第七軍團，以第三裝甲師爲先衝，由馬堡爾北攻。馬爾堡原係三月廿八日被我佔領。四月一日兩軍於里普斯塔德 *Lipstadt* 相會，於是魯爾之包圍，可謂自二月間空軍阻截轟炸開始，至此乃告完成。

此次會戰，爲有史來最大之兩翼包圍。在袋形陣地內，德日集團軍及口集團軍兩個軍全被我包圍。其中包括三月間敵所集結以防禦魯爾南方各要路之精兵。蓋當時我建立雷馬根橋頭陣地，敵誤認我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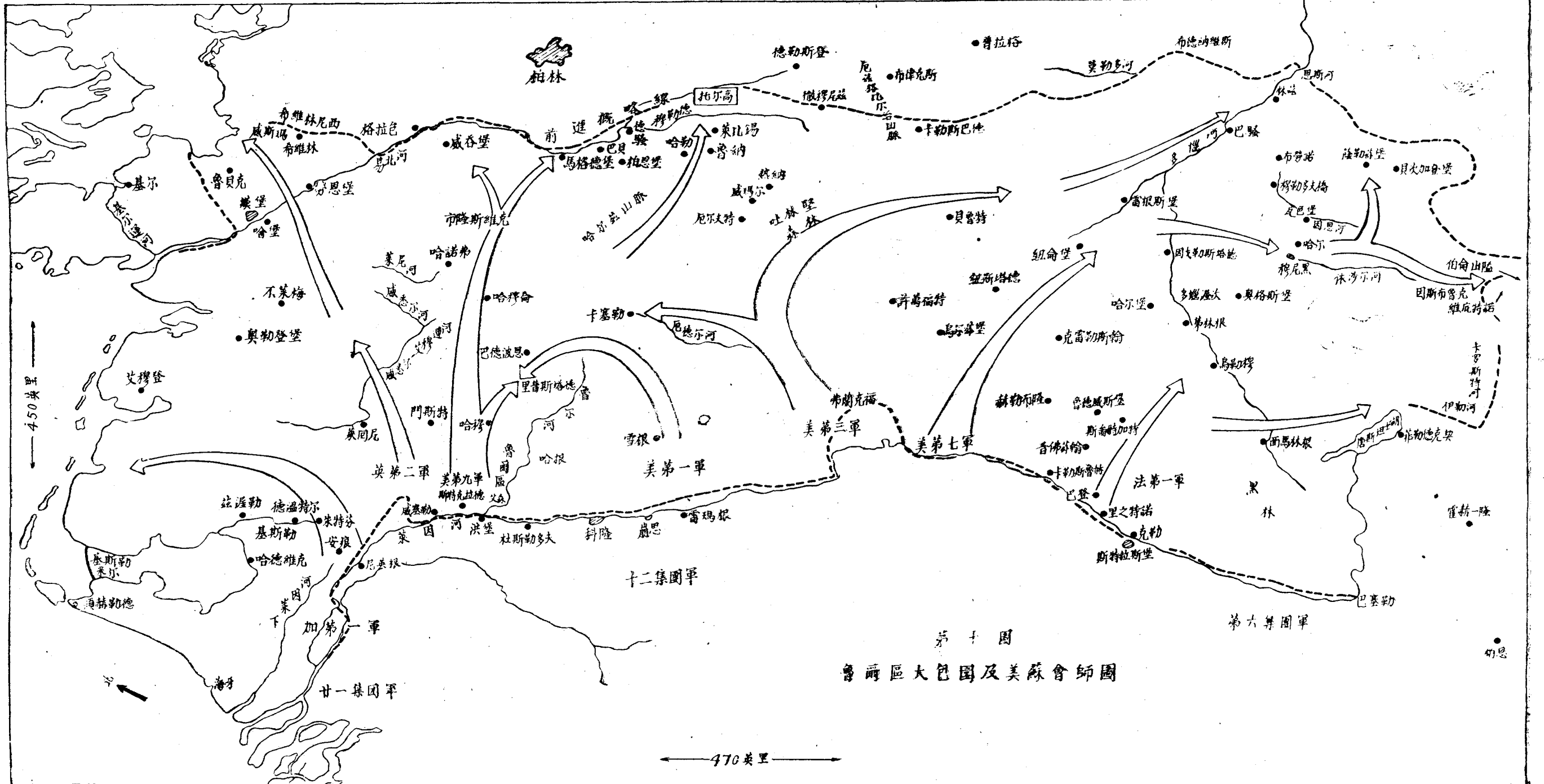
由此立即向北發動攻勢也。

敵高級指揮當局復決定死守魯爾，此可認為德軍一向之執拗，以爲不論形勢如何不利，亦甯可死戰，不可退却，且似亦知在當時情況下，軍隊移動亦有困難。故魯爾之役，不啻復重演法萊斯 Falaise 袋形陣地之戰術，淮規模較大耳。但在法萊斯之戰，敵尙有切斷我阿弗朗希走廊之作用故尙可頑抗，而在魯爾則毫無目的，此處周圍全爲我強大部隊，且決不能有被脅我補給綫之問題。至魯爾資源，即使仍在敵手，但因魯爾迤東已被切斷，大部德軍亦無法利用。

德或存暫時固守魯爾，可威脅我後方，以阻我繼續前進，同時整理其殘餘部隊。果爾，則估計大爲錯誤矣，事實上，魯爾區雖有兵工廠與煉油廠，亦決不能支持其守軍，而東部軍隊亦決無法整理重建一有力防綫。兩方均雖保持其現有陣地，且已兩集團軍廿一個師被圍，亦不能有接合陣地線中央空隙之望。蓋德軍所希望阻我進路之部隊已相率投向我俘虜營來，盟軍乃由此空隙迅即向東推進也。

包圍行動成功之後，即開始肅清袋形陣地之敵。魯爾區建築物密集，極便防禦，我意如敵堅強抵抗，則儘壓迫敵至一小區域僅以數師包圍之，困之以飢饉，而迫其投降。魯爾區本身雖能供給其守軍以防禦器材，但人口密集，饑民衆多，驟然維持大批軍隊，決難支持獲久。同時我其餘部隊則已專力應付迤東更重要之任務矣。

初時，被圍之敵尙具抵抗精神，指揮官莫德勒元帥，企圖由北部哈穆 Hamu 與南部雪根 Siegen 突圍而出。惟此種企圖與一袋形陣地外之協同逆襲，均無收獲，除沿萊因河岸各處均被擊退回。同時彈



第十图
鲁西區大包围及美蘇會師圖

藥廠亦停工，而所存之少量亦不能運至前線，油料給養亦不能運至所需之處；鐵路效力有限；一因損失甚多，一因戰事最激烈之處在騷爾蘭(Sauerland)南部，適為鐵路最少之區。德軍武器缺乏亦與他處同樣嚴重；後方部隊均解除武器，以供前方之用，然前方仍缺乏適當口徑之彈藥。

至四月十三，崩潰之象已顯然可見，抵抗亦趨零星，投降之敵湧至，致俘虜之處理頗感困難。北部主要工業區已被肅清，至四月十四日袋形陣地於哈根(Hagen)分為兩半，東半部於四月十六日全潰，廿四時內俘敵八萬，四月十八日袋形陣地終於完全肅清，包圍受俘官兵多至三二五、〇〇〇之驚人數字，內將級軍官三十人，我方最初估計為十五萬人耳。計敵廿一個師被毀，內包括裝甲師三師，輕裝甲師一師，傘兵師三師，尚有巨量戰利品被我函獲。希特拉期望以魯爾為要塞牽制吾人向德中部進攻，結果十八日即屈服，而主陣線已東進百餘英里矣。

及肅清魯爾敵軍之工作到達一階段，不但對我安全為一潛在威脅時，則三路深入德境即在目前矣。北部，一路經德國平原向波羅與柏林。自我在諾曼第登陸之日，每一盟軍士兵，認到達柏林為勝利之象徵；但除到達柏林外，北區尚可有其他收穫，且至少足與佔領德京同樣有利。突進至波羅的海後，則在丹麥，諾威，德國西北部及荷蘭所有部隊即與敵主力部隊切斷，且截其補給之來源，並阻其援助德國中部之部隊。又可佔領德國北部海口及造船廠，使潛水艇及其他船隻之活動從此停止，俾其不再擾亂我補給線，最後，吾人又可與由柏林北疾掃波穆朗尼亞(Tomeania)省之蘇軍會師。

德國中部，因魯爾區被圍之B集團軍因而敵線造成一空隙，即我以前進之路。故由卡塞勒，經尼爾

弗特Front及萊比錫至德勒斯登前進頗易。由此復使我軍到達另一重要工業區之德勒斯登——白德軍失去魯爾與西里西亞之後，其所餘者以此爲最富，並可阻前進紅軍相會，且將希特拉殘餘之帝國切爲兩部。

南方可以紐倫堡與雷姆斯侯爲前進軸線，取道多瑙河公進至奧國，蘇軍已威迫維也納矣。由此線進攻亦能過我軍隔離西奧地利之「巢穴」爾後進剿之。吾人已知德方企圖最後盡量深殘餘部隊退至該處也。南部作戰當以一阻敵退入西奧山地一舉爲主要目的。

由北中南三路大舉進攻，究以何方爲最有利，權衡結果，予決定先在中央發動攻勢，收效最大。如德國一經分割爲兩部，則每部殘敵較易肅清。且中路攻勢最能給吾人爾後作戰以較量彈性，蓋大軍趨中路，隨時可視情況轉移至南方或北方也。

於是布萊德烈將軍受命由卡塞勒區之中央集團軍發動攻勢，攻向萊比錫，右翼以貝路特Parenté—厄茲格伯治Einsiedle之線爲限。並利用機會於易北河上築橋頭陣地，且準備向東進，但以蘇軍進展甚速預料即不在該河迤，西至少可在河上與美軍會師，而無續向東進之必要。爲協助第一第三軍之攻擊起見，四月四日第九軍由第廿一集團軍歸還第十二集團軍指揮。

布萊德烈將軍在中央進攻中，南北兩方各集團軍世而緩進，着眼支援主要攻勢。哥馬利元帥之廿一集團軍於完成其進抵雷恩河Leine及不萊梅之戰以後，即在十二集團軍北側翼進向易北河，並亦準備在該河建立橋頭陣地。戴維斯將軍之第六集團軍則警戒貝路特西中央進攻部隊之南側，同時準備沿紐倫

堡，雷根斯堡。林茲軸線另自成一路前進，以阻德軍在南方集中抵抗。

中央之攻擊到達目的後，爾後第二十一集團軍主要任務，即進至波羅的海，向西肅清基爾與魯貝克起整個北部區域。必要時第九軍亦協助蒙哥馬利担任此一任務。於北方作戰要求到達後，則可令第六集團軍乃至第三軍，東南沿多惱河流域而下，並進入阿爾卑斯山區。

當時予鑒於魯爾被分路進入德境時，發生與蘇聯會師問題。即兩方部隊由東西前進，兩線之行動，必須互相協調，吾人須知蘇軍之計劃，俾我作戰計劃成果，充分予以擴大。予乃通知斯塔林元帥告以予之總計劃爲：由中部攻擊，後與蘇軍於雷根斯堡—林茲區會師，以便阻止敵集結山地。斯塔林元帥復稱關於中央及南方兩線之計劃全與蘇軍相符。

惟先集中由中央爲主要攻擊之決定，蘇方頗有誤解之處，蘇方認爲爲使潛艇戰爭迅速結束，利用德國北部海口打開新補給線，及利用瑞典船隻，解放荷蘭—佔領丹麥及挪威，及早入柏林之政治心理作用，各項理由，主張以廿一集團軍先行在北部發動攻勢。

吾人即答覆吾人並非忘記征服德國北部之重要利益。問題在時間之配合。我方由中央進攻之計劃在圖征服之便利，予相信德國一經切爲兩斷，北部亦易屈服。吾人必須集中力量於一處，不宜同時担任許多方面使兵力過於分散。

雖從地圖外表看，德國北部平原進兵較易，實則在四月間北部進兵不及中部迅速。由卡塞勒至萊比錫之間，我軍可取道高原地區無大河可爲障礙，而北部則河流縱橫，而地面情形進兵亦屬艱難。依過去

德人破壞橋樑之徹底，亦表示欲求速度爲一重要因素，則以渡河上游較渡下游爲宜也。

予時確知柏林已不復爲一大重要軍軍目標。蘇方之前進及盟方之轟炸，柏林已大部被毀，不可復用，且聞德政府各部已在疏散中。在敵即將最後潰敗之時，予之眼光，認盟軍佔領敵都，軍軍因素重於政治因素。我軍任務必須爲粉碎敵部隊，而不在令散我之兵力佔領空虛之廢城。且軍實際已在柏林近郊（三十英里外），且吾人應切實注意，因連絡及語言之危難，勿令兩國部隊混入同區而引起不幸之意外。

四月四日卡塞勒已被肅清，翌日，盟軍即向東推進。南翼。第三軍，以第二十軍團在前，僅遭零星星抵抗，其於吐林堅 *Turingia* 森林北之地阻我前進者，惟道路上設置之障礙而已。四月十一日，抵威瑪爾。翌日厄爾夫將 *Fittler* 被肅清。至十二日，熱納 *Thann* 亦被肅清，第四裝甲師已抵徹瓊尼茲 *Demant* 近郊。敵沿捷克邊境向南退入厄茲格比爾治 *Euzeritz*，惟一部仍守徹穆尼茲城爲迤北作戰之樞紐。南部薩克森諸城對第一軍作猛烈抵抗。同時第二十軍團則前進向捷克北部，第十三軍之第八及第十二軍團於迤南經貝路特 *Bayreuth* 及紐斯塔德 *Neustadt* 進捷南境之波希米亞森林山地。四月十八，盟軍入捷境。

第一軍左翼，第九軍續向東北推進，包圍魯爾北部成功後，即在二十一集團軍指揮下向該方推進。四月六日第十九軍團已於威采爾河建立一橋頭陣地，四月十一到達馬格德堡南之易北河。翌日，布隆斯威克 *Brunswick* 陷落，第二裝甲師即於易北河東建立橋頭陣地。四月十三日，第十三軍團第五裝甲師在

威吞堡 *Wittenberge* 南建立第二橋頭陣地。

由馬格德堡至威吞堡，向敵現示有退出易北河西之意，但仍堅守馬格德堡使其不落我手，至四月十日該城即被我十九軍團佔領。敵並對橋頭陣地猛烈逆襲，乃迫第九軍於四月十四日放棄已佔之兩陣地。但在第三處之巴貝 *Babelsberg* 敵企圖由上游以浮游水雷炸毀河橋未成，我仍得固守之。我進兵易北河速度甚大，沿途多有殘餘之敵被我迂迴而過，在其敵被肅清前，曾圖擾亂我交通線，然收效甚小。

哈茲山迤南，第一軍之攻勢至四月十一日，已在進展中。四月十四日，第七軍團第三裝甲師到達德麟 *Deersau*（在易北河與穆勒德河匯流之南）。此路攻擊中，哈茲山區敵約萬人，幾全部被包圍，但肅清此袋形陣地時遭遇強烈抵抗。守軍賴地形之困難，盡力阻我進擊，並努力在東部伯恩堡 *Bernburg* 附近保持一走廊。但至四月十八日走廊被切斷，包圍完成。克勞斯維茲裝甲師龍猛突過盟軍佔領地五十英里以援救圍軍，被我擊退，而袋形陣地之抵抗旋即頹弱。至四月二十一日，哈茲區有組織之抵抗即終止。

四月二十五日，由穆勒德河東搜索之第五軍團六九師二七三團於易北河托爾高 *Torgau* 與蘇聯五十八警衛師部隊會師。東西線已得相會，德國被切為兩部。中央一路攻擊已完成其目的矣。

我軍由德中央進攻中與蘇方連絡之問題益為迫切，在行將會師之時，戰略連繫問題，變為戰術連繫問題；但直至最後時期仍未獲解決。我方愛慮之一問題，即兩方地空部隊之互相識別。四月初，我戰術航空部隊已與蘇方接觸，互相發生誤會射擊，吾人認為極重要者即盡力設法使其確能互相識別，以免錯誤及發生慘案，因與互相責難。依集團軍軍長之建議，於四月二十日終於製定識別標誌及信號方法。

關於兩線會師之境界問題，予認為限制我行動於預定之界線，不論依爾後佔領區或其他理由，均不適宜。兩線均應無限制前進，直至相會時為止，會師後再由當地指揮官，視作戰需要，調整其陣線。此項方針經聯合參謀團及蘇最高指揮部核准，即將此項訓令通知各部隊。此種安排頗屬順利，接觸前依蘇高級指揮部與我方協訂，中央區兩方界線暫定沿明顯之易北河與穆勒德河線。及戰事終止後為佔領目的，兩方佔領區界線之調整亦無發生意外。

當中央集團軍東進分割德國為兩半之時，南北兩集團軍各在其地區內依規定在各該區分頭作戰。第二軍在第二十一集團軍指揮下奉予命進向不來梅及漢堡，再進向易北河（有機會即佔領一橋頭陣地）並以此警戒第十二集團軍第九軍之北側翼。同時加納大軍則經安痕向北打開一補給線。再依次序肅清河蘭東北部，東至易北河海岸地區，及荷蘭西部。其作戰計劃多為前夏該軍團在德國作戰相同，當時以第二軍在加萊背後進兵，而加拿大軍則肅清沿海之敵。

第二軍與其左翼第三十軍團前進，十二軍團居中，第八軍團在右。初時敵抵抗尚微，進展頗速。蒙斯特迤北，德第一傘兵師被我擊潰，四月三日萊泥被佔，敵企圖於威悉爾，艾穆斯^{Elbe}運河圍守，失敗。四月六日，第八軍團於南翼威悉爾河上建立一橋頭陣地，繼續向易北河前進，四月十九日，第十一裝甲師到達龍堡^{Lauban}迤北，第十二軍團，冒猛烈抵抗，於四月二十日到達易北河漢堡南岸哈堡。不萊梅南，第三十軍團遭遇強烈抵抗。四月二十二日，盟軍已抵城郊。但敵抵抗甚烈，直至二十六日第三十五十二師始粉碎所有抵抗。

同時加納大軍向荷蘭搜索前進。向北攻擊中，加納大第二軍團與右翼第二軍協同，初遇敵第一傘兵師頑抗，但四月六日即被擊潰，其他部隊向東北退往奧勒登堡 Oldenburg。至四月十五荷蘭北部抵抗已潰，我軍進抵海岸。二十一日，除東北一小角，南至哈德威克 Hardewijk（基斯勒 IJssel 河東岸，）全區均被肅清。迤南，基斯勒河線德溫特爾 Dexter 及朱特芬 Zutphen 均頑強抵抗，但四月十日德溫特爾被陷，河上即建立橋頭陣地。軍作戰地區之南部，加納大第一軍團由尼美根攻擊，四月五日萊因下游被肅清，十五日安痕被佔。敵乃退入格雷布 (Grebbe) 及新水線 New Water Line「荷蘭要塞」，憑氾區爲掩護，此區盟軍乃不復前進。蒙哥馬利元帥認爲向荷蘭前進必增加此不幸國家之痛苦，而最迅速經濟解放荷蘭之方法，則在他處殲滅敵人，其意甚是。

四月上半月第六集團軍之主要任務，前已言及，爲警戒十二集團軍右翼，東進至貝路特。完成此一任務，第七軍受命迅速至魯德威斯堡 Lutwilsburg—克雷勒斯翰 Craisheim—紐侖堡—貝路特之線，與貝路特區第二軍相連絡。貝路特—紐侖堡軍用之路加以切斷，佔領紐侖堡，然後該軍攻向萊根斯堡及林茲。法第一軍將萊因橋頭陣地部隊推進至里齊特諾 Lichtenau—普佛茲翰 Plozheim—魯德威斯堡，佔領卡勒斯魯赫而普弗茲翰。候主要橋頭陣地適當建立後，萊因東地區即加以肅清，盡量向南掃蕩以便於斯特拉斯堡得建一新橋頭陣地。該處部隊然後渡河，爾後主力由魯弗茲翰—普德威斯堡區前進至斯圖加特。

實施此項計劃時，所遇抵抗頗強，然敵損失亦甚大。當第七軍區二十一軍團於四月十一日突破許萬

福特 Schweinfurt 時，於烏爾茲堡 Würzburg 與赫勒布隆 Heilbronn 遇頑強抵抗。於特勒布隆，敵防守尼兒爾河線數日，以阻第六軍團，後復巷戰一週，至四月十二，始被肅清。四月七日第十裝甲師所造成之突出部遂至克雷勒斯翰，因敵壓迫甚烈，乃暫行放棄。四月十六，第十五軍團抵達紐倫堡，但費數日激戰，始被肅清。

法軍地區，萊因流域守軍初時抵抗相力，旋即減弱。四月四日卡勒斯魯赫被下，十二日巴登，巴登亦下。敵南方之防禦乃崩潰於法第一軍團之前。至四月十五日，克勒 Kehl 被佔，進建斯特拉斯堡橋之路遂通。敵既仍繼續向南退至河右岸，乃不得不退至黑林迤東，其情況乃使盟軍得由東南西南發動兩鉗形攻勢而佔斯圖加特矣。

第十六章 最後階段

盟軍與蘇軍托爾高會師之後，使德國分爲兩半，立即發生遠大影響。自B集團軍在魯爾區損失後，敵指揮即趨困難，至此其困難更達於極點，而希望對抗各西歐盟軍恢復有效之統一指揮，其可能性已從此消失。敵南北分爲兩獨立指揮局面，兩區無法協同作戰，每區只有盡力自行作戰耳。

此種情況對精神影響極大，而以前在南北之抵抗立見衰弱。在四月初三週，我軍俘敵百餘萬人，此種大量損失，自不免各區開始崩潰，且蘇軍向柏林進攻中，德政府已一部疏散，毫無力量。

同時，德行政機構整個癱瘓，此自盟空軍活動之結果始，而十二集團軍東進迅速傳播至全國。敵政治上之制度，一旦柏林之主腦崩潰，全德各部即失其機能。交通亦最後崩潰，郵政全停，士兵與家庭連絡全斷，最後抵抗力亦懈。其周圍皆潰，乃無心作戰。納粹反包爾什維克之宣傳，曾極渲染其可怖之情形，對士兵影響，適與主使宣傳者所見相反。士兵不但不能拿出最後超人之力量堅決抵抗，見其平日自豪之部隊已趨無望，不勝惶惑，而僅關心個人家庭之遭遇但乞與家人相見矣。

在盟軍進攻德國中部之前，已收到證明，謂德政府準備疏散柏林，向南移動，最後則或退至德國巢穴之貝次加登。若干部已離城，但重要部門仍在柏林，及盟軍易北河會師，則疏散亦不及矣，同中已極置一不能通過之障礙，由柏林通南方山地之路已斷。故希特拉與其親信輩，仍停留柏林。

阿爾卑山區雖未必能成納粹政府最後之巢穴，但在我軍切開之南方各軍以及由意大利北部撤退之部隊，可能於此拚命抵抗。各軍合計約一百個普通師，包括德裝甲及衝鋒隊殘餘之大部部隊，並可能有三十個裝甲師集中於山險之後繼續掙扎。此外，德國殘存之噴氣推進式飛機大部亦在南部，故德其餘各處雖已崩潰，征服此山地仍為盟軍一重要目標，如敵堅決抵抗，其消滅仍為一嚴重問題，故須迅速運動以阻敵退入該區預加防，以與我抗衡。

該山區長約二百四十英里，縱深八十英里，包括奧地利西半部，德國南部，及意大利北部各一小部。北界巴伐利亞平原，南至多羅米特與卡尼克阿爾卑斯山脈，西則為瑞士邊境與萊因河谷，東則為拉格奴特盆地 *Laventur Basin*，及尼德爾。托恩 *Niedertauern* 之東端，其中則為貝次加登與希特拉之「鷹巢」。

全區多山，不適大規模空降戰，進入之道路均須避險路易於堅守。五月至十月夏令諸月因冰雪融化，大水氾濫，頗為危險，限制任何軍事活動。雖沿大險要尚無完備之防禦組織，但在北翼似已有所進行。空中偵察，已證明地下建築活動已在進行。相信該區已有若干地下工廠，但如能持較大部隊，則食糧彈藥等補給，必須先行儲集。

至分割線迤北敵約五十師，亦須加以肅清，其中最強者則為第一傘兵軍。敵在德國北部平原固未必能抵抗甚久，然可能企圖退至丹麥及挪威在該兩國作最後抵抗，一方「荷蘭要塞」方面亦可於氾區障礙後憑險拒守。故為阻敵竄退，須盟軍急進至波羅的海此為此區我作戰主要目標。

如敵在挪威防軍與本國隔絕後仍繼續抵抗，爾後肅清挪威，盟軍已在蘇格蘭集結一派遣軍由英索恩中指揮之。

德國中央方面，盟軍雖在向前推進於托爾高與蘇軍會師，但主力部隊須停止於易北及穆勒德河及厄茲格比爾治（Eisenberg）之線。此種決定，主要為補給問題，及便於在南北兩翼集中較大兵力，因我軍進展過速，及作戰規模龐大，我補給組織之吃力為以前所未有，暫時乃不能再行過於延長。

一九四四年進掃法蘭西而東之時，為保持裝甲縱隊迅速前進之衝力，常用空降補給。此時在德國進兵亦然。為實行此種任務，運輸機成功甚大，目對歐洲西北部會戰極有價值，在戰事結束階段，使用所謂「飛行貨車」其運送補給，從未有如此重要也，該機常降落前線近處臨時降落場，有時降落暫時被敵包圍之袋形陣地中央，計第九部隊運輸機隊〇一七一千五百架飛機，及由拆去武器之重轟炸機之補助，在四月間共出動二萬次，輸送至前方地面部隊六萬噸補給品，（包括汽油一〇、〇五五、五〇九加侖）。上午由法國基地向外起飛，下午載後送之傷兵及因前進而解放之被俘盟軍而同，如無此種協助，則裝甲師作戰決難有如此神速之成功也。

當我中央之部隊陳兵穆勒德與易北河上時，乃轉注於完成南北兩方戰事，及分割殘敵與阻敵退至便於前述地區作最後抵抗之兩大目的。

因此，在北線，第二十一集團軍與其所屬之美第十八空降軍團，受命完成易北河西當前之任務，於英第二軍區域內易北河上佔領渡河點，攻克漢堡，以最大速度進入基爾—魯貝克區域。此後，蒙哥馬利

元帥即準備北向解放丹麥之戰，必要時，使用空降襲擊基爾運河之敵，同時仍進行海岸地帶之肅清，佔領敵各海軍基地及要塞以防其威脅漢堡。盟方海空軍亦協同作戰，但此種防禦，或須長期苦戰始能消滅之，致盟方利用德國海口或須較遲。而爾後同時打通漢堡一處或不萊梅二者之問題，亦須視屆時海港設施情形，但決定先開闢漢堡港。至第二十一集團軍東側，向柏林前進則視上述各重要任務完成後情況發展行之。

鑒於不萊梅港開闢之極關重要，轟炸機隊乃於四月十八日向赫里哥蘭作猛烈攻擊，以俟於需要時，以突擊隊實行登陸。

二十一集團軍集中向魯貝克作主要攻擊時，在南方亦謂多惱河流而下同樣進向林茲，以便復與蘇軍會師奧境。中部戰事則取停止狀態，使第三軍可達成此項目的，而第六軍則以全力注意迤南迤西敵游擊區之問題。

甚至即使多惱河攻勢，已分割南方之敵部隊，敵仍可能頑守山區，第三軍乃受命，於其原任主戰攻擊任務外，並佔薩勒茲堡。而第七軍，在第六集團軍指揮下，則沿烏爾茲堡—慕尼黑為軸線，突入山地，爾後佔領山地要塞區，一面通知戴維斯將軍，於必要時，可使用美第十三空降師。迤西，法軍則肅清黑林地區，及沿瑞士邊境一帶，爾後情況需要時則進入奧地利境內。

北區二十一集團軍作戰實施中，英第二軍向不萊梅及漢堡進攻時不斷遭遇抵抗。然至四月二十六日不萊梅失陷後，情況即大變。盟軍主力轉移至第八軍團方面，於四月二十九日向易北河對岸勞恩堡(Lauenburg)。

roads 攻勢。僅遇輕微抵抗（抵抗者主要爲當地之防禦營及勞工）我軍過河後橋頭陣地迅即擴大。同時改住地面作戰任務之美第十八空降師在迤南渡河，配屬第二軍担任爾後進攻時側方警戒任務。五月一日，第十一裝甲師通過英第八軍團之橋頭陣地直越什勒施威格—霍勒斯吞區而至波羅的海。五月二日下午進入魯貝克，切斷仕丹麥之敵。同日，英第六空降師，在十八軍團指揮下，到達迤東沿海威斯瑪，*Wismar* 內地則到達希威林。Schwerin

丹麥半島既被我掌握嚴密，其他部隊乃渡過易北河，沿右岸而下向漢堡進攻。五月三日該城乃降，第七裝甲師即加以佔領。同時，第三十軍團完成易北河與威悉爾河間地區肅清工作。

五月三日，美第十八空降師沿威斯瑪—許威林尼湖—格拉包 *Gradow* 與蘇軍接觸。時柏林已在火烤中，而紅軍於四月最後一週復發動新攻勢，佔領斯特丁 *Stettin* 向西經麥克倫堡 *Mecklenburg* 急進，敵潰殘部隊望風而逃。今盟方東西線既會師，德國北部之一切抵抗即告完結。

至四月底敵放棄東西同時阻我進攻之企圖。乃全力轉而東向以集中所有殘餘部隊作最後爭扎以阻礙軍前進，惟亦過遲矣。至敵軍被迫後退乃成千成萬向其背後之英美軍投降。第二軍向波羅的海前進毫無遭遇抵抗，而停止於易北河上之美軍，遇大批之敵渡河全軍向其投降。有一軍團一日收容俘虜多至三十萬人者。

荷蘭東北部及沿海岸地帶東進之加拿大軍繼續作戰，肅清該區，排除頑抗之敵，以五月二日佔領奧勒登堡 *Oldenburg*，並繼續推進。但荷蘭西部，敵二十五軍在氾濫區之後憑險防禦，盟軍未行越水前進

荷蘭西部我方所遇之狀況特別困難。荷蘭人民生活情形日趨艱難，及我軍東進，該區與德國隔斷，人民之生活或至絕望。故盟方必須設法拯救其愈趨嚴重之困苦以免全部餓斃。時我軍在德國境內正須以全力澈底攻擊，以迫敵最後崩潰，如在荷蘭作大規模作戰則不免減弱主攻之兵力，即使吾人能同時對荷蘭西部發動攻勢，敵必將打開海岸水閘使荷蘭全部氾濫，而使荷蘭土地多年不能生長；使人民更加悲慘。

吾人乃警告荷蘭德軍司令布拉斯科維茲 *Blaskowitz* 將軍，如德軍打開水閘，則對其個人及德軍榮譽，造成不可抹滅之污點，且指明其保守荷蘭，並不能阻德國崩潰於我前進大軍之下。同時納粹駐荷總督塞士—因夸特 *Seyss-Inquart* 提出以休戰方法解決，如盟軍仍如當時停止於格雷布 *Greif* 防綫上，則不再行氾濫，德軍亦停止對荷人之一切壓迫。同時協助輸入救濟物品。聯合參謀團乃賦予以自由處理此事之權，予之參謀長即於四月三十日與塞士—因夸特相會，蘇方亦派一代表出席代表其政府取同意行動，乃商定由海陸空路綫，以輸入食物。盟方準備之糧食即源源輸入；以前我方本已自行單獨投送食物矣。

盟方提出之勸告，塞士—因夸特頗為感動，彼已承認德軍所處地位實無希望，而荷蘭德守軍應即投降不必待最後不可避免之時。惟氏稱：此舉乃由軍事長官所決定，對軍事長官彼無權控制。布氏認在德本土尚繼續任何方式之抵抗時，則無法考慮投降問題。

荷蘭人民既確得救濟，而敵所有抵抗即將最後崩潰時，則向「荷蘭麥塞」內進攻之企圖，實無何作

用，因此加拿大軍乃固守格雷布防綫，以待敵守軍與德國北部其餘部隊隨同投降。

南方第三軍沿多惱河谷而下，於四月二十二日開始，敵心已渙散，故我進展甚速。雖雷克斯堡 *Reckersburg* 守軍支持至四月二十六日，但二十五日第二十軍團即於城東西多惱河上建立橋頭陣地，然後沿右岸向東南而下，第十二軍團則同樣在河北前進。至五月二日，北岸至巴騷 *Bassau* 一帶已被肅清，第十一裝甲師在五月二日則突進至林茲，接受降軍。第十二軍團陣綫延長，第三軍乃指揮第一軍之第五軍團，以俾在北側進入捷克斯拉夫。及越過捷邊境向東攻擊之後，於五月六日佔底爾遜 *Pilsen*。

我軍作戰，此時與由東方接近之蘇軍，完全協調，美軍部隊進至布德約維斯——庇爾遜——卡勒斯巴德 *Budejovické-Piasek-Karlsbad* 綫，遂停止前進，以俟俄軍肅清莫勒多河 *Moldau* 東海岸佔領布拉格。捷克南部，兩方同意之會師緣爲沿布德約維斯——林茲鐵路而下，然後沿恩斯 *Elbe* 河谷爲界，此方亦屆時兩方會師。

多惱河南，四月二十九日第二十軍團渡依沙爾河同時肅清至與多惱河合流處之北岸一帶。五月一日，軍團到達布勞諾 *Braunau* 處因恩河畔，並進行封鎖該區內一段河流。右翼，第三軍團於四月二十六日於因戈勒斯塔德區渡多惱。東南進，二十八日於依沙爾河 *Isar* 設橋頭陣地，以策應迤西第七軍攻勢。五月二日，第三軍團於瓦色堡 *Wasserburg* 到達因恩河，佔領完好之穆勒多夫 *Munldorf* 橋。此後該區即由第七軍担任。

第七軍之最後攻擊亦於四月二十二日開始，二日前已攻下紐侖堡。右翼，第十五軍團肅清多惱而下，

更南攻莫尼黑。四月三十日敵抵抗後亦被佔，敵企圖移動警衛戰車師沿阿爾卑斯山麓阻止盟軍前進，但無力阻我前進。五月四日，第十五軍團之第三師肅清貝次加登，其他部隊則佔領薩勒茲堡，而敵由此至林茲之綫崩軍。

同時第二十一及第六軍團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在弟林根 *Dillingen* 區渡多惱河。二日後又於多惱渥次 *Donayorh* 渡河。因兩軍夾攻而被包圍於袋形陣地之敵，即加以肅清。二十八日第二十一軍團將奧格斯堡肅清，迤西，第六軍團到達烏勒穆 *Ulm* 區，稍停待側翼法國部隊移動後，即前進向阿爾卑斯山麓。步兵亦經過裝甲部隊進入山岳地區。至此前進漸緩。惟其困難多由於地形，而非由敵之抵抗。四月三日，因斯布魯克被下，第六軍團之一〇三師乃推進至伯倫山隘。

此處，五月四日晨，一〇三師部隊與在意方之美第五軍八八師於意境維庇特諾 *Vipiteno* 會師。八八師於擊敗意境敵軍後，由南方攻入阿爾卑斯山內。至是敵企圖在阿爾卑斯中最後抵抗之危險已除。翌日德第十九軍遂降。五月六日 *G* 集團軍全降。阿爾卑斯戰役中所俘之敵，多為我曩日可怕之勁敵，而已退伍之隆斯特德亦在其內。

當第七軍攻入山地時，法第一軍則肅清其迤西之敵。及黑林區德抵抗已崩潰，法軍乃長驅直入。四月二十二日，法第一軍團攻入黑林東部，到達康斯坦士湖，該湖廊於翌日即加開展。然後轉而東北，進至烏勒穆。四月二十四日於該處與美第七軍部會師。此一行動，構成敵三個袋形陣地：一在黑林之南，一在斯圖特加特區，一在西馬林根之北。同時法部隊由萊因右岸而上至瑞士邊境巴塞勒城，復折而東向

完成包圍之勢。四月二十六日，盟軍已抵由巴塞勒至康斯坦士湖間瑞士邊境一帶。四月二十一日斯圖特加特城肅清，至二十七日雖若干處依困難地形頑抗，餘則如袋形陣地全被肅清。

及第七軍接防烏勒穆區之後，法裝中部隊乃沿康斯坦士湖北岸前進，復於四月三十日折而南向越奧國邊境。五月四日菲勒德克契 Faldkirch 被下，繼續沿伊勒 II 與卡羅斯特 Moser 河谷進入山地西端，敵相率投降，乃與第七軍會師。

除法第一軍主要活動外，第六集團軍指揮之法部隊此時亦在法意邊境活動，並攻擊法國西南部基隆德河 Gironde（見圖一）口袋形陣地內固守之敵，而以大軍空軍作戰支援其攻勢。一部突入意大利西北部為牽制辦法以協助第十五集團軍突破隆巴地平原。均得完成其任務。四月十四日對基隆德被圍之敵發動攻勢。自一九四四年十月因他處戰事比較重要，故對該處攻勢屢行展緩。今則被圍已久，且主戰場盟軍勝利，敵士氣沮喪，守軍勢漸作長久抵抗。四月十八日河北維陽 Remy 區戰事停止，後三日南岸格拉夫 Poire de Grave 已陷。五月一日奧勒隆 Oiron 島被佔，乃全肅清。迤北聖納最爾一勞良「要塞」被圍之敵始終堅守，直至德國全軍投降始止。

盟方空軍在對敵作戰始終作有力支援而為我勝利之重要因素，在此戰事結束時期，仍繼續給予寶貴之支援。及東西戰場逐漸接近，戰略航空隊使用之機會愈為有限，以前之戰略目標此時已成爲戰術目標。故轟炸機隊與第八航空隊在五月初之主要工作即向荷蘭人民飛送食糧補給，及疏散傷患及已解放之盟方俘虜。

戰術航空隊密切協助南北前進部隊之工作，雖仍繼續，但以蘇軍部隊漸近，盟方被俘者已逃出集中營紛紛沿大路西行，誠恐有誤傷之危險，亦受限制甚多。戰術空軍最後之主要攻勢，爲富第三軍沿多惱河而下之時，空軍集中攻擊第三軍前方地區內敵殘餘之油庫及其他補給，並切斷敵僅有之少數分配補給之交通綫。

至敵空軍攻勢活動已不可見。因敵境土已縮，殘餘之機場飛機愈覺擁擠不堪，而地面敵機被我炸毀者隨之亦增。其在捷奧殘餘之噴氣式飛機隊，亦因空軍人員士氣過於沮喪，亦無心作任何死拚之行動。至五月初，其唯有之活動，即爲逃竄之飛行耳。

德海軍之末運更爲悲慘。整個大戰期中，出海作戰，已屬寥寥，每出必被毀滅，或殘破退回基地，我空軍復對其修理企圖屢加阻撓，及北方諸港被佔領，其重型海軍部隊均停留各港，毫無能爲力。當最後各海軍基地投降時，大型艦隻僅三艘尙作有效行動之狀態。沿海艦隻在四月中已停止活動，僅由潛水艇部隊作戰到底，而敵海軍方面得享用之武器，亦惟有潛艇爲真正成功者也。

至五月五日，盟軍各區主要目的地均已到達，歐洲戰事實際已告結。歐洲大陸上各無何處復有德軍能繼續作戰矣。

進東，予所統屬之各軍，由波羅的海直至爾卑斯均已與蘇軍會師。南方則與意大利方面之弟兄相會。意境德軍已先行正式投降矣。納粹之要塞——其山區之最後巢穴，其準備防守之部隊，被我突破，已於山區外圍爲我粉碎。挪威陷於孤立已屬絕望。敦克刻及布萊塔尼海港與海峽諸島之敵亦更屬無望，荷

蘭西丹麥已投降。

德奧作戰機構，原希統制世界，至斯已被我壓倒粉碎，其慘敗實爲現代戰史上所未有。而敵認失敗之時機已至矣。

後承

第十七章 投降經過

一九四五年中，德國上空，愈趨暗澹，納粹領袖用盡一切方拚命掙扎，鞭策其國民，獻出最後之努力，以排除失敗，冀於絕望中求希望，以爲只須能堅持相當時間，待盟國內部分裂，危機即可挽救，敵徒爲恐懼與仇視「布爾希維克」心理所蒙蔽，使其不能認識英美蘇三國本共同利益合作，其連繫力至強也。

納粹政府既悉保持兩線作戰，勢不可能，乃企圖能於西線言和，而轉注全力以阻止東方蘇軍前進之怒潮。三月間，乃由斯德哥爾摩英大使館轉達言和之意，惟當即遭我斷然拒絕。

德方經此挫折，仍存離間同盟之妄想，最後復於四月末週，作最後分割英美與蘇聯之掙扎，由希穆萊宣稱希特拉已「退位」，由彼代表德國政府發言以貝爾納多侯爵請瑞典政府轉達德方願舉西線作戰所有部隊投降。盟方又以欲言和只有立即以各線部隊同時無條件投降答之。希穆萊不復出頭，至最後屈服時，被虜，不肯受審，自殺而死。

希特拉與其左近仍決心繼續作戰。蓋此時言和彼輩個人一無所獲，只有犧牲耳。乃更於軍隊迷夢已醒，國家日趨崩毀之中，存心葬送國家殘餘之命脈焉。

不過，其走狗亦非全部追隨之。二月中，意大利北部衝鋒隊首領渥勒夫將軍即向盟代表接洽願以地

中海戰區投降。與美法軍司令部會商結果，乃明告德國，謂盟方只能接受無條件投降，其他條件不必討論。四月廿六日，我軍於隆巴第及維內堤亞 Venezia 切斷德軍，敵形勢益危，至廿九日，德代表簽定降書，五月二日意大利所有敵對行為概行停止。

意大利方面既降，阿爾卑斯山中南部之敵，被盟方第六集團軍追入山中勢不得不放棄作戰行為。五月二日，渥爾夫請示阿爾卑斯北區部隊投降事項，尚即令其暫調代維斯將軍，惟警告其必須無條件投降始可被接受。五月五日，G集團軍司令舒勒茲將軍之代表於巴伐利亞之哈爾接受盟方條件。德第一及第十九軍乃投戈受降。五月六日，中午正式舉行受降典禮，兩方同時宣布停戰以免再犧牲性命。

四月中，盟軍接到北區德軍隨時準備部分投降之說。漢堡區司令希元帥，據稱係反納粹分子，頗欲投降，但須西綫盟軍到達波羅的海，切斷其後路，使德國中部至死不悟之衝鋒隊不能前來，始敢行動。丹麥德軍司令林德曼將軍間已準備與布希同時投降，四月三十日，派代表赴斯德哥爾摩，益證實其投降之意。並極力希望英軍應神速於蘇軍前趕抵，波羅的海蓋德軍決不向紅軍投降也。

然至五月三日，盧賓克被佔丹麥被切斷，使德國西北與德國其餘部份分隕後，又發現更重要之事實。時紅軍逐漸接近西綫盟軍，希特拉受命海軍上將杜尼茲命令東綫部隊後轉，向英美軍投降。

於無數德軍西竄每日自行投降中，新任德海軍總司令弗雷德堡海將，偕布希元帥參謀長及軍官二人，於五月三日，到達蒙哥馬利元帥司令部。請求准予令對蘇作戰之第三裝甲師、第十二、廿一軍向英軍

投降，並准難民通過盟軍綫入什勒斯威格—霍勒斯坦區。其主要目的在避免向蘇軍投降。蒙哥馬利拒絕此種條件投降，但兵士個人自動投降，得視為俘虜。德代表即返回謂示德軍最高統帥基泰元帥，同時力請盟軍緊隨敗軍之後前進以免混亂。

五月四日，弗雷德堡聲稱已得上峯批准將德國西北部（包括弗雷辛羣島、赫里哥蘭、及其他諸島）荷蘭、什勒施威格—霍勒斯紐及丹麥全部海陸空軍投降。予已命蒙哥馬利將軍告以此區投降可認為戰術問題，故可由其負責。又請一蘇聯軍官代表其政府參加受降。五月四日，乃簽訂降約，五月五日八時生效。

聯合參謀團會規定此種局部投降盟軍不受任何約束，其條件均須受爾後全部德軍無條件投降時所訂條約之限制。而最後屈服之時間已至，杜尼茲將軍不似希特勒之囂強，已準備對屈伏於不可避免之厄運矣。

五月四日，吾人得悉杜尼茲翌日將派代表至予之司令部，並謂彼已令潛水艇全體返海，以示其切實希望戰事速行終止之意。予立通知蘇方高級指揮部，彼同意紅軍即派軍官參加接受投降，以便籌劃各戰場同時投降。蘇方乃命蘇斯拉巴羅夫 Федя Слэбаров 少將代表蘇方高級指揮當局出席。

同時杜尼茲之特使前來來穆，西綫總司令凱薩林元帥致函擬派一全權代表討論投降條件。即通知謂除其投降包括東西所有部隊以及其他僻遠之處，則無須接談。

同時五月五日晚弗雷德堡將軍到達統帥部，渠稱欲陳明若干點，當即告以除無條件投降，不能接受

彼乃答覆無權簽定任何降約。予告以德軍形亦毫無希望，並出已備之投降條件示之。

弗雷德堡即以電報將會見情形報告其政府，杜尼茲即覆以佐德勒將軍已啓程前來助其接洽。五月六日佐德勒到達。予乃知德方在拖延時間，以便同時將蘇聯戰綫之大部隊伍與人民撤退至我方之後。此時仍欲單獨在西戰場投降，甚至更不論予如何答覆，彼意命其部隊停止向英美射擊。德方並請求延緩四十八小時始簽訂最後降約，藉口使必要命令到達僻遠部隊，實則顯欲得進一步時機遂終其上述之目的也。

予語以若彼不同意予條件，予即停止一切談判，並封鎖予之陣綫，既至以武力阻止德軍及人民向西移動，彼乃再電杜尼茲，請予以全部議降之權，惟規定實際戰鬥須答約後四十八小時停止。予以此種決定，係將停止戰鬥之決定由德方主動，予拒不接受。最後告以除於當日半夜起四十八小時內各戰場全部停戰，予即實行封鎖西戰場之決定。

此種聲明，終得所期之效果。杜尼茲批准接受予之條件，五月七日二時四十一分佐德勒代表德最高統帥部簽署降約。予之參謀長代予簽字，蘇斯拉巴羅夫則代表蘇最高統帥部簽字，法軍國防副參謀長薩菲茲 *Saess* 將軍簽字爲見證人。五月八—九日夜半，條約生效。

除軍事投降條約之外，佐德勒並簽約稱德軍最高統帥與其海陸空軍之各總司令，將依蘇統帥及予所規定之時間地點集合，以代表德最高統帥部正式交換無條件降約。該會五月九日夜於柏林舉行，空軍元帥泰德代予簽字，朱可夫元帥代表蘇統帥部，美軍斯巴茲將軍及塔西尼 *Tatone de Jassany* 將軍（代表法政府）簽名爲見證人。

投降經過

二〇六

德方領袖既簽署此最後降書，自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同盟軍受予最高統帥之任務遂以完成。

第十八章 結論

論及盟軍此次作戰勝利之因素，簡述之，予以爲有三事最

足決定盟軍之必勝。

第一、爲諾曼第海灘之戰。我方之向法國航駛，固已有良好情報機構所得之戰術情報，然尚須準備應付當前敵之一切措施。吾人今對敵岸發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之兩棲戰，而敵岸則羅列近代技巧設計之各種防禦以待。海灘之後則爲西綫之德軍——乃自一九四〇年歐洲黑暗時期從未大舉作戰之精銳部隊也。

吾人首圖佔領諾曼第，繼則求得加以固守，從此漸知敵軍之實力與其弱點。吾人知德國士兵其作戰之頑強仍與在非洲及意大利作戰時相同。但吾人亦知其在法國所恃以存立之機則甚弱。六七月間，由其交通與補給之困難證明其必趨崩潰。以此吾人得進入大陸，以建立解放歐洲所需之大軍，此時亦知敵對盟軍企圖之情報甚差。因其空軍薄弱，缺乏偵察，致全被我牽制行動所縲，敵在加萊區之部隊，遲遲不敢佈調，倘使敵於我登陸之初，即渡塞納河來援，則敵我勝負正未可預料也。

第二、重要之戰爲法西斯 *France* 袋形障地之役，當時依作戰理論敵需立即撤退，如固守不退則有

極危險之趨勢。但敵不肯退却，致令第七軍被圍，遭我粉碎，而法蘭西之戰其勝負於諾曼第果圍籬樹間血戰之中即已決定矣。俟殘敵東竄，吾人即傾全力窮追，本可於其逃抵齊格菲防綫之前，澈底撲滅之，惟以補給過難，不得不俟嚴冬將過，始發動最後攻擊。

第三次決定性戰爭，乃在一、三月月間萊因河西之戰。敵仍據地死守不肯後撤，恰中吾人之意。而萊因及穆斯河間之低地一帶，及厄非勒區，與薩爾區，敵死守之部隊完全擊潰不能復振。以致天陰，反如無兵防守，由此以後，更無有力部隊以阻大軍前進矣。大戰之勝利，在萊因四周已決定矣。

計全部大戰，敵致命的弱點，乃在其對戰場部隊補給力之薄弱。其部隊固極驍勇，但徒勇無濟。援兵既不克到達，武器彈藥及糧秣亦感缺乏，而油料之不足，使其戰術機動力萎縮至於零點。及大戰後期，敵已毫無能為力，僅能坐待同盟大軍掃蕩而過矣。

關於此點，吾人尤須感謝盟方空軍之力。我軍未在法國登陸之前，重轟炸機即開始對敵國作戰所賴之生產中心加以破壞，至登陸戰開始立即見其轟炸之效果。登陸後。對敵腹心之工業仍繼續作戰略轟炸，並切斷工廠與前方連絡之補給綫。且我戰術空軍不斷轟炸掃射戰地之敵，亦擊毀其抵抗力，開闢地面部隊之進路，而直搗德腹心。又進兵神速，須空中補給始能維持。盟軍空中之最大優勢，實對我勝利關係重大。一方破壞敵作戰力之基礎，一方則使我安然準備與進行我地面之作戰。

由我盟國協力作戰，其在西歐戰場與天空所造成之威力，其雄厚偉大，即專門軍人，猶不易認識。本書前已述及，後期作戰所用之九十個師，經常以戰車，戰車驅逐砲，及防空部隊，等部隊加強之，一

師人員每增至一萬七千人。察其對納粹作戰機構之摧毀力之大，則由其雄厚之火力，軍團及軍砲兵支援力之強大，維持作戰之補給源源不斷，及良好之交通機構，使作戰力富有彈性見之。前方作戰部隊之後，其支持作戰而服務軍中者男女三百萬人，故吾人在歐洲對敵可使用之兵力，可較華鐵盧擊敗拿破侖時之盟軍三十倍之。且我擁有之戰鬥及轟炸機，近一萬一千架，其機動火力直可用於任何需要地點。此層予前已述及，由強敵之城市，工廠，交通之被粉毀，及其空軍之被殲滅可見。空軍之外，更加以兩强大海軍聯合作戰，其攻擊及封鎖力亦重大也。

予前已述及，我勤務部隊之熟練與服務精神，不論在前方或後方，均爲我制勝之一重大貢獻。對於各勤務部隊，以及工場之民工，及農民，均曾獻其最大之力量，吾人均將永遠感念之。吾人龐大之物資優勢，亦與我以無敵之有利形勢。敵作戰力日趨崩潰，而我盟軍方面，則繼續增高爲空前所未有。自來陸海軍作戰，其供應未有如是之裕餘也。計全部大戰中，從未有作戰需要之武器不足，而冒然應敵也。

較武器尤爲重要者，則爲盟國使用武器人員大無畏之作戰精神是也。大戰中其所表現之英勇，不論在阿登尼敵反攻危急之時，以及法蘭西與奮挺進之秋，以及進入德國腹心之間，其英勇均不可及，有此精神，乃能忍受敦刻克及珍珠港之危難關頭，不屈不撓，而使我最後進兵魯貝克 *Lu Beck*，托爾高 *Tor-Kau* 及貝次加登 *Barcheskaden* 也。

除此不屈不撓之精神外，則盟軍之團結，與其共同作戰，實本諸正義之信念。此點凡直接間接參戰之人均充溢於心。盟軍合作精神，首在北非表現之，更進而使我在歐洲西北部，復獲得勝利，予之統帥

部內英美人員相處甚洽，熱誠服務於一個機構，忘其國家觀念之不同，至於戰場上盟軍士兵在予最高統帥指揮下並肩作戰協和無間，尤為難能。

社會人士之自動投效者，常分擔作戰之艱險，以協助我部隊，吾人對之亦表熱情之感激。

美國與英國之共同作戰，不僅如同一盟國，且直如一個國家，同樣傾聚其人力物力於一處，以奮抗希特拉德國下所造成之萬惡勢力。盟國遠征軍，予得居領導地位，實感榮幸，我盟軍在地中海戰區及西歐戰區，作歷史上空前之大合作之實驗，終實行至見決定性效果之時，實可貴也。

於結束此報告中，予對所有在統帥部及其他司令部忠勤服務及與吾人忠勤合作之各司令部，未能盡述吾人公私感激之意，深引為歉。而在英美因公務與予發生接觸之軍民人士所與之合作而大有助於共同作戰之勝利者，亦不得盡舒予感激之誠尤為歉然。然予知諸位均願予向兩英勇之高級將領以最後之信念，彼二人者，吾人共同開始作戰而於戰爭未結束前犧牲其性命。此二人者，即皇家海軍之海軍上將蘭穆西 Ramsay 勳爵，一則皇家空軍萊馬羅里上將是也，戰事初期，一則為海軍總司令，一則為空軍總司令，前者於總司令任中乘飛機於法國凡塞爾失事。後者則在離任就西南盟軍空軍總司令中途於法國之格倫諾布因飛機失事而死。此兩大將領對戰事之勤勞，忠於職守，不顧犧牲，正如此次大戰英美法三國無數死難之官兵及軍中婦女為同一不可挽救之大戰損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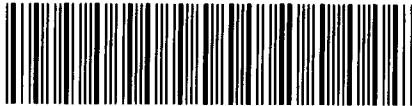
其死也，要皆為連合盟國共同作戰之團結精神而死。對於死者。及作戰受傷人員，吾人為其武裝弟兄，願向其致最大之感激與徽末之讚頌焉。

聯合參謀團決定之後。其對野戰部隊之指揮命令訓示，均由馬歇爾將軍代表向予轉達。一面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在賢明之陸軍部長斯汀生領導下，予兼任美軍總司令之職，馬復爲我軍政上之直接長官。其友誼之建議及不斷之援助至多，予對此偉大軍人而兼政治家，尤表感激之忱。大戰中，予深知馬歇爾將軍對予所採取之計劃所實施之方法，極端信任，在精神上，予我之援助，未有如此之大者也。

盟軍遠征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

結
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3811B

1111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版

大戰報 道

△基本定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艾森豪威爾著
李志純譯

發行者 拔提書局

印刷者 拔提印刷廠

總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三七三號
電報掛號二一四九號

拔提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吳淞路
西安：南大街
台灣：鳳山長沙
伯陵路
青島：滄口路
邵陽：西直街
瀋陽：太原街
成都：祠堂街

拔提書局

